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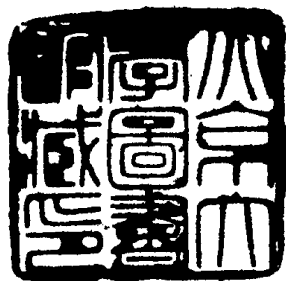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05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四九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福壽全書六卷

〔明〕陳繼儒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一

可如六卷(存卷一至卷三)

〔明〕董德鏞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九三

枕函小史四卷

〔明〕閔子忱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松筠館刻朱墨套印本

..... 二五一

萃古名言四卷

〔明〕趙民獻輯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刻本

..... 三二七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一)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四六八



福壽全書六卷

〔明〕陳繼儒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福壽全書

無卷數》提要

福壽全書序

陳子所輯福壽全書成  
亟示余余受讀之既曰  
此陳子之書而天下後  
世德行之門也夫夫古  
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  
樂爲人經中正仁義爲  
人行上育其民士厲其

俗罔弗若也世下而經  
行不廸民廼用戾大人  
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  
譬如卿雲瑞露之以時

首序二

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  
出也况夫一行作吏簿  
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  
心志則又以宇內之人

心爲遯不及計者邪嗚  
呼天下其奚繇以治也  
余近觀世變竊以爲內  
外之訐異不足定而無

首序三

教化爲大憂食貨刑獄  
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褊靡險競爲至慮無教  
化則不順倫而觀史冊



未有之悖事人心褊靡  
險競則不審自立不知  
止足而爲一日無關名  
教之小人故陳子之書

首序四

不可不讀也陳子視事  
南庾籬扒概量日不暇  
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  
百世之人心爲已任其

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  
具在扶頽俗醒凡心以  
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庚  
庚乎易知而易行也詩

首序五

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  
仁義取其可表蓋無若  
斯所載之爲明矣故陳  
子修其謙以爲是今古

之成文吾則纂之而余  
斷以爲是陳子之書而  
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  
余以甲子之役得陳子

首序六

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  
材今其夙夜秉塞又若  
此然則陳子之壯猷伊  
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爲

世變而憂之慮之者得  
陳子而可以大匡矣陳  
子之友有光衷顏子者  
其迪吉錄諸書與陳子

首序七

同旨而異目訓誡末俗  
深厚惟均余也亦得以  
一日長序而行之今顏  
子以兼經登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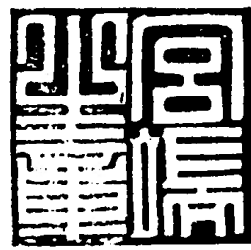
時矣然則余何文文在

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疇

題

首序八



福壽金書序

范文素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  
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為  
大任焉此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甚哉  
其言之闕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  
謂黃葉謂叩門磚子讀書之債已矣

序

許序一

試問仕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功  
途萬波披離震灼畢竟得力知在  
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波注快  
從早惡乃始悔未極羣書恨吾人見  
我晚也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  
艱稱諒博惟抗拾函異吳法黎素

此樓神雜俎輟耕錄誕繁辨說云  
資談柄猶可以適于用若輩悅然同  
年鄭漢奉氏腹筒行祕文蒼夙脰  
四方幸未及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蒲寺  
披帷人在手自刪營及與商略輒遂  
無不以砥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

序

許序二

力在此視曹陪庾傍蔭凜然鴻雁無  
碧鼠雀無耗行突之不黔時告西園  
書呻哦之外園不暇窺多采昨非菴  
日纂廿卷遠函徵序朱益儀澤在  
之情你而見越也夫使澤奉素句于  
鍾阜虎恆宅能振選流徽暨元白

而倒之即與螭魚爭食祕冢洗剔奇  
畫若估屈敷牙者綆脩以汲膏腴杰  
幟別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  
也漢奉非言其取言正言其取行言  
其所言雖澤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  
言其取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澤奉

序

許序三

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子卷而取行得一  
字然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  
可矣

年社弟許多頓首題于席曙  
之清滌堂





福壽凡例

一 茲編事不炫奇辭。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卽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 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昔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爲型典。

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爲師。或言堪

凡例

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閱隨抄。以故有先秦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每類中。燉慝並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管窺蠡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問學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偏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

頽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笥中定多秘錄。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福壽全書目錄

一卷

惜福

內省

宦澤

解紛

二卷

敦本

永操

守雌

三卷

六日紫一

靜觀

口德

徑地

四卷

廣慈

悔過

汪度

五卷

種德

頤真

坦遊

六卷

紹穎

詒謀

方便

冥果

福壽全書

殿上刻耕夫一畧半餐念夏夏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昔人示儉有草成侈有銘無非爲此身留餘地勿謂布被皆詐也

雲間陳繼儒識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寧忍一夕之饑不可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飭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糾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卽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乖崖爲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昔躡屐席不忍棄也



未發而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  
乘犢鼻無憾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  
知爲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  
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  
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  
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  
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

惜福延壽之造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純綉  
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  
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  
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  
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  
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嬰兒舊時薑鹽風味

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  
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後汰如此崖  
州之行豈可專告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蕭常衣練裙不加  
緣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爲綸綬就視乃笑后  
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

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不  
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于炊食必用煉炭  
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  
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嬌  
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  
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  
正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噉麥飯十餘歲  
不知酒肉而強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

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  
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  
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  
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皆然。自  
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  
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  
使汝增罪也。

卷五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  
士曰。吾兩手共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  
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  
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  
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安樂。達旦  
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非疾也。每旦

卷六

純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  
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  
無之也。騎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  
得也。冬日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  
田。莫給租稅。官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  
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  
朴。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純袴子厭常味。

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  
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厦細旃。  
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  
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  
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  
酒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  
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  
子惻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

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漢淳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摘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

八 惜福七

物而乃更貪耶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蔬蔬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豚余題其廬曰安蔬。

陶侃爲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田復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

煙氣難餐及被寇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俄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上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爲豪士慙而無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惜福八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入山果無名衲。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漢淳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

故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何能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魚進，大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教授，自給，卽數金坐冷，迨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旦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宋主謂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廿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界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直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爲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

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卽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唐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刃以餅滌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嚼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論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

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權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爲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矣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授以盤食不受曰今日因好明日如何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巾中客笑



面。值其笑。二客恚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

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不出門。衣亦輒汚。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爲公。往往凌侮。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艸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卽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八 布福十三

八 布福十四

樊何傷。斬者愧焉。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旣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爲美談。

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  
狼籍之餘猶足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  
婦早作夜勤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如馬  
牛而衣食如乞丐又替日殘肢鵲衣菜色爲  
道邊殣者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  
我殊哉財止此數富貴既於我獨偏貧憂自  
於彼獨苦我既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  
崇儉以惜已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  
而令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  
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  
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  
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犬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苗  
曰高山峻原不生神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  
今上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公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  
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  
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囿種芋躬  
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  
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

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  
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二梭布

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  
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  
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視者其暴殄過分

亦已甚矣

土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  
爲僕妾所有老年寒侵至與伶人分月俸以  
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節節稍豐則佚及  
狗彘及歎則困彼妾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  
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手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

人情十七

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時園之  
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  
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  
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  
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  
累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  
充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

問子語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  
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  
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  
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  
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  
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人情十八

自主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  
致富索饗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所收收衆  
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殮晏子  
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  
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寒饑之  
患貪吝之恥乎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并氍毹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  
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與自宅出從婢二人  
青衣繼踵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

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綰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惜福十九

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凉矣

李沆性直諫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大祝廳事已寬矣

福壽全書

千聖示心燈三省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懸膽鏡畏衾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念念返照過於閃電中天何止聞鐘清夜內省第十三

雲間陳繼儒識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卽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

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口某度相公不過一時展此念便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

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路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過更錄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止論而不樂或應惠人而又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

內省二

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有蒼頭執事日所爲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而假手役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未流種毒

者不知此謂傾指失頭殺牛放蟻

報拘者福輕而真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卽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難念否有事便思有挫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處

內省三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愛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

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欽仄者正之禾稼偃仆者扶之終身不役使戚獲陸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持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凛於十王考校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老令投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及必先精勤乃能開眼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

內省六

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齒牙裂滅即讀書亦不能咀嚙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人也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指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為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千

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珣捨宅為寺唐賀之章捨宅為千秋觀龐蘊沉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梵行裴休為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間閭以益宅獵市利以增貲為鎔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

內省七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喫菜而生揀擇明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詆仙佛遇病齋懺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廣筵媚竈乞墦日掛山林齒頰高入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爲何怕青天有眼

晉傳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

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愿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旱旣太甚神謝人求默譴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

曰須軟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蹣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做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樂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

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思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即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况此閒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

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跣躄衝雪由此而蹈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仇邊努易避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難脫

無事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和寒暑雨澤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上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蠢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

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特於宮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拍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絕然

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爲兄弟者或恨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

賣菜傭持本換利參東萊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容蓋不教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

蓋托以衆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

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

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緣爲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

二  
內省十四

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道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

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二  
內省十五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  
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木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他箇磨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  
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  
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  
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

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  
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  
當如凌雲寶樹須需衆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程程  
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  
覆陷弄使人貧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  
人不惺惺去

### 福壽全書

每見史冊內顛連宦下幾煩擘劃事權在握  
可任人井頻呼思到漢唐間晚季枕上如切  
溺焚疇毒親嘗得謂嗟枯非我古之仁人一  
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膚功不得謂  
異人任也

### 雲間陳繼儒識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

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

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書  
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  
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  
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出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攘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感

官澤二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其糾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救世似迂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

舉戶口日增

后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嗣。狄仁傑力爭之。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微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爲太后言。由是召還廬陵王。

官澤三

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  
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中虛寂。謂之神門。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  
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  
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  
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  
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

官澤四

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  
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  
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容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  
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  
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

吾不輕繫囚。

丁安石有青苗者。田未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  
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  
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槩行天下。而守令  
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  
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且寄權人役出納之  
際。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國脈日削。宋  
因以黜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爲國興利。但

官澤五

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  
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  
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  
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  
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  
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

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參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微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詰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遽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

官澤六

水辭曰止欲報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嘆服錄參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

宋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

官澤七

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人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東漢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繆。易于自爲引舟。僕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

是有耻心。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則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賸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懷臂。縉紳因而磨牙。槍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

官澤十

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旣多乎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秦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其與完室旣去淮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官澤十

曰了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旣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鵠不

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授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政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

官澤十二

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安樂猶是無盜決者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

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官澤十三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收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爰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丁數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

能支吾。若山谷僻陋。日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

宣澤十四

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

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効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効而去。何益。

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

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惟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繇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宣澤十五

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逃亡。乃制一人逃亡。閭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鞭之罰。柳下惠嬰盜跖。

之許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經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勛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翽代為

入官譯其

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唐韋溫為陝虢觀察使嘗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德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邠陽不畏疆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秧

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聞船守漸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出也

某公南巖刺蒲時有閩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

入官譯其

內自擣藥令昇至幕廡委謹厚廨子及幕賓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于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前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

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大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立毀之以按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聊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

宣澤上

久屬公矣

已巳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劉昆令江漢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

遷弘農太守嗜暈道鄉多虎行根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

宣澤十九

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張南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研自研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昔醜矣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矚目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受糴使歸。活者五十餘萬。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貰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飾

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遣歸。不願

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纔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申屠嘉爲相。鄧通方受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朝。乃坐府中。檄召通通恐入言。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不敬戲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嘉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官澤三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當堠處。勒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掠。

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窺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悉險。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募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嘆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官澤三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种世衡請因其廢壘築城。爲備世衡董役。膽勇過人。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

王濟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濟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

宣澤二十四

濟外宅。吏白城陷。元濟尚不信。曰。是汨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索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卜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伊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宣澤二十五

武帝詔繫獄者。繫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在。暴橫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

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啖。將去。畱地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路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藉裴度。極言於憲宗。暴橫始輯。道路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

宣澤二十七

遂鑠之。而入。后曰。官車宴駕。立長爲順。端曰。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違命邪。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林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

井中矣。主人按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姬問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答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賊僧。始得出。

宣澤二十七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按視。民謠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輪納常平，迫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

官澤二十八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稅。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之。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福壽全書

爭桑起二國之兵，釁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亡之禍。事無激而不乖，彼儉人樂敗，利菑唯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抹鬬，或微言解頤，要使毒酸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也。

雲間陳繼儒識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

考下蔭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解紛二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械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答邪律曰雨衣若爲不漏

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誼譚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

解紛三

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誼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韓晉公有乳母與外相通上射求事公持法欲殺閹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顯况令教之况乃詰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况對曰三尺兒亦知公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

讀書早起夜臥。看侍卽要乳母。今年長爲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捨之。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務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上怒。叱去。將殺之。僉人敬新磨率諸伶追擒。具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

解紛四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釋之。

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誼。誼默然。不對。太祖曰。言而不荅。何也。誼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誼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

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旣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故。對曰。臣笑臣

解紛五

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入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鄰者。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閭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

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  
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  
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大官可  
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  
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  
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  
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遇明君故也何

解紛六

遇桀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  
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  
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  
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  
也

孫卡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

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  
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  
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  
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爲  
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  
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  
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

解紛七

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爲名者所存何啻霄  
壤

徐文貞爲浙督學有二生爭貢譁堂下公閱卷  
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堂下公亦閱卷自  
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  
生未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作不得主  
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  
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昨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歛錢以賂吏。祈免澤獨

解紛八

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腠。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贅壻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之不疑。後

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

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

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

解紛九

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之。若太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斂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賄。詔至。正已慚。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蓋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王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就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

八 解紛十

道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

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卽用端策

八 解紛十

賈詡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程顥爲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顥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鄆縣有訟官曾盜官錢然枯力自恃監

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顯至其人口。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顯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殺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二。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刀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

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

呂惠卿雖儉。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日。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悄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據砦。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糧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

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一百里。何也。詔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牘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詔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曹彬之子瑋。沈勇有謀。爲定州總管。在軍得人。

解紛五

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

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舉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示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堽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饗之。

解紛十五

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

新編十六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譌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譌言。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後卒。誅夔。

新編十七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

解紛十八

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二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

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襄王，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若早圖之。」嚴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卽王之善矣。」王曰：

解紛十九

「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

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爲刺史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

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欬引

正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名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芥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

宴焉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燼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儼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參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

對

王書

身不託空桑自家佛不供養。義而已。晚性豈甘燃豆同根生不滋培置力能無歌蟬。以生慙古人急象賢施幹蠱咏棠棣賦鵲鴿每一開雨。泫然淚下。纂敦本第四。

雲間陳繼儒識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眠。母往聞。

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破。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已子。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往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燕秦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

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遐謂不可以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顓宿。衣悉袂布。顓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吳郡陳遺母好食餽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京崧。即日便征。遺已斂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敗。軍人窟山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



每論之曰。爾年來筋力頗憊。盡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巴郡杜季少失父。以至季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季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投中流。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教本三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蔡京專政。子攸勢與父軋。父子各立門戶。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遽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長州一丐兒。每詣沈孟淵處請丐。所得多不食。沈異之。矚所

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可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丐亦人子。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哉。

王祥奉事繼母。人所知也。祥弟覽卽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調和母。

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爲孝也。呂虔有劔。相共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公卿。噫。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耳。可爲季子乎。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富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

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穢穢薦薦可憎子所  
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  
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接婦奈何就使兒  
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  
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誰同有  
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憤激潑  
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背血空博一世  
淒涼又有撫字財賈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

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  
食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  
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  
斯更喫緊云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  
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  
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  
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

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僮二楹  
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廼其叔居叔有宿逋  
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  
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  
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  
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  
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  
矣

設本六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冠帶奉者  
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母忘其所  
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  
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賙親族  
盡之一不以自奉也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歲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

霄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  
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  
節敬爲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  
家政卽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償  
諸負者兄慚受而易轍焉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  
泣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  
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及

三八 教本七

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  
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  
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  
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  
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  
賑給安帝聞其久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胡寔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  
姑私釀者寔姓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

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  
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  
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  
父隻子而爭財囉咤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  
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  
來而強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  
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

三八 教本八

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  
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  
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  
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  
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  
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  
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  
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

下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  
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  
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騎觥  
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  
而家道頽積嘆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  
常情人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益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

湯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每苛求積鬱無所洩  
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  
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  
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  
孫體此不難盡致其歡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  
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

乃論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  
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  
不從作輿舁祖棄於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  
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  
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  
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

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浙有孝子事母有至性薄業俱廢以養母其從  
父一日飲諸姻貴饌甚腆呼孝子侍孝子時  
時左右時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暴納袖  
中酒酣主人出金卮勸客客不勝酒卮置樓  
簷間逃歸俄侍者報失卮衆客請局戶令人  
但按孝子捫袖中至希澀也卽謬曰由我無  
向逃客憶前卮乃折簡以語主人主人檢得

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已得見。天何苦自誑？孝子始以實告。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設令貴客把我袖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遍語前客曰：是子如是。吾不忍使孝子無以悅親。分產令終養焉。

杜五郎所居屋兩間。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訪問其生計。封

教本十一

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何字新母死。廬墓。家無三尺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覺。於是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

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怕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素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爲小姑。則諧嫂於母。爲嫂。則譖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同亢。長與此家傳世。待舅姑。處卽是兒婦。待我樣子。待叔伯妯娌。處卽是我兒婦。相處家法。日與人親厚。好恩情。豈不快活。亦面相向。

教本十二

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零錢而已。我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無不周知。而彼亦終於知也。吁。和氣致祥。刑于之風。可少哉。

家不和多。繇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蓋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意。自矜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

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

祠部尚書蔡廓奉兄執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執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有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執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卿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教本十三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訓愛

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已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

教本十四

其子不問孰爲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已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一穴卽塞一隙

卽塗則無賴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  
壁陷極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  
爲風雨甚哉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於涼州路中  
糧贖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爲  
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  
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昔  
孤遺相長以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

曰以子易弟之大也以儁元直授密而去  
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墓年  
而心喪六載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旣葬而不閉  
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  
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  
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  
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

宿冢藏孺育其中乎詎時惑衆莫此爲甚遂  
致之罪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  
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

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  
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  
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  
家奔走陶以喪恆在獨居廬不動

平王爲太子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於  
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  
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

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卽具樂歡譙或擊毬或時闢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扇流涕

司馬昱幼有至性丁內艱水漿不入口梁帝見

入教本十七

焉羸瘦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傷其憔悴

使人惻然便是不墮家風有子矣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

謂書此喻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

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

拜曰聖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

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

口善

漢趙主蚤起誦書聞父畊叱牛聲釋書而泣卽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恐使諸兄罹刑律獨請吏請行仲兄濂先

入教本十八

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解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太祖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帝之詔賜酒食爲議賜冠帶饗身



福壽全書

錢布並心之場。節微峨眉絕頂水。潺湲不銷。一片嚴凝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纖埃弗染。連城溫潤無瑕。昔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雲間陳繼儒識

楊震孤貧好學。翻關西孔子。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

一

辭密愧而出。震子孫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不既厚乎。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爲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爲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賣蕭然無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

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旣屬疾。宋璟等候之。

見弊簪單席。門不具帷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

畱儲。老蒼頭請自營。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鄜

杜間。望見懷慎宅。環堵。庠陋。若有行營者。馳使

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泣然爲罷獵。賜緣

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頌爲

文帝自書之

石璞歷宦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

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

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才

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大使我治汝。汝安得

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

著聞。猶有金可。郤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

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封緘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教條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續爲鰲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合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

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彤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彤送還僧驚以金牛酬之彤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

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張奐擊南匈奴左翼健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

二十四金鍊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龐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

水標五

齋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令問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勒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謨。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畱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何隨爲安漢令。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卽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

綿相與語曰。問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賜以錢五百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統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南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

水標六

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顧常侍清介特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繻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繻袍。厨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

辭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名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傷先塋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至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

水經七

得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停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而馳往來山水間

吳公琳入吏部以攷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小几拔秧布田視甚端使者問此有吳書家何在公斂對曰琳是也白狀上之復召爲原官

小田作妻操杵曰作

食躬荷而儲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其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饋鼻衣治其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杳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

水經八

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肋狼藉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輓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僮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

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

房瑄楊綰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爲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眄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爲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嫺笑公廉翫隣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玘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人人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而滅

門多少清白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債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左丞相李廌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廌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廌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廌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素之而歸于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楊文貞公綰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

崔寬本家後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金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隙大役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唐朱敬則爲母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舉學士鐸郎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不冰解三

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

毛珩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珩風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

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

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魏孟康爲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不冰解四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王合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十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仰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拮拾自資兄

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足。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水標十五

孔頴在都。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饑。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卽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自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

溟滓子爲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

溟滓子召還。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八金。溟滓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溟滓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水標十六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裏。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

福建廉使陶屋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闔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吏科陳謬。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罪工。降職去。謬貧不能償。



人乃躬自爲之值

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謬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謬慙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水滸十七

福壽全書

時事如半局殘棋。妄圖雌雄。局更何分勝負。世途直一場幻夢。強爭頭角。醒後那見輸贏。穆下興劉。臥薪返越。易所以戒觸藩也。爲腹不爲目。猶龍氏其我師乎。

雲間陳繼儒識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

字雖一

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卽棄去。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

梁大夫宋就爲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

矣。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拙之一字。免了無干。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霍食艸木。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淮陰忍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終能沼吳。石勒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唐公雄長。乃推獎李密。以囑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慮。無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王和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受。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托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

守雖四

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荅。獲免。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憊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

責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工曹。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予謂可對大樹將軍。

守雖五

家素鉅。萬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恨不登三事之貴。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歔歔。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厭之有。苟知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人騎我。豈人錦我。禍人肉我。灌人宇。我穴人。若咲。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甄宇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爲號。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

守雖六

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袴下。而王以羞絳噲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光武時。五溪蠻夷呼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飯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是翁。遂用爲將軍。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

吐谷渾寇邊。既老。尚可請一行。迨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問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况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

守雖七

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卽命當榮顯。常作落窠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根。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  
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  
去臥林丘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官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耳。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

守雖八

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  
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張乖崖几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  
殺老尚書蕭楚見之改恨作幸字張視葉曰  
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  
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  
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

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火麗於木石者也夫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  
投之水水不能充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  
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翁聚而不貴發散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  
謁見不得賂闕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  
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  
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守雖九

鯢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  
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微賤賤極微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  
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  
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  
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教之國其刑  
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

譏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回去媒，譏佞遠矣。

客氣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戟手嗔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睢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興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虜。吾以爲總是一場閑氣也。

字雖十一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行。

高而怯，懼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楸、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十居城中，或言某房

者，衆已償價七白金，將售矣。亟圖之。翁閱房竟酬以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欲未壓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字雖十一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爲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迸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宜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字茂公。悚然曰：子不見朱

文公名熹號晦庵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處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算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得

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孔子觀欽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客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艸無根醴泉無源

王參政伯大疏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手趙長玄曰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爲矣諫議以爲百凡欲留後者不爲一切之政耳

八字碑十四

敖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深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

俄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良然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顧謂張釋之爲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八字碑十五

之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陳希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

八守卷十六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乃大說

後唐明宗李嗣源卽位年卅六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

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租爲小康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詩書多與漢朝等異日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八守卷十七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帝降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昞睨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盲以避世。任。妻淫於前。置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蔡澤說應侯有曰。翠鵠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商君爲秦明法禁奸。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郢郢。并蜀漢。攻彊

字雖十八

趙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而卒肢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唯范蠡知之。超然辟老長爲陶朱公。

王翦攻荊。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量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但中藏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顯。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字雖十九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母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

馬援既平交趾。牛酒饗士。從客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濤十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涼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八 守 卷二十一

東漢肅宗卽位。尊馬后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奉。奉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守 卷二十一

曹丕禁錮宗王。法旣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褒。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褒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嘗間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爲其老強恐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日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

守碑三十二

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謝萬爲豫州都督義之遺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

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舍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守碑三十二

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卽屏去隱凡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福壽全書

金張謝而許史乘轉盼無不銷水雪。衛霍炎而竇山冷。回頭皆倏換滄桑。子齒奪角豐足。殺翼吾子。枉費機心。此公只憑記性。纂靜觀第八。

雲間陳繼儒識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徵適寢。二人窗下平章。一曰。我官由此翁。一曰。總由天上。徵聞之。

八計第一

作書遣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天上者。送往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故。嘆曰。由天信不誣也。

崔杼弑君。刳羣臣盟於郭外。皆脫劒入。晏子曰。可以回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要不革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

懸於目。吾命有所制矣。

登高山下觀城市如蟻垤。不知幾許人往來奔走如蜂蟻。蜜如蠅爭血從高墜之。真可一笑。山高於城市幾何。已自如此。真仙在太虛下視塵土。又何翅蟻垤乎。

楊國忠爲相。公卿皆願指氣使。或勸張彖往謁。彖曰。人倚泰山。吾謂泰山耳。日出失所持也。又曰。此曹皆向火乞兒。火盡裂膚溝中矣。

八計第二

武后欲圖革命。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百姓請改國號爲周。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而累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恰一週有吉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冷眼觀之。四時始識語也。

劉伯芻所居巷有鬻餅者。過戶必聞謳歌。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聞聲。呼問何故。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

渭城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  
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  
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雖此身亦  
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  
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  
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

八靜觀三

一篇長短句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  
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  
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  
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並致凶死甚  
蹟此豈少哉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操觚循增而  
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

魏宣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從母楊

氏內外號爲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  
庭其一姨伏法魏王曰癡姨貧特赦之

八靜觀四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  
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黃口食食黃口從  
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子願弟子  
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  
爲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展得失夢中蕉鹿兩腳  
空忙

仕途雖赫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目輕  
世途縱艱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



淡

始皇并六國東游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  
不知項籍已窺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  
陽矣曹操芟羣雄定海內日夜同鼎不知司  
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  
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  
古登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  
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評觀五

冷念靜觀智謀其得與乎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  
勝如我者更多

謝承祐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  
雲山中見野鳬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人曰  
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繫良可耻  
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

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  
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  
令覆試之逢旨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  
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  
爭此

權在手時弄風雨離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  
焰愈易滅饒君願指呼喲盡是天地間輪流  
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

評觀六

氣抵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濃時正好休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  
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小兒發願云願明月長圓如晝余曰使人終無  
息期矣詩不云乎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  
纔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  
陳迹筭閭浮之壽誰登了年生晷刻之中勿  
營千歲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  
水上萍事莫大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  
讓三孟酒湯武征誅一勾棋人能以此眼界  
吞吐六合事來漚生人海事去影滅長空自  
為變不動一塵矣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  
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流出於是  
推正以石堵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

八  
行記七

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詎可妄取向  
歛以五百僱爾正之耳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  
僚杜肅懷一餞上告明日太后謂德曰卿生  
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自今召客  
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欲唾其面

白居易上居詩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  
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有書生貧居鄰官庫因穴入而取錢有金甲禪  
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至鐵  
冶所有尉遲敬德蓬首而煅書生乞錢五百  
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耳生曰第賜一帖公  
笑而浪書與之生持至庫中神覽曰是也  
梁上命如數取錢後敬德立殊功歸里勅賜  
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  
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書也阿堵有分限若此

八  
行記八

郭璞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  
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廳後作  
法攘禍爲人見而破壞數不可逃如此

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  
能勝也廣廈萬間客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  
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且病痿死矣田  
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爲舍  
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盞菜一筋飽煖而



嫖從貴介食餅聽瑟歸則腹膨膨終夜不寧  
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豪奢  
之極也客退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  
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爲哉嘗  
見將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遺子  
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  
賢而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玄此田廬金帛  
將竟屬誰氏哉

靜觀九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  
十年坐來底如此斷喪盡了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  
釋鍾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牆皆是某所  
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  
恙公聞而惕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人  
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人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

愈高則入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  
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  
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  
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遺恙請治園第  
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相新幾乃謀第  
園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

靜觀十

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聖人者其  
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茲  
衆耶

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  
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  
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  
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寇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

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

客有稱富貴家者。答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也。不如暫借一宿。經宿分手。空此旅舍。遠主人。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八 靜觀十二

大編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千里一息至快也。俄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舟師無人色。相與顛頓號呼。以祈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旁漁艇。方且徘徊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臥艙底。看婦結網。稚子吹短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遇雨。借農家簑笠戴之。着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犬羣吠。又嘗負

瓢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富貴。今如一塲春夢。里人呼老婦爲春夢婆。

沈酣世味。渾如酒蠶。尋酸苦。戀火坑。一似燈蛾。赴燄。爛臭底一副皮袋。說俊說美。名爲糞裏鑽。香好險的兩字。功名說富說貴。真是刀頭餽蜜。

八 靜觀十二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棺。臨空半山。乃緣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遂收之而去。

大雨透。夫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譁聲。顧其車已覆。徒曰。何以知之。迂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趣也。而車不量力。崑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唐趙璟爲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驢立。旣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二十已夢此行。亦不當怨時相也。

非灾橫禍。世人常嘆無緣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

鵝蚌相持。兎犬共斃。冷覷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鳬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靜觀十三

瀛水有二鳥。一類鵠。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不動聽魚。過取之。名曰信天緣。一類鶩。不問水腐泥沙。必奔走盡索。無一息休。名曰謾盡。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盡均度一日。視謾盡加壯。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靜觀十四

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嬖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益遠。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偏於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於燈下。

鄒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日。嘆羨如堵。墻智馬。臣

占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各處  
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

富貴天不甚惜惟清福斷焉猶軟之夫終身福  
澤肥羊美肫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屠肆日近  
清虛好修者時加摧抑名高則物敗道精則  
魔試惡與福會善與禍期卒之福盡遂致沉  
淪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微權也

劉生居衡嶽間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師盡

詩觀十五

則更出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後  
初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  
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  
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半關焉  
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  
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

文帝夢欲昇天有黃頭郎推之乃得昇後見鄧  
通類夢中所見遂幸之或相通應餓死帝曰

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景帝時  
被收卒餓死或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恚  
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爲大將而  
皆不免餓命其可逃哉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臯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  
休而韋臯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爲  
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  
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覆傾危國

詩觀十六

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  
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  
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  
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  
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  
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王章爲諸生病甚無被臥牛衣中向妻垂涕妻  
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

自勵而涕何鄙也。後章至京兆，飲上封事，  
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泮泣時？」  
耶章不聽。書上而下廷尉，妻子皆收。章女年  
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  
九，今八而止我君。」索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死。

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喜  
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籌來由

靜觀十七

命聽自然真箇。榮枯得失，天已安排，學何  
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奉來否極機巧，終  
何益？萬事付之一咲。前程事暗如漆。

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有蠅營狗逐，豈能增  
吾命所無。

思我爲仇仇，我爲恩。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  
酷雪，草木怨生人。自不見歸德春明。

中峰老衲咏雪云：東雲西合，雪漫漫。誰解賞。

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嘗啓窗，猶看玉環珠。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委妻子。自繫衆輪，聲如環。  
珮。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  
墜，凍餒而卒。

秦皇能築萬里城，不能使秦作萬世帝。萬世之  
帝，咸資秦萬里之城。萬里之城，止護秦王之  
帝。

靜觀十八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富筵，不肖舉動，同  
家則亂吞。

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製  
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  
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  
亭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  
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

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壘斷之徒。執籌數緡。算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貴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卷一空。盜喜携貲。縛牲載酒。賽愿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

八 靜觀十九

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而舟不見。時值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財。以盜積。盜之禍。以所來。舟人。僥有之。亦不知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明眼一觀。毛髮爲豎。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埃。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

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艶色。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稱詩者。譚征戎。羈旅則佳。譚王侯卿相。則俗。繪畫者。寫柴門野店。則清。寫丹楹紺殿。則穢。人去其清。且佳者。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嘻。肩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

八 靜觀二十

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漢老人富而膏。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管籥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云。傾囊贍君。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餓死。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關。切須猛省。

楚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是聽。聊試洲渚間。所向皆如意。遂謂盡操舟之術。遽謝師。椎鼓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藥失柁。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紀訓存賞云。前輩樊知縣毅王司訓輔。余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縉不及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道。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且喜六

新觀三十一

百爲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顧養。樊取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愁比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岸同居。養父甚懼。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惟乃已。無日不開。咲也。今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

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謀。況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

新觀三十二

一杯酒留萬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行樂耳。遑恤其他。百年人做千年計。至今誰是百年人。一棺哉。身萬事都已。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貧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濟人之無。無則爲人所濟。

盧杞遇馮盛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只墨一枚。杞笑盛正色曰。烽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

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山提綾刺三百爲名  
利奴當執勝已而搜杞囊中果有三百刺  
蘇掖什至監司家富而膏每置產各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  
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  
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省祭孫邦華謁選有姊夫亦以省祭當選挈子  
偕行比選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期遠且歸

不意姊夫暴卒華私語甥曰爾父辛勤已矣  
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有所得與爾均  
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可另選豈  
不兩利甥從之華甚謂得計後逃入京自投  
文聽選乃恰補其姊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  
遂泣歸向使不爲僥倖則太原倉官自在且  
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  
物更巧於制命華雖點何爲哉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  
有及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  
擔枷鎖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  
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  
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  
類直字也此章惇狎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從

立人尚能北歸乎雷雨在田上承天澤也其  
未艾乎宜與直有蓋棺之義其不返乎後悉  
如言奸臣播弄亦似天假之者

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覆鉢於案而去  
衆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  
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爲虎臣  
殺木綿菴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



無限殺機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  
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  
偶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卿有幾財。客云。惟  
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神  
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  
叟積餉軍。

八 靜觀二十五

白居易刺居處。奢詩。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  
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  
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  
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  
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趙普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數萬。及宅  
成。普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  
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竟至相館。不復再。

來矣。陳升之治第潤州。極闊壯。宅成。公已疾。  
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  
得賣。不得修。不得。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扶臍。投諸莽。逐者  
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  
人有弗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麝若耶。  
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  
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

八 靜觀二十六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  
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  
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  
之理。可睹矣。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笑曰。若物比我更堅牢。  
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

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敎諭入辭。誤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臆。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比羣吏有典史爲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

八  
附觀二十七

聞聲曰。卽此兒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戍。嚴氏

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紀訓存賞云。正德三年。吾鄉旱。賴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田禾渰盡。吾村頗高。又獨稔。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價廉利三倍。於是諸家無日不戲劇宴飲。揚揚然樂也。余謂家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家人不謂然。未幾村大疫。男婦死無子

八  
附觀二十八

遺噫。余言豈無稽哉。大凡越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人問曰。然則大富貴家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深福厚耳。雖然。亦須善加培植。迺可不然。自撥其根。將漸銷鑠。百年後能保常如今日哉。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質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

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翰墳墳遠

故遠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毀人之墓以爲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爲然哉殷鑒不遠試靜而思之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子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李郃爲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

靜觀三十

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  
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  
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  
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識。故司馬懿深忌牛氏。  
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  
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

靜觀三十一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  
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  
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  
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  
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翟莊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而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  
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張翥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  
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  
也。翥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  
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  
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宅吉。而制爲  
令名。欲門堅。而造作鐵樞。卒所以敗者。非苦

靜觀三十二

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  
耳。

諸葛亮以張裔爲參軍。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  
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  
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卽居之。子岫嘗  
從游後園。見輩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

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

晉書三十三

福壽全書

攻隱慝。造蜚譖。舌底逞龍泉。須防鬼。矧詆潛。修揚中。篝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興。戎曷如。片言挾纊。吾輩當渾默。精深勿徒效。仰天之唾也。

雲間陳繼儒識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

口德

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禍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買十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夫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

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謗試問釋迦於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善諛浪好詆譖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筆爲德母乃太涼積愆消禍吾黨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言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按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

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

誠以慎口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  
皆言佳豈人容君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  
佳其婉遜如此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譚語近於優士君子  
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近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叔一言而全  
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戶部四

伊州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  
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  
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  
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

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  
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赧幾夫所措  
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  
聞危語如壓卵聞溫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  
金口耳之際倍爲親切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  
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戶部五

祝期生爲人僂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議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疑議  
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  
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  
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就不畏其口者亦豈  
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不從而和者然  
而影射誣人不少矣祝舌猶存當任他快而  
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亦嚼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悔。

傅獻間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寔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今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訕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淨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卷六

朱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玉真先生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諸人翩翩壽

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撫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此小輩飭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褰裳蹈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

卷七

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陟。文員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陟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



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街之王元美公爲即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待良苦已入問何故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顧小川爲徐文貞壻謁見太守方公適有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護一時機鋒到自難禁未免貽輕詆之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蓋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早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教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以

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  
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開口不可得言也假  
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  
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  
可不戒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  
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  
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  
金杵貯檳榔一斛遺之

八口德十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  
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  
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  
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  
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  
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  
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  
所薦舉唯恐兵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  
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  
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  
如是

八口德十一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  
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  
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  
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  
子繼及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  
劉氏大怒笞繼及而逐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  
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  
長短，妄是非政法，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以季良豪俠，  
好義愛人，人之憂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  
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噉訐，至汚人以帷  
簿不明事。范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  
民利疚，則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  
史奏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  
當任其咎。」今御史拾大責，細暴揚燕私，欲以

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  
韙之。

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  
杜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  
造端，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福壽全書

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嘗恃推步於雞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而陵谷忽遷豐碑頻琢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

雲間陳繼儒識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

徑地

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通空旁踏破隴頭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鵲鵲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鵲鵲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生昭先至平章事。

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徑地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軾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揭墳利已者知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爲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管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

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徑地三

婦婦不官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湧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爲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

徑地四

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焉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爲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唐智興微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葬焉果爲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來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甚慤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

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雅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得白璧五雙。爲贅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各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因薦思忠卜其寃安。連日求得吉地矣。方。點穴。問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富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築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

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宜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義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日不再讀弱冠及第。

徑地八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

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其生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

徑地八

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口。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驕奢淫佚。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念者乎。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二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滅。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爲之。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八經地十一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希鍾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二鳳雛相謝。遂孕。

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卽工泉壤其肯瞑日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姙。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八經地十二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願袖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重

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魏  
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  
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  
是以後代尊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  
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出天命  
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  
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福壽全書

廣厦卜歡娛曾念露宿風殮之苦華堂供饌  
笑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斯丐性豈殊人乃  
蚤蟻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濟蛇其在吾  
胞吾與者乎

雲間陳繼儒識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  
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爲御

帝曰爲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鄉道左怪問之左右  
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

羊羔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  
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  
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  
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  
曰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計  
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  
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役道無拋棄者  
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失債人看

卷三

養侯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  
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日給錢米濟一  
年令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  
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  
錢給衣食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  
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八修寺  
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  
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疎他人富顯縱無嫌而  
莫厚婚喪凍餒量力陰周病老艱危推誠急  
助理枯骨祭孤魂憐饑寒乞子憫殘廢蒼生  
或禽獸罹檻穽繫足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  
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贖命  
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  
因

卷三

剖禽獸血肉以肥己身血肉盡養何分殘生  
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顛倒甚於藜藿不餐者  
得一飽已覺有餘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無  
何用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  
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食  
之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

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面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耳。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又從而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然。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邪。誠設身思之。

廣德四

瞿嗣興路遇遺物。卽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煙。瞿持錢二十緡。投窗隙。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糴粟。本不及脛。興受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邪。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足。懸離間。急輟復緩。緩輟復急。以爲樂。余心惻惻動。若繫余足而輟之也。人見屠縛。

廣德五

相對呼吸間事爾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鳴以口批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晉劉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問。蓋一兵年老。有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卽起詣

厨作粥令奴婢過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五代之亂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少者并骨舂之如破糠覈柿皮押乳誇爲美羹嬰兒無知貫棚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時恬不知怪鳥獸視今人何異今人視亂寇乎夫雞鵠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螻蟻蟲蛾

殺之又無利於已嗚呼可止矣

宋歐陽觀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曷如養而厚常夜治爰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此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呻吟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怎忍一至

此我因勸吾民母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在家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父母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

有業屠者將宰一牯牛偶以事他往其犢暇無人呵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論其處

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貸穀數石乃免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費者失其所也

今人已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已子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已子綺紈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乎

不淨之慈多起於華貴。以浚創之費。要福空門。  
又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  
乃偏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  
已轉業矣。

范仲淹少貧。勤日食糞粥一角。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己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  
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訝曰。何前高而今卑。  
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士讀曰。仁心如  
此。真宰相也。

憐兒之鹿。舐瘡。煖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  
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  
食他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  
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靈。其來  
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爲慶

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  
造業乎。

富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  
命。千金。千粒。十損一焉。歲月服食。十齋一焉。  
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  
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  
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揪無  
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

廣慈九

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襦。拖逐展轉。豈有再  
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  
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  
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爲子孫計。長久而眼  
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  
頓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哉。一旦無常。祇供  
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  
推恩之爲愈也。

今世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債人有百金。產而負千金。逋則臥不貼席。今人連殺生之債。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懼乎。費千金結客。孰若傾半粟以濟饑民。搆千楹招賓。孰若葺數椽以庇寒士。

魯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雅兒。馬

廣卷十

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問我。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初未離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貴介。鞭撻童僕。不知輕重。視疾苦猶秦越。獨何心哉。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烏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聞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廣卷十一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于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烏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養長成。葛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視。

陳遵爲盧信中傷繫獄。趙劇疾弟探入侍。因感

疾卒。璣哀之。然未嘗歸怨。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有泄泄爲善而駕詞曰。善在心耳。奚必論事。不知憫人死而袖手不救。與極力救者孰功。如天好生。去仁政能平治乎。有妻妾而處室者。夫偕妻眠。妻恨曰。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吁。此可爲善在心者致嘲。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畝。何以過此乎。

金人昵蜀東南之勢甚急。吳玠坐鎮其衝。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大敵不遠。萬一或有刺客。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殲沒。亡者父兄妻子數



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於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磨」；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

廣志十四

駒拔枷，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絀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較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肉之軀，乳哺提攜，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劫運耳，可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戢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

廣志十五

楊玄感戰敗，隋主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坑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及自太原還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曠日平陽，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迨至引鏡自照，謂好頭頸，誰當斫之。且曰：「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傷？嗟夫！天道好還，彼固已明知之矣。殺人以逞誠為何心？」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請曹太后曰。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卽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福壽全書

勿謂鏡無驚垢去依然。鸞在共知月有兔。雲開仍見兔肥昔阿羅漢半出綠林而大豪傑。曾班蛟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間。慎無以一肯棄終身也。

雲間陳繼儒識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殼弩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飛梁君

悔過一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劭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并年州縣交辟終爲忠臣孝子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

悔過二

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

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燄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愷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瘡痍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曰記爲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悔過三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莢藜各與之吞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卽是也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皆能言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之月應酬定少乖張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悔過四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嘗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劾。」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賣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紿云：「送十三臠。」藻怒。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  
木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  
過也。可不悔思。

田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  
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  
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  
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悔過九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  
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  
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不敢起。自是盡革  
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  
稱治。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  
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

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  
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  
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  
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  
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  
的樣子。呂東萊少偏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悔過十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  
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  
不畏。朱子云：要作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  
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  
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  
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瓏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稷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絲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嚴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兄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兄，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奉延壽，遂待用之。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固命也。朔日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海通十三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嗣舉、例恩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隱壽全書

滄弗濁，澄弗清，納斯世入山藪，奚止容卿輩。喜不形，怒不見，等此身如蕉鹿，任他過客頻來，倘唾面愧妻公，嘔齒慙丙，相天下事，其可淺衷辦耶。

雲間陳繼儒識

汪度一

李沆秉釣，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皆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誤燃琦鬚。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上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之。吏誤碎於地。坐客驚愕。吏伏地待罪。琦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故也。奚罪。

劉寬仁恕。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即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

孔守正侍宴北園。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詣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百壺堂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爲善。

狄仁傑入相。妻師德實薦之。而傑不知。意頗輕德。太后嘗謂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德所薦也。傑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宋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將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不復問。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

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楚莊王宴羣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惟羣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絕纓者也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

汪度四

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日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

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渾不之較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卽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汪度五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嚴刑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爲鄰所侵子弟欲詣府訴

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  
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  
弟不敢言。

柳公權嘗貯盃盃一筍。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  
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  
詰。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魏  
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汪度六

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  
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  
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  
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  
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

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  
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  
人問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  
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  
謝之。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  
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

汪度七

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  
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  
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  
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  
語旦。求爲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  
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  
悅。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爲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

汪度八

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太笋送之盜慙置門內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看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欽子納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漢丙吉爲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山醉嘔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車袵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名姓者

汪度九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隋牛弘弟弼酌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脯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忍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有曰。罵汝弼曰。忍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慙。

劉寬常坐。蒼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

汪度十

歡而罷。次日伊川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屠瀟位家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郡騷動。人

以白公意。公加譴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慎無爲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適遇見。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問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

汪度十一

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匪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喚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鎗公佛。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壻。如其輕重。欸識以僞銀易之。比公歸。出前日令工碎之。則僞也。王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爲此物。出于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公戒

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猶  
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偽易  
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  
公惟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  
累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  
公曰食肉爲危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  
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  
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汪度十二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  
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  
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  
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  
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

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范純仁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  
事則罵章惇曰陷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  
過橋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  
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  
陳露與民紀伯爲鄰伯夜拔簪竊焉地自益露  
見之密拔其簪一丈以地益伯伯覺慙懼既  
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嘉德義刻石旌其

汪度十三

間號曰義里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  
其各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  
慮是失驢訪主

沈心松爲袁黃姑夫黃敘之云公性慈祥十六  
而孤里中陷以糧長之役恐破家匿焉後聞  
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逸而叔受困乎卽自  
出認役生平不道人過怒詈不加婢僕一日

赴。蒞。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  
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  
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慚。俟。其。下。田。吾。徐。起。未。  
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  
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携。盃。好。酒。  
置。卓。上。僕。誤。而。覆。之。姑。曰。汝。坐。不。知。後。事。當。  
仔。細。千。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盤。盡。覆。  
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

汪度十四

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病。姑。送。舟。  
金。復。度。所。送。物。加。答。之。語。予。曰。問。病。是。好。心。  
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  
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怕。然。解。慍。余。  
二十。餘。年。無。大。怒。矣。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相。  
一。日。令。婢。以。筐。盛。玉。甌。茶。齊。餉。之。使。詐。跌。碎。  
於。地。諸。子。聞。然。有。自。責。之。者。有。馳。語。父。者。獨。

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真。宰。相。也。後。果。然。  
王。竑。開。府。淮。揚。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  
免。官。歸。單。慙。慙。具。餼。公。嘉。其。誠。受。數。金。以。爲。  
鹽。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  
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  
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竟。平。而。遣。之。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  
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勅。左。右。逐。蠅。一。節。大。

汪度十五

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  
板。擊。人。褊。急。難。除。如。此。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  
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富。談。時。若。  
不。聞。其。聲。及。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  
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  
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問。何。故。曰。尚。

書亦南京人在。共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還我家。售物可待置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

汪度十六

田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讎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

下皆皇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纓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狄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堦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翼日詣易謝罪。又公面有黥字。仁

汪度十七

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詰都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亶疏奏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知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竟置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桧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螫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桧何預朕事

汪度十八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嶲王濟自以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濟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濟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汪度十九

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其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曉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韓康遁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汪度二十

張安世爲光祿勳。卽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卽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冠裳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范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宐錄。

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卓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以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公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爲之地耶。

汪度二十一

福壽全書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臺。隨地建心。  
頭饒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勞  
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波。乃心無慈忍。所能印  
川。皆月耳。

雲間陳繼儒識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當使絕  
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

種德一

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  
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  
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纔  
五百公頃。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  
步月至村落。聞一姬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  
問。故姬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肯舉。以售人  
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

在。卽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  
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姬。卽命取屋券  
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  
毘陵。不復買宅。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  
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  
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  
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

種德二

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驟  
見緣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  
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唱斂棺槨。皆所未具。  
慙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  
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  
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

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遣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視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德三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迫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計請於母母語

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德四

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卽前所行觴者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審衛之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家數年方

婦既而謀歸江南妻叔起與母兄議事  
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  
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約  
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  
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  
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  
嗚呼今人有無嫁貲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  
遠也嫁娶責財若償宿負然真夷狄之道使

一 附錄五

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  
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  
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募行逢一書生心痛踣道左子都下馬  
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  
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臙下素書置其傍後  
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三墓下發棺金  
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  
說詢所自知爲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  
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  
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即召其母令  
擇壻且爲具奩遺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  
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  
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

一 附錄六

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  
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  
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  
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  
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  
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  
行已三日矣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栽湖湘間邸舍有

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訖。即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官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種德七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種德八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曾悉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既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已靴。賜焉。後帝奉命征。

吳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  
八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  
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  
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  
復渡

續九

領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觀  
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觀  
觀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  
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  
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允爲毬窩導  
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卽前令  
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

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  
輒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  
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蓬伯玉耻獨  
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  
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  
詰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自  
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

續十

飲食者卽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  
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  
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  
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  
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羅  
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母以

臥被與之懷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  
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  
通令婢說以妾命遂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  
何事扣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歟  
明辰告主人罪爾使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  
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  
不啓使怒稍輟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  
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

種德十二

末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齋米數千斛至吳  
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  
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  
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高密東岡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隈白  
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慙然曰死  
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

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貨未娶者公  
查各衛待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  
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

尚書張悅操履絕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  
爲四川監司者請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  
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  
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  
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種德十二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聞蓬頭許余學道令讀  
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能坐臥赤  
日中來年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啟堂  
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簾  
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  
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匄餉狀殆不可言又思  
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癘  
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奉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爲  
例未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造的當  
幕官掃圖罔滌枷紐以廣聖主好生之仁  
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  
查囚數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  
清凉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頃動舌頃動筆  
頃動一霎時耳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

標德十三

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  
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  
效之不亦達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  
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  
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  
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  
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

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戍士卒勿犯也練氏返  
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  
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  
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  
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  
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  
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  
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標德十四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  
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  
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  
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  
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闕人

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弟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墮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拚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

八 禮德十五

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謁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富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之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八 禮德十六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焉道爲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真，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切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安，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爲

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訛旋入見，刺稱奉救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篆當土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陷人於罪，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史叩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

種德十八

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地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種德十九

鄭建中貲銀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戴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爲之屋。亦爲繕治。

龍壽全書

雲間陳眉公輯

鹿城顧錫疇定

泊子同閱

緇簾居梓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

賤真

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堪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人誰能無慾。但始則淡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置。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斯爲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能閑卽是福。世間白髮不相饒。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  
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閑中能取靜便是  
安身立命的工夫

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  
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銅床鐵網刀  
山劒樹也

多少歲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飯粥多  
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

願真一五四

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  
辱多行善少于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  
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  
之

莫言婚嫁蚤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  
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軒軒直到曉惟有偷  
閒人悠悠直到老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  
陽生於子即真火也至人端坐閉目靜心在  
想升腎空氣上蒸脾土勿令下泄脾土溫和  
中焦自治膈開能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  
生根本實係於此

省費腎貧彈琴腎躁安分腎貪量力腎闕參禪  
腎想獨寐腎淫痛飲腎愁讀書腎俗此之謂  
國手

願真五

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  
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可曰  
隨常而已

恬養一日之訟鷄鳴後醒睡以兩手呵氣一二  
口以出積毒搓熱擦兩鼻傍及髮兩目五七  
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  
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二十四左右聳身  
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

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溫酌衣服起服平和健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甌歷以蔬菜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步或禮佛誦經作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芟草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目定神午餐量腹而入母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燠五內

八 願真六

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玄母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麪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二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飽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脈篝燈冬月看詩更開始就寢主人晏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睡時當服

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來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爲念令人不生惡夢榻前時焚蒼术諸香勿令穢污以辟不祥

讀書已覺肩稜重就枕方歡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

翁上幾分愁且去觀棋酌酒心中多少樂只來種竹澆花

八 願真七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頽然自廢禁予之足閒予之目舒予之額寬予之腹酒微飲而興酣書開函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有酒方開顏無肉不舉筋顛倒自戕賊擬將血肉補棄却囊中金反收路上土不見富貴家未死神先去

林英以引年致仕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英曰

但平生不會煩惱。明口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有三人皆冒重霧行。一病。一死。一無恙。或問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一友曰。人生譬如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同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同時而死。予應曰。獨不見有逃席者乎。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八類真八

四少神仙可了。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

胃爲水穀之海。脾居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一身。灌五臟。故修生者。不可不美。飲食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爲美也。要在生冷勿食。麤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饑而食。食不

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食體而餒。魚飯肉敗等。皆損胃氣。致疾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

一老人年七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煩。

八類真九

善攝生者。行住坐臥。一意不散。固守丹田。默運神氣。冲透三關。自然生精生氣。形可壯。老可耐矣。

髮宜多。櫛齒宜多。叩液宜常。嚙氣宜清。鍊手宜在面。此爲修崑崙之法。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別業是勝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癡。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拘攣。亦苦海花木。是清事。稍拮据。亦業障。

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

真乃快心事。

太醫孫景初號四休居士。云。麤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妒老。卽休。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三祇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人閒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相忘。作詩遣僮歌以侑酒。蓋詩曰。太醫診得人閒病。安樂延年萬事休。日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絨。返精鍊氣。從後升逆也。人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艮其背。其義玄矣。

中年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殺爾處。至言也。

每覓高僧投野寺。竹院松門。却得偷閒半日。偶

畱佳客坐山房。園蔬家醞。且來行樂一時。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

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客喜養魚。或咲曰。若有童心乎。客曰。正以養吾

童心也。每讀倦。凭欄靜觀。不覺塵火俱銷。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

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

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

必問閒人。

寄空吾實以典籍。星漏吾潤以琴書。腹飽吾飽。



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  
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鄭紳以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  
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鵬堂聯云徒有寸  
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璣榜其  
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  
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魚樵之句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  
洒凡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  
知一切境惟心造

慙慙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行太平  
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  
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  
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萬念俱灰但醉吟兀  
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  
大分離不過憑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  
粉泥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俗情濃醖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  
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  
問得力處

景物何常惟人所處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  
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月未嘗一

伸眉頭也  
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若幾局矣

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股爲之慄矣未嘗

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  
綢繆也而有惡心則達旦不寐矣

人能從慾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

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囀鶯花似

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

多也況復人間久太平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那箇先生傳授精爲術

氣爲輿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范甯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嘲曰古方宋陽里

八 願真十四

子得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

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

諸賢並有目疾得此古方用省讀書一減思

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

六凡六物然以神火下以氣徒蘊於胸中七

日然後納諸方寸近能數其目睫遠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脣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爲人身之中則當在

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  
下山及二便皆單竅上三晝陰下三晝陽合  
成泰卦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  
水酣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桑榆已逼宦術  
彌濃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  
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旨  
哉言也

二 願真十五

杜牧之詩把酒直須拚醉酹逢花莫惜暫淹留

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

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

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卽與兒孫種福兒

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夷猶眼前

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淪茗焚香魚魚

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

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襦。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爲暮年。

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利。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又吳子野勸東坡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飯無令少於麪。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曰。若喫是中承祿。不喫是中承福。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君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

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氣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填塞腸胃耳。

劉幾善養生。年七十餘。精神不衰。其術惟煖外腎。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兩腎融。

液如泥。淪入腰間。其法至妙。

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每月弦望晦朔海水隨爲消長亦如人身每一  
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顙門遇其朝時即默默  
靜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奏  
理菽藿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搏動聲  
響內外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  
徐散去聞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康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讀千字文  
有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

心故老而不衰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  
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黔然黑者爲星  
星此士大夫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  
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安眠時清體健此是  
上界真人

恩愛牽纏不自由別名繁糾幾時休放寬些子

留餘福免致中年早白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封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  
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上以爲名言

福壽全書

雲間陳眉公輯

鹿城顧錫疇定

苦惱世上。悲衆生。意氣須溫。嗜欲場中。對諸緣。肝腸欲冷。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貧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貧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通。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則。

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蕪亦同渠。傳侵朝。尋藥分燈夜。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如念彼自處。願於我何關。我自處。忘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墨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羣盜至。師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聞謗而不怒。雖譏謔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儀代爲將。弼恐見誅。乃起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念哉。因涕泣勉以忠義。薦爲節度使。以爲

賊於是弼權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

入世游六

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雖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弄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

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閤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入世游六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亦非奪我所有卽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

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啓時盜發于儀父塚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修  
隙子儀入朝朝廷受其變及上語及之子儀  
流涕曰臣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  
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  
讓人卽是勝人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市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  
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

卷七

若谷教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  
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其  
事不是忙後壞了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  
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  
高當使其可從

陸遜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

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  
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  
見殺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  
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  
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  
四杯微醺卽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

卷八

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  
迎候童稚皆驩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  
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  
至名曰行窩

青天白日扣風慶雲不待人多喜色卽鳥鵲且  
有好奇若暴風怒雨疾雷電鳥亦投林人  
亦閉戶車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  
元氣爲主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何哉。爲其傷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亦如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彼立已於峻。可以警矣。

傅太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肩眼任從它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歛怨之道。遇事而爲人

六  
想游九

除害。卽是導利之機。

孔子遊泰山。見營啓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爲樂者何也。對曰。萬物唯人爲貴。吾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愛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忍員之妙。

便宜在一耐字。

龐鵬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已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談。但惡其論長數短。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求人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

六  
想游十

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管寧避地遼東。廬山爲室。避亂者多從之。居鄰有牛暴田。寧爲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慙。



獨環不增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

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

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

邪。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煩。

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薛宣爲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

八坦游十一

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

使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

謝宣歸恩受戒者。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

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

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

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

大杯滿酌而飲。取菹肩瓜分爲數段。啗之。勢

若狼虎羣盜相視。容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

制天下。當念吾輩。就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

不讓。重負而返。

虞允明在軍中。得譟報。縛厚遇之。譟言燕京大

王遣來。因出所刺繒。遣金殺兵馬之數。允則

曰。若所謂譟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譟

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譟遽至。還

所與數絨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

八坦游十二

委曲實數以對。

福壽全書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  
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膠  
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鑪烟茗枕。野  
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  
餽蜜者何若。

雲間陳繼儒識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新編一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客膝。  
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  
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裴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  
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  
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  
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牌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  
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  
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  
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  
之。

新編二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  
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  
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廬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  
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  
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共坐。  
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

之。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後爲已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爲遂遁入灞陵山中。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響欣然爲樂。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酬答但拈詩句以應之問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蠶

雪看錄夜焚香何利養而獲終老日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日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爾

新穎五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眄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躡也燕坐間寔辨有口廼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新穎六

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平交終日磨折俛首何嘗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請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風嗜膚養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淪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滌蕩之鄉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

觴適開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  
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疎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  
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  
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  
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

類稿七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酒  
然

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渾渾  
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  
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  
沉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  
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  
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  
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類稿八

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  
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  
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我水

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  
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  
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不。能。不。報  
請。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  
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  
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  
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袒。裙。輟。從。事。  
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扶

類稿九

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  
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茨。剖。瓜。削。藕。白。醪。三  
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  
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  
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  
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  
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  
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  
寢。覺。卽。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  
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類稿十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  
長。亭。煙。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  
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菹。石。鏤。山。雕。林。窮  
壯。麗。極。竄。篠。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  
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鴉。矣。而。主。人。不。得。歸。歸  
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可。憫。也。  
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

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  
原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了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  
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爲開  
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爲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  
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  
可得乎

韜類十一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  
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  
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  
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  
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  
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  
蹠屐聽流水鑒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  
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  
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  
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  
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  
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卽挂冠去人謂  
蜘蛛隱

韜類十二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巾車歸  
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賓  
執見之遺以衣服通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  
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紆木皮葉以自蔽贈遺  
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朱居  
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  
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幙明。櫺短帆。舟中雜置。  
圖史鼎彝。酒漿薌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  
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  
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  
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  
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  
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宋孫集賢冕守蘇。荅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新穎十三

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已覺風。  
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  
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  
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濤。濤固野客之良辰。編窗下。  
風雨濤濤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春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  
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勸斷家。

事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羹樹。  
藝文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孫相體者則送。  
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問。此外靡知其它。  
晉張鵬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  
爲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  
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荅者。記白。  
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

新穎十四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  
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  
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  
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窠。新合。桃絲陰一片黃。  
鳥數聲。午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  
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  
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  
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返。爲樂不  
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傅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編輯十五

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  
花。

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  
間。清茶野饌。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  
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過穎士自郊居亭因問郊居涼乎。曰。

野人無修簷大厦。日起不畏車馬塵埃之侵。  
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  
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  
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  
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微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編輯十六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  
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  
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  
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  
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  
蹤。則微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短  
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幽

人耳。卽偶入耳。亦不得入。其有格風火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交際。不鬧齒。並不徵文通。不談仕籍。知此。皆是飯食。午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卽是深山。嗟乎。處接稍累。遂來帝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歲蕤之鎖。言念及此。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時已極幸。陛下不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苦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其自下。與漢人。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家。錄事。卽呼酒。共飲。健。慨悲吟。指蒼日。不。歲。年。江中。孤。兔。遊。矣。

隱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蒞荳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翁。藝圃。織屨爲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

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

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卽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銑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

恍若自失。默計此。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

福壽全書

粉壁璇題居停主曾有幾時五更燈火爲孫謀誰來禡奪銅山金穴田舍翁終無百世半畝心田承祖澤那箇墜傾昔賢謂積書以遺猶非遠計顧令納邪長傲甘舐犢以忝厥先猷乎

雲間陳繼儒識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

論議一

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憚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廣受歸賣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爲子孫立

茗意稍欬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入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扁戶間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勤  
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情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  
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  
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  
憤欲爲變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

論謀二

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  
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褫衣欲  
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  
定

程大中公响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  
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  
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爲寬釋唯諸  
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

而父不知耳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  
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顏氏家訓曰大夫子弟耻農商羞工伎射既不  
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  
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爲足全忘  
仁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  
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旁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  
受一生愧辱哉

論謀三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  
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  
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  
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  
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  
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魏王祖爲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貧而賜之。則

八語錄四

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焉。景讓。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挫楚。

溫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當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

事豪侈。顯達曰。庠尾蠅拂足。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顏氏家訓

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

術。燻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

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讌。

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

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昔時

之黨。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

八語錄五

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驚才也。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

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以諸子付汝。

謹察視之。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當先撻

殺之。然後以聞。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爲驕侈。

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爲懼。

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詆。曰。汝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

解方已。

論謀六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

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陸象教家。每晨揖三過鼓子弟。八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食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

曾子之妻戲子以殺蛇。而烹蛇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

蒙之法如此。

論謀七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富貴統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

反不如椎魯無文者之猶能自有也。余嘗與貴豪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椎詈，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睫如電，光其舌，傷人雖欲與一語，打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

論謀八

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寒口。

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乳，盜嚙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虛語哉？」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沈沈嘲風咏月，汙人行止。」

論謀九

唐太宗泛遊春花，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閤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輓轡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犁牛之子，山川不舍，犁牛以爲不肖，山川以爲肖也。爲父者，令人以肖已爲不肖，則父爲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已也。此一念能還自照矣。

顏延之見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

語錄十

觸事憤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劉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示上曰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耶遂得免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氈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

語錄十一

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蚬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戚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沐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



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隄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富貴則賤詩書

語錄十二

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志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

顏氏家訓曰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辭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贈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

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墮流平遠不須苟求

楚王英逆謀事發株連以千計吳郡太守尹興亦被株及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掠死者大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獄使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興等

語錄十二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脫其死矣知是誰室

福壽全書

雲間陳眉公輯

鹿城顧錫疇定

諸子同閱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龍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厚意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公僕夫自本家巷口掃雪爲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之爲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押覲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飲使有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感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需而子與而妻持鋸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率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成武昌爲鄉校師同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謁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嚮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須得吉人首啓之。

孔鏞爲諸生時。家赤貧。養殮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媼。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媼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方便五

謝公時。兵廝逼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嚙。吏懼死。鄧哀王

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嚙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嚙。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又召諸寺僧論之。曰。饑歲工賤。可興土木。於是諸寺興工。至倉廩吏舍。日役千夫。抗得不饑。凡出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

方便六

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登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坐刺。嗟而死。後人爲戒曰。千里井不瀉莖。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

方便七

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煩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相搆和調伏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儒

方便八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啓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恕控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

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

入方便九

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入方便十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

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驟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慍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

方便十一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方便十二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閩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  
曰農家漢超未至闕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  
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  
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  
闕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  
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  
賞汝勿復爲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

方便十三

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  
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  
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  
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曹參爲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  
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  
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  
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  
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  
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  
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  
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  
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

方便十四

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  
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  
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  
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  
受乎或汝自以恩意垂之也人曰吾遺之茂  
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八方便十五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一笑。州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邵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見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八方便十六

宋真宗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簾。將以餽廷臣。選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

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福壽全書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  
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  
鏡臺放着誰氏叩身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  
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枕  
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轡勒

雲間吟繼儒識

昨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

冥果

盤星分文不爽閻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  
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  
小巷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  
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擎旛  
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  
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  
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

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  
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  
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  
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  
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  
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  
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冥果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  
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典不軌太  
后怒命俊臣鞠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  
典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  
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  
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  
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  
爲讐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

雪蒼牛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緯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墟者毆擊。緯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有日矣。

冥果三

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槓釘入地。縛狗足於槓上。放鷹鷂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齋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扶取心肝斬首通都。

冥果四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爲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面癰。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旣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龍錯乎。子袁盎。吾龍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爲冤矣。於是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赧然。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出返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

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子貴登第  
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  
聽時有折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  
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  
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  
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八  
因果五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  
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  
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  
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  
餘皆盲聾啞啞僂僂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  
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

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  
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仕崑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  
簾讀之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崑乃  
嚼吞之崑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  
未斷而書已出崑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  
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  
死

八  
因果六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  
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  
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  
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  
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曰彼有廢疾非泰  
何適乎嘗買鐵鐺臺磨之乃銀也卽持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  
慟。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  
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給曰。吾適得京  
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  
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  
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  
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

冥果七

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令往投之。窶子感謝。  
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  
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  
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  
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  
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  
米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  
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

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  
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  
恨。於是轉悲爲慰而歸。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  
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  
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  
卽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  
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冥果八

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  
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  
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  
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  
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  
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  
欲留妾。許以小斗量。人大斗量。出小秤短尺。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歲早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憩道亭俄有電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冥果九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偕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恐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

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簋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

我亦是夜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

冥果十

僧曰是何藥物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不定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壯

此屠宰衆生。報自剖腹剗心。曰。此陰險殘賊。報遠近觀傳。妻子耻之。捍外人勿入。其呼曰。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何爲。宛轉六日。體無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多男。妾目耻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葦。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

子云。此葦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乳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竄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旣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

無結忽憶鯉詩因收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爲中國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國百餘人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蹙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

冥果十五

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協及積金藏鏹之夫皆捕逐殺之冤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

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唯類無遺而家墟矣咄咄像儼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爲長生訣也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捉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事幹畢同我提完將一月卽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冥果十六

年傾圯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澠頽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



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駢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子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裹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八 冥果十七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值。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聊生。不如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墻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八 冥果十八

卞三輩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卽託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瞞夫出。卽入

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如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之卽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卽出隣里爲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冥果十九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常村一媼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媼盲無睹飯成誤捫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噴覩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且視囊米復如故實之至終

身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旣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

冥果二十

冤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維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子。安分守法。不得罪

——  
冥果三十一

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

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爲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

用不得矣。余憮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恣胸臆。煅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臂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上夫戚。輦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  
冥果三十二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卽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事不察其大。迨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臨之也

董卓嘗至郿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爲呂布

實果二十三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洩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卞等惇與卞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賜使

自裁又擢一豪吏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中途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

實果二十四

福壽全書

無卷數  
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撰皆錄前賢格言遺事自惜福以至好  
還凡分二十類多以因果爲說蓋意在懲惡勸善  
而徵引糅雜遂近於小說家言

可如六卷(存卷一至卷三)

〔明〕董德鏞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可如六卷》

提要

申引

是得無誕乎曰吾謾也乎我謾也是得無瀆乎曰  
吾諫也乎哉吾瀆也蓋寔賤矣賤而乃高寔鄙矣鄙  
而殊奇賈微矣微而克永躋躋忠孝節義善男子佛  
丈之林多可少怪亦復誰忍沒之是以諸家每大書  
特書錯諸人事法鑑之間第散見而不聚隱而義未  
顯吾特表以出之其禽獸與蟲其事人事也故取其  
其事而略其名其名則是其寔則亦舉以配禽儕狀  
兄魚蟲而弟之寔寔不如者所見所聞所傳聞亦曰  
罄竹莫能窮也夫德之所存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繁露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福是以移其詞  
而以從其事而微也鄙也賤也肯忘之矣然神如龍  
威如鳳仁如麟而且燈蛾之向明蟻之忠鳥之孝鳴  
鵲之機雉耿介狼狽無畏身之宜虞而多遺耶夫乃  
則其性性所同也事所獨也一行一節超超乎厥類  
非人意望之所及者斯其所為難表之宜矣顧淺陋

未能據悉奇秘抑為下下人說法亦足以發雖然必  
具上上人根器上上人眼界方可與語於此下士見  
之必大笑矣周益公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乎勸戒  
而無意於好惡然則知我罪我吾亦何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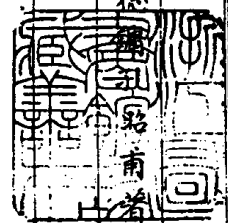
孔昭氏又題於湖上撫琴樓



二

可如之卷一

四明 董德



羽屬

泰吉了

崇節

敦孝

篤情

效用

鸚鵡

仗義

懷忠

守敬

秉哲

證道

受規

乘時

可如

一卷一

孔雀

識時

鶴

體仁

守貞

敦誼

報德

秉禮

允志

篤情

表慈

明愛

崇節

本孝

符義

鷹

任俠

審機

知非

鵠	服義	鵠	綏弱	處厚	宣勞	豫悔	鵠	抱義	鵠	知幾	鵠	可如	舒憤	明悔	致養	直報	燕	慕貞	成烈	扶危	挽薄	雀	終思	重德	定情	旌善	佐勤
												可如	舒憤	明悔	致養	直報	燕	慕貞	成烈	扶危	挽薄	雀	終思	重德	定情	旌善	佐勤

可如秦吉了	崇節無如	漢南畜有秦吉了者能人言貢夷將以錢參拾萬鬻焉以歸主人告之曰吉了我貧願賣汝於夷吉了曰我漢禽也不欲入夷主人業收其值矣聽其絮之行遂絕食數日死	孔昭氏曰秦吉了顧係戀安在哉惕之然華夷之別不欲殫略乎其生雖捐軀靡違也彼臣胡逆子和番麗妹甘心奉夷狄不為恥而以免死為幸視吉了之大義烈性不蒙面無地乎	敦孝西事瑯	唐武德中有於藤州得秦吉了者馴之能言語歌舞獻於上獻餘不語上怪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令送吉了還藤	孔昭氏曰昔徐庶以母故雖答寧寂寞以終遂
可如秦吉了	崇節無如	漢南畜有秦吉了者能人言貢夷將以錢參拾萬鬻焉以歸主人告之曰吉了我貧願賣汝於夷吉了曰我漢禽也不欲入夷主人業收其值矣聽其絮之行遂絕食數日死	孔昭氏曰秦吉了顧係戀安在哉惕之然華夷之別不欲殫略乎其生雖捐軀靡違也彼臣胡逆子和番麗妹甘心奉夷狄不為恥而以免死為幸視吉了之大義烈性不蒙面無地乎	敦孝西事瑯	唐武德中有於藤州得秦吉了者馴之能言語歌舞獻於上獻餘不語上怪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令送吉了還藤	孔昭氏曰昔徐庶以母故雖答寧寂寞以終遂



一籌之不展異哉吉了其設心亦若是乎故知  
建事功必繇方寸而天屬緩心不意吉了能然  
也憂憂此中盡以口頰呈英言中倫矣

篤情食載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暘使嶺南得吉了二隻能解  
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  
乃無聊也因言其配為使者所留頗思之乃傳問景  
暘優進其雄

可如

吉了二

孔昭氏曰吉了小禽差池其羽分飛不偶所未  
能免胡為此雄煩怨無聊以著其思與予嘗讀  
紉扇之歌白頭之吟深有慨於人情允薄不如  
劉兵曹雄吉了也

效周周振唐言

西粵猖賊時出掠殺為梗賓州之賊曰八寨尤鷺村  
民蒙以忠居近其寨嘗獲一秦吉了養之呼曰鷓哥  
汝往偵賊來吉了應聲飛去其賊之或出或居或所

向之東西皆探得以報報賊來必空其室避潛山箐  
否即燕處日以為常靡不確驗隣村屢遭賊慘而蒙  
氏終獨全則吉了力也

孔昭氏曰兩勢相抗兩形相隔兩情相拂兩机  
相掣所以因其勢察其形燭其情乘其机繫惟  
調頂是賴苟吾不足以知彼恒多出而少濟觀  
於賓村之民得力於吉了即可保家保村而無  
虞司封城者其可忽諸顧蒙村民也為能施其  
妙吉了鳥也可使致其誠則飾謬傳訛敗輪繼  
軌擁十萬師不得一偵卒胡為乎

可如

吉了三

如鸚鵡

仗義無如

安有豪民楊崇義者妻劉氏與隣兒李奔通遂共殺崇義埋枯井中其妻故四出尋覓經府陳詞日追捕不得賊縣官乃詣楊家驗較架上鸚鵡忽作呼曰投主家者劉氏奔也詰之俱伏罪事聞明皇取武置後宮封為綠衣使者

孔昭氏曰戈矛起於杜席仇讐伏於歡昵其人

可如

鸚鵡一

不幸可痛也非鸚鵡仗義之鳴廣索不已究致猜求猜求不已究致安雅榭楊之下多冤民又何論井底沉冤無為白也嗟乎冤民常有義鳥不常有堂上之人慎之哉

懷忠韻府羣玉

宋徽宗時隴西歲貢鸚鵡徽宗置安妃閣教以詩歌一日問其思鄉曰思鄉即遣中使送還本土迨部浩為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見紅白二鳥鳴於樹

巔問上皇安否浩仰視曰上皇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浩傷之因賦詩曰西隴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問上皇

孔昭氏曰鸚鵡故靈鳥然放諸山林中無為綠

鎖養飼人間事宜不復掛胸臆猶惓惓故主思

發上皇之間耶噫吁南轅北狩當時之子若臣

屏息一隅其听枝頭鸚鵡聲不斷腸哉部浩之

詩有以也

可如

鸚鵡二

守敬祖窻小牖

宋高宗在建康有鸚鵡來集行在承慶上口呼萬歲官者以索架承之足有小金牌鐫宣和字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猶以舊格相呼帝為罷膳泣下比至臨安死帝親製文祭之曰金鉅綠棠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關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飢則附曰忠自天謝跡雲端

投身禁裏母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  
云胡委羽歸魂鷦尾漸肯為儀曆仍輝紀

孔昭氏曰敬以與德矧委質為臣曷其奈何不  
敬第奔播之際鮮或靡有敦志鸚鵡呼尚樂而  
責之以敬僅僅小鳥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  
聞者不悚然乎雖謂鸚鵡一言維南宋百年之  
鼎可矣彼夫听響板而呼琵琶即動人懷奚閔  
世教哉

可如

鸚鵡三

東哲異苑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  
言華問其故答云見藏甕中何跡得知公後在外令  
取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度  
為鸚所搏教其啄鸚脚獲免

孔昭氏曰鸚鵡饒舌逢彼之怒亦幸而得脫鸚  
吻不則妖夢足踐適為愛我者所痛而忌我者  
快也顧翻弄善惡人所無取而無欺情無隱奸

出諸鸚鵡較之滑稽之流與波上下偷以全其  
軀寔有間也

證道韋卓舍利塔記

河東裴氏志樂金仙之道畜一鸚鵡始告以六齋之  
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久不視教之持佛名號仰  
首奮翼若喜承聽其後或俾之念佛默然不答謂其  
不記即唱言阿彌陀歷試不與貞元十九年七月悴  
爾不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曰欲西歸乎為汝擊磬  
可如

鸚鵡四

汝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称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  
成就翼委足奄然而逝命火之得舍利十餘粒

孔昭氏曰古德言證道不難在辨信心此鸚鵡  
其能辨信心者乎一切惟心心惟其信何道不  
證故齋禁誦持皆所以發其信而考其心而如  
此鸚鵡者有幾存真際於不念了空相也留累  
微於已斃昭聖證也道教弘流固不隔於殊類  
若此哉

受規逆函

荆南客麻成忠淳熙間有一鸚鵡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嫌其不語縱之往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

孔昭氏曰丘瓊山嘗題鸚鵡云為禽祇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為性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拘牽其即壽普僧戒之之意異世之露才

可如

鸚鵡五

揚己一旦投足匪所為所樊絡即有翔心其如何矣又誰似鸚鵡聆言知戒也則其超然免於拘絀非知止不辱者乎

乘時樂善稿

富商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雅注愛焉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在獄中半年極用怨苦汝在家銀養不失時乎曰半年在獄早已不堪何似鸚哥長守此籠不得脫也段大

感悟即日放之

孔昭氏曰語不云乎時然後言人不默其言籠中鳥獄中人其拂性同也向使段商無許時囚禁亦未必知籠閑為苦鸚鵡縱敝舌而陳憂益哉乘機巧生婉委冷刺信能鸚鵡矣

可如

鸚鵡六

可如孔雀

識時吳範

檀道濟元嘉中鎮海陽十二年入朝吳家分別所養孔雀直前啣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次道濟顧瞻零涕識者知其不南旋也次年伏誅

孔昭氏曰孔雀九德知時其一道濟固人傑哉時事當其所明胡不遵養時晦乃出而自壞長城惜其不克省於孔雀也然孔雀山棲擇置尾

可如

孔雀一

之地道濟將安逃於天地之間而擇其所止哉於止知其所止時又烏可已耶

可如鶴

體仁西楚野記

正德初吳郡顧中丞逢原家被盜求盜廣捕不獲顧疑其治園人訟於郡侯廣東林公逮數人嚴法峻刑未招服林公歎加炮烙以訊之火方熾臺下二鶴爭啣熾擲火中林公曰其罪及無辜耶遽釋之

孔昭氏曰吾見治署間多馴鶴當夫嚴刑酷法妄承誣服者何可勝數顧仲寬護屈安得如二

可如

鶴一

鶴者而畜之嗟嗟使如二鶴者且而畜之矣守貞高啓義鶴贊序

吳報恩寺浮屠之類有二鶴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望頸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額人拯救衆憐之莫能升迨雄絕朝夕於其傍哀鳴不已群鳥歎憐之輒逐不使近毛骨盡落而始去

孔昭氏曰雄鶴除厄懸頸輪索拯救靡反悲不

可摺故其依傍故雄以驅群鳥之磔而必不忍  
遽也死捐其猶然未亡人禦外侮以瞑九泉目  
者乎不謂羽族中伉儷情能耽篤乃爾

敦誼 庚巳編

閩陳益祥字履吉友人遺一鶴慨慕友公養翮縱之  
去二年許忽行溪畔見二鶴迴翔而下即之一軒舉  
去一旦鳴且舞若惜別戀故者履吉摩其背曰能從  
我歸乎遂將隨到山靈而軒舉者嘗栖樹杪取魚飼  
可如 鶴二

之久亦馴習

孔昭氏曰古人放鶴者有之栖遯雲山放浪烟  
水抗首不肯為故人屈只在秋江上茲其所以  
深縈懷耳矧去二年許一摩背輒相從也庸詎  
其忘情高舉惜別戀故若是鍾情獨深昔人謂  
君子化鶴非誣已

報德 表又曰聖諭推廣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弋人所射迎而歸參乃收

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  
至各啣明珠來謝驚數萬緡家遂殷富

孔昭氏曰噲參療鶴而獲明珠以兆富猶然楊  
寶飼雀而得玉環以徵貴也禽鳥之報富貴以  
階若合符節足以勸善矣雖君子一念之愷祥  
初何志微報而食感知酬永矢勿諼正無意於  
鶴報而報自至也

秉礼 張如祖言

歲在甲戌張華東先生總北憲以鄉人挂累支戶謝  
客一日晨起剝啄甚急呼童應之問有拜客乎童子  
誑曰鶴拜也公急起迎鶴已盤舞前除問人隨至言  
向曙鶴來止其室將捕以獻忽飛鳴急隨之直入於  
此公喜顧鶴而言曰余家黃山之南有魚子湖可當  
幸舍易從我乎歸童子又曰客留矣遂市魚飯之若  
素馴者歸歸竟籠以去

孔昭氏曰夫無媒而冒進者士之醜行也故礼

必先之以介紹鶴之至閭室而後至其度其猶  
之乎投刺與謁然彼夫無礼者鶴其耻之矣若  
長安貴遊門多無固之至幕有不速之來鶴料  
幾何堪漫供也歟哉誠得佳賓如是鶴者多多  
益善何容令逐客

元志世說

僧支道林好鶴有遺之雙鶴者翅長欲飛乃鍛其翮  
鶴軒翥不能復起舒翼反顧似有悵悵狀道林曰既  
可如  
具凌霄之志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放使  
飛去

孔昭氏曰夫鍾清曠之高質抱峻逸之明心奮  
其六翮飄搖乎遐廓鶴之素志何如者故周昭  
飲粟衡懿乘軒過雖崇弗善也而肯俯仰隸人  
棲遲老僧籬落下乎是以非支公無以成鶴之  
志非鶴亦無以發支公之懷

篤情清宮故事

湘東王脩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  
雄者尚在哀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  
墮淚居止何騫翹而飛竟赴雌所交頸拊翼張之不  
去聞湘東王晏奏鍾磬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經  
節

孔昭氏曰天作之合時際其睽傷哉鶴也人亦  
有之苟非胸懷真摯鮮不隨飄遙於世路听往  
并於閨中已矣騫飛赴雌融融洩洩義何篤也  
可如

鍾竟陵有云支公放鶴鶴肯去意者孤棲求其  
伴豈亦有感於斯乎

表慈廷異記

宋元嘉嘉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過一  
鶴將其子悉擒之歸以獻仲德仲德使養之其小者  
口為人所裂遂不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含水飲之  
令令其飽嘗忘也仲德益愛焉大者羽翮漸先成每  
翥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留之飽之又於

庭中鸞雖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孔昭氏曰嗚呼將為九臯之和乎而口且裂矣  
將為千仞之翔乎而翮且短矣據冥翳以哀鳴  
怨素意之不逞篤慈愛於無己望英傑之日振  
故君子觀夫鶴母可以徵乎人之情

明愛綱目

隋煬帝大業二年新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  
求捕之網羅被水陸有堪備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

可如

鶴六

樹高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斂取之旁無附枝乃伐其  
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投於地

孔昭氏曰斃之於鶴寔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  
之也則知為其所愛也明矣然所愛有甚於此  
者棄之全被何其知所輕重哉嗟乎世之戀戀  
長物卒致身其之殉覆巢之下無完卵寧不見  
哂此鶴乎宜史之特書也

崇節耳談

高郵有鶴雙棲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者雌獨孤棲  
旬日有鶴一群偕一雄至其巢若媒誘之者然雄者  
欲親而依依雌者興哀而喙喙竟日弗偶忽皆飛出  
視其雌已向窠以嘴攢陳懸足而死至今有烈鶴碑  
存焉

孔昭氏曰卓乎不二庭之節望之柔情女子信  
非易事是以司馬琴心江郎夢語終輸情於下  
禁更無容媒妁之婉啓也孰若鶴秉志不移必

可如

鶴七

不失身他偶就死若鉛克著芳烈表表貞節宇  
宙為昭矣

本孝紀聞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鶴母後  
復伺鶴雛將射之見雛立不動觀之已死於窠中疑  
其痛親致死破視其腸皆寸絕矣法師於是放弩發  
菩薩心

孔昭氏曰鶴雛何知以身殉母絲夫惻絕自不



知其至此極也。孟子有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鶴雖體孝，真性自摯，亦孰為為之？知能之良端，不可誣，而人何自蝕其良耶？

符義湧懷小品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馳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

可如

鶴八

盧歸卧黃浦，三年老無子。晚秋，曳杖溪上，忽一鶴盤空鳴聲，凄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曷不即下？鶴竟飛前，以喙啣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而獨形悲影，吊爾幸留者，當如逋老共此殘年。引之歸，為寫溪塘泣鶴圖。後盧沒，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孔昭氏曰：三年之隔千里，而遙終焉，故人之思飛鳴相訪，若憫此老獨者，何鶴情偏腴，鵲耶？

其去也，徊翔數四，卒也不食以殉。誠所謂終初靡渝者矣。不有初，鮮克有終。每深嘆此道於於如土也。

可如

鶴九

可如鷹

任俠無如

奉化黃堰村有鶴巢於松巔一日鶴出巨蛇噬其雛而掘其巢鶴求蛇張口復欲噬之懼而不敢入俄引一鷹至見蛇勢可畏忽飛益高自遠作勢側翼而擊者三蛇乃墮地死鷹啄其兩目而去

孔昭氏曰夫豹乃虎之弟鷹乃鶴之兄是故其同類者其其鶴不相謀也而為之復其讐立

可如

鷹一

志奮力敵雖強不避豈有語言文貌以相諷動

者耶噫亦奇矣今夫人平居相然諾一旦櫻患

害大聲疾呼而不之應是好義曾不如鷹多也

審机無如

盱南陸氏畜猴歲久而無復羈簡人患焉謀培死而猴先脫去人力不能施客有臂蒼鷹自虔來者使擊猴猴入岩穴舉瓦敵打鷹不能得也穿雲而逝越日復來擊猴猴負固自若鷹復颺去猴自意無擊者怡

然出穴俄又一鷹出猴背掩其不備殺之蓋前鷹術竭招後鷹以助己者

孔昭氏曰吾視乎兩鷹固非夫同棲共育者也而一則協恭胥助期無負所使虛己而不恃其能一則相從乎末如何之際奮力以成同類之功而不付之局外皆可風也若夫嫉者忌者敵者惟恐功不已出而陽慕乎畏慎之名者亦輒袖手禁足拭冷眼於旁觀方諸此鷹相去幾何

可如

鷹二

知非鶴林玉露

婺州官署古木之上有鷹窠一卒探其子取之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己而知其非探窠之卒也叩巾擲還乃徑攫去探窠者巾太守推問得其故杖其卒而逐之

孔昭氏曰報復之情烏不必解而此鷹解之以明其報而攫其中又知所攫者之非所報而復於其人卒攫所欲攫以明其報鷹若是察察耶

語云出乎爾者反乎爾而遷怒者多不然若是  
鷹可謂不遷怒矣又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其亦  
與夫舉動乖謬而嘵嘵文飾者

可如

鷹三

可如鷦

服義無如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鷦飛投案下公子顧見鷦逐之  
使去鷦出鷦復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鷦避患歸  
無忌無忌不能全之負此鷦矣乃下捕鷦之令數日  
捕得鷦三百餘頭公子按劍當寵曰誰得罪無忌者  
群鷦昂首爭鳴獨一不敢動俯而就縛無忌斬之縱  
其餘去

可如

鷦一

孔昭氏曰鷦三百餘頭不為不多矣使若混情  
狀於群中誰復能辨哉迺服罪不匿何如其誠  
也知死不避何如其勇也拚一身以全三百命  
何如其義也孰謂攫搏鷽悍之物乃能如是慘  
已者可以觀矣

可如鵲

綏弱無如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僧養鵲數千常有蒼鵲集重閣上鵲皆依之不懼鵲每冬夕取一鵲以煖其足至曉放之終歲未嘗殺一鵲且護鵲俾鷹鷂無敢侵凌

孔昭氏曰鵲驚鳥也鳥見之而深避顧惠而好

我克廣德心於我乎終始護持使莫得而戕鵲安得不附耶然則得其力而不思保其生何夫

可如

鵲一

人之弗如也

處厚柳文

有鵲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於其下者伺之甚熟言冬夕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跋焉者而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是也不東逐西南北亦然

孔昭氏曰延首以望極其所如義之所存故必

制焉仁之所注德必究焉非衆鳥之絕倫者乎

陽護而陰刺巧探而說擊此謂人之無良二三

其德柳子厚曰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

義器哉表而出之良有以也

宣勞鸞鸞朝野食載

唐太宗養一白鵲號將軍常取鳥必驅至殿前然後

擊殺之故名其殿曰落雁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興

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

可如

鵲二

孔昭氏曰夫才者何必自見何必不自見自見

遺也不自見亦遺也是鵲遺時思見其能必不

致自湮泯其功雖志士蔑以加無愧飛將軍也

若乃傳簡代郵瞬息遠將黃耳飛奴拜下風矣

是鵲也固幸遭其可自見者耳

豫誨珍珠船

昔嘉陵江上有二鵲擲卵空中相上下以接之人多

觀而訝焉有識者曰故令習其飛也

孔昭氏曰諺言教兒嬰孩是故有生已後而古  
聖母胎教所以養聖功為尤豫也觀厥擲卵所  
謂胎教是耶非耶然上下於飛擲卵承接意外  
之虞庸能免諸吾蓋知之矣寧失子無失教二  
鵲必爾非鳥也

抱義杜子美義鵲行

陰崖百巖有鷹窠焉育子其中蛇登而吞之雌鷹力  
不能制待雄歸而黃口無有存矣兩相嗾考宣寄痛

可知

鵲三

憤忽一鵲摩空飛下立視須臾起而將蛇擲之尾折  
腹穿飄然而去

孔昭氏曰鵲之與鷹縱橫雲漢寧必其素相知  
識耶顧盼之間義憤所激奮焉代報不意羽族  
之中有懷豪傑之槩如此者及其成功飄然遠  
逝使非羽族方駕魯連已然有子美以為之詞  
垂義千古何窮哉

可知鵲

知幾列子

海上之人有從鵲遊每日鵲至者數百弗驚畏也其  
父曰吾聞鵲鳥日從汝遊何不取來吾玩之明日之  
海上則群鵲鳴舞不下

孔昭氏曰哲人知幾鵲非人也何哲之能乃机  
之忘也則與之狎机之萌也則與之絕所謂視  
無刑听無聲者非乎吾獨悲夫人也附墮當前

可知

鵲一

明知而明投之何哉

可如鶴

舒憤兼誌

張次山元祐初知泰州素多才辨嘗有鶴集戒石前  
若有所訴次山諭鶴先飛令兵官隨往鶴止一大木  
上遶隣側有烹其二雖食者即以其人至鶴復飛止  
於前次山為斷治始飛去

孔昭氏曰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雨亦能群飛薄  
霄激雨使散若食其子則一村致旱災禽經詩

可如

鶴一

疏鑿鑿可考含冤一鳥貽災衆庶可不凜哉次  
山斷治職是故與不則愛物仁民曾是失所輕  
重哉

明梅長編

魯山宰元汝之一日治事忽一鶴旋飛而下啣草衣  
墮庭前立命物色之果有脫此草衣上樹毀其巢以  
薪者因為捉而笞之

孔昭氏曰鶴知怨其人之較巢復知宰之足以

治其人啣衣申訴詎飲恨吞悔者將哉嗟嗟一

枝之棲尚爾獲借則恃其勢力智計輕毀奪人  
居不遇申訴如此鶴者亦幸也雖然狡心食德  
利口捷訟則厲之人耳又安可以此鶴例觀也  
哉

致養袁矜行詮

海外山多鶴有鶴老不能飛而就食乃其所產諸鶴  
兒互啣食投之以故巢有餘食老鶴不必下巢恬然

可如

鶴二

自達其適

孔昭氏曰生則致養盡力盡志五鼎之祭不如  
菽水之歡及親也奈何即口體之奉亦是為難  
輪值較量戚戚咄咄於老人之傍雖甘旨當前  
將下咽乎迨夫風木增悲噫何及哉感乎人不  
能不歎乎鶴

直報湧幢小品

徐司訓觀署近啟聖祠繼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帶

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燄之傍聞  
聞有聲若快其如此徐竟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  
在 世宗初年

孔昭氏曰兩間何如其寥廓也各各飛行所妨  
安在鼎鼎百年為日幾何而忍人利己遠蘊毒  
以自殘耳世孰無毒哉祠焚而守者不得誣其  
責矣以直報怨雖聖人不非之第報相仍怨相  
與曾何足尚蓋如是鶴者為應不為召庶其可

可如

鶴三

原缺後半葉

可如燕

慕貞 無如

姚玉京年十六嫁衛敬瑜而敬瑜死父母舅姑咸改  
改難截耳為誓室有雙燕雄為鸞攫其雌常往來飛  
鳴亦不再耦衛婦感其偏棲乃以絲縷繫足為記明  
年春果復獨至因贈以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  
歸故人情義重不忍更雙飛如是六歲雍州刺史嘉  
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閣

可如

燕一

孔昭氏曰燕朝奇而暮偶渺孤棲者而一縷之  
係不二度焉固貞女所感乎爾也然萬里同心  
六年一節其可感乎如燕者幾何曾是貞淑片  
言寔有超於聖賢五典其克從為易與聞此燕  
之風宜倍有愧厲焉

成烈 無如

德興土坑夏氏子不學無術每酒後好張弓挾彈亂  
射飛禽翔集往來者無不被其害偶射燕應手斃其

雄雌者見雄死啁啾悲鳴往投沒坡水中觀者無不感嘆

孔昭氏曰予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匪不出涕沱若乃淚甫拭而履已及於他姓之履修容飾憂惟恐不艾寧似沉淵烈燕赴義並耶靈魂覺魂體魄候投奈之何哉扶危見聞紀訓

嘉靖間揀塘陳氏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泥烈歆可如

燕二  
墮雙燕傍徨飛遠不已俄頃隣燕成群啣泥而入去來如織少刻巢成如初次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

孔昭氏曰鄉隣有急櫻冠而救義之所出也然而袖手者有之異哉此燕觀巢卵之相為命遑遑焉如丁我躬情均力合惟其義不惟其利洵當於古人求矣嗟乎豈世衰下遂無誼事可式如此燕者與

挽薄間元天寶遺事

長安郭行先女紹蘭適任宗賈於湘數年音信不達紹蘭親雙燕戲於梁間長吁淚下語燕欲憑附書於婿燕飛鳴上下似有所諾遂飛泊膝前蘭乃吟詩云數載隔重湖臨窻灑血書慙慙憑燕翼寄與薄情夫細書繫足間時任宗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堂內竟集肩上解得足間小封乃妻所寄也因感泣次年歸出詩示蘭時張說傳其事

可如

燕三

孔昭氏曰袖中短書願托飛燕李陵所寄懷而不可得者迺一紙憑翼不致浮沉誠之所格小燕猶憐尚不能感薄情夫待來年歸耶作商人婦信堪悲耳

繕思苦心識餘

宋王亞三嚴州清溪王氏女性柔惠堂燕方育雛而雖為猫所斃雄啁啾久之翻然而逝亞三取小燕哺飼翻成縱去其冬亞三死明春小燕復來飛遠不休



其母曰燕來尋亞三耶因不勝悲感往後園埋所勸  
哭燕隨飛哀鳴投死墓下

孔昭氏曰嗟彼燕雖非王女之悲愁滿滿吮蒼  
耳正恐廣陵牛氏燕祇為續耳為三也生為三  
也死允無忝矣竊嘗惟世之孤獨無倚撫以成  
立卒反噬焉指不屈以視夫飼而燕雖孰得失  
邪

重德 寧波府志

可如

燕四

奉化董氏女未笄刺綉南窓二燕巢其上日飯之編  
竹以護其巢乳子翼成而去明年復來女飯之如初  
歷三載女死又明年燕復來飛鳴不已翁媼泣告以  
故已而翁媼往省女墓見二燕死於旁邑人異之故  
名其鄉曰義禽

孔昭氏曰哺哺及燕雖亦兒女子昵婉常態固  
小惠而德則深其至於死殉有以也第燕蓋何  
賞之歆何罰之惕何名節之瞻顧哉若呈身縻

大官俸前有鐘鼎後有斧鉞忽焉變起灼然弗  
復顧矣是所不敢念於此燕也

定情 天中記

燕人柳湯佐之家一夕舉灯照蝎梁燕驚墜其雄傷  
死焉雌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  
獨來復巢其處意必更得偶矣徐伺之則獨抱前雛  
之遺殼耳屢歲不改其節

可如

燕五

孔昭氏曰易節之婦薄踰秋雲念熱忍夫腸寒  
愛子一日三秋何堪歲計燕乃遺茲慙造舊巢  
遺卵屢歲腹翼間豈其主人貧亦歸無忘舊日  
堂前耶蓋情有所不能捐而抑制之以全其守  
耳夫情之不可制也如此夫情之不可不制也  
如此

可如雀

旌善 無如

弘農楊寶九歲行華山見一黃雀被創困甚因收置巾箱中養之迨瘡愈積年乃去忽有黃衣童子至再拜曰數承恩養今不得朝夕侍奉留白玉環二雙為別幸好掌此環令公子孫累世三公潔白如此

孔昭氏曰四世三公庸詎卜報黃口惟好生一

念上格穹蒼故爵命之祥循環無已然上穹旌

可如

雀一

善實穆罔測雀之預示詎不靈乎吾知夫視此

有勉行善者矣

佐勤天寶遺事

裴耀卿精勤治事夜覽案牘盡決獄訟常養一雀至夜每更時輒鳴既五鼓則繁聲急噪耀卿即起櫛沐蒞事時人美焉呼為報更雀

孔昭氏曰晦而息明而作先王之制也輒近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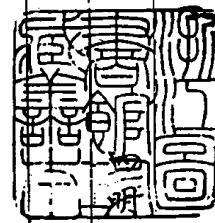
氣張日三竿高枕且軒軒也仕弛於政學廢於

修南畝多隙農閭中少紅女所錄來矣鼓盡鳴  
急省猶能知時惜陰乃爾

可如

雀二

可如之卷一									
羽屬									
鳥									
成孝 聞姦									
鴈									
顯節 秉恥 全誼 運智									
鳩鵒									
可如 二卷一									
宣慧 證果									
黃鶯									
平妬 止慈									
鴛鴦									
秉烈									
白鷗									
懷誠 抱忠									
白鷺									



浙江圖書館藏  
書中  
孔昭甫書

微信 耀靈									
鵠									
著能 重誼 驗德 贊誠									
鵠									
廣仁 伏羲 致誠 合誼									
好生									
鴉									
嫉邪 禦侮 酬忿									
可如 二卷二									
鴉									
感孝									
等慧 摯懷 篤孝 恤孤									
解疑									
鴉									
敦誼									
鷦									

推愛 廣慈 繕性 了因  
報恩 茹素

可如

卷三

可如烏烏于鴉張其張姓其蝦蟆雖同實異故編中

成孝 孝紀

可如

烏一

曾禽不如何足人

秦金華顏氏子以孝稱父亡葬之有烏叩土成坟其  
吻皆傷因名烏傷縣而亦字其孝子曰顏烏宋何恪  
墓碑曰絲漢乞今千餘春錮鋼斷漆知幾坟陵谷變  
遷不可尋顏氏有坟雖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焉鬣  
蓬顆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育有襟裾忘其親因  
其名縣淑吾民為之長者宜益敦一杯之土或見侵  
孔昭氏曰顏孝子事諸傳記多有之輒曰烏叩  
鼓城門窈有疑焉茲稱烏叩土成坟及證之碑  
詞而字謬音訛傳者不足徵無疑矣叩土成坟  
吻傷不止烏奇已甚何必置鼓城門然後足以  
廣令聞而鼓動群庶耶吁為之子者可任親骸  
暴露而不為之所乎豈亦望乎烏而諉之者乎  
聞茲地吉生言

宛陵葉姓者業傾銷子瘖啞而慈娶婦殊麗不安其夫媚所私有日矣傾鋪所棄積銀銷者候服足殺之婦乃竊置飯甌間以食其夫忽二鳥飛鳴簷際竟突入室中啄飯墮地犬食而斃翁姑究得其故鳴官出是婦其子賴烏得不中毒死而子夏日事也

孔昭氏曰不良之婦人盡夫也瞬息之間人鬼幾判淫毒所至可不畏哉倘不得烏含冤九泉啞子祇自知將誰刺其姦而聞之則厥烏亦仁

可如

烏二

亦義矣嗚呼閨中釀毒時知簷際之烏已窺覷而不平凡懷奸圖陷人者願凜此以自防也

可如鴈

顯節 廣仁品

萬曆癸丑鎮江永生洲錢叅將有部卒獻雙鴈者曰始於小閘獲一鴈籠之置舟尾空中一鴈隨舟飛鳴籠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竟飛下二頸纏結不放遽前擊已俱死故不獲生獻麾下恭將聞之怒命埋其鴈並杖同舟卒月餘其獲鴈卒復病死

可如

鴈一

孔昭氏曰夫女貞從一之儀卓楷閨房另端不二之操弘規匡域斯之伉儷已邁塵流然人首萬物故其分耳而猶載之記藉傳諸奕世矧茲異鴈可不永譽人倫垂範作軌乎

東耻寧波府志

王義官駢云龍舌朱家畜一雌鴈家童執鴈足招雄鵝強其之合既已鴈遽狂跳踴地而羽體盡裂孔昭氏曰恥之於人大矣惟其無恥非類相從

靡為不至烈哉鴈乎爭有勢迫猶一死以明心  
若是其知所恥耳嗚呼知恥者強且不可則凡  
可以強者雖律之以和可也

全誼梅磬詩話

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獲鴈一殺之矣其諸  
脫網者皆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因為買之  
葬於汾水之上累石為誌號曰鴈丘

孔昭氏曰北地遼塞多鴈吾聞弋人獲其一或

可如

鴈二

繫諸地或懸諸木其一必來雖死不顧每每致  
一鴈得二鴈其名曰罔詎俠烈之性傷同群而  
不避死猶至今存乎記詎燕趙多俠烈慷慨之  
士今殆不然抑何耶

運智舌今注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鰲鰲江南沃饒  
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啣蘆  
長數尺以防鰲鰲焉季冬之月鴈北鄉時風高金蘆

而去名其閭曰鴈門

孔昭氏曰嗟乎保身之明哲難哉禍患當前莫  
之知避高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若鴈明足以識  
時計足以遠害抱朴子稱曰智禽豈不宜哉

可如

鴈三

可如鳴鶴

宣慧無如

晉司馬桓豁在荊州有恭軍於五月五日剪鳴鶴舌  
教令學人語無不絕似恭軍善琵琶鳴鶴注听移時  
聲輒類琵琶司空大會吏佐令一一效其語音甚肖  
一人艷語難學學之不似乃納頭瓊中尋亦絕似焉  
恭軍如廁主典人盜物鳴鶴乃伺無人密白恭軍領  
之未發後盜牛肉復白之曰以新荷畏著屏後簡驗  
可如

鳴鶴一

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湯灌殺鳴鶴恭軍悲傷  
請論殺司空教令定五歲刑

孔昭氏曰音自心宣心如面別擬之亦愈知其  
難矣而蔑不肖焉能言之質鳴鶴雖自具調試  
效習固其所耳然納甕求似擬議以成其變化  
詎調試效習之所能及哉至蜜白盜踪遂慮尤  
異而卒為盜殺悲矣

證果耕餘博覽

宋天台黃岩寺畜一鳴鶴隨僧念佛常自持誦不待  
教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已而紫色蓮花穿土而出  
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閑事事紫蓮花也  
太奇

孔昭氏曰語云有諸內形諸外豈不然其昔有  
妓調法華沒而蓮花出塚探根自臍正猶鳴鶴  
之可奇第佛氏真空掃除迷妄一着色相犯有  
為戒故智律師金針亟發也雖然出之異類以

可如

鳴鶴二

較神隨魄散四大不能自主者相去殊遠矣母  
徒曰渾閑事也

可如黃鶯

平妬 盧得一言

閨中一家大松三黃鶯來結二窠於巔蓋一雄而二雌棲無定止已而各生子於窠互相守望互相含哺雛成飛鳴往來初不知其若雛若母也異哉

孔昭氏曰夫女子善妬蓋工容可飽而根心者

難自克也予以是徵諸王公貴嬪縉紳學士世

婦下至黎庶諸姬媼間良然矧能忘嫡庶之際

可如

黃鶯一

鵲然仁慈無纖芥嫌妬如黃鶯者乎是豈其性

然與膳以止妬梁武帝嘗試之却后以驗經矣

第恐食其肉而知味鮮也試於此乎味之無容

取驗於膳而療妬實有進於女子者

止慈 天中記

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雄雌接翼曉夜哀鳴絕不飲啄乃取雛置籠外則更求哺之人即當前畧無所畏偶一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

久之觸籠而死

孔昭氏曰夫物芸芸罔不鍾愛於所生惟其雛茁尤加憐惜不期畜乎樊中而以死殉之則情之所繫者深也若曰父之於子如火傳薪母之於子如餅脫粟傳斯別而脫斯已為此不情之論者誰子

可如

黃鶯三



可如鴛鴦

秉烈無如

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  
獲其一烹之其一應聲飛鳴逐舟不去迨將熟揭釜  
即投入沸湯中死漢人悲其意而覆其羹聞者謚之  
曰烈鴛

孔昭氏曰烈鴛可悲奮翅同歸蓋其節義之性  
得之天者素蟠結其胸中一旦激發自不能抑

可如

鴛鴦一

過赴湯火怡如耳鴛乎鴛乎雄則義夫雌節婦  
也悲夫世俗情渝生相憐死相捐不必湯鑊在  
前掉臂去之矣

可如白鵲

懷誠程史

徽宗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  
位紹瑞承奉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  
大悅即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鵲蓄久而  
馴不肯去上親以塵尾逐之這不離左右

孔昭氏曰白鵲秉性耿特託棲幽遐人固莫得  
而馴狎之矧夫晝昭未央之繁絃夕警長樂之

可如

鵲一

洪鐘豈其意所適哉縱之不去麾之不去抑又  
何耶則悠然於其君未可異同年語矣

抱中天中記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俱赴水時御舟一白  
鵲奮擊哀鳴投水溺焉

孔昭氏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腥膻及於海崖  
念死難而薄志節指勝屈哉睠彼白鵲遠舉以  
全其軀隨緣以偷視息於人寰誰實咎之赴死

如飴節烈凜然耻食其粟誓不遊其天殆猶古  
義士胸懷耶

可如

鳴二

可如鷺

徵信 黎州圖經

黎州每郡主將有除督有一白鷺從大渡河飛往州  
城盤旋樓泊三五日果得報州人號為先至鳥輒便  
迎新送故歷驗更無誤焉

孔昭氏曰郡主督除徵焉不爽振鷺於飛來也  
有為矣禽鳥得氣机之先先未有徵符若此奇  
也信而有恒載之圖經昭其嘉祥豈不宜哉

可如

鷺一

曜靈郭無傷談

楊斛山 世廟時直臣也初赴會試邑侯餞之見一  
鷺止城樓懸其足時計偕同要者六人斛山曰此為  
我我必第官六品且折足歸也已而果然

孔昭氏曰靈哉鷺也視履考祥究持危恭然然  
而敢驟一席六人在位洞若觀火則惟斛山之  
解為奇而斛山之奇感諸鷺鷺實靈矣哉願禽  
鳥如鷺兆者不少無為斛山以解之鷺之靈又

何自以頸雖然驚固不以無解而不兆而驚自靈也

可如

驚二

可如鵠

著能天中記

張九齡少年時嘗養鵠母與親知書信即書繫鵠足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孔昭氏曰馭得其道鵠亦堪使天壤間何嘗有棄物耶吾聞粵東估客至今猶用為平安信甚而試圖之間題文多繇之出入詎曲江公遺法尚在也願藉以抒網矯攀非善法古者矣

可如

鵠一

存誼紀見

予署梧之北派家有饋鵠者取而蓄之固兩雄也初不相洽習久之聯飛竝棲怡怡然已後一鵠傷翅墜立屋脊難於動移一鵠以口承其翅拽之至簷際一步一呼情形可惻畫則啣哺以飼夜則棲止其傍如是者兩日弗刻離死為飛鳴迄不歸其巢

孔昭氏曰以予所聞史籍中高義多情事當疑以為華端相偕未必實有是人也迺實見有是

鴿安得獨無是人也索之當今而未遺索之往古而已謝顧此鴿之敦誼不禁泣然而涕下

驗德北史抄

北魏崔光平生未嘗恚怒位司徒畫坐讀書有一鴿飛集膝前入懷中緣臂上久之乃去

孔昭氏曰褊衷也隘量也薄劣之品也身之所際目之所抵罔非恚固與怒境者其心易動而學力不足以鎮之崔司徒與鴿相忘至於此何

可如

鴿二

虛舟飄瓦足動其心哉然鴿之因依確乎知人不憤憤爾則怒之不可遊於世也明甚

贊誠五車韻瑞

往有老僧寫經心志精專忽有鴿翩翩飛下止於其旁常舍岩泉未添其硯池故白居易詩曰感彼雲外鴿來添硯中水

孔昭氏曰誠之不可掩也如是夫願鳥何繁庶咸不能感於僧之誠獨得之此鴿不慕異乎是

以化人以誠人不可與俱化也若考僧以口舌邀潤恣侈樂豪貴恒不顧寂寞本計人而劣僧比比得意去吾不知好施謂何如此鴿一滴無妄擲矣

可如

鴿三

可如鵲

廣仁 無如

長慶中濮州雷澤里張憲家榆樹上有鳥為巢生二雛矣老鳥忽不歸其雛為風所墜東南有榆鵲巢其上引墜雛於巢哺之皆長成飛去

孔昭氏曰凡之子則愛之鄉人之子則弗愛也人情哉鵲之於鳥猶夫鄉之人也不忍鳥子之無恃而就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斯睿發於惻

可如

鵲一

隱自我見之盡融同乎鵲而和睦之風決鄉里矣則夫骨肉為難寔應且憎

仗義紀聞

京首善書院椿有鵲巢焉小僮緣木探得雛再往取之鵲輒搏啄僮頭流血被面畏避而退少頃十餘鵲遶飛群噪似尋搏此僮者僮不敢出戶群噪不休王望父達見之命返其雛於巢群鵲乃散

孔昭氏曰往余在南見探雛而噪擾者有之未

見其敢啄人頭流血而不畏者豈南北風氣不

同不但人耶然而愛子者絲慈傷群者仗義真

性逼露其目中何暇知人物性篤烈如此哉

致誠 酉陽雜俎

唐大歷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啣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有五處宰臣上表以賀

孔昭氏曰昔如來修道雪山鵲巢頂上道成得報為國王是鵲之皈依竺乾氏者茲又致誠於

可如

鵲二

玄觀何其類之多向道耶得二氏之精者裨益良同世人恒以之分袒黃老之居多不得與梵王宮較勝願鵲能觀於人之所忽以致其誠吾願人如其作平等觀無隨俗炎涼而已

合誼 湧幢小品

某氏園亭古樹有鵲巢焉伏卯將雛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群鵲鳴集首皆向巢忽三四對喙鳴颺去少頃三四鵲尾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群鵲向

而噪鵲復作聲如允所請警上擣巢啣一赤蛇吞之  
群鵲喧舞久之乃散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孔昭氏曰赤蛇據巢二鵲愁痛不知所庇而鵲  
群不遑啟處以相救也量力不足以勝敵必待  
能者而庇之於是集噪籌紆也颺去告急也向  
噪祈施援也喧舞慶成功也詎其知謂無衣念  
同仇穀擊如是哉而鵲亦允其所請庇弱除克  
仁義之風沛乎羽族使可同群羣衆去之矣

可如

鵲三

好生韻瑞

貞觀中黎景逸居有山鵲巢於庭以食詞甚馴後景  
逸被誣下獄一日有鵲向景逸喜噪景逸曰其有赦  
乎閱三日赦果至

孔昭氏曰救者小人之幸明王慎之是以為法  
受過君子不辭焉然聖人之於舉賢才也先之  
以救小過則以過擯賢王明竝受其蔽鵲何為  
哉慶景賢之得救衆人樂憂人憂盡乎仁矣不

仁之人雖骨肉戚友之分欣欣焉樂袖不啻若  
是其口出而免聞且悒悒矣人理弗存乃禽亦  
當絕之

可如

鵲四

可如鴉

嫉邪無如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諧之  
衲者甚衆申當畫寢於尚書省中忽有鴉翔啄其口  
流血被面時論以為諧賢之報

孔昭氏曰鴉之為禽事將兆而啞啞以告人返  
謂其多凶不以是而廢鳴其意忠而用也陽譏  
諧人者陰賊人者也嬰其怒啄疇曰鴉頑倘鴉

可如

鴉一

皆如是世復有巷伯何人斯之恨耶

禦侮唐小說

晉安帝永熙三年有羣鴉聚集龍驤將軍朱猗壽陽  
邸一臘狗咋殺兩鴉羣鴉因共翔集啄殺此狗食其  
肉惟餘骨存

孔昭氏曰鴉不足稱其知急同類禦侮足異也  
苟外侮之能禦事雖矯激君子每畧其人而其  
之亦是取焉耳是以怨不可為極也憤不可於

衆也群鴉且能制獵犬可不慎哉

酬忿北窓瑣言

唐溫璋尹京北日置鈴於廳前使訴寃者挽索得速  
達時聞挽鈴聲而聞其無人凡三度乃一鴉立架上  
璋曰是必有人探殼而訴予也命吏隨鴉所在捕之  
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取殼憩樹下吏  
為執送璋以其事異於常乃重撻之

可如

鴉二

孔昭氏曰通幽達滯鈴之設甚便民也鴉能策  
尹之足以治人復知鈴之足以訴其情至再至  
三必洩忿而後已鴉非人也殊質而情何同也  
跡是而小人懼矣君子則惕惕以立其誠懼以  
作其慎則安柱可肆其凌罔哉

可如鵒

感孝越通志

金松一蕭山人至正間以家貧傭工養母凡遇魚肉必持歸奉母一日母病將思魚天大寒江水大凍計無所出乃往魚浦渡頭叩拜祈天時有一鵒向之而鳴須臾歸家鵒自西來墮雙鯉於前羹以供母母病即愈

可如

鵒一

孔昭氏曰母病思魚水凍祈天孝子計畫無之敢遽必響應於神造哉時意雙鯉之將得之自鵒其叩天之時向之而鳴鵒因以哀孝子而諾其請矣夫鵒何如者尚可感之以孝而迴其急則凡援一毛以利孝子而不為者誰性植尤甚於鵒耶

可如鵞

等慧無如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寺中一鵞聞鐘聲即入堂寂听若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去如是六年遠入京鵞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徑入忽一日哀鳴庭宇不肯進堂二旬而遠卒人謂慧鵞云

可如

鵞一

孔昭氏曰夫鵞性頑質傲非慧品應器也悟彼勝因樂只芳音恭異矣含靈皆有佛性耳根莫不通利顧其攝心用志何如而乃凝神寂听猷聞煩媒定則自慧誠則自明又何凝焉然則列於士君子之林口不惟其言而出之近鄙近悖傷易傷煩皆可羞也可令有道者聞之乎

鵞懷紀聞

鄭包氏有堂曰報鵞何報鵞也母鵞年卯被傷脰死包氏媼親挾之服至殷剖得子鵞飼養十餘年老媼



亡就殮鵲遶柩哀鳴不已已就埋隨至塚所不見柩前鵲石以絕邑氏子孫義其事而名其堂

孔昭氏曰寰宇記載孝鵲塚事是於其母也未有人死而哀如其於其母如其子之於其母鵲誠可報人也嗟乎世之報此鵲者多矣世之知報此鵲者蓋寡

篤孝 寰宇記

唐天寶間德清沈朝家畜一母鵲病死其雛悲鳴不可如

鵲二

食啄敗絮覆之又啣粟豆列前若祭奠者仰天號切數日亦死沈哀之作二玉以葬湖州至今有孝鵲塚孔昭氏曰啄絮覆之啣粟奠之悲鳴死之孝哉乎鵲哀而有礼矣昔人謂讀陳情表而不涕泣者非孝子也余於此亦云

恤孤 見聞紀訓

陳懷四家有黑白二鵲竝巢而棲各哺雛數隻越數日黑鵲死衆雛失怙焉其白鵲每晨必至其巢呼雛

其已雛同飲啄園中晚必導之歸其巢乃去

孔昭氏曰匪離之哀匪屬之毛勉爾慈惻終隔膚耳呼啄導棲惠懷無已矣鵲者無禽心乎幼幼及人幾於懷之之志已聖人無常師可曰師鵲得慈

解疑 紀聞

予聞固始人言有富室廣蓄鵲保母揭兜以視鵲兜以手探穀缶中失金臂鐔保母不知也疑諸僮婢竊

鵲三

脫去察索推引苛罰將施許辨聲哀即有一鵲躍欄而出鳴趨而前以口扶缶穀半啣臂鐔出示保母疑者甫釋

孔昭氏曰拾珠竊鉄疑之不易決也所從來矣是以曾母投杼不諒其子顏子操墨不白於師况其他哉故事疑惟靜罪疑惟輕不然者穀中臂鐔是其証矣缶即有口能不平鳴乎鵲之解疑多所全也

可如鴨

敦頊廣仁品

武林一家有因客至將殺鷄者覓鷄忽不可得輒歎烹鴨轉眼間鴨復不可得大索之則鷄鴨共伏匿深窳處令探取之鴨以口扯鷄翅甚力主客感悟因而持戒

孔昭氏曰鷄鴨同群而異類朝夕相追逐逐朋友之交也夫平居無事真偽渾如方刀方錘我脫

可如

鴨一

彼受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此其時矣而能竭力挽翅惟懼口之不力彼我可齊患難可共斯鴨之謂異觀乎此寧不慨夫肆口嫁禍捫口苟免假口傾害而號稱人者

可如鷄

推愛無如

呂新吾公在雲中畜一雌鷄雲中寒時一伏止成一雌亦雌也及再伏溫育之得十雛雌育之三日而母鷄殂初雛其姊也哺而覆翼之萬分心愛護小奴故犯其雛必飛躍追啄之十雛竟成一無傷者呂公不忍殺遷官日記事其遺寮友俾護其生云

孔昭氏曰兄弟姊妹相存卹以生出乎人且義

可如

鷄一

之矧鷄乎沛然膏月懿事可象可紀矣顏氏家訓云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吾不能不有感於斯也夫何愛野鷺者藐然而輕其家雞

廣慈半山家傳

永嘉王氏雅雅承慈訓內無間言家畜黃犬犬育兒每出索食一牝鷄來以翼覆之飢則舍飯哺焉犬踴以身環雞居其中狎如同類

孔昭氏曰王氏永嘉甲族科第綿奕和氣致祥  
茲其微與韓退之作董生行云家有乳狗出求  
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虫蟻哺之不食鳴  
聲悲榜徨踟躕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初疑  
韓張董也今觀王氏鷄尤信

鷄性列子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鷄十日而問之雞可闢乎曰  
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  
可如

鷄二

威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望之如木鷄其德全矣異  
鷄無敢應者也

孔昭氏曰萬物稟氣以為命然有正氣焉有客  
氣焉客氣盛者閱歷未深滋毓未至而又傷乎  
恃傷乎恃事靡不敗矣蓋客氣之力薄不可以  
投艱客氣之志矯不可以匹勁客氣之情忽不  
可以當猝客氣之慮疎不可以應周所繇來然  
矣夫浩然之氣塞乎兩間不待恃而威者也是

以君子貴養氣善乎紀渚子之視聞鷄也其言  
雖小可以喻大吾故表而出之

了因高僧傳

唐徑山釋法欽常養一鷄隨之若影不游他所欽有  
所講說傾耳而听竹不移一日長鳴三聲而死至今  
有靈鷄塚在山右

孔昭氏曰老子謂吾所大患以我有身及我無  
身吾又患故破我然後可以破執破執然後  
可以破生死執也者迷也迷其所為我而幾不  
執矣執之為患也大矣夫鷄深求禪悅等覺人  
天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其去來翛然夫復  
奚患謂之了因誠非誣也

鷄三

報恩廣仁品

衢州里胥督賦農家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  
胥恍惚夢桑下黃衣女前拜乞命曰自死等閒事不  
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驚醒見其家縛鷄將殺之里

胥踰止後再來其雞已抱雛一羣見里胥向前鳴躍似知感狀既去行數百步遇虎跳躑漸近忽一鷄飛撲虎眼里胥反奔得免復至農家覓鷄杳無踪跡具述虎事共往尋之鷄已折翮斃草間毛羽零落自是村中無食鷄子者

孔昭氏曰天地間無靈蠢鉅細其生也靡不根於相愛愛生憐憐生保保則恩怨起矣雖渺哉鷄乎感恩患難身以之不暇邇耶夫仁莫仁於

可如

鷄四

當厄義莫義於捐生古有有心人何多讓焉繇愛之所根也如此是以君子慎所施

茹素方子凡異鷄記

武林有一家畜一雞不啄生虫不啖腥肉自出穀已然方子凡卜隣於此異其事贖之歸試以生虫腥肉果不食也甚且以載餘滴汁間飯漫食以試之無不凝眸而審視聞氣而却步人語喧傳款門視者趾相錯歷試不與讚詠成帖

可如

鷄五

孔昭氏曰甲戌秋仲王莖父示余善鷄紀紀之者武林方子凡也方子凡異其事贖而紀之長安性僧異其事刺而廣之王莖父異其事得而亟予示之皆一片菩提心也憶予少時邑白衣寺僧明心養一雞有四異焉鷹攫雛過墮之庭無生理而生一異生而粒食不醒生食飢之必不食二異恒瞑目端立如入定三異養之十許年僧寂亦死四當年每過心公必而視鷄而詫異之心公謂人異衆生殊性一為人生物無有是處弱肉強食皆繇習故飯虎之子見草亦悅嗜駒而腥見血亦飲性以習殊非本來故老僧習素鷄習老僧獲全性誠何足異其夫鷄靈覺極微全性本難心公且不以爲異則人之恣殘逞饕餮蝕其性者不更可愧哉人且不如又安得而不爲異也夫鳳之所以爲瑞亦以不啖生虫耳寧被芭彩而鳴歸昌乃稱鳳乎夫既佩

鳳之德矣是亦一鳳也已矣雖然余所觀記二  
 十年間已得此二鷄所不觀不記者寧遽無乎  
 則心公全性之說可思也

可如

鷄六

可如之卷二

毛宗

宗彙

體孝

探然

履義

繇

象

可如

三卷一

著忠

報德

明刑

篤情

奉法

舉能

熊

涯仁

虎

懷感

制養

錫孝

秉義

觀德

率教

達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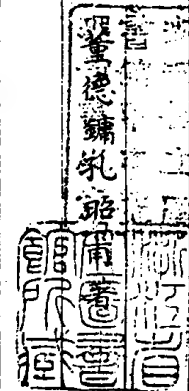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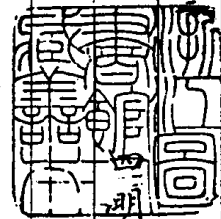
矯戾

服辜

禦侮

尚文

施仁



狼	慕義	鹿	樹善	篤慈	守貞	藏用	懲惡	依仁	存誼	憫孝	猿	篤愛	宣哀	率性	審勢	明報	訂隱	繼故	可如	三卷二	猴	挺節	完忠	圖讐	捍患	結愛	秉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如宗彙	體孝	許浩日記	雲南貴州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毛白巢於高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出覓果物傳致於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彙尚書傳所謂虎雄也	孔昭氏曰吾得觀宗彙蓋不敢遽信有歟是也何哉居巢先老處有叙也出覓逸老勞有代也	可如	宗彙一	獲物致老儲無私也上食推老養無瀆也其父子長幼之間罔不維之以礼而將之以敬世有孝若是其誠乎而名之曰歟吾安得不疑哉歟之聖也彙之宗也
------	----	------	---	--------------------------------------	----	-----	---

可如獾

履義無如

獾之獸最相親與劍南人之采獾者得其一其數十獾可得何哉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也往往以一至百

孔昭氏曰余因是而慨今之號為人者一罹非分之禍將盡平生所稱同朝同籍同官以至賤同里舉同選舉同舍富盛同享羈旅同室詩酒

可如

獾一

同盟甚而至於本友同祐蔭享同樹生育同胞微不怖畏株連深避避匿求如獾呼朋引類甘蹈白刃豈不難哉

錄禮山海經

獾以名自呼群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

孔昭氏曰君子退讓以明礼以自別於禽獸若獾不敢先食不敢為居然敬老之節而可用

為儀曰惟禽獸無礼獾且知礼也礼失而求諸野豈謂是與

可如

獾二

可如象

著忠無如

唐明皇每賜脯御樓引大象班闕下拜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盡掠入洛陽一日大設宴樂幽燕戎王蕃胡酋長皆與坐祿山因絃之曰近南海教象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莫不拜舞令左右驅來再三頓抑象皆努目不動祿山慚怒盡坑殺之

孔昭氏曰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

可如

象一

飲哺之亦不舖此非林子羽之義象行乎 昭

代驅胡日事亦有類然者惟是歟心純一各知

其主以著其忠識天命之在不在置之弗復論

也是所謂堯犬吠桀桀犬亦吠堯耳

報德異苑

始興郡陽山人行田間忽遇一象以鼻捲入深山見老象病卧脚有巨荻此人為之拔去病象即起載至紆紆地以鼻掘得長牙數條送之時陽山禾稼常為

象所蹂踐俗呼象曰大客其人因曰我未在此恒為大客所苦若念我者幸無復然象作首肯狀自是其田無象害

孔昭氏曰京師象房人言象愛牙脫必瘞諸地間焉起視人每來其間代木代而取焉是象自愛厥牙知夫人之珍之也捐愛以酬恩所愛有重於是者經云不敢毀傷象其有之

明刑朝野僉載

可如

象二

安南有一象能知人曲直聞訟者質諸象立而觀之有理者即過否則以鼻捲之擲空中數犬接之以牙應時斃矣莫敢刁競者

孔昭氏曰夫決訟亦難矣為狗為人為執為匿執近拘訟不得平刑愈濫迺不能必之人者而顧得之象不綦異哉蓋人以狗情蒙面而失之象輒以慧目誠心而得之然則法官之五听何如靈象之一聽



篤情情物志

昔者日南貢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於九真同群共它地扶首向南鳴三匝以土覆之南海至百有餘日其雄塗土著身不飲食莖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孔昭氏曰有是哉象乎扶首南向慎終之念也哀鳴三匝戀故之義也泥身軀屏食飲致哀之誠也有是哉象乎多情而且知禮也莊周婦死

可如

象三

鼓盆而歌曰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忍哉言矣

奉法 癸辛雜志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以鼻擊害人凡數次不能禁官使殺之不得已明其罪而祝之象垂鼻帖耳而以听行法流血迄地至死不敢動

孔昭氏曰殺人者死無赦先王之法也故疆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奸諂之民百千計而抗吾之

法以偷視息於一旦何若此象可明其罪而行武焉亦異矣管子曰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

舉能 廣異記

開元中安南一獵人為白象負入還谷至大樹倚焉獵人因攀援登其巔視谷中凡象百餘隻亦有死傷者明旦即一黑獸躍至群象出伏其前黑獸攫殺兩象血如泉湧就而飲仰天而號群象辟易獵人悟象

可如

象四

意發二豹矢中其喉吼踰久之樊矣即象共相蹂躪已而以鼻招獵人負之出山

孔昭氏曰象聚族居還谷中蓋有年矣一旦野獸憑凌得不為之所乎所以計強暴救危殆儼然奉獵人而授之殲焉量敵而進舉能而任含血被毛之倫尚敬慎而不敗也有位者可以觀矣

可如熊

渥仁無如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墜窟窟深絕內有熊子數頭須臾大熊至瞪視良久出果實分諸小熊復作一分置人前人飢甚抱懼食之旬是日以為常遂相狎後熊子大一負出已而復入背人而坐人解其意便伏其背竟負以出在穴兩月幸無恙

孔昭氏曰熊居深山性野力猛見人則攫人見

可如

熊一

亦格之矧墮入其穴肯相容又相生乎惡人不可一朝居而兩月伴野熊無恙致之死地而能生非其熊之惻隱致然哉如斯熊寧第兩月終身從之可也

可如虎

懷感無如

漢平郡臣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奔趨其廬中寶以蓑履之隣人入問寶寶曰虎豈可舍而藏耶人去虎得免後每祭祀則叩齋歎以助焉

孔昭氏曰虎入人之廬履之以蓑不驚逸奇矣虎免而知報報之必助其祭尤奇之奇矣誰謂虎不足感以仁耶嗚呼感之大報之必以其大

可如

虎一

若是虎猶知享祀之當重也

制饗無如

褒斜間有大虎當谷一老婦過虎逼之老婦懼伏道旁虎伸一足向婦再三老婦視其足心一棘刺如錐為板之虎迅躍而去次日老婦啟門雙鹿在焉不知其所來路人云昨夕見兩虎拖鹿北去視鹿齒痕恍然則知虎之來報

孔昭氏曰見金而不見人者義可滅理可犯饗

難制也况夫虎慈猛熾古饒於腹騁其自尊觀  
面不識不幸直此委順曷云而事固有非恒常  
所測識如此虎者嫵鹿齒牙間物而制之不饗  
復何非有之攫哉虎哉虎哉其斯人之鵠哉

錫孝聖諭推廣又集

萬歷十七年建德山中多虎農夫貸穀回卒與虎相  
遇告曰固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此度命容送  
穀到家供母明晨來就死虎遂去農至家舂米達旦  
可如

虎二

以遇虎事告母歆往踐約母止之農曰遇虎命當死  
今縱不往終亦不免况昨已許之彼異類亦有仁心  
安可失信母泣送農至其地虎先啣一人在而不可  
食見農以瓜瓜死人農曰歆我莫乎虎竟去農為瘞  
其尸解衣得白金數十兩出帖召認久無至者取以  
度荒即得終身養

孔昭氏曰甚矣虎之善觀人也夫觀人不於其  
預於其遽不於其際於其餘卒焉相值孝語表

洩及其事迄踐信惟亟而母亦惟子之信之全  
也泣而送之是子是母虎自可伏也然虎能送  
農必復來先俟以錫金夫固瞭然於觀人者乎  
知己之難不能不嘆息於斯虎矣

東義皇明文範

荆溪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鮑豐子始謂富家  
之主計人盡往投諸即併載其婦去將抵山苗婦守  
舟偕窶子至寂處出鉞砍殞豐子走謂婦若夫嚙於  
可如

虎三

虎矣婦大哭偕上山復至深寂擁而求淫忽虎出叢  
柯間嚙豐子去婦念夫果落於虎口也哭還見其夫  
匍匐下山相携大慟道故曰圖淫汝汝實未淫圖死  
我我實未死我復何恨婦曰圖哭汝汝無容哭圖報  
賊賊無容報我又何恨

孔昭氏曰王百谷虎范言義與長年不言荆溪  
人詭虎惡惱淫故人異而報同邪嗟嗟匹夫無  
罪懷辟其罪窶人無禍擁尤甚禍世之以此招

無妄災卒莫之伸恤正若不得堂上之人如叢  
中虎耳雖堂上人即能伸恤之亦未快心若爾  
也祝枝山謂巧不足以當之以義歸焉然義未  
足以盡之

觀德文微

嘉靖間義官郭和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一日之田  
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從地徑行虎輒隨之馴擾  
左右比遂城虎送之江上入山去翁留妾守田舍率  
可如

虎四

一歲數至每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曰小豹來  
主人且至速具飯語既翁已在門矣冬寒卧翁足旁  
以暖之初飼以肉稍稍與米飯古會昌人言鄒義官  
飯虎鎮守歆見之虎至吃啖庭中人盡仆翁將虎去  
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

孔昭氏曰夫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鄒義官寧其媚於是虎迴飯之亦飯寢之亦寢  
迨死而後己是道何術異傳故言翁為人誠樸

無異術也嗟乎人與人同類當其獸心是騁載  
弁戎峨啞人不顧吾將舍旃而侶虎

率教玉茗堂集

臨川郡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設兩玉桁之以  
鉄左闌羊而開右入虎懸机下焉飢之出其爪牙楔  
而鋸之止飼以十銖之內以且羸更飼以飯一盃菜  
一盃未嘗不食出諸檻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樸跌為  
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五百錢初猶驚  
可如

虎五

動馬牛後見牛而反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  
已不復爾常置度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  
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孔昭氏曰湯若士嘗賦此而三致慨焉以為貪  
羊而窮致斯辱也雖然虎在檻寄搖尾乞食既  
出於桎不怒而啞則縱而逸矣猶率人之教不  
知其且為虎也異哉忘其皮且革其性是虎尚  
可化其氣質以不損遠於人如此則夫養子弟

者悍戾弗若於訓俾父師之教窮而曰吾未如之何則父師顧不及道士哉

達理 墨客揮犀

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家貧鬻薪戴星伐木虎負之去泰厲聲曰虎食我不足惜母何所托虎遽棄於地弭耳而去泰亦無恙里人以為孝感感金贈遺目為虎殘

孔昭氏曰虎之攫物也三躍不中則舍而去之

可如

虎六

既獲而舍必不得之數也豈厲聲之告不懼之人咸無所施異然孝行之本替本求末君子不貴言念爾母虎其舍諸是虎猶知母當念也亦不凡矣不然所謂理感英獸者誕語耳

矯戾虎苑

鄧州村民姊弟偕樵常姊採樵歸雙弟鬻薪養母一日虎出搏弟逐之登木爪攫其裾姊直前挐虎尾大叫曰虎寧食我無食我弟弟死母將無所依虎回視

置之入山去

孔昭氏曰急難爭死兄弟相友愛古曰有之村女何知孝通而烈虎似義而釋之者夫虎戾虫人則甘餌義之所激厥戾可化而甘可蠲虎曷嘗無良心哉若廼人而虎也奚俟封邵之化與牛哀之變與服辜虎苑

童恆為不其令戶人當為虎害廼設阱捕之生獲二

可如

虎七

虎恆祝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抵罪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而號呼一虎瞪目視地不動即射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孔昭氏曰人能制萬物惟虎豹卒焉相遇咆哮雄奮靡勢可禁靡力可格即殺人無赦王法昭然人事安施斯虎獨俯首伏辜雖勢力足以相當而不之逞其寧死無他諉雄烈矯矯之風為

何如也使其生而為人豈隱情厯已嫁禍陷人之流亞與吾聞 昭代于梓人張萬其能致虎而制之死亦然然皆以牒致人神忝半矣

禦侮獨異志

劉牧字子仁常居南山楚中善山鳥之啼愛松風之韻植果種蔬為人欺侮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何負我俄有虎至其舍傍惟見牧則搖尾俛首牧曰虎來護我也繇是人不取竊近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可如

虎八

孔昭氏曰君子湛然無營泊然不累即有所見聞而心與世固自雲泥亦復何哉何人孰負歟益牧何人斯區區圓圓間物話語溢齒俗氣填膺如是哉虎之至也其亦有以召之矣雖然斯虎也固制禦疆侮而抱義性者

尚文孝紀

明包實夫進賢人力學明經事親至孝一日獨行遇

虎叩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吾父母垂老缺終養之子吾肉未可饒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至故處而去

孔昭氏曰包實夫彬彬乎冠裳之倫固愛絕於恒流然無能喻諸非類迺虎非類也而喻之曳衣而去曳衣而返吃嗜攫刺之能禁而弗肆夫豈念文弱生不覺降心相從耶幸矣乎實夫中裾而虎世不無攫刺吃嗜恐弗武適然過者奈何

可如

虎九

施仁勇懷小品

彭城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道悞墮虎穴虎不加噬出取物歸商忍懼擊石引火炙食之居旬日泣思父母妻子因語虎虎若解意即伏地搖尾招之商喻意上背躍出置道旁去後數載商經此見縛生虎將獻官者熟視即前虎也感泣具道所以於衆出贊以贖衆義其事相與解縛而縱之後人於其地為橋表焉

孔昭氏曰吾聞之也有仁人無仁虎故曰虎狼  
父子其非父子而不吞噬者寡矣墜入其穴耽  
耽遂遂能旦夕置乎而竟以生全虎亦若是仁  
哉其卒得報於商行仁而得仁信夫夫虎之噬  
人必缺其耳耳缺不踰三豈適幸而逢其三缺  
時耶顧人則何如矣毒以呈夫心缺蔑可以驗  
其耳觀仁人若仁虎其利濟所及故不寡也得  
乎

可如

虎十

可如狼

慕義無如

王懿與兄獻初遇符氏之敗同起義兵其慕容垂戰  
身被重創卧林澤中兄弟相失會水潦暴至莫知所  
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啣韞衣引路渡水  
遂獲濟其兄相及

孔昭氏曰夫狼貪狼毒狼戾狼狠蓋狼亦不仁  
之至者矣當其人跡窮絕逼之以無所避逃之

可如

狼一

勢正望洋而嘆時也仲德初何德於狼而悲號  
引渡頓革其貪毒狼戾之性耶詎亦感動於其  
忠義勉焉慕之嗚呼慕義狼且勉焉彼夫乘人  
之急而復扼之投畀狼狼弗食矣

可如鹿

樹善唐古

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  
犯之無量泣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  
哉因抱樹而泣聲振林木俄有鹿來亦向之悲鳴是  
自馴遊其左右不復害

孔昭氏曰吾觀於斯鹿而不勝其慨慕也其侵  
也偶然其悲也瞿然鹿固可以誠感而知悔也

可如

鹿一

如此彼夫者資撮他人之墓后卜吉侵故藏之  
骸骸雖其子孫作秦庭七日哭是不足以動其  
心故曰鹿純善之獸也

篤慈說苑

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以歸母鹿隨之哀鳴秦西  
巴見而弗忍縱其麀使去孟怒而逐西巴居三月復  
召以為子傳曰夫不忍於麀且又忍吾子乎

孔昭氏曰鹿野獸護其麀矣駭而走以無即於

死倉逮之際急其所切歎之常亦人之常也顧

隨逐其麀不去哉無他真愛結耳則夫繫子埋  
子溺子鬻子非人之困於貧迫使然哉鹿斯人  
也舍子而馳矣

守貞王董父言

吏部素蓄一鹿及五欽賞之羊常同群相馴狎鹿牝  
而五羊三雄崇禎甲戌重陽鹿忽似思群者三羊爭  
附背索合鹿不從逐而奔若惡非其類也三羊攢角

可如

鹿二

觸鹿致斃當事者目擊而嘆曰貞鹿也其皁瘞之  
孔昭氏曰聞之誘鹿者吹簫作牝聲則羣集而  
至春羸若蓋遊牝多也顧鹿亦淫物哉而不以  
狎漬不以慾移不以勢懾死而後已謚之曰貞  
詎不然乎吾故表之以愧世之非類相從者

藏月天中記

楚元王大獵於雲夢之澤遇群鹿千餘諸軍張兩翼  
驅入大谷中將盡殪焉楚王不忍開道縱之後吳侵



楚鹿乘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明日  
楚人達吳營見鹿跡無數環之乃名其山曰仁鹿

孔昭氏曰罷虎牛豕古之人嘗用以禦敵是故  
有術以驅之而是役也疑吳以張楚以德非以  
術鹿非人胡以有德必酬恍古義士風耶然乘  
月黑又何智計多而善藏其用哉吳而覺也如  
逐鹿何

懲惡 李友蘭談

可如

鹿三

天啟年間南刑部有積年隸免惡恣肆道路以目部  
中素養一鹿一日忽觸隸腸出而斃聞者莫不詫  
以為大快

孔昭氏曰夫有非常之蘊抱即有非常之聲施  
鹿非鷹也胡以靈決異同隸也怙惡鹿其察之  
素異一旦奮起以舒衆憤何必鷹然後稱快耶  
雖觸邪除暴非鹿之任安能忍默養年以俟鷹  
哉然猶小臣微有耿特僅一見之其聲施幾何

也

依仁 隱秀軒集

鍾伯敬蓄一鹿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將之都慮其  
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為入所得擇山中  
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  
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驚驅之疾走度不及者久之  
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日將反命則向者所放  
之鹿在其前矣尾童子之後也以歸

可如

鹿四

孔昭氏曰語有之人莫慘於志意鏖錮為末故  
殺機動而海鵬不下害習斷而驚鵲無怖是志  
意之在人者甚運直為禽鳥之所窺可不凜哉  
鍾公惟誓不殺而且放之放之而復懼為人所  
得一腔仁慈鹿固窺其微矣然則去人惟恐不  
遠者志意慘也

存誼 鍾鹿賦

正元丁卯歲呂溫南出棧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

者問之答曰此為繇鹿繇此鹿以誘致群鹿也雖然此鹿每有舛致輒鳴嗥不食者累日

孔昭氏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類致之賣友享功以鳴得意世豈乏哉善乎呂子之言也曰鹿無情而受羈於人以陷同類猶知痛傷如不自容人之與謀實安殘酷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憫孝 孝紀

可如

鹿五

杜牙至孝母卒傭力營墳結茅墓側嘗有一至至牙哭時輒踞墳悲鳴若助哀然及牙病鹿為啣哺之死則掘地以埋

孔昭氏曰杜牙號荒墓側云何誰告矧夫病死之際益可知矣啣哺以濟病掩埋以收殮出之鹿何其奇也曾聞野鶴為吊客茲可稱山鹿孝子矣然而庇此莫不本之仁義而踞墳悲鳴鹿固感孚者素非無為而然也雖然感孚之本

君子可不思自樹哉

可如

鹿六

可如猿

篤愛無如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猿抱小猿在樹上引弩射之中小猿其母猿號泣為小猿拔其箭卷樹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孔昭氏曰篤愛所生人物同情提携襁負畏其不壽自夫胞異風渺一膜之外視胡越矣况乎孤鹿與哀既鮮益孫之傳三犧懷恨孰為介氏

可如

猿一

之君違物之性又誰念哉鄧車騎之嘆吾願人之無忘之也

宣哀情間類纂

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猿皮之并其子猿賣於蕭氏旬日子猿偶見母猿皮躍跳悲嗥不食而死蕭生為作孝猿傳

孔昭氏曰子不見母懷思彌篤見皮知變沉痛逼中不及黃泉無相見矣哀哉小猿死安得不

輕死重於生也聞之養猿者擁厥母皮如安於寢茲過更異蕭生傳猿可教孝矣

率性通翼

武昌素產金線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昔有獵人以鈞矢中其母猿一母猿中矢度不能免則以乳汁滴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猿然後墮地死獵人取母猿皮鞭之子猿即悲鳴而下歛手就縛

可如

猿二

孔昭氏曰孝慈根乎性天命之也人多悖焉被

箭灑乳鞭皮赴縛違急患難中孝慈止止是母是子至性如是哉宋文憲常言吾見武昌猿木當不慘然悲殊然起敬也嗚呼是安得不慘然悲殊然起敬也耶

審勢呂覽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繇基射之始調弓矯矢而猿擁樹號矣

孔昭氏曰繇基矯矢白猿擁樹穿楊妙技夫亦

審之熱而憐之素乎非不巧捷未便肆其能也  
故量敵而進知難而退明哲之道而勝好者必  
遇其厄伏能者不得其死楚國之猿吾願人則  
之效之吳王之狙吾願人之取而戒焉

明報 陶朱耕錄

政和中中山市人執一醫至府以為盜醫云去年入  
山忽一猿挽驢不可却竟入道左山溪中行二十許  
里見巨猿卧石室中察其有疾乃自謀曰彼不过傷

可如

張三

果實耳遂與以所携消化丸飲之澗水向猿復瀦之  
出岩谷已而偶至山中猿復來引驢至前石室巨猿  
見之喜躍取贈白金數十星衣兩袂踴躍衣遂為見  
執實非盜也帥不信遣驗至挽驢山間大呼曰獲我  
愈爾疾爾乃揭我今將誰雪俄一猿躍出畧不畏人  
從吏入府啁啾廳下指畫若辦理者帥大奇之以衣  
銀還醫者猿亦奔去

孔昭氏曰人之無良二三其德銘心在口旋面

不衷實繁有徒矣中山巨猿食而已老而已長  
子孫而已寧知狗名貴實猶夫人間世馳逐恩  
怨場哉乃舊德無忘贈之以衣鑑猶曰非其所  
急至隨呼入辦畧不猜阻誠可訝已惟古義俠  
足以當之

訂隱天寶遺事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微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  
楹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草每至

可如

張四

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  
因目之為報時猿

孔昭氏曰熙熙焉猿援馬名驅而出利驅而出  
高霞孤映亦第許曉猿驚耳時光代謝早夜西  
馳三萬六千常不得滿而願耿榮規利競氣嗽  
名一朝長寢萬慮齊畢何似及時掩關譚空空  
而覆玄玄哉聽亭前報時猿無庸三復北山移  
檄也

縷故叢談五

王仁裕畜一猿名曰野賓久因為患係紅綃項上題詩放之孤雲兩角山後入蜀行次見群猿飲於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於道旁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在焉從者指曰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移時哀鳴而去許遠尚聞嗚咽之聲再咏有云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當年舊主人

可如

猿五

孔昭氏曰野賓於其主人徒饋餽耳豈若人相知結矢勿護者山間邂逅縷故情深有能如是豈不希哉彼夫射利瞿門借聲阮路或當投分不終乖情永錮甚而契濶方聯數奇不偶以彼方此寧逢野賓矣

可如猴

擬節無如

唐僖宗播遷隨駕有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僖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賜緋朱梁篡位令此猴起居如初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爬全忠怒命殺之

可如

猴一

孔昭氏曰以家亡國破之秋而此猴忠義凜然千古果衣袍餌俸有以繫戀其心而然其願平時藉口孫供奉而捫舌汗顏於此際者正復不乏不似乘軒鶴無能為衛君解之嘲耳  
完忠苦心識餘

祁門山中有弄猴者為他所殺攘其猴以往猴從之數日伺丐醉卧其陰逸舊丐死所望过客輒上樹而號作叩頭狀或異之視岩下有死丐為猴故共掩之猴乃自樹巔墜下三擲而斃

孔昭氏曰團仇也而不要逞於一擊而必安之

使不吾虞報主也而不僅謝之一死而必掩之  
使不吾憾從容慷慨是忠臣烈士之所為而猴  
其能之嗚呼雖猴且揭日月行矣

圖警果煥閑言

有人蓄子母猴一日鳶飛下搏其子猴啄其腦食其  
髓母猴哀鳴不食徑於廚下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  
庭似有所伺逡巡鳶果來搏其肉母猴兩手擒擘其  
翅裂腦食髓衆皆稱快

可如

猴二

孔昭氏曰夫物之可餌者貪也知其貪而餌之  
猴亦狡矣脫鳶廉嚼知足冥冥戾天猴雖狡何  
能快所怨毒若是鳶性之罔饜故卒為齧  
肉掩耳料敵圖仇人之所暗而今得之猴

擇惠汀州志

唐大歷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木中里人欲殺之聚  
衆以往速逐林木衆猴不得脫去一老猴忽躍出鄰  
近人家縱火焚屋里人咸亟走救火群猴遂得逸

孔昭氏曰是役也非老猴將無類矣攻人之  
所必救批亢搏虛則自為解猴不及兵何以知  
之夫人方以之制猴而卒制於猴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此類也嗚呼運智全群且辨焉則夫司  
封疆者冠氣孔亟生靈塗炭計無復之何如沐  
猴而冠也

結愛存

南唐李后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猴觸網見獲便稽顙

可如

猴三

指腹向人哀乞直口不能言耳后主大之戒虞  
守而弗殺是夕果誕二獼

孔昭氏曰世無不愛厥子之母猴媼罹網尚顧  
其孕而指以示人以覲萬一之允母子天性其  
慇懃一脈寄在畜生道中則夫再醮之婦棄兒  
如屣更絕之父虐子若厲悉有覲於斯猴吾是  
之取焉耳

秉烈湯幢小品

汪中丞可受初令金華有猴丐携猴作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羨且忌之因醉猴丐以酒誘至破窰椎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而汪呼導聲至猴忽噬繩斷走車前作訴冤狀即令人跡之得屍又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抵死方焚猴丐屍烈燭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共為煨燼

可如

猴四

孔昭氏曰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而天下亦以是望士君子倘不幸落賊手則繩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猴一獸耳亦誰望其識去就重報復也顧能奮不顧死出於人所甚難以報主地下嗚呼烈哉



可如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董德鏞撰德鏞字孔昭鄞縣人其書取禽獸魚蟲之事合於忠孝節義者分類摘錄共六十三門每門又各為標目皆冠以可如二字如云可如鴨可如鷺之類頗為近俚自序謂諸書所載散見而不聚隱而義未顯故特表以出之其名禽獸魚蟲其事則人也其曰可如者蓋心存乎勸戒也逐條之下附以評語大抵憤世嫉俗之詞有所激而然也昔開封阮漢聞嫉明末將帥之怯懦因輯古來婦人行兵制勝之事編為二卷題曰女雲臺以深愧之德鏞此編其用意與之相類蓋明之末造人心世道無不極敝故士大夫發憤著書往往如是云

枕函小史四卷

〔明〕閔子忱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松筠館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枕函小史

無卷數》提要

塵中無肩吾一席不歡淨肩  
吾之茲集也世械盡解或曰  
嗟中不有刀乎釋曰我王庫  
中無如是刀斷除一切蘇胡  
朱顛歷支劫磨淨保性命  
誰知這寶以這化城這如  
來藏淫中着眼石以而今塵  
狗見物便吠風吹草木也不  
別有吾此段婆心是大慈悲  
蒙莊氏之危亡日出和天倪也  
猶自多漢矣 梅敲偏撰

吳興松筠館



余庚戌夏養病山居他嗜嗜好  
一切盡廢獨拈得蘓米之老雋  
冷可鐫之語與夫褒刺可誦之  
譚哀集成帙佐卷本消永日  
耳再閱季病瘵曾諸兄弟  
劇飲偶出俯仰五有見而睽

籀米序

之謂結集不以書失資益經  
術然境淺情深予近指遠作  
調詭觀言當也余聆其議若  
信為開劃者五有強登本傳  
同志欣賞余不敢秘暖而從之因  
名譚史法有裨也肩多鄭化

凡例

一東坡南宮兩稱伯仲故蘇趣米顛古今  
文人騷士往來步之其單辭片語便足  
千秋而恢諧譁浪不減江左清譚孝標  
而在必補入世說後人習為譚史久矣  
膾炙人口曾有批本行世而評隲少槩  
見近得婆羅居士間拈出一二語若盲

枕函小史

瞳而賜之金針也迷途而示之指南車  
也故集譚史第一

一中即云人不癖不奇世之面目可憎者  
皆無癖之人也則癖亦顛亦趣矣非蘇  
米之儔誰其匹哉近華聞脩集癖史行  
世亦有批本而評語間出今得柳浪館  
石公品評可與屠長卿並驅中原遂集

癖史第二

一悅客似以誨謠然清譚之暇不可少此  
逸興奇癖之士未嘗不有奇嗜亦足助  
騷人逸士風前月下之懷耳豈曰沉之  
錮之之為適也聊綴悅客編第三

一父子雜說原屬長公撰述可以資暇補  
缺仍附蘇米譚史之後

施函小史

一晟水硃評絢爛字內詩史子集不下百  
種艷粧倩飾色之宜人而殘脂剩粉偏  
自醉心讀此編者開卷奕然不鼓掌解  
頤者誰耶幸毋作唾餘觀

吳興松筠館主人閑于枕識



蘇長公譚史卷之一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為史臣之  
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  
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蘇云不知西漢  
果有子雲否聞者皆大咲

蘇長公譚史 卷一

黃魯直戲蘇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鵞字  
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家換  
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蘇在翰  
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  
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咲曰可語本官  
今日斷屠

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

諸得制

蘇公每書  
嘆老坡

蘇其以字為  
單內也

順道机鋒

坡老罵人當面口舌太值

如今杭州竟遊者步于應接更甚

魯直之諷老坡亦深有所為

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旁有一莒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听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蘇長公譚史 卷一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倅為酒食地獄。其後袁穀杭倅。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肉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為笑。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坐客曰。吾

三葉惜字惜。多趣其樂。名恰當妙絕。

此東坡好戲。

皆後罵人。不妨。

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葉一藥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荅曰。奈這事須當歸。

蘇東坡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

蘇長公譚史 卷一

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蘇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

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相戲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劇貢父默然。

蘇子瞻與姜潛之制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

一物是藥名乃拈子瞻曰君藥名也子蘇

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

定是厚朴眾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

蘇長公譚史 卷一

四

故曰姜制之眾皆絕倒。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

青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

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

家中來。

東坡自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

郎召到途中遇當時獄官獄官甚是慚惶

一個好笑話  
可入三弄集

俗人罵人  
取笑

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府所追議

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

自贖冥曰何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

已數人矣遂免良父牽一牛至云觸殺人

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

人矣亦得免父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

生嘗殺人死當還命其人妄言亦有黃冥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五

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

共知汝為人黃何功之有其人窘甚曰某

別無黃但有些慚惶耳。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

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

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

云劉寬婢羨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

僧儒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衆皆絕倒。

劉貢父滑稽辨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大風惡疾。鼻孔子塌了而乘機快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謂東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誤質盜物。資東耗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

蘇長公譚史 卷一

六

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餽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恃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順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逮詔獄。王晉卿周開祖之

蘇長公譚史

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坡

卽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伺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律。衆欣然許之。始過闕閭。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惧相告。游夏之徒。奔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七

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濶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羣弟子因共目之爲避孔子塔云。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不免鼻孔子揭也。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封角。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

通學迂腐與  
子瞻自方  
國語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信物一角。附上闍羅大王者耶。

蘇東坡還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宗聞之。嘆息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

蘇長公諱文忠公

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司馬溫公諱光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東坡開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齋不及弔。暮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願可謂糗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

蘇長公諱文忠公

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蘇東坡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此則合詞林  
入世新補  
故豈不勝標  
慘通與衆會

此五言詩非  
與諸七

蘇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碧無際

加江流傾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歌者袁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

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蘇身起舞一坐大

笑

蘇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

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

蘇長公講史 卷一

十一

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

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

也

蘇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

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

交忽然折事矣主人大笑

蘇子瞻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沸

東坡與作字  
得意亦不此  
光景描寫

博諸方故自  
如此

今人作文得  
意則人朗誦  
計聽此出此  
失

沸從十指上出去也一時聞者皆笑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

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博蒲之儔咸列

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

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

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歡

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

蘇長公講史 卷一

十一

眠天下士顧效門人語邪衆賢怪請其故

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

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

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秦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

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

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

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當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卧

蘇長公譚史 卷一

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是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老坡原說

永基題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

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傳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碩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窓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

蘇長公譚史 卷一

十三

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厮賴故云耳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問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方

隨口胡言



悟其戲。

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荅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爲之一笑。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

蘇長公譚史 卷一

十四

歸西湖舊廬。東坡卽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鼂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

形客隨肖

喻老嫗的和  
尚判字

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稱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兒妬。故東坡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蘇長公譚史 卷一

十五

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者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見僧臂上有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

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即名二相公廟。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熟睡。坡戲云。髡鬚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

此坡反爲子  
原所期  
牛醫見黃髮

此可謂殺人  
與江左人  
老坡朝人定  
是勝人一頭  
前猶有飯與  
黃髮白髮  
則全矣

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畱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而別。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樣。

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非飯。毳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

為鼉。斯。賜。溫公不解曰。鼉安能斯賜。坡曰。是之謂鼉斯賜。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厚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一日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為崇。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魃不敢出。招仙游潭下。臨絕壁。岸甚狹橫。水

蘇長公傳史 卷一

十八

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咲。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為

兩語上少韻

詞甚疎僻

蘇長公傳史 卷一

十九

厭而不知也。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余。廣利王來請端明。余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不知在水深處。有頃豁然明白。其所詣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壁。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觀。琥珀珊瑚。不知多少。少間廣利王冠而出。從者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喜。頃南溟夫人亦造焉。王令出素綾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為最大。聖主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紅梅。赤乳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

名眼在此句

此語誠然

上皇悲情

乃是故老襟懷

明月珠。可以償我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

稱妙。獨廣利傍一簪冠水族。謂之鼈相公。

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乃

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鼈相公廝壞。

真皇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臨

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微臣之妻。有一

首云。更休落魄耽五酒。再莫猖狂愛詠詩。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二十

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

笑。卽放還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

子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但顧曰。子

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

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

人。扮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東坡

此眼偏有

許多悲慨

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

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

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

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

他。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迎之。

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二十一

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

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其登舟。執手泣涕

而別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

見。

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

其間有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

幹甚偉。豪持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

四語妙絕金  
不顧兒孫  
皮

折得例

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石曼卿松詩也。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管妓出牒。鄭容求落藉。高塋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

蘇長公詩史 卷一

二十一

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客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藉。高塋從良八字於句端也。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東坡喜食燒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

坡老嗜笑。得面在他。人便為俗矣。

如此。喚肉提款。

雖與自佳

其至。一日為人竊食。坡戲作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東坡性喜嗜猪。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蘇長公詩史 卷一

二十三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為何名。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潘長官以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煮水。更覺君家為甚酥。

此詞似未即  
即如有生氣

奇才奇才

東坡賦碑

蘇長公傳史 卷一

二十四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書帶画。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頗知書札。未嘗獲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

至將微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齊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

詞

二妓一喜一

此坡及嫌色  
乾陰涼

蘇長公傳史 卷一

二十五

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撻。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曉。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為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承平時國家與遼盟歡。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

非大蘇八能  
對

更奇

自古地步

一十四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二十六

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

使臣出。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敵。使自媿弗如。及白溝往反。薛舌不敢復言他。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

士大夫效顰  
之請

乃坡老侍聰  
明年非閑肥  
明也

自妹而嘲毒  
之

不至謝女柳  
聖因風起之  
句

味通語局可  
知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二十七

閒氣。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公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作一聯云。伏其幾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皆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東坡有妹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画屏前。妹卽應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公多須髥。遂戲答之。時年十歲也。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

卽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味道恐感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生台銜緘封而

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

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

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

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

却惠顧也。味道竦謝再三。次年果登第。遠

具牋啟謝殷勤。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厄又外輕薄  
牧態

蘇公不費之  
惠其扶困

東坡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

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余將

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

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穎語過人。以指

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



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  
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  
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  
西道。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  
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  
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是日極飲而歸。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三十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  
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  
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  
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  
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  
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  
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荆公原非子  
瞻敬手

飲出動以服  
句爲言交覺  
無恥

野狐精西盡  
介父一生人  
物

洞見貢父死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  
于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  
大丞相公。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  
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  
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而起曰。且趁  
晴色。窮攬蔣山之勝。田承君與一二客從  
後言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反爲

蘇長公譚史 卷一

三十一

蘇公所困矣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  
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  
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  
野狐精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  
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殺人也。貢

千古快心之

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東坡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

蘇長公譚史卷一 三十二

要是怪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

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卧听疎疎瀝

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

是佳處

歷之一字遵  
必世情  
誠如所云

正是佳處  
正是佳處

詩六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侯欲出來祇應也

蘇長公譚史卷一 終

蘇長公譚史卷一 三十三

蘇長公譚史卷二

一拾錄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皆笑。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

蘇長公譚史 卷二

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携其一往壻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曰。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徵章鄭赴。往稱孫姜閭齊。浴兒于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水清之寓。三英聚兮。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

非調語有故

蘇公無以作詩制入取

適乃閭姬也。最為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羶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元祐二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秋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即前詢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啣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長公譚史 卷二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筴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泣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筴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

城老到此識  
見大了

閱此可以據  
方隅之見

真語

此又是坡老  
執古不肯作  
戲處

孫分六義者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  
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  
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太瀛  
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  
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  
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

蘇長公驢史

卷二

三

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  
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  
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  
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  
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

又作戲了

子厚何人乃  
作此語

解語

長公故深于  
禪教

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  
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  
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與  
大笑而起。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  
中。為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  
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森茫。高情猶

蘇長公驢史

卷二

四

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譏已。頗不樂。

晏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云。山中人。見公  
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鷺城清風。鶴  
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  
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  
言法華。裹頭有灾福。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為里人療疾。驅

似倡語

邪。東坡嘗傳呪法。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灰我。我是未。灰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

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閒。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

蘇長公譚史 卷二

五

不如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二語真如畫而面猶不盡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

此是坡老居

郭坡老守杭不鮮有此佳

相過。村校大喜延坐。其妾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畧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聞者絕倒。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

蘇長公譚史 卷二

六

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月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負此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繡簾朱戶未

曾開誰見梅花落鐘臺。試問高吹三十韻。  
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髮聊相映。須得  
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鎖。梁園賦客  
敢言才。

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  
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  
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釋韓。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遣拍板一串。意余  
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  
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  
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

是子瞻當時  
正論

庭芳亦不惡也。

司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  
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  
欲新。墨欲陳。蘇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  
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  
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同也。公嘆以為然。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

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願微。宵窮制  
作。其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  
不勝其鑿者。如犇麕二字言之。牛之體壯  
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  
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應。

王晉卿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于東坡。荅  
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胃。當無所惜。兩耳

耳聾原可收  
藥

辨教有理一  
不事語

堪作應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東坡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搃平善。

坐轎頂蓋高  
帽露頂狀似  
四車人而何

米襄陽譚史

吳興閔子忱校

東明屠長卿評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乎。恐爲所泥。既坐輓爲頂。

米南宮譚史 卷二

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輓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應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史驅蝗入境。米大書牒。皆遣之云。蝗蟲本是

說甚有理

米有奇癖故  
畫樓拜

淡

帶是任人本  
似與賴

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  
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噱。

米知無爲軍見州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  
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  
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  
乃揖之耳。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

米南宮譚史 卷二

十一

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  
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  
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此江死矣因大  
呼撻船舫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塋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  
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

怪此

舉竟自失便

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  
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  
洩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意  
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  
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  
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

米南宮譚史 卷二

十一

見者莫不大笑。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  
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  
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  
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  
想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  
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

此  
老米何以堪



米元章  
此則無可  
通

此則無可  
通

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帝既得之。閉戶  
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  
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均敵之禮。  
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  
生澄淡。今日乃使着矣。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

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

米南宮譚史 卷二

茶果。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  
間有得緡錢於香案側者。神勞之者。嘗晨  
興呼醮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  
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  
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磷精。至今傳  
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人。因取  
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鼃不鳴。

呼曰米顛  
當

顛則顛笑何  
必竟、期之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

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

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

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

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

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

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泊執政。自謂久任中

米南宮譚史 卷二

十三

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  
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  
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

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

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徽官時。游宦

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

此所謂顏張  
也之類豈如  
是耶

白日乞衣  
更無記

自將帖為世  
罵名

何呈稱快

亦是聖神

帆携之過去。僧亟訟于官。官為遣健步追  
取還。世以為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

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

堅之間。自負有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

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

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生

米南宮。譚史。卷二。

以為何如。芾惶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元章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

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

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

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

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

當時老米快

微點可張老  
米律條細利

此必子瞻  
為之

今好壞人既  
摘挂。可也

餘可知。

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  
拂矣。又去塵。真婿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

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

博識。所得之物。真屬各半。特善誇耳。芾起

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

米南宮。譚史。卷二。

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

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

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

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

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為遺。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

滌之。巾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此則王會州  
遂入世說補

愈出愈奇

楊次公曰  
我亦夢故奇

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

加以美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

憲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

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

趨前曰。固也。乃櫛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

空瓊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

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

米南宮譯史 卷二

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

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

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

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獲得之。徑望車去

米以楊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

書請之。竟不復得。

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

何不復張帖  
辨之通去

墨王二字

精微僅一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

而愛之。崇寧間。子長源於京口。晤蔚

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斬之曰。

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斬

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

硃砂。乃又從之。長源又斬之曰。細思二物

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

米南宮譯史 卷二

曰。頃在楊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

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宛若刻楮。不

復能辨。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

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

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

吾後第一指  
有少不無  
處

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宋府官譯史

卷二

上八

此求王何以  
應之

東坡居士艾子雜說

宋府官譯史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故朝然心寔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慨然曰。卿喪子。艾子譯史 卷二

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蛸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蟬也。又于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

所謂愈趨愈下

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懈不如此懈也此為漢唐宋諸儒而論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為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寵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

艾子譚史 卷二

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微諷諫刺果快人意

村老之言非以罵人然不認為罵則無味矣

齊地多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蒞一筐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助其養却可也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刈以餵驢也

好笑話

婦人常談常態

鑽火計太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鑒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

艾子譚史 卷二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嫗相與讓路一曰嫗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趨彭門

人人所半育  
利子竟可不  
用機事矣

貪得者何益

不可盡謂  
王不

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貴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

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

聞而笑曰：真所謂外頭趕鬼，屋裏失犖也。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于數強

艾子譚史 卷二

王

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卽墨，經太行，接轅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耶？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詭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

然語有慷慨  
然姓皇孫長  
城萬世永遠  
寧願受尊者  
約是何人

此六常談處  
莫有此論

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卽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髦勤，呼許由以禪焉。

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

不斷。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

艾子譚史 卷二

王

則飯土餠，啜土器，食麤糲，羹藜藿，雖廁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秦破趙于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

說得妙

大鵬之說大矣此之後河陳則觀乎小也

愈考愈奇

君無以為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夥竊盜未獲耳。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

大鵬九萬里。鈞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

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

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

艾子譚史 卷二

三

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淺才及東里之脰。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眇焉。母以水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

誠然考証之詞

營丘士與艾子使與之古亦足証

可嘆

可嘆之甚

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噫。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宜其困也。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

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

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

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于回

艾子譚史 卷二

三

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鵲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于鵲鵲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

更可笑之甚

為人前何必  
說真話

一個鉛錠笑話

竹人語奇

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之緇線。偶爲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支所縮。而便于尋索也。抑不知縮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艾子譚史 卷二

三六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鵲。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

脚是脚手不  
像

此則當場語  
非供後談也

四語頗調由  
觀音經來

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鵲。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擲得他兔否。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群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

艾子譚史 卷二

三六

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雎固以畏攝而不敢寧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雎聞薦蔡澤自代。



此是官法林  
是佛法

和事老人語

犯人之憂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入。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為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遂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艾子譯史 卷二

天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悅之。遂命為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為相之

可謂今時相

為言善哉

世間有此相

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為相。必以手相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謂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相之。

艾子一夕夢一大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

艾子譯史 卷二

天

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為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為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為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鼉。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

人真可惡人  
惜此語俗乎

敬善怕惡的  
切聲

神是敬善  
怕惡的

怕惡神  
便有神名

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  
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  
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  
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  
至。見之再三歎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裝慢。  
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

艾子譚史 卷二

三

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  
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  
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于後來者。小鬼  
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  
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  
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  
怕惡人也。

此則罵人不  
服善於自以  
爲是者

未向乃情以  
罵人者。一  
神字何也

人言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

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  
以與之食。莫不飫足。故凡獲一兔。犬必搖  
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  
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  
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  
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

艾子譚史 卷二

三

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  
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  
狗。猶自道我是裏。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餽之服。哭甚  
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  
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  
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

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姬曰。吾夫壽入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糲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

艾子譯史 卷二

三

有糲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食肉者即誠然

輒肉吃

他吃了肉肉不過是想到此

鬼也。聖使川錢的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遊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

此人在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亦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于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倅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

艾子譯史 卷二

四

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棍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于人間。故無焚覲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微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棍。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

到此田地  
放起刁來  
竟吃虧

此則太潦倒  
不見趣味

艾子譚史 卷二

三

還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又入鑊  
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  
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  
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  
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閻權  
不獨情猶疑。誠心  
在閻王。不在君。減却官柴。猶自可。更求枉  
法豹皮視。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

艾子既寤。語于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  
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  
者而集于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  
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于丞  
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  
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

艾子譚史 卷二

三

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  
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為政數年。率春及夏  
旱。僕印賣求雨龍。繞秋至冬。多雨潦。即賣  
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數年取逋  
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雪。  
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  
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

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  
為至冤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却售也。  
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  
要倒過耳。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直  
其勢。以其紗相粘。為之虛粘奇帽。設肆相  
接。其一家自書其門曰。當鋪每頂。只賣八

此是朝人買貨物好價則割便宜

我朝方某儒當國政坐其病

宿儒大老之見不處如此

百文以其廉人日擁買以是多愆期一日

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

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

是為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於價以欺

吾也噉噉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喧只

管將八巧父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

艾子譯史 卷二

星

日冢相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

下令遷都有一寶鍾重五千斤計人力須

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

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

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鍾之重五百人

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

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

目今楊福為童輩出師不

發救兵遂喪師失地斬將陣亡十餘萬人政宣發到阿美地仗去

幸奇畫人固不可及只是船到彼莫却費銅鑼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

方在陰府時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

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魯正卿季

氏也其賁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

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

艾子譯史 卷二

星

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

汝懷而不從是以齊兵眾萬人皆死又某

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

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為人相職在燮理

陰陽汝為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

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

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

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閭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

東坡居士艾子雜說終

艾子譚史 卷二

受

病史題習

穠唐之鍾也王子之馬也陸  
羽之茶也半顛之石也僕迂之  
灑也上以病自害至磊塊僞  
造之毒也余親在上諍之

癖史

多味面目可憎之人皆臺卿  
立人——差真看所病將沉  
酒醉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憾  
及錯奴家要之乎矣

石公袁宏道

癖史小引

凡人有所偏好斯謂之癖之象若癡若狂手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思不能喜辭不能怒者也士患無癖耳

癖史

誠有癖則神有所特寄世外一切可艷之物猶之未開其鑰何自入哉故凡賈賤窮通得喪毀譽動能驅遣人意與之為喜怒者其人皆胸中

無癖者也劉備之既嵇康之鍛阮孚之臘屐千載人想其狂達卒以名不廢至今嗜獨看牛鬪聽驢鳴試之人不辭意味所以皆癖也

癖史

睡庵湯賓尹

癖顛小史

目

笑癖

左傳癖

鍛癖

瘡痂癖

驚癖

癖顛小史目

書癖

乞癖

錢癖

馬癖

驢鳴癖

酒癖

眊癖

屐癖

山水癖

屐癖

潔癖

菊癖

晝睡癖

古碑癖

癖顛小史目

茶癖

妬癖

花癖

羯鼓癖

木馬癖

書畫癖

石癖



琵琶癖

香癖

譽兒癖

奕癖

法書癖

哭癖

遊癖

芝癖

談癖

竹癖

內癖

外癖

山水癖

牛心炙癖

癖類小史目

三

談鬼癖

睡癖

烟霞癖

荔枝癖

素牘癖

聲樂癖

蠟燭

奇服癖

梅癖

詩癖

癖類小史目

四

癖顛小史

聞道人撰

袁石公評

笑癖

世有笑雲黃  
河宜常清矣  
華自可笑即  
不病者亦笑

癖顛小史

之不及拜而笑倒。

雲又嘗着緣經上船。水中目見其影。因笑而墮水。

頓影自漸

左傳癖

杜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為釋例。贊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釋例亦自孤行。時王濟善相馬。和嶠頗聚飲。預常稱自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癖顛小史。

左傳癖。

鍛癖

嵇康性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初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鍊有才辨。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

簡文云備傷  
其道

今左傳釋例  
又為雙行語  
去物無美而  
無偶若文也

似有神理可

人不病不奇此又奇之奇

韻甚

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瘡痂癖

劉邕性嗜瘡痂以味似鯪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牀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

癖類小史

三

驚癖

王羲之性愛驚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鷺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鷺而歸甚以為樂

書癖

劉峻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皇甫士安耽玩典墳至忘寢食時人目為書淫

癖類小史

四

乞癖

羅友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為羞一日聞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退相溫常責之云君大不逮乞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

晉夜乞人不  
如白日乞  
作醒世態

世亦當無對

讀書借書不  
足奇瘡痂  
髮髮便奇

日已復無溫大笑。

奇  
靖間之乞為妻妾所羞匿友尊閣何如何如

癖類小史

### 錢癖

和嶠性至吝。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  
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嶠家產豐足。擬於王者。然性至鄙。以是獲譏  
于世。故杜元愷以為有錢癖。

少有所風。格度顯常。稱之曰森。如千丈松。雖礫柯  
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林泉之用。然則嶠之錢癖。亦自  
有高韻。與今之守錢者大徑庭也。

馬品證果

### 馬癖

晉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郭泥。前  
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  
去。便渡。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厩。編錢  
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癖類小史

支道林嘗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  
曰。貧道重其神駿。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  
頻伽于橋下。馬渡處忽生蓮花。

王濟可稱癖道林稱馬癖

驢鳴癖

孫楚雅敬王濟。濟卒。哭之甚哀。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而令王濟歟乎。

依此聲其四  
字模擬如馬

王粲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驢鳴。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

癖類小史

酒癖

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

醉死後何  
服

善

酒遇肉塊。然復醉。常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起。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古之酒人不一。而晉為甚。晉之酒人不一。而伶為其。彼其一飲一斛。陶然自適。非有所托而逃也。如劉伶者。真可謂得全指個矣。陶阮諸人。皆不及也。

癖類小史

耽癖

劉備性好耽。時有以牛尾毬贈備。備手自結之。諸葛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毬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毬而謂曰。以忘憂耳。

概中

履癖

阮平性好履。或有請之者。見正自蠟履。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履。神色甚閒暢。

不將好財相形。阮生當以我為知己。

癖類小史

山水癖

宗少文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耳。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當令日月技  
青子期竊脫

履癖

祖約性好財。阮平性好履。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請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請阮。正見自蠟履。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履。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不必到此方  
見勝負

癖類小史

潔癖

宗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宅中有犬。汗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何修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

聖則聖矣。柱  
不勝易

雜劇本類

光景可笑

雲林以懷著  
名恐不以此

恨不足人稱為水淫。

王維居輞川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  
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米帚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  
塵則濯之客去必濯其坐榻每盥手以銀為  
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于手呼為水斗  
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偶有朝靴

癖類小史

上

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復

笑。

倪瓚性好潔每盥頸易水數十次閣前置梧

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人跡罕至綠褥

可愛居鄧蔚山中令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

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訝問之曰前者無觸

故煎茶後者或為泄氣所穢故以濯足偶春

趙買兒畱宿別院擬其不潔俾之浴既寢且  
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

潔與汚對不潔則汚矣然太潔者無往不可若此

癖類小史

上

菊癖

陶潛性愛菊每對花命酒獨酌吟咏移日為

彭澤令宅邊有叢菊重九日出坐徑邊採菊

盈把時無酒忽有江州守王弘令白衣吏送

酒至遂飲醉而歸

靖節取暇不  
故自非吾輩  
死者比也  
奏進

晝睡癖

宋華元郡王允良。性好晝睡。每自旦酣睡至暮始興。盥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

晝睡記可以熟讀

得云奇  
得畫作私安

癖類小史

古碑癖

孫何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是志了文  
事

茶癖

陸羽著茶經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龍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蘇子瞻曰。陸羽有茶癖。王仲祖好飲茶。賓至輒飲之。士大夫皆患焉。每欲往候。必曰。今日有水厄。

癖類小史

妬癖

李益有妬癖。每夜散灰扃戶。以防妻妾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

吳漢

蘇軾全



柳葉可配山茶

花癖

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盞。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花淫。

愛妻換花。一韻事。詩人每以美人比花。比美人此以花換花。何足怪。

癖類小史

羯鼓癖

唐玄宗酷嗜羯鼓。而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明皇何以愛。陳山也。余戲曰。陳鶴狗也。

杜恕漁陽公

木馬癖

宋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歌終日。

出人意想

癖類小史

書畫癖

米元章酷嗜書畫。所藏唐晉真蹟。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置枕傍。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榻竟。併以真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莫能辨也。

善眩舉手

品題不二是  
都事

石癖

米元章性嗜石。每得佳石。輒具朝服拜之。呼  
為石丈。僧旻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  
水可磨。元章得之。抱之眠三日。嘗守漣水。地  
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不復省錄。郡事  
時楊傑為察使。知米以好石廢事。以正言責  
之。米徑前於袖中取一石。嵌空璫瓏。峯巒皆

癖類小史

正

具色極清潤。舉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  
楊殊不顧。乃納之袖中。又出一石。疊嶂層巒。  
奇巧更勝。又納之袖中。最後出一石。盡天劃  
神鏤之巧。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  
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勝之執事  
亦為南

琵琶癖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  
箏二婢。每就枕。即令雜奏於前。至熟寐。乃已。

解花君賦。不特墮馬。淚失琵琶。志善動人

癖類小史

正

香癖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焚香一炷。時號為  
伴月香。

銀鼓劉挺

真是罵

譽兒癖

王勃與弟助。皆以文著。王福時每對客。輒譽之。後幼子勸。又有文名。福時復以訖韓思彦。思彦曰。昔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世之譽兒者。性之。而是不足怪。

癖類小史

奕癖

李納性辨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志。

王積薪每出遊。必攜圓棋短具。畫紙為局。與棋子併盛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其餅餌牛酒。

吳能改性惟  
小通亦有可  
可觀者焉

太傅書家第一千古絕手不徒嘔血何得來如以悠悠注。得者其人必不傳臨池者鑒之

法書癖

鍾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間輟。卧則以手畫被。被為之穿。如廁。至於忘歸。世傳繇有書癖。張芝酷嗜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染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癖類小史

哭癖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善哭。

全備與士龍遇一哭一哭必有一段飽哭光景

以異書見之  
戲更始

遊癖

陶峴好遊。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客。一舟貯飲饌。與孟彥深雲卿輩。優遊於湖。汭江漢之間。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山水勝處。則與客留連。彌日。當時號為水仙。

癖類小史

菱癖

屈到嗜菱。有疾。召宗老而告之。曰。祭我必以菱。

原由者殺非  
緣誤死

談癖

衛玠好清談。彌日忘倦。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癖類小史

竹癖

王徽之喜竹。嘗暫寄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寄居何須種竹。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詩云。看竹何須問主人語  
本此

內癖

荀粲娶曹洪女。有艷色。專房嬖婉。情義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後婦卒。傳嘏吊之。粲不言。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

癖類小史

至

已未幾亦亡。

有情癡

有情死

紅顏清命

妙想

外癖

王仲先開潘章之美。因與友。遂同衾枕。篤于伉儷。未幾偕歿。其家憫之。葬于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爲共枕樹。

癖類小史

至

牛心炙癖

王右軍嗜牛心炙。年十一時。周顗異之。時絕重牛心炙。座客來未。噉先割。噉右軍。乃知名。  
閩貢猶用右軍牛心物。以人重不聞于物。不然亦口勝累耳。

辨類小史

談鬼癖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浪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坡公不愛口舌。戒耶何不爾。

白日說鬼。猶夜分而語。

睡癖

李巖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  
淵明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比巖老更覺多事。

辨類小史

烟霞癖

田遊巖隱箕山。高宗親幸其門。遊巖野服出拜。帝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深于隱

樂天五唐虞。棋三杯。陽武仁。一。局。何但。中一局。

太真嘗荔枝  
不為三郎  
金蓮荔枝反  
為癖矣

吏才

荔枝癖

楊太真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飛  
馳數千里。至京。色味未變。杜牧詩曰。長安回  
首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癖類小史

案牘癖

沈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  
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

癖雖未雅。亦自帶韵。不若今一味抄帽癖也。

銷夏法

聲樂癖

韓持國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徒不如意。  
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  
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癖類小史

蠟燭癖

寇準喜蠟燭。知鄧州日。自製花蠟燭。不點油。  
燈厠涸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

此癖殊不解

寇公初定  
置燭

得鈔

奇服癖

翟耆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髻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耆年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服奇志淡可稱服淫

癖類小史

梅癖

林逋隱居孤山。構巢居閣。繞植梅花。吟咏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

附和靖梅花詩

霜芳搖落獨慙知。斷芳情向

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

詩癖

簡文帝自謂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

詩亦有癖可渠

此辭人。有但思不能解耳

癖類小史



癖類小史

舉世皆鄉愿也集癖集類不幾  
誕其非也世自世法我自我法聖  
之筆歌娛耳妖冶悅目腥臊厭  
口至時而多留飲清冷泉醴樵

癖類小史

歌牧唱鳥怪鳴看標類山老  
峯頂留聲以不可解解之  
軒駟馬叱咤如雷時而多  
披氍毹坐蒲團茅庵古  
譚人天小品以不可解解之

原缺

悅容編敘

余讀悅容編而知作  
者是個大無情漢  
也客恠何意曰美  
是真正有情漢子兄

了美人已自痴迷并  
此七尺六付托美人  
漁其康濟奈何反  
康濟之善字子輿  
氏之言曰妻妾之

琴堂

悅容

編

奉言妻妻奉我  
非言我奉妻妻  
雖能奉亦難言之  
矣編中云九死易  
寸心難矣不得其  
死心塔地永矢無  
他即奉亦奉萬  
鍾耳非奉我  
也畢竟從何得  
渠寸心一一備之編

中矣如此則作悅  
容編者又是一個  
大有情漢也曰正  
是大無情漢也作  
者為誰或曰蘿月  
軒主人評者為誰  
則世所傳好畫龍  
者也然喜評此編  
又是好真龍矣何  
也以其似河圖也曰

罪過罪過以末俗之  
 游辭上擬先天  
 之秘笈不倫極矣  
 笑曰龍馬之圖亦  
 一篇陰陽男女天  
 字耳——記曰造端  
 夫婦見道之言如  
 舍夫婦之外更何  
 有先天之秘也乎  
 更何有先天之秘

也乎

梁溪一書生撰  
 西湖病渴子書

悅容編引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願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待不鍾情於无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為知己死女為悅

悅容編

已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空容惟人所悅之至而容亦至衆人亦牧國士之事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真則余且為扁舟五湖人矣豈獨向空山讀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款則款周詞旨款則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心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真然復不敢

自媚用以公之好事為閨中清玩之秘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悽房庶女子有情不至埋沒云爾

長水天放生

悅容編

讀悅容小引而知作者名節事功中人也止  
 為未得知已權以滿腔真情寄之閨房倘有  
 真正知己以一段不可磨滅之真感而動之  
 吾知其調停愛護空周而啗也衆人亦牧國  
 士之高矣一笑一笑其奈眼中雅有西施而  
 世上并其東者亦無之何

悅容編

悅容編評林目次

隨緣

豈右

緣飾

選侍

雅供

博古

尋真

及時

晤對

鍾情

借資

招隱

連觀

悅容編目

共十三篇

悅容編目

二

他事都可隨緣此事却隨緣不得  
 隨緣之說蓋為世人不遇于內者解謗云情人眼內出西施長才固難得也篇中大都其此意而文上翻翻有致

悅容編評林

一隨緣

長水天

東明屠赤水評

西湖病渴子校

天地清淑之氣金莖玉露萃為閨秀遇之者若前世若夢中瑟鳴鐵躍劍合龍飛一切關

悅容編

河歲月都不能間隔然非奇緣不遇必欲得此麗容而後加意是猶謂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外無詩也要以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遠山何必合德口皆櫻桃何必樊素腰皆細柳何必小蠻足皆金蓮何必潘妃歌即念奴笑即褒姒顰即西子點額即壽陽肥者不失

出世高談玄  
是談好色  
者也非身  
之不能悉此  
言

觀亦有理

爲阿環瘦者不失爲飛燕奇醜者不失爲無  
鹽當其怨出塞之明妃也當其恨長門之阿  
嬌也當其雲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識數  
字堪充柳絮才高略減妬心已有小星遺意  
無才便爲德大貞出於淫皆當棄短取長安  
知不買骨致馬而天龍降於好畫哉

余意不然譬如飲酒必玉漿甘露方堪沉

悅容編

酒如常酒不一沾唇可也善乎羅近溪先  
生有一門人自怨其好色質之先生先生  
大喝曰惶恐惶恐窮秀才抱着一箇黃瘦  
老婆便說好色豈不羞死門人大慚而退  
昔又論戒色者曰必覓一人世尤物密而  
昵之此後卽有所見自然淡而無味矣此  
皆妙論也若不擇絕世之色而輕施婉孌

者皆好淫非好色也何如何如

悅容編

暑說它儒生  
寒士便力有  
不辭矣

二葺居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插枝之瓶。沉香亭北。  
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  
屋以貯。亦須爲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  
曲房。或別館。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  
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  
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

悅容編

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  
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目。兼以助粧。

余意創一小庵。入門水一泓。橋十九曲。下

橋竹一畝。竹盡草堂五間。從屋倍大。堂後

圍樓三進。每進九間。側樓各各六之。四週

有曲欄。以通往來。樓外奇花怪石。老樹古

藤。以多爲勝。樓後闢一大圃。爲山爲水。爲

如此又太校  
了何必拘間  
數  
太奢華  
旁備大則得  
建善本錢  
原不說方倍  
大

能高俊構園  
者政若此通  
最忌談及此  
通

悅容編

酒家。爲尼庵。爲書室。爲園瓢。爲高崗。爲曲  
河。爲村居。爲茅舍。錯錯其中。日則散諸美。  
行游諸勝。夜則聚諸美。圍坐一樓。或宣說  
內典。或評論古史。或分韻哦詩。或藏奇關  
草。更須著述。流傳當世。以代與海內諸君  
子覲面也。



史周臣  
氏問女多國  
色麻富貴家  
遠甚易見有  
流離難飾天  
然可愛不異  
西子數之金  
粉裝英容紅  
粧黃綠綠瑣  
點矣

二節更著入

快

### 三綠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適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疎疎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飾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艷。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

悅容編

六

錦。生綃白苧。皆須裏衣潤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韻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嫁時衣。豈堪求備哉。釵荆裙布。自須雅致。

但可使有儒者氣象。不可使有儒者家風。不然。稱鹽數米。成何體統。亦不可使有儒者氣質。不然。繩趨尺步。成何模樣。亦不可

者也之乎得  
絕更覺傷雅

偏乘典絕堪  
損其固不妨  
異於

使有儒者口角。不然。之乎者也。成何說話。或幅巾衲衣。白絲朱鞞。或紗帽紫衣。阜靴軟帶。或黃冠鶴氅。麈尾羽扇。或唐巾直裰。綾襪雲鞋。反成別調。然亦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悅容編

有美人矣又  
要美婢有美  
婢矣又要精  
嫗但恐折福

那得如此快  
談說得當

香談津有味

四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秃枝孤蕊。雖  
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修精  
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  
等項。兼其命名。亦猶齋頭品具。可無佳稱乎。  
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綠翹。白  
苧紅綃。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雲。佛娥。輕蛾。

悅容編

紅香等俱佳。若一切花名。近屬濫套。所謂號  
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仰愛慕之類也。必洗  
去。

尤不可無半老精嫗。一二人。以周旋其間。  
有此妙嫗。美人恃之以壯其怯。婢子倚之。  
以開其愚。色色妥當。事事調停。而主人亦  
可藉以言所欲言。達所未達。而自此情意

聰穎更奇

然語極頓

悅容編

愈洽矣。且美人賢能導之。妬。美人妬能導  
之。賢。美人喜能代之。嗔。美人嗔能代之。喜  
此古之賢妃。亦必有師氏也。若夫命名。無  
如小玉爲妙矣。客大怪之。余曰。無他。余自  
思。頻呼小玉。渾無事。只要檀郎聽得聲之  
語耳。

九

此也是家常  
物

上不忍

太家用了此

### 五雅供

開房長日。必需款具。衣厨食櫥。豈可溷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

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

小墩。香几。鏡臺。粧盒。花鏡。茶

具。筆硯。綵箋。酒器。繡具。琴。

簫。基杆。至於錦衾紵褥。書帳繡幃。俱令

枕容編

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辦。則蘆

花被。柳絮褥。布簾紙帳。亦自成景。

又須以蘭花爲供。甘露爲飲。橄欖爲餚。蛤

蜊爲羹。百合爲羹。鸚鵡爲婢。白鶴爲奴。梧

桐爲薪。薏苡爲米。方得相稱。

如此陳設故  
自雅類

此類人亦不  
等原可制

鄙薄之甚

### 六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傳奇。觀圖畫。

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姑像。是

女中仙。木蘭。紅拂。女中之俠。以至舉案提甕。

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模範。閨閣宜

懸。如宮閨傳。烈女傳。諸家外傳。豔異編。金瓶

梅。水滸傳。拜月亭。西廂。三弄。玉茗堂還魂。二

枕容編

夢。以備談述歌詠。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爲

陳設。共話古今奇勝。紅粉自有知音。

還怕少不得也。秀才窓稿。亦山人詩集。五

六種。客問何意。笑曰。不然。何以消受此等

清福。客大笑。又問何以曰也。秀才亦山人

也。曰。也叫做秀才。亦喚作山人云爾。若是

真正秀才。的確山人。其應稿詩集。又爲書

房清供矣。客又笑。

悅容編

此篇微音入  
神五不弄人  
意韻

橫舒一作微  
注

七尋真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  
體迎風。喜之態。星眼微瞋。柳眉重暈。怒之態。  
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鬢雲亂灑。曾雪  
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繡榻斜倚。嬌之態。長  
顰減翠。瘦靨銷紅。病之態。惜花愛月。爲芳情。  
停闌踏徑。爲閒情。小牕凝坐。爲幽情。含嬌細

悅容編

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痴情。鏡裡  
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目。被底足。帳  
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  
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艷。  
神爽如秋月。神清如玉壺冰。神困頓如軟玉。  
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煙縷。乍散乍收。數者  
皆美人真境。然得神爲上。得趣次之。得態得

難言我難言

語商終

其心年少

即若破家蕩

產思結妓女

心雖而終看

交者可以讀

此為警

奇

此中不能一時脫

悅容編

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嬾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起則其別者乎。神則其困頓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為大幸矣。客怪之曰。痴心婦人。負心漢子。其來也非一日矣。負心吾不忍為之。痴心又不能禁也。自此緣深情重。何時脫離。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浪生死。

老於個中人

他這只圖眼簡快活物

悅容編

海中何時出頭。不若暫如籠鳥瓶花。點綴光景。到頭來。各各自奔前程。大家不致擔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只願今生得壽夭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知中郎自是慧人也。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十五

即形容歡  
喜

到此時又難  
描寫也

八及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時。少  
時盈盈十五。媚媚二八。為合金柳。為芳蘭蕊。  
為雨前茶。體有真香。面有真色。及其壯也。如  
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  
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  
任。至於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

悅容編

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  
穩心。如久客酒。如霜後橘。如老將提兵。調度  
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艷陽。薄羅適體。  
名花助粧。相攜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  
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簾共眠。幽韻  
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秋洽。高樓裏月窺  
窓。恍擁婢嬈而坐。或共汎秋水。芙蓉蔭帶。隆

一日快意更  
約

病苦二字不  
如掃意二字

席語五至語

可人可人

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  
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  
闌剛午夢。揭幃偷覷。半嬌黃昏。着倒眠鞋。解  
至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牀曙色。強要同眠。  
此又一曰快意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  
時為然。

悅容編

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  
用。無半日虛度。真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  
一日也要有與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  
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  
致。不然。天有日月而無雷雨。地有草木而  
無風波。人有歡合而無悲離。不成三才矣。  
佳人半老。秋涼秋洽。曙色滿牀。強要同眠。  
此等滋味。非親嘗者。不知鑒賞。

九晤對

對美人而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携手閒玩者爲次。酌酒餽餽。沉酣潦倒者爲下。

美人曰。焚香啜茗。清談心賞。我已忘之。諧謔角技。携手閒玩。此是婢子事。奈何。潤我曹。極可厭。更不知世上有所謂酌酒餽餽。

悅容編

沉酣潦倒也。真笑殺人。真笑殺人。

又曰。晤對何如。遙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問花。礙雲阻竹。方爲真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六九鍾情處  
自註周旋之

十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尚有深情。儻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真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它如寒暑起居。慇懃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欵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

悅容編

女子外。未可多得也。

美人智慧。反非本色。亦令人畏而忌之。惟有嬌痴。最爲可惜。所以從來說爭妍。又說取憐也。此鍾情一篇。非大有心人不能道。亦非大有心人不能爲。勿小看着。推而廣之。莫安世界。康濟蒼生。亦只是這些子。無他術也。所以陳曲逆曰。使我得天下而宰

之當如是肉。捉象捉兔。只是一副精神。無大小亦無偏全。客調予曰。緣何以肉比美人。似不倫極矣。予曰。曰肉。方得痛癢相關。所以今人男女相愛相呼。必曰我的肉。我的肉也。客大笑。

臨了數語太罵人。又曰。說來微似兒女情。做去却是丈夫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便

悅容編

是這箇。不然。竹曰君。石曰丈。木石且有生氣。爲民父母。而忍木石其民也乎。噫王米之罪人也。

臨去秋波那一轉一句原  
有無窮趣味

十一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匪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卽一舉一笑。皆可以開暢玄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客問余曰。臨去秋波那一轉。如何是今時

悅容編

舉業宗門。參透了。如何文便無頭巾氣。詩便無學究氣。禪便無香火氣。余笑而不答。客強之。余復笑而不答。客大怒。余益大笑。然不答如故也。客怒而去。旁有一美人。輕對余曰。俗子去矣。試略言之何如。余曰。且說西廂本意。此一項秋波不在眼上。却在脚下。所以說今時舉業宗門也。隔壁一夥



此語是  
揆

說亦有致

喜其為慧  
人也

好秀才竊聽之。不自禁。乃大呼曰。得之矣。得之矣。余笑曰。若在脚下。尋眼。仍是文有頭巾氣。詩有學究氣。禪有香火氣。這個我却保得定的。一蒲團僧曰。饒舌饒舌。美人視余莫逆而笑。

夜坐對月。美人復理前語。余又曰。脚踪上不獨秋波一轉。而芙蓉之面。楊柳之腰。蓮

悅容編

花之步。種種具足。美人曰。何謂也。余曰。儻令質粗皮厚。骨重步深。鞋痕且三寸沒矣。何從見其迴旋顧復之致也邪。美人嗔眼向余。而以畫扇打余肩三下。久之乃曰。令人恨你。又愛你。妬你。又憐你。

妙語神解

世面也有此  
高隱

### 十二招隱

謝安之屐也。稽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冷客。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螭角蠅頭者。殆胃中無癖。卒悵悵靡托者也。真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箇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

悅容編

二十三

的花竹。清宵竟夢。饒幾多枕席上的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真絕慾。以視買山而隱者如何。

曰隱曰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痴漢。頭倒枕席。牽纏油粉者邪。如此則不為桃源。而為柳巷矣。不勝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一笑一笑。

絕勝佳話

千古快談

更快

歌德語  
聖賢語  
佛菩薩語

好色豈能致  
人此際更須  
自為主張方  
討得便宜耳

十三連觀

誠意如好色。好色不誠。是為自欺者。開一便  
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姐  
已。其失天下也。先於桀紂。吳亡越亦亡。夫差  
却便宜了一西子。文園令家徒壁立。琴挑卓  
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窮奢極慾。姬妾滿前。  
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

龍卷編

二十四

尤不然。彭錢未聞鰥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  
嘗有室。而見効莫延。世之歿者。病者。戰者。焚  
溺者。扎厲者。相率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為  
虛怯死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母怪子  
名節道義當前。知而不為。為而不力也。儘思  
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頭。古今同盡。緣  
色以為好。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

以盡年。

安得如此快談。

堯舜之子。先失天下。吳越同盡。却便宜了  
一個西子。此是絕世奇談。非有骨男子不  
能道。若令妹喜姐已夷光見之。必相謂曰。  
使我輩當日。早有如此知心。亦不令之昏  
惑至此。客曰。如此又不為悅者容矣。曰。所

悅容編

二十五

云容者。豈以媚哉。以德也。故相傳曰德容。  
客大笑。至末後虛怯死生數語。此了大事  
真詮。建功業秘訣。非真為人導淫也。勿便  
作痴人前說夢。  
文園不減才名。汾陽朝廷倚重。好色不以  
貧富奪也。  
緣色以為好。一語原有主張。要知不是緣

說的星

有則意只平  
常錄則其好  
更甚也

好以爲色也。若是情人眼內出西施。便是  
緣好以爲色。固知作者自是具眼。且緣者  
借也。亦與醉翁之意不在酒。同一法門。呆  
人不要被牠哄了。  
有室者常能遠色。錄居者每至神馳。色之  
好。不好。正不在形迹上論也。此都是作者  
洞人處。須要曉得。

色下篇

二十六

枕函小史

無卷數  
內府藏本

明閔子忱編于忱始末未詳是編凡分二種一曰

譚史采蘇米志林議論二曰癖史襍記古人癖事

各加評點總不出明季佻纖之習

萃古名言四卷

〔明〕趙民獻輯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萃古名言

四卷》提要

萃古名言小引

滇海趙大蓋先生風擅秀於

華山偶聯鑢於燕嶠天人秦州

十年名滿公車金玉規繩跬步

萃古名言

卷

凜巖衲獨蓋不第春華康子

艷碧鴉玉案之地靈直與白學

先生多瀛海閩閩之正席居怕

多暇手不停披佩帛佩絃編目

每屋失歲誠白蒼黑室犁然交  
微乎身心尚一主之可行即連城  
而莫易心間手敏目擊道存毫  
到便素心融有得屢經歲月研

華蓋書

叙

朱滴露紀春秋積滿德猶片玉  
小砥都疎璧斯誠多結金鏗何  
題語錄津梁題華古之嘉  
名述而不作快聖賢之要面人

以達天痛言則頂門一針通身  
汗下淡語則冷水澆背陡然  
一驚藥石欲著驚發道在是  
矣耳提也手携也何莫窮然

華蓋書

叙

不慧鈍置廿年一帳在州於萬  
里傳親子夜懶身晏於三都  
不揣穉穉之言用章晞譔  
之纂云爾

崇禎元年重九前三日  
亭友弟吳天胤撰并書



華古名言題辭

送吾邑宋璧石先輩刺滇  
之趙州歸田而怕話余曰某  
邦之趙郡為豚子徧簡一先  
生得趙大蓋其人者怕如閨  
中秀時局寔底惟子囊魚  
競茲墨壯絕不識呶唔以  
外事昂面人終夕危坐端  
襟彌呈裨檢問塵緒所飛  
都音金玉余謂有能摘趙

先生一溢活者予十鍾竟弗  
得蓋相締四年如一日也不慧  
心鐫之每至習風皓月茗椀  
篆烟之際輒想見其為人殆  
嗜古有獲者歎嗟乎趙州

不在天上安得旦晚遇之詎  
意今歲仲秋余以廢蓼後  
得補舊轡於鄴下武安偶  
徑磁問若郡主鐸者為誰  
則趙君在焉急刺謁之旌

手歡甚不減平生故人也雖  
泰慰勞間見所見十倍於聞  
所聞其將從古人中求之詩  
不云乎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及出一編相詔乃趙君枕中

所藏華古名言也此書唯心  
廿年始成綴腋食語不啻百  
億要皆今古未日用彙倫心  
身性命之事而間有所刪  
潤翊明復字無害益減非

若代間之縷繆成花拾核為  
果者此也余嘗慨世之人目  
一好語動人亦復極欣極美  
欲法欲傳至微省厥躬則  
猶東南兇西北天祗以偏矣  
如趙君者固先有古之名言  
於胸中而後緝古之名言於  
紙上又不徒掇名言之皮以  
璫餅畫而實能體名言之  
神以定模式者也故欲識趙

君者心觀其所華之名言而  
可矣欲讀名言者止觀其趙  
君之行事而可矣允矣趙君  
其嗜古有獲也展也宋公其  
善知人也

崇禎龍飛元年仲冬長至  
日川南富順通家及第李  
天植題于武庫之澹遠  
軒





中華古名言序

世與世之不相及也則今與古遙相遠也  
懷古者不能得古人之心想其貌  
不知古人之貌味其言寸簡所遺不  
朽者固不窮寢相白學者意以逆之

而鍼砭之用從當人神而色報更  
自為承領迺見虛頑主儒隨人禽  
受不患不靈第患不觸耳今人讀  
本草書便思活人讀兵刑書便  
思殺人胸中具有一得則已動心

試思於六經語孟之言童而習之白  
首未化豈真小道可觀而大成因致  
執非也六經語孟聖賢淑世之言  
非梯航富貴之言也自經紉化而註  
疏則尊註疏註疏化而制義則尊

制義辨其為常理之常也造制義  
興而泐泐乃折奚問河源凡其馳才  
人傍溢之氣察主司鼻息之臭偵  
貴人利達之踪龍萬狗以傳家紙  
唾壺而求味猶且曰工品能品神品

謂世經世傳世是使聖人面孔塗之以  
東施之脂粉而貌易易之以優孟之  
衣冠而處易又代之以世說餘譚之  
喉舌而聲音易鄒魯一脈如是位  
置壁猶注解破於漆器浸淫江河中

久而味醜其漸清侵蝕也今求孔孟於  
時執蓋不知幾漸漬矣安得痛人心之  
靈而使之醒所以今日之士習玄黃關  
捷於唇吻援附分祖於支派未嘗急  
難先覺三窟以竄之以無他難平日擬

新擬雅之神窮工極變故依傍之魔  
入肺腑而不知也夫蓋趙君以賧川淳  
儒敷教淫於前政恐此魔毒我者於  
無已時又於帖括世界中驅之不得迴羅  
古人所自淑之言彙而咸帙即其言不及

六經語孟然立言之者不經科目一道  
鑿破胚胎讀之者亦不必以棘園紫  
屏煥亂腹臆秘於日用閑對古人影  
子而想其標察古人聲音而辨其  
氣造芳口直忠厚之有隱、素告而

不知其時之隔也即縣是以沈融六  
籍寢寐三皇於以弼僎乃之重斯  
世之靡也庶其有瘳乎慎毋曰師儒  
之職典學之官以督課也如以課則多  
旌自上名實自下得失熟其衷深  
非是

朝廷何取而利此浮响世道六何急而  
課此士美為辭之韓蜀點問在驛  
驛由外交賓折肱側席取須官用

之士而輯之而操之不課實而課文  
定知其計左也大蓋此書不求天下  
有文士第求天下有真儒漳澤間  
原為二程夫子謂學焉得此言而真  
儒輩出則大蓋之有造於世者不亦矣

崇禎紀元夏至滇後學李楊顏首書



萃古名言小引

長夏蒸炎同雲標却君登古剎  
穿密松爽風四來靈籟飛動相  
與品隲古人書暢然適也却君  
謂我曰人有慧性能留古人俾  
不朽故古人憑今人以傳吾鄉

趙大董年兄古君子也行彬々  
皆先民意沉酣古藝林撮其要  
領績十數年集有萃古名言自  
性命身心達諸經綸措注纖微  
備具蓋自定道本而取古以為  
質耳俾讀者開編如見古人編

萃古名言

庄

三

既同好者議壽剝剔微子言以  
引之愚曰若是乎其能傳古人  
也抑古人有足以傳者耶夫古  
之足傳者何也曰真也真者何  
也曰行也身到方廣者幽徑奇  
巖言洒々盡致足未歷憶而口

之雖工不真古人多憶言本其  
身之所體心之所見德之所踐  
道之所現觸機順布之或喻或  
諷或歌或嘯確然自剖其中之  
所存故其言簡而意貴識廣而  
理尊一時庸之久而傳焉能與

後人之靈氣相接讀古者不徒  
誦其言而深維其行亦不遠求  
古以之行而自敦其所當行則  
見地實矣不涉懸測闕變多矣  
自無編謬致慮深矣應免膚解  
慧知莹矣愈現生趣古之已言

卷一百一十五

序

吾能言之古之不及言吾能發  
之其取古人以翼吾明也其捨  
古人以旌吾志也隨所行而皆  
有益於身心裨於世教不然發  
塚求珠求之愈迫而古人愈遁  
其何益焉審君所諗大蓋先生

茲不第言古言而實行古行者  
耶是編也允可以傳安得披其  
書而見先生之為人也卻君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愚實自愧不  
文甚矣

崇禎元年戊辰夏日南亭邢鍛

卷一百一十五

序

四

書於澹靜齋之小坐



羣古名言目錄

第一卷

砥行

處家

課子

第二卷

勤儉

省躬

擇交

羣古名言

目錄

尚儉

惻時

醒迷

耐貧

第三卷

澄心

勵學

懲忿

入悟

敦倫  
當官

陰德

慎言

崇謙

敦厚

警貪

行素

心學

箴銘

室慾

尋真

謹微

評文

禍福

居鄉

第四卷

居身

應事

治第

節飲

羣古名言

目錄

戒殺

貞婦

雜言

卓志

容忍

攝生

惜時

涉世

接人

澹食

養姑

賢婦

感物

小窓格言

目錄終

萃古名言卷之一

梁南 趙氏獻賓廷父輯

砥行

趙清獻公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其不可告者。則不敢行。此古人之天也。學者以是存心。庶乎古人之天。  
司馬溫公曰。吾未嘗有過人處。但平生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此古人之人也。學者以是為心。庶乎古人之

宣城吳仕期上江陵書曰。寧為天下第一品人。毋徒為天下第一品官。

許子遜嘗語人曰。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幹天下第一等事業。幹天下第一等事業。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

先正有言。世以三品論士。九品論官。官品品之一。朝定之。自天士品品之。百代造命。自我達人。窺先天之天。閱人中之人。窮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終不以品之一。朝易品之。百代故。百年總歸。無涯三立。終成不

朽

盛待制濤嘗言。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嘗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賈文元有言。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女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女失節。則萬事无裂。可不慎哉。

王耀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一點之污。終身之缺。余曰。惟士之廉。猶玉之潔。一絲之瑕。全論之毀。

王遵嚴曰。賢母之育妹子也。重閨以衛之。桂檜以飾之。下堂必保。傳夜行必執燭。是以窺踰之隙不生。而貞潔之德全也。故廉耻者。士之衛也。執物者。士之飾也。分守者。士之保傳也。節義者。士之燭也。若必撤衛。

熄燭。廢保。去飾。則宋姬虞女。終不可期於世矣。鄒嶧山先生曰。堂堂正正。青天白日。無曖昧也。磊磊落落。喬嶽泰山。無詘伏也。皆獨獨清。皆醉獨醒。無依著也。力障百川。迴瀾既倒。無浮沉也。勁豎牢立。屹然安定。無震撼也。不毀方以爲圓。不棄直以爲通。不爲

利而不為感惕

夫士君子之立身也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也若捧盤水而恐其覆也若慈母之護貞女而不使行路之情得而入也寧固毋通寧拙毋巧寧鈍毋躁寧玉毀毋瓦全操與水霜俱凜而志與日月爭光也士君子挺立寰中須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視師保獨往視鬼神一念不欺對越上帝一息不悖貫徹終始

黃鞏嘗曰人生仕宦至卿相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

道為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卷一

三

萬士車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即文莊嘗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

岳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人

蔡元定曰君子睹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濤而不疑

華學士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欺欺天二不欺欺君三不欺欺親四不欺欺友五不欺欺民

呂本中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存

姚胤昌曰大丈夫欲為完名節人須是養定氣

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

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呂涇野家居有客為權貴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烏獸客慚而退夫詞甚嚴而義甚正此固君子持身之法亦以見此公千金不

染之操也

卷一

四

何景明名重一時錢太監寧欲交權之持畫求題謝

曰此名畫不可點汗卒不許夫言雖孫而意却嚴此

固君子待小人之法而亦以見此公壁立萬仞之槩

宋神宗慎於選士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及唱名

乃鄭獬也獬為人素忠孝故首薦云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為松守夢城隍庭下皆

保林善人明日召林外父李問曰汝婿平日何為李

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楊仲溪微時客成都主人少婦出而調客仲溪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曹芻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芻不可回字火之已復書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後狀元及第

趙清獻帥蜀有妓戴杏花公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幾晚使直宿老兵呼之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

卷一

理

理

呼曰趙亦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從幕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可見公之根地有基即一時妄念僕人亦諒之耳見遺金於曠野遇艷婦於密室而不動心者方是真羅大經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誠齋嘗曰士大夫清蘆便是七分人了蓋取與之污潔動關人品故東坡云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余輒津津有味其言滄人妻女傷天理損德行壞心術莫此爲甚老子曰

人之妻者人亦窺其妻夫窺之猶且不可而況于淫之者乎吾輩當以此爲第一戒

玄帝垂訓有云財不義者莫取色非己者休淫

文昌戒士亦云毋取不義之財毋淫非己之色蓋不義之財非己之色吾輩以此敗德傷生者多矣余嘗佩服聖訓兢兢不敢有違每於座右書一聯以自警曰對天可說方開口怕人知道莫萌心

爲士子者非人不可交非地不可往非公事不可入公門

卷一

理

理

士子德行爲本匪德而文居爲士蠹出爲官蠹文昌訓士錄曰凡士子志舉業者未論攻文先當積德今之士問其堪巖所講何事飾章繪句問其應制所挾何業握槩懷鉛問其釋褐所志何爲剝髓肥躬嗚呼吾不知之矣吾不知之矣天湖子曰今時秀才只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斯言極中時弊大約吾人處世在家孝立朝忠持已敬蒞官廉脩此四者庶乎無愧於人矣

董仲舒自幼潛心大業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專如此嘗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二言者實有合於聖人先難後獲之訓而仲舒之為漢代醇儒者以此可見人之為學當專心致志庶幾有成然其心惟當學文脩行盡其在我此外功名之窮通得喪一付之天命絕不可萌干進欲速之念至於義利公私之間尤辯之明而守之固方能毅做出個好人來不然功利之私日熾隨其所在纏縛無有了時矣凡為士者切宜痛省而敦謹於微

王沂公曾自幼勤苦攻書砥礪名節真宗朝狀元及第或謂之曰狀元及第一生喫着不盡矣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後歷官宰相正色立朝朝廷倚為重焉可見士君子這個身子乃天下國家之所利賴者必須做秀才時把志立得堅定他日致身科第方纔看破俗情卓有建樹不然以草茅白屋之士一旦發蹟泥塗瞬息間光景不同未有不為其所淫蕩者嘗聞我朝鄒立菴公智十六歲發解蜀省會試京師因訪他省一解元之年相若者其人一見首

以解元坊金多少為問公鄙之使拂衣起後建議超卓為時名臣然則秀才家寒酸滋味不可因富貴便忘記了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嘗自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故初為諫官則伏閣請對既知延州則胸中數萬甲兵及參大政則敦尚風節薦揚士類在在隨事盡心而一段憂世樂天之懷見之詞賦者不一而足昔人稱為本朝人物第一云夫士先立志而才識次之若論此公卓

識高才真是迥出尋常萬萬但其一點標存却自幼年便先立定是以中有主而不遷即陟清華登顯要都是這個心腸流出夫是以隨在而卓有建明也世之人愈遠崇肥神馳利欲者視百姓之苦樂全不相聞噫亦立志之學未之講耳

裴公待儉識見最高是時王勃盧照隣駱賓王楊炯四子皆以少年能文章衆咸期以大用行險一見乃謂人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華露豈享爵祿之具楊子稍沉厚應為令長餘得令

終幸矣後烟僅試盈川照隣終於惡疾王勃溺於渡海賓王則以謀反誅一一如公言嘗聞語云士慙而後求智馬服而後求良今以四子觀之可見士君子德器爲本文藝爲末自古聖賢當大任者孰非以重厚老成者勝之近時初學後生晷曉文藝便眼空四海旁若無人傲忽師長輕慢前輩似這等浮薄之夫縱使才華驚世亦雕蟲小技耳宜其立見墮落而負荷不堪也觀此可為潑戒

劉元城先生天性正直議論慷慨初第進士即往洛

聖古各音

卷一

九

中從學於司馬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先生奉以周旋及公入相先生杜門家居未嘗以書抵政府公以此益重先生乃薦為館職因謂先生曰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獲從公舊矣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及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夫政府之地干進者之所必趨乃元城中正無求溫公以此重之宜其相與有成而一時轉移士風不無有賴世固有上書及門寅緣故吏門生耳為瓜牙鷹犬者視此不將媿死乎

昔韓琦爲相馮京知制誥數月不一見琦訝其傲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適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李垂知絳州還朝不謁宰相或謂曰舜公文學謀論高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何不令宰相一識面垂曰我若昔謁丁唯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而今已老矣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以異推援乎以此知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使王公逐其不來而不厭其不去斯於自重之道則得耳而今之士果若此否

聖古各音

卷一

十

登壘乞墦吾輩讀書時每深鄙之迨一得志而登壘乞墦之醜行往往自吾輩中出豈聖人維持世教之語反滋後人敗壞名節之端耶可慨可慨  
養得天地間一段正氣扶持天地間一番正論培植天地間一輩正士方不負爲天地間一個正人學者奉躬循軌不啻處子今天下士子之守已一如處子之守貞乎否  
凡人對妻孥而無愧者斯能對聖賢而無慙試問今之士能無愧於妻孥乎不

古人著書非以應科第今人讀書專以圖科第夫藉訓詁以圖科第已非聖人立言之旨矧藉科第以圖溫飽不大背聖人淑世之意耶

古人存心以不若聖賢為耻今人存心以不若科第為耻耻不若聖賢故嘗以飭躬勵行者樹千秋之軌惟耻不若科第故僅以繪章飾句者博一日之知

許衡七歲向學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卒以道學名夫以七歲之童且知讀書匪直為科第今人好學而僅僅以科第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為名者其亦昧於根本之所在矣

學者一生受用全憑此心心術不正而徒文藻是工

譬之無根之華立見其彫瘁耳

為公為卿一時修為榮遇為聖為賢千載托以不朽

士第知一時之榮遇為可誇寧知不朽之盛事為足重乎

梁湘東王筆有三品紀忠孝以金管書之紀德行以

銀管書之紀文章則以斑竹管書之夫一用筆而差

等不同則德行文章其輕重可槩見矣士欲砥行敬

錄戒士文一通以自警乎

文昌戒士子文今歲取士不止一端要在得人以副衆望一以陰功孝行為上次以處已謙和為賢苦學者則醉其勞高才者則遂其志傲忽者未免黜落輕薄者姑俟勸懲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神明司之以公其予奪人不自省明示訓言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為能居貧局富成名即富士無分於貴賤人切在於勤勞九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息操脩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身雖曰儒徒為儒

服之觀美不敬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成輕慢前輩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傲忽師長而放蕩無時名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張則誚庸流之濫得責人者不能於責已議人者乃所以議天或恃己之見而過人之能或銜己之長而攻人之短或矜所學而忽畧一世或恃一解而輕視衆人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為能用心不戒則以機巧變詐為勝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奪此予此而不恤人言面譽背毀而為苟合於人口是心非則絕不容於物外貌雖慈祥德

巧言而美語中情多忿狠奸僭賊而陰謀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不和其室而滯非己之色舍己田芸人田失云多矣作無益害有益損執甚焉預鄉薦者自爲志得意滿不復進脩入省闈者例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恃才傲物挾長欺孤常交貴援而每夸等流以隻字片文而蔑無同輩在市井則和合貿易以觀其所得遇州縣則鬪合爭訟以滿其所求不忠不孝并心冒法而喜爲非禮非仁直情徑行而弗顧游樂無度博奕廢時耽飲而自喪其神運感而乃敢於

華言

卷一

七

德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况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稍無成直歸於命運纔有力專務於構祈不知天憲之難逃深恐人心之愈惑出處語默之際天必啓之進退予奪之間神所私者豈容幸取不可計求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邇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神明公取專激勵於輕薄之流天道左旋用獎予於淳朴之士若能自

悟晦迹韜光望欲有成勞心苦志曲盡陰功之事務存忠孝之心返乎上古淳朴之風無流末劫偷薄之俗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謙和處己氣象如初天不負人人宜力學凡爲士者各宜戒之

余於砥行一節或援古或證今或引聖訓或參已見諄諄不憚瑣屑者非敢誇於絕士也蓋士之大根本惟此行士之真工夫惟此砥行不然文人無行縱筆挾江花文爛雲錦祇空華耳即偶博巍科叨廁華臚亦倖得耳又何貴於士哉余自總角時即勉以清貞

華言

卷一

七

自砥一言一動兢兢業業惟恐獲戾於天地惟恐負慚於衆影雖一公祖兩父母延爲門館者八年爰自課督外未嘗爲親識囑一事未嘗於分外取一文梓里中人信余者固多然亦有目我爲固笑我爲迂者及辛酉幸博一第而故步難移迄今一德清冷而素心彌確此固余所自信諒亦難逃耳目之公者第此硜硜之行方愧不齒於大方曷敢藉以梯世譽誠見夫讀聖賢書不可不勉強爲聖賢中人也同志者亦能諒余立言之心否

敦倫

家庭之間有兩大根本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是爲一大根本即伯氏吹簫仲氏吹篪亦一根本人能培此兩大根本自然有許多茂盛的枝葉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若時時念此則時時受福未聞孝友之家子孫不昌盛者也

人生五倫而一家之中獨居其三此父子兄弟夫婦之義所關係於人道者衆也人能於此中克盡其道而無違則以推之君臣朋友無不宜也然而一家之

中最難調停何也父子兄弟天合者也夫婦人合者也人合者恭居天合之間以異姓見女而欲聯爲一體自非賢孝恭順之女厚性剛腸之夫鮮不爲夫婦之故而離間其兄弟忤逆其父母者末世人心易死家政不和大都皆坐此弊

人倫首父子人道首孝慈然慈之道世人父母猶有多致之於子者而孝之道以求之人子中則寥寥罔有盡焉夫父不慈子不可不孝矧不能體父母之慈以孝父母乎之人也仰無以對父母還無以對此心

縱岬然負七尺於天地之間而鮮民之生何如死之

父也  
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雖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不足爲顯明白痛快讀之惕然

夫爲人臣而擅爵食祿出其身以爲國用其當效忠

于君鞠躬盡瘁事固未易殫舉然總之軍旅無敵

此心耳此心在中不求外之可以對吾君止求中之可以對吾心不求君之知我心惟求此心之可獨知於我挈一副精白肺腸以懸之楓宸之上又若挈一副靈異精神以擲之槐序之中夫如是而後謂之中心也不然中愧此心寧不上愧冕首下愧綬腰哉

天下賢女子少而不賢女子最多丈夫而遇女子之賢則有相成無相累此人生之大幸也不然則計所堪駕馭萬夫智計能麾斥百難不免定制于一縷

飛媚而莫可奈何矣嗚呼夫為妻綱綱在何人如之何勿猛省耶

兄弟之生也原從一體而分比之于手足蓋誼至切也試論手可以傷足乎足可以傷手乎手足之左者果可以傷右乎手足之右者果可以傷左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世人之兄弟未有不相傷者此雖枕席之言有以亂其衷而實財利之私有以胎其釁也何也兄弟之間一人為利一人知義必不至於參商惟二人俱知利而不知義故手足變為刃牙骨肉

華言

卷一

十七

化為寇讐耳詩於兄弟戒勿相尤其言切其旨深

矣

予有六字人能實持自無闕牆之失六字者何受得氣喫得虧也嗚呼言而及此其衰世之意耶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徘徊悵久之而去鄭崇質當使絕域鄭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可使之有萬里之憂遂請以他人代之夫瞻雲而動二親之想此已所自

致之情也母老恐貽萬里之憂又非體人以必致之情乎故曰狄公之賢比斗以南一人而已

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茅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楊斛山為御史一載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則得封典何不少待公曰救水之惟天性之愛

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

華言

卷一

十八

薛遠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蕪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毛義事親甚孝府檄徵義為公曹捧檄而喜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思遠

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蠶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

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遣已聚歛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報之王哀父儀爲司馬所殺及設教每讀詩至蓼莪篇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嗚咽門人遂爲之廢此詩

古先達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人能體認此二語當無有不盡之分不聯之語

蕭放居喪以孝聞廬室前有二白鳥馴集每俟放哭泣亦爲之悲鳴可見人子一念真至即異類且爲感孚矧共此良心者有不惻然動念乎

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甚篤康年八十公事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必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薛包與姪分財奴婢取其老病曰與我共事久也田廬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久身口所安也噫此古道也倘今之析

產者人人如此存心不庶幾古克讓之風耶然而未有不爭者可嘆可嘆

省心銓要曰無瑕之玉爲國器孝弟之子爲家瑞

稽紹蕩陰之敗護衛帝被害血濺御服事定左右請

帝浣其衣帝流涕曰此稽侍中血勿浣也韓彥思爲

孝子張僧徹作墓誌餽之鱸二百彥思爲受一疋勅

家人曰此孝子鱸勿輕用也夫忠孝之人勿論其品

爲世貴即一血一鱸且爲人所珍重如此

徐節孝積生三歲父羅城君卒晨昏匍匐床下求其

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流泣不止因羅城

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忍踐故白沙

曰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

人子執親之喪深墨樂樂飲粥茹素自是常理今之

人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

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

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

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與言至此可爲

流涕



謂曰牛羊而墓祭不如鷄豚速存親又曰一滴何曾到九泉可見為人子者須趁父母在的時節竭力供養臨終喪事盡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庶幾無憾耳古人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易言哉其言之矣今之為人子者日日在父母膝下不知愛敬一旦做官遠離之任經年累月不管父母衰健何如甚有携妻子丟父母全不在心者又甚則有聞喪不奔忍心視事者噫富貴浮雲父母天性逐身世之浮榮而易天親永訣此余之所未解也

范文正公

卷一

一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嘗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克今已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而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夫公當貴顯不忘父母念及糟糠諄諄訓戒所以能成其子為上士今仕宦人家做官營求惟供眼前妻妾之奉安念當初父母艱難宜其不再世而立見衰落也孝道通於天地鬼神如姜詩之涌水出魚梁彥光之園得石英解叔謙之神告藥藤堂誣也哉

鄭克敬以庶受知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王戎和嶠俱居父母喪王鷄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問劉仲雄言和可哀仲雄曰和雖備禮而神氣未損王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為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陳文恭獻章事母甚謹每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

卷一

一

一

果然母信浮屠法及病厭章如命以佛事禱王御史鼎曰此白沙先生變通處及母沒遂終身不衣綺

翟嗣興善事母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嗣興燴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旦夜至月餘乃休一日

母思食羹時羹始華嗣興凡川有羹者解衣入水覆其華覓之雙脰皆赤腫俄得三羹於水中人以為精神所感

江山何倫事母至孝家雖乏而甘旨不缺衣服備

莆田劉閔家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

陸續年六歲袁術出橋續私懷二枚拜而墮地術戲之續曰將以遺母王僧孺少時有餽其父李者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夫均一髻戲之童也續一橋不敢忘親孺一李不敢先親大於此者可知矣世有私妻好酒生而不知所以盡養者豈其獨無孩提之性哉

鮮于文宗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對芋鳴咽如此終身王脩七歲母以社日亡來年社脩追念其母哀慟之甚隣里為之縗往失灼一羈弱之童也宗對衆

而追念其父脩感社而慟哭其母則其孝思誠可嘉矣世有迷本忘源死而不知所以盡哀者豈其盡無孺慕之良哉

范喬年二歲祖繫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乃執硯涕泣夫不忍於一硯而忍於忘其祖者乎今人享萬金之產而置祖父於若忘者余誠不知其何心也

程曾七歲亡母號慕毀悴鄰人哀憐嚼肉哺之知有肉遂吐不食夫不忍於食肉詎意不忍於七歲之童

哉今人執親之喪而飲酒食肉毫不自覺其非者余殆莫解其何意也

歐陽守道少貧為里人子弟師主人饋食每懷肉密歸遺母夫古人之甘旨且思懷肉以遺親今人享輕肥不思設水以就養堂其獨非人子與

臯魚父母既沒向林臯而哭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夫古人欲養不及養且動風木之悲今人能養不肯養徒嗟瓶甕之耻堂其獨無人與

創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過父母之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謂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畏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鄭義宗妻盧氏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老未去盧冒刃立其側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果然鄭崇訓妻蔣氏事姑至孝姑病不瘳醫者曰須得人肝補之蔣於是剖肝少許煮湯食姑姑病遂愈

胡居仁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其後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父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者三年夫蔣氏刲肝而姑病痊居仁嘗糞而父疾痊此皆精誠一念默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雖曰孝爲庸德而此固其絕德也已

申屠九歲喪父廬於墓致有甘露白雉之祥除服不進酒肉者十餘年蔡邕綱曰大孝

楊文貞士奇微時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齋生攜書過

卷一

三十五

館下色娑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

先儒云天地萬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有多少不盡分處

雲蒼云父子兄弟相聚無百年光景篤恩誼者惟思愛日以洽情重財利者但知謀產以相爭耳

浦江鄭氏十世同爨家畜兩馬一馬啣一馬不食江州陳氏九世未分百犬共牢而食一大不至百犬不食可見和氣薰蒸即異類且爲之感動也

語曰不精不誠不可以動人故王崇哀毀而電止阮卓悲號而風息蕭芝棲墓而雉隨希逸居廬而烏泣明元割臂而天醫降董永鬻身而天女織孝子精誠天且爲之動况人乎

人情安常處順不見真性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昔王密與弟儁子元直如涼州中道糧匱乞於塗偶爲賊所掠密追賊叩頭請以元直代賊義而受之姜肱與弟季江通野遇盜將殺之肱願自殺免弟江乞受戮以代兄盜賢而兩釋之夫人情誰不愛其子而以子

華古書言

卷一

一

易弟誰不愛其生而相爭以死友愛誼重故生死念輕耳

趙孝弟禮爲賊所執將殺而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義之俱釋焉張範子陵及侄戡俱爲賊所執欲殺之食範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曰人情雖愛其子然吾猶憐戡之小請以陵易之賊高其義俱還之夫趙氏友于有兄而弟之死張門雍睦以子而代侄之生均非曠古所希違者哉

喪不衰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

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

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嘆可嘆

范公義田一時一事耳迄今以為盛事篤倫者誠不

忍吾一身之飽煖安居族人之流離困苦則此事最

不可忽

疏廣致仕歸日具酒食召族人故舊飲更分之金曰

此金聖主惠養老臣者與宗族共其賜不可乎

范仲淹自政府歸有絹三十疋盡散宗族親戚曰我

生長幼學仕仕宗族咸為我勸喜我以此勸之

將營居室必先祠堂水火盜賊先護神主此明訓也

今人第宅必極華麗園池必極幽勝旅次客邸凡可

以致力者靡弗盡心至於祠堂十家無一是何倒置

之甚

先人遺物子孫亦必謹守况墳墓乃先人遺體乎松

楸蕭索之感所當刻刻在念者也忠孝堂題云人

為萬物靈心具五常理力行當何先自吾忠孝始周

公之所以為臣曾參之所以為子六經大要豈多言

希聖希賢本諸此夫婦長幼朋友間在舉措之而已

### 處家

龍昌先生曰人家常有不如意事乃是好消息事事

如意乃是坏消息此固乘除損益之理然處人事

之助也蓋人常有不如意事則懼心生懼心生福因

之失事事如意則驕心生驕心生禍固之矣自古國

家有水旱夷狄之警嘗多惕厲承平既久土木巡幸

種種不可止遏家國一理乘除損益在我不在也

門戶太盛是曰禍基可畏不可喜也人生處此宜有

轉禍為福之術貴而能賤富而能貧高而能下如斯

而已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為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

耳蓋由祖宗立法嚴謹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

有長舌之婦敗群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為人

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於屏藩悍婦驕兒秤

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讐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

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離

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閭閻之實禍

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蹊。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陸象山累世義居。晨揮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猶。

卷一百一

三

三

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雲蒼云。居家苦不足。更待何時足。人生苦不開。更待何時閑。惟守儉則常足。安貧則常閑矣。

雲蒼云。但願一家賢孝和氣。滿堂便享人間第一樂。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聽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績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惡也。

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謔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大聲於夜靜。鷄聲於晨明。令人有清曠之思。

家教固以仁讓爲本。勤儉二字最不可忽。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情意常要流暢。無滯礙方好。

王遷者有高行。嘗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振貧窮。

鄭文嗣十世同居。一錢尺帛無私。父嗣沒。從弟太和。

聖家事嚴而有恩。家庭凜如公府。

范祖禹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

劉安世性嚴毅。雖居家無情容。子弟侍側凜如。

蘇子容字量閣。博喜怒不形。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情容。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嚴內外男女之分。王凝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

富鄭公治家嚴整每蚤作放出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

今人嫁娶必論門第必論貴賤夫昏而論財夷虜之道昏而論門第亦豈君子之道哉禮義清白宗祧是重此外非吾所知也

司馬溫公家訓謹守禮法以御群弟子及家衆分之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爲出稱家之有無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莫不品節

均一省冗繁止奢華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嘗戒婚姻當先察婿與婦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富貴婿若賢今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苟不肯今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婦家由之盛衰者苟慕一時富貴娶之彼有所快鮮不輕其夫而傲舅姑養成驕妬必爲患後吳虞翻嫁娶不擇高門嘗與其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奴僕悍惡者稍覺即善遣之爲妙責而不謹或蓄怨

發之而不決未有不反禍者古今若斯之變不可勝紀可不戒哉

侍婢年甫十三四可配者配之不然即嫁之不但陰德亦肅壺正家之急務人爲此累更甚於悍僕戒之戒之

大抵奴僕少亦清心省事大助慎之慎之軍容不肅必敗壺容不肅必亂故聖人於師曰師與於家人曰女貞義深遠哉

俳優戲劇止可供賓客之娛中門以內宜令絕迹

有不幸喪妻壯年無子者自當續娶苟年踰四十又有子息第令一二婢侍巾櫛足矣斷不可再娶也蓋凡再娶必少艾年齒不齊一不便也夫卒於前少年寡居二不便也彼若無子必當改圖彼若有子必妬前子三不便也前子事之如母名分已定稍不愜意必以不孝或以不忍言者污之羞恥不顧動經官府此俱吾所目擊者敗名敗家覆轍相尋奈何弗畏玩好之物所謂淫巧喪志者秘弗示人與未畜同既示人矣垂涎者又復靳之是禍之媒也處家者之知

當官

楊文襄公曰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歐陽公知揚州寬簡不擾數日間事十減五六兩月後公府如僧廬或問其故曰吾寬不為苛急簡不為煩碎兩非廢事也

景行錄云生事事生省事省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文清曰人好靜而擾之不已非為政之道

呂氏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

惺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呂本中官箴曰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餘報於後

邵必知高郵謝宴集餽遺曰數會集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

為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為小臣者見勢

歟之張則立脚難定人能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炎涼為向背豈有水山之慮哉

為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醪悶悶見為無奇而奸駟蜚語擬以為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疎逃見棄四也上官所喜每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憐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捆至苞苴不入則謗非謗來六也官成易怠百課最易盈虧

歷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馴僧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少疎白黑難涸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冤於覆甕者此仲翔敬通所為仰天長嘆也

唐李果為洛陽令有劉蕪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吾輩可於他縣血食蕪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夫為官清正既為鬼神所敬畏彼素行有慙於李果者明固難逃人非幽豈能免鬼責乎

李廩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熱  
室門簾甚敞潛度廣秋以簾竹織成簾將以贈廩三  
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其清德之足以畏人如此  
宋孔觀二弟東還輜重十餘缸觀曰汝輩忝爲士流  
何至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噫今之以士流而作賈  
客者豈少哉幸而不爲觀之所見也

孫薪與守黃葆光有舊里胥欲因新賂黃俾薪家童  
道意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賊夫入耳且  
以爲賊初彼賄賂公行者其賊可勝實哉

呂文穆公爲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  
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  
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孫之翰人  
嘗送一硯值三十千之翰曰硯有何異如此價客曰  
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則水流之翰曰一擔水纔值  
一文不受夫奇珍異寶人爭艷之信如二公之所見  
則一切玩皆可視爲無用之物矣詎非爲官者之  
明鑒哉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

猶有金可卻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  
朱公靖公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  
焉有封裳而盜跖者也噫此公忠厚之言不令當官  
者惕然而猛省哉

真西山曰萬分廉潔只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大惡  
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

趙彥彬令貴溪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此真名言也宜書一聯於左右

先正有言爲天下第一品官不若爲天下第一品人

余曰爲天下第一品人方不愧爲天下第一品官

袁中郎曰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  
今之時處簿書會計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  
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  
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之  
習而少脂常娥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入疑其  
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  
涉世亦難矣哉

魏文靖曰居官須謹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



我輩司一郡一邑之計群千萬人待命於一人亦大  
可畏矣嘗見作福最難作孽最易念到最易力到最  
難力不到處有無限滲漏便有無限病痛就教作孽  
豈必侈然自肆乃為作孽耶思及於此雖欲不兢兢  
業業惟日不足不可得矣

或問窮民欲潰悍卒欲亂當何如以處之西田子曰  
激之則禍成而不可收縱之則效尤而不可長要當  
姑緩之以平其氣徐治之以變其風可也近日之事  
皆俯順衆從苟且遷就雖已目前之患終遺後患之

憂患於體國者不審也

何文定公曰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  
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強弱何常之  
有固有貴厚而謹畏者有怙貧弱無籍者當置強弱  
而論曲直可也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滑吏所餌不自  
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  
嗜利所得雖少而使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辱  
可惜哉

合浦出珠前守貪穢不時收之珠徙去後孟為守清  
廉寡欲所去珠復還本地夫珠雖寶玩一無知之物  
耳貪者若逐之使去廉者若驅之使來珠且如此何  
況民乎信乎官之不可不廉也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琴一鶴一馬而行其再任  
也屏去琴鶴止有一蒼頭執事夫琴鶴相隨其清標  
已自卓越矧屏去琴鶴而不用乎以此知古人為官  
即一琴一鶴猶嫌其多今人為官縱萬籠千箱猶恨  
其少向清濁相懸之懸也

陳仲嘗出入死罪人密授金於承塵上後覺訪金主  
已死將金送縣夫古人出入於死而終不受其金今  
人索金不遂而因以致人於死何仁暴相去之也遠

賈郁遷仙遊令客遺果一筐曰某家新果未有人知  
者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子兄知弟知子知是倍於古  
人也竟辭不受夫一果何傷且倍嚴四知之畏千金  
可況寧獨無一念之羞耶

夏忠靖公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  
不下馬者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懈行

劉忠宣戴莊簡奏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面諭曰小佐而庶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多閉戶不與人接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通者且命毋廷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于忠肅撫河南入京議事未嘗携一土物賄當路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說短長

吳文恪按貴州還三司官遺以黃金百兩遣人送至夔州不發封反之反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夔

途最險難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

上官凝調銅陵尉及蒲有老叟十數輩送之境上餽藥器行里許發之皆白金也追而還之生平不治產

所居僅蔽風雨而已

凌冲爲舍山令律已甚嚴一介不妄取見歸槩中有砧石一塊說曰此非吾來時物也亟命還之

韓恭惠極楓山之姪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放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意極有慙色

楊東為大尉以淳白稱嘗從容謂客曰我有三惑謂酒色財也故贊云秉去三惑夫三惑乃迷心之鴆毒去三惑則心清而庶事理居官者必如震之畏四知秉之去三惑而後可以無忝厥任矣

王忠肅掌銓衡子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抑佞倖杜請託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噫今天下安得秉公如此公以司黜陟之權

忠肅為冢宰仲孫以廢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階級

復誤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夫信若所見公卿任子孫即可令絕跡棘園耶特其至公一念非今人可及其萬一者

陳執中作相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卧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夫古不以官職為籠篋中物而私一壻今乃以官職為市肆中物而私匪人

晏敦為左司諫秦檜使所親致意曰公能曲從要地旦夕可至敦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吾豈為身計誤國耶噫不以曲從希要地屈指今古有幾人哉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而退噫此公之心一天地之心也假令柄國者操此心以用人天下寧有不均之嘆哉

宣廟嘗幸史館地撒金錢諸翰林爭伏拾之李忠文時免獨立不動上從袖中出賜馬以此知清察之

士能自愛未有不為人所愛者

李文達官吏部時楊文貞欲識其面示意南陽守因邀往見文達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也知

薛文清為御史王振聞其名薦擢大理寺卿或邀往拜對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

陳敬宗為南祭酒奏續之京時中貴有柄貴者欲收之門下陳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

歷觀方正如古人彼趨炎附燄者不當愧死於地乎

居官勵節只要點定脚跟須有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意做得徹時便是千古人豪

昔有某某初授命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李綸提舉廣東其兄送之行酌別江上勵以清白綸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投杯於江杯停不沒者久之後綸以清節著

耿清惠九疇還壘運使有廣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

其旁耿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

姚希得知靖江官署舊有錦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以布易之

尚書石璞鄉人有為典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杯十餘問曰汝宦幾年矣曰未考滿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咄咄馬策馬而去

潘尚書禮歸田貧甚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畝來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能亂

涇舉進士第歷仕三朝愛國忘家始終一節嘗曰  
官爵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

詹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盡心  
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梁孟敬號石門有一士人筮仕得嚴邑謁梁請教梁  
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曰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竟以不檢罷歸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喬莊簡轉南司馬其師楊文襄移書相規曰君勿以

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永終令譽則予無以託

名于不朽矣

楊文定溥謙謹小心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  
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

呂仲本調解州判官攝州事數月教養無舉邇悅遠  
來及臨任士民數千哭送河干呂既渡河猶聞哭聲

口占一絕云誠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  
方克勤爲濟寧太守不喜近名常有誦曰近名必立

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劉忠宣亦云居官以正  
己爲先不特戒近利尤當戒近名

劉忠宣即兵部銓部議陞以太僕卿忠宣語所知曰

即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嘗憤府縣政  
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何以展素志乃出福

忠宣成肅州故人贈遺悉謝絕至肅無資有總戎某  
其忠宣所舉者進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忠宣

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竟不受  
宋文獻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

而死不可苟利而生  
朱恭簡嘗言事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不敢以

黎文傳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責  
之曰古之爲令拔葵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

用妖服也  
陳公介有年自刑曹即歷陝冢宰生平不受苞苴每

之宦即去來只行李二箱歸田後至無屋可棲海內  
士大夫翕然嘆服

軒惟行輓爲浙江按察使四時惟一青布袍蔬食不  
厭嘗三日以米易肉一斤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

烹一鷄聞者驚曰軒廉使爲客大破費

有一僉事求見河州王憲菴云西來一件爲黃河二件爲華山三件爲見先生王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

王端毅爲吏書時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覬覦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

卿忠肅堃初任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輩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即封還以書責之

劉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珙爲甯田知縣奉憂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石太保璞爲山西布政日其夫人與諸僚妻宴歸愠曰彼多金珠綺綵吾布裙襖甚不稱太保曰爾何在曰常首太保曰使吾墨於憲汝安得此坐彼金珠綺綵者欲企汝得乎未幾諸僚果有以墨敗者

居官者必有焚香告天之心事而後可以言清必有清畏人知之操守而後可以言真清世有外事矯飾以襲清之名而中多染着反爲清之蠹者此又清而詐者也何言清乎

胡威父胡質俱有清譽上一日問曰卿與父孰清對曰父之清惟畏人知威之清惟恐人不知

楊震爲楊州刺史舉王密爲茂才除昌邑令震復爲東萊守密夜懷金十斤遺公且曰暮夜無知公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矣夫古人暮夜卻金而今人則白

日攫金古人畏四知以求衾影之無愧今人昧四知而不顧名節之俱殞是何人品之懸絕若斯也

謝瞻見弟晦勢傾朝野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夫有勢而令其兄不忍見則未有不傾者矣其後覆宗之禍非其所自取乎

周更生曰八珍雖美入腹則不知其味九卿雖貴還家則須失其榮何爲乎前美消矣而榮順於後美者如故前榮失矣而歆羨於餘榮者無窮乎溪情不止虎視難厭不能不爲世情慨也

孔子不貴聽訟而貴無訟今人惟恐民之不訟而且導民以訟夫其使民無訟者是甚麼心腸而其導民以訟者又甚麼心腸吾不意讀聖人書詎與聖人本心相刺謬若此也

陳白沙云古今學者不同孔子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仕而爲己則身家之念一生溫飽之計百出仕尚堪言乎余方慨今之學者不如古而詎意今之仕者亦大戾於

野史二語官能美人人不能美官噫斯言也此特爲關革污穢者論也若立定脚跟能做好人則人品高者官品自卓焉有人而不能美官也者

做人一日做好人做好人到底有好處做官一日做好官做好官纔成個好人幾曾見蒼蒼上虧了一人又曾見公論中枉了一人

晦翁曰仕宦只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不可起妄念也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微昌云余見世之深文墨吏視人命如草菅以鞭仆爲鼓吹彼堂獨無不忍人之心哉夫丹筆操人生死之權刑罰豈供喜怒之具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喜心一生微執隨動喜且不可而況乎憂患靖夜聞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夏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筆不忍下

周文襄忱撫江南嘗問一死囚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

有此可生遂活其人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商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文清公曰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日妄答一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夫妄答一人且抱終日之不樂假令妄斃一人不幾貽終身之痛悔哉世之濫刑以逞者盍反而心古人之心矣

古人慎刑藉以種德今人嚴刑豈不爲子孫造孽

世之交際亦求諸此心此理而已心上妄的便是理上該的心上不妄的便是理上不該的其毋務以已為溝壑因緊以人為溝壑以人為溝壑益不得不以已為溝壑處已處人無一而可反之此心必有甚不自安者夫交際以將心也以勢不如心而廢交際猶可言也至強此心以徇交際亦大惑已

文清曰作官一事不可苟蓋一事為其餘未有不苟

陸景倩為扶溝長吏按察使覆州縣殿最吏白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乃真清人既真清長吏失其真

尚矣得一強清亦足磨世奈何真清難而強清者亦不可多得耶

羅大經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今之人多得一文便喜一文何恤乎不直一文

明道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以此知居官者不可不以仁愛存心也

伊川先生嘗云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以此知居官者不可不以功德及民也

溫公世清白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

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故以矯俗干名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即安車食肉有千金之產原不為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馬懸鵠疏糲而後為廉吏也

鮑東雅言曰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必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跡跡而後

然當官尤甚

莊鶴坡先生省刑箴曰得情勿喜滅趾堪悲嗟哉鋸鍊忍用非彝一入既門百行俱隳一夫罹毒百口嚼依矧乃株連駢首殲夷不寒而慄不病而瘠人可獨殺天果無知縱爾躬其倖免嗟後嗣之顛危平反深刻孰從執遠

莊鶴坡先生薄罰箴曰谿壑難填脂膏易竭嗟彼索囊椎髓吮血鬻產償逋鬻兒償罰剝攫同污蠶魚讓黠矧乃受球破律骹法怨與利叢名以賄滅多藏厚

亡陽謹陰責於國家爲蠹蠹於子孫爲蛇蝎積德積  
貴孰損孰益

筆洞子曰人之哭哭窮阨不達之士我之哭哭知遇  
榮祿之士夫知遇榮祿而何哭乎曰我哭四時仕宦  
者一年埋沒了此身我哭五朝歷事者一世埋沒了  
此心

楊誠齋立朝時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  
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若促裝  
者此意甚好豈惟立朝即處世路可也夫端緒之於

人猶逆旅也而日日益之使諸物纏裹不得解脫不  
無累歸擔哉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仆  
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倏而  
爲主倏而爲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  
烏有

孫少保曰仕路濫速皆數命一定莫可前卻造物持  
假手於人耳

吳隱之素有清操除廣州刺史初蒞任近州有一水  
名曰貪泉相傳謂飲此水者多貪隱之至泉所酌而  
飲之因賦一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後清操愈勵於此可見士君子之  
當官者蕪潔之守全憑自己操持豈肯因物而變故  
其爲人也寡欲即處豐富之地而澹泊自如其爲人  
也多欲即居薄瘠之鄉而誅求無已總之存乎人耳  
竊嘗反復思之一命之士受祿於官君恩原自不  
薄惟是自家多方節省自然受事有餘何必更用貪

殘苛取窮民有限之膏脂以填無底之谿壑哉意觀  
吳公可以興矣

并州太守郭伋初到郡時有兒童數十各騎竹馬拜  
迎於郊外伋問兒曹何自遠來皆曰聞新使君到喜  
故來相迎耳伋辭謝之於此可見士君子受命於朝  
爲民父母一方匹夫匹婦莫不鼓舞灌欣即下而兒  
童走卒亦思想望其丰采而快覩其威儀其屬望於  
我者抑何厚且切也乃職司牧養不思持廉秉公爲  
民造福或立心貪昧惟利是求或舉動乖張徇私威



理致使閭閻赤子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知當初士民之所以懽迎者為何而可以如此耶嘗聞一謠云今日接明日接接得一箇真打劫意君子何忍置其身於下流令民情一至此極哉

真西山先生帥長沙時日以庶仁公勤四字爲當官之要偶設酒於湘江亭上宴集諸僚屬乃舉酒而告之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分既以膏脂爲爾祿當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須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設作十分歡

卷一

三

皆起謝爭自濯磨一時咸稱循牧至今名其堂曰師真夫太守之職專制全城古稱師帥厥任不輕矣爲守者必正己率屬不以利汚行不以私害公而各屬長吏而下人人相體相成其於民間利病所在銳意興除自然民安物阜境內皆春不惟官民一體血脉流通即上而朝廷責望之意下而僚屬相與之情庶幾無負矣意真何人哉希之則是

于公爲人公明慈愛居官問理獄情務求平恕未嘗冤枉一人不惟民皆感之即公亦自信嘗謂里中父

老高大吾門閭令可容駟馬車吾治獄多陰德後世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爲御史大夫世世顯榮公言如執左券夫古人爲人命關天一出一入之間所係非小苟不秉公持正徒取偏執依阿致以他人性命陪伴自己功名甚則潛通賂遺輕重其手恐覆盆多不白之冤平地造無涯之孽其爲惡報何時已乎凡爲士師者所當深戒矣包孝肅公平生剛正言笑不苟出守端州端溪有龍尾石硯公任滿去不持一硯而歸夫古人有言地方

卷一

三

出一物則百姓受一害但一硯所值幾何然且不取況大於此者乎後之居官者每見治內產一奇玩便取盡錙銖半入私囊半充交際以致閭閻坐困疾視此物爲不祥甚作爲天有眼地無皮之謠而斯民不得已之情見矣噫奇葩異品過眼成空利已勞人終將轉徙何益乎有道君子當深思而自得之

韓魏公晚年以使相出知天雄軍偶九日宴群僚賦菊之詩有云莫嫌老圃秋容澹惟愛黃花晚節香意謂凡人慎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托物比興如此其實

此公平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節操比翠栢蒼松豈待  
晚年而後知者然猶自視欽然慎終如始宜其完名  
全節與天壤俱敝也觀此可見凡人涉世之初便有  
定見定守操之終身方為無瑕之玉若始朱嘗不知  
謹守而後稍改變初心是謂盡喪生平矣故曰做官  
容易做人難又曰病加於小愈官急於官成此非後  
人之所當永鑒者耶

宰相楊綰清簡儉素拜相之日朝野相賀以為得人  
是時郭子儀以大將入朝方宴會賓客聞之咸去座

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即省驕從只存十騎  
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徹之嘗謂中書政本宰相  
所以師表百僚今觀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人皆  
景從如此乃知人主擇相須用廉正清約的人則一  
好尚之間文武百官轉相則效所裨益於世道民生  
者良非小可不然政府之地先自驕奢致使清約之  
士鬱鬱不伸貪鄙之夫肆然無忌欲求民生安阜而  
邊鄙晏然也胡可得乎故曰本原之地在朝廷嗚呼  
盡之矣

呂涇野與潘戶部希平相善潘置其子樓上讀書登  
樓則使人扶下樓則使人持時其饑寒而飲食之良  
父不聞書聲則扶其惰書聲不絕則憫之節其勞及  
陞荊州知府就呂問政呂曰君視荆民如樓上之知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張悅笑曰此不善讀書  
耳豈有違書本行而誤者耶

有一官言二十年仕路淹滯涇野曰前半截也不要  
管他後半截也不要管他只做今日的官

姚衡昌曰達人居官但願有清白吏之子孫不願為

作馬牛之祖父

先正云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百姓便是留有餘不  
盡之福以還子孫

凡居官者只一不妄取自不肯妄用既不妄用則亦  
何必妄取故清儉二字相須以守其官箴者也  
夫古人居官或以清貞砥節或以慈愛宜民或以方  
正提躬或以公忠效愷其良法美意固皆可法而可  
傳者吾輩學古入官縱不能躋美於古人而景芳跡  
以自勵亦庶幾無愧先哲矣

文清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爲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陽明先生曰居官聽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如是則訟獄平矣

姚胤昌曰居官聽訟只看一理。理直不得避嫌。使負覆盆之冤。理屈不得避禍。使幾脫網之憐。小民愚顛

忤意不得憑威加怒。姦民請託希旨不得曲法從情。

母微不畏彊禦之名。任情而傷體。毋沽摘發如神之

譽。疑似以爲真。只索無私當理。則政平而刑清。

柳公綽嘗自言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

孫其昌乎噫世之私喜怒而作威福者縱未知天之

不可欺抑豈其不念子孫而率意妄行若此可以公

綽之言反觀而自訟之矣

謝武林先生曰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

巨蛟爲三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

兩中外傳爲三慶夫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又豈但橋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見殘刻不仁之人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即洪水猛獸未足喻其慘也

劉寵爲會稽守召還六七老叟齎百錢送寵寵選一大錢受之人號一錢太守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贖之暹爲受百番人謂之百紙參軍夫居官愛財財有時盡而一錢太守百紙參軍不令千載之

下有令名哉

朱棠按山東嘗茹蔬連旬無肉人稱爲常齋御史王

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無魚肉大怒命撤

而瘞之世號爲埋羹太守夫官居民上一酒一菜皆

取諸民間故樽節於一身者雖甚微關係於民瘼者

則甚大况養德養壽其妙有不可盡述者乎近日公

私宴會器用鼎彝味兼山海猶自以爲不足不知此

皆從何處得來是在長民者思之

項仲山每飲馬渭水邊必拔錢三文而去夫飲馬拔

錢似乎已甚即飲馬而必投錢其生平之清正可槩見矣世有食萬鍾而不知感擢千金而不覺其污者視此能無愧報乎

謝武林先生曰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閭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視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極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顧手外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分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棟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

居官之法多端大要以莫民爲主虛芻牧之求而工版劑之計豈膺父母斯民之責者未聞如保訓耶謝武林先生曰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

尚健或縱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由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庶幾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黃裳驚其言

凡居官廉人以爲百姓受福余以爲錫福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約已裕民者嗣世不昌大凡居官濁人以爲百姓罹害余以爲貽害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瘠衆肥家者歷世得久長

夫余不能清而何爲歷舉古之清者以爲言舉世多濁而何爲不識忌諱以犯濁者之所忌大都今世爲官未必不從前世脩業倘今世之根基一壞則末世之墮落可悲余之諄諄爲斯言也未必非宦海中一津梁也知我罪我余安敢辭

課子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

凡課子者須使他知貧賤的意味歷觀古來大聖大賢何人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百事皆可為又何憂兒子不富貴

子弟生大富大貴之家多是不幸惟富貴則性傲乖罪百惡皆從傲上來

課兒須擇明師庸工誤器可也求庸婦誤衣衣可

別置庸師誤子弟可復胎乎如無明師寧可自課

黃魯直云人生須賴生業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既得佳士便當尊敬久而不倦始能收得士之報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今以獨

子而養養成驕不可救藥者豈其未聞斯言乎

責子弟不肖者亦反之自家有可肖乎否如自身無可肖則子弟之不肖者是賢子弟自身不能肖祖父

而子弟若肖吾身則子弟之肖者是不肖之子弟自家欲使子弟肖當先使其身無不肖然則自身當肖祖父乎祖父如不肖將誰肖肖天地天地如何可肖肖此心此心肖何處肖赤子赤子肖天地人亦肖斯天地之肖子

積金積粟積之數十年未有不散授田授宅授之四五代未有不移夫不有殘書數卷可為子孫世世誦讀也與又不有靈心一點可使精氣脉脉流傳也王徽昌訓家錄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況富貴乎

凡不當得而得之財不當得而得之位能於此看破遠之避之自是天地間一好人雖貧賤以死光榮多矣念頭一差必將攘臂何所不為無論遺千古笑罵往往奇禍隨之願吾子孫以斯語為第一戒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見是非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因之將以益之也

趙普戒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各宜勉勵勿重吾過故出入三十年未嘗爲親屬求恩澤

韓魏公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求之徒喪所守余以孤忠自信未嘗實緣憑藉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列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劉文公絃家訓甚嚴子幹舉進士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此還閱其衣篋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方峻於所居鑿井着公服焚香禱曰願子孫居官清

白有如此水

王長史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范仲宣嘗教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德

楊震素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

房彥謙令涇陽所入俸廩悉以周故舊謂子玄齡曰吾無所遺但清白二字爾

東里楊少師家訓曰大抵人家有德義者可恃有顯要威勢者不可恃目前如元堂之錢學堂之蕭皆恃有顯官傲然爲非而不顧卒致不測之禍豈非殷鑒吾家子弟宜依本分治生理公門不可干求小民不可凌虐立心要忠厚戒刻薄重義輕利多積陰德庶幾增長己福以及子孫耳

呂榮公其父呂公著居家簡重每教公事事務循規矩年方十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敢去巾服出入行步惟

謹謹亂之音未嘗入耳非禮之色未嘗接目所以學有長進爲宋名臣今人家兒子驕養慣了及長而淫縱敗壞家貲豈非蒙養不端以至此乎

黃香賦性至孝每當夏月熱時將父母枕席扇涼至冬月寒涼則又先將被單睡得溫暖然後請父母卧去故後人有詩云寒夜溫衾煖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如今人家子弟愚頑者忤逆聰明者流蕩馬知所謂夏清冬溫如黃香者乎然愛親敬長本其良知良能惟在爲父母者隨時以啓發之耳

陽明先生客座私囑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  
論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不願狂躁  
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歸非以益我子弟之  
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  
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柳玘勉其子云寸陰尺璧安可擲之他日而悔之  
晚矣

柳仲郢母善教子嘗以苦參黃連茶和熊膽爲丸使  
夜嚼助其動竟成大才

范仲淹苦學每夜於帳中讀書燃烟薰帳頂而黑後  
仲淹妻以其帳示諸子曰此汝父勤學所致

常玄子玄成俱以明經位至丞相人語曰遺子黃金  
滿籩不如教子一經

石蜡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王福峙有五子皆以文顯福峙嘗稱之於韓彥思彥  
思笑曰昔武子愛馬有馬癖君愛子有譽兒癖王家  
之癖抑何多耶噫今之癖殆又有不可言者矣

范正公少時在長白山僧舍讀書每嘗煮粟二升  
作粥一器經宿而凝以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  
釐數莖而嚼之如此者三年夫范公家貧力學日惟  
一粥一釐無他滋味宜其世味備嘗寒酸歷盡故出  
而登仕便能洞悉民艱不求溫飽爲國家建功立業  
蓋皆從此刻苦中陶鎔出來近見茅屋人家子弟熬  
清受淡奮志埋頭往往登名發蹟而仕宦人家子弟  
安於宦養者百無一成豈非學與不學之故與余以  
爲善教子者不可不使知澹泊之味

襄陽龐公耕種自給劉表風聞其賢特往候之因問  
曰先生居畝畝之中不肯居官受祿後將何以遺子  
孫乎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同未必無所遺也表嘆惜而去太傅疏廣致政歸家  
或有勸其贖置產業爲子孫計者廣曰吾豈老悖不  
念子孫哉但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吾固不欲其損志而益過也夫此二公之言自世  
俗之營逐者觀之似爲無當試取富貴驕盈與恬澹  
遺餘者相提而論然後知二公之見卓千古也

羅文莊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平生訓汝謂何乃有是言竟不許夫認得義命二字何所不可今之人微幸之念一生實緣之計百出已且不知義命爲何物也安望訓其子以知義命哉

胡康惠富訓諸子曰予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無忘予言於此見古人居官匪獨自勵其清白亦欲爲

子者共勵其清白今之人見金帛即不復顧名節惡親所爲無愆之剛哉此天下所以鮮清白吏子也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肅身訓諸子治墻得積錢僅

僕奔告母母謂子曰無妄之財何取焉遂命開坎田

纓相齊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

曰誠受之於下母曰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孝之子

非吾子也乃起田纓大怨而出反其金夫賢母嚴於

訓子且致謹於非分之獲丈夫身爲世範獨可躬蹈

不察之行耶

南豐先生教弟子必集古忠臣爲一錄孝子爲一錄教之曰忠孝綱常最大者汝曹共識之

觀人之起卧早晚可以卜家道之興廢近觀紈袴子

弟役役於聲色貨利每有日午始興鷄鳴始寢者然

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

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

文清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

之人不明諸此往往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

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

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在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

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

之患乎

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

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

孫長久之計昔哉斯言歷歷驗之不爽無柰世人積

金者十之八九積書者十之五六積陰德者曾有一

二乎無惑乎子孫之不能久遠也



萃古名言卷之二

勤脩

梁南 趙民獻賓廷父輯

人生脩短之數默定於冥冥之中其可以遷其來而挽其去者惟是脩身積德庶幾其不實厥明命人生於世前生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一老人嘗與人言曰願汝輩早起幹當自家事夫幹當自家事無他爲善而已矣能爲善則生順死寧所

謂將得去者也

夫人蓋棺時件件都帶不去惟是帶得此心生前不思善却教壞了可爲萬古一恨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春至時和花向鋪一段好色爲止轉幾句好音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而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

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個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溫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爲也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雲蒼云立一心要想這個可是天地立的心行一事要想這個可是聖賢行的事

天湖子曰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文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惡風疾雨

如居士云人若不學好說甚尚書閣老人若肯學好說甚檐柴割草

凡人日行一善積之三年有千善矣故曰毋以善小而爲人日行一惡積之三年有千惡矣故曰毋以惡小而爲之

虞精集云人爲陽善正人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正人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

文清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于此而尚不能脩其身可謂自賊之甚

蔡虛齋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  
韋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歟

語云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鬼凌以此知持身不  
可不正也

對青天而懼者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者涉風  
濤而不疑

夏侯真倚柱讀書雷擊破其柱真神色自若以斯知  
此心無愧怍即霹靂亦可同居也况其他乎

唐妓素娥有姿色秋樂公請見之忽失其所相聞堂  
中語曰某花月妓也梁公正人吾不敢見魏元忠

心正無回數為鬼所戲一夕鬼語曰公正人也不可  
侮乃去所謂行脩天地鑒德重鬼神欽人可不以正  
人君子自勉乎

文清曰天誠可畏暗室屋漏無非天也夫誠知暗室  
屋漏之皆天所為不愧獨知之以天以對蒼蒼之天者  
當何如其兢業也

古語云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  
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陽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

雲蒼云大丈夫生當有益於天下國家死當垂法於  
天下萬世

周更生云大丈夫當植節一時建名千載不為空生  
徒死之物污穢天壤

今天下亦多有儒學而譚仙者不知吾儒惟問其所  
以為人而已曷問有所為仙哉人完其人而生理全  
便可壽夭壞於不磨試觀先儒如洙泗後儒如濂洛  
不千載猶生也耶

晉人歐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  
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即心是佛何遠之有

真德秀言奉佛者欲徼利益福田之報夫奉佛而可  
以徼福利何玉剎之輝煌毫無補於金甌之傷缺乎  
余以為求佛於佛不若求佛於心也崇佛以祈福不  
若崇德以基福也近世有毒螫滿胸而戒業掛口者  
不尤可恨也哉

玄帝垂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  
今生作者是夫前世之事已無及矣夫人誠為後世  
計也不當孽孽為善以無愧此生哉

陰德

天湖子曰：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如出一個積陰德平民。蓋甚言積陰德者之造福不淺也。今人權門要路，不靳數千金迎求妖姬艷女，不惜數百金購致而賑貧恤苦，濟物利人之事，不肯捨些微以一拔其井中之危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為報而後行陰德，其為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

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然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為民害，亦可謂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為者，孳孳為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晦公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

救人之死，濟人之厄，此天地間一大美事。即窮產糶貸，亦當勇為。天之知與不知，報與不報，所不計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常為鎮江守。有士子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貴乎常久而已。

黃承事每歲當收成時，隨意收糶糧米，候至明年新陳不接，糶與貧民，價例不增什斗。如故後果壽享百歲，位證仙蹟，可見平糶陰德之大如此。如今九有教。

米之家若能存此心，作此事，俾豐歲不致太賤，傷農凶年不得閉廩，騰價則不必賑濟，施捨而所及已無窮矣。况神明鑒察，自有昭昭不爽者在乎。

楚惠王疾，食道而得蛭，欲舉而出之，恐監食者罪皆死，遂勉強吞之。令尹知其故，謂王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是德，疾必不為傷。越數日，王之疾果愈。夫以沉疴之餘，而一念之善，遂足以格天，誰謂積功累行非却病延齡之方也。

語云：積德由來勝積金。余深慨夫積金者之不知也。積德也。

昔文王作靈臺澤及枯骨諸侯慕之王少林義塾書  
生天與其報彼一聖一賢隨觸而感特加恩於一時  
與一人耳而陽德陰功並不泯滅况於廣惠窮民百  
世永賴天之所以報施者文將若何

雍伯嘗遇歲饑致義漿以給行人一日有書生就飲  
曰何不種菜乃出菜子一升與之種且曰種此生好  
玉得美婦後北平徐氏有女伯求之徐氏曰得白璧  
一雙當為婚伯至種玉所乃得五雙徐遂以女妻之  
夫以一義漿而獲有顯報如此故諺云積善無人見

存心有天知人當力行善事以為感乎地矣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禱曰他日得相位乎不然  
願為良醫或問其故公曰大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  
聖之君得行其道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  
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  
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  
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良醫則未之  
有也夫不得為良相即願為良醫公之心疇非一片  
活人心乎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  
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李士謙或謂其有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何猶耳鳴  
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子皆知何陰德有

劉向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

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

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故其後繁盛

郭元振年十六為太學生家送貲錢四十萬會有緣

服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遂與之無少

吝亦不問其名氏夫家有喪固仁人君子之心然世

之守錢虜貲累鉅萬即親識告急尚吝嗇不予者詎

意年少書生遇素所未識之人竟傾囊而助哉

李之純登進士第嘗為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

胔為念計其所藏無慮萬計夫枯骸暴露仁者傷心

之純掩埋不啻萬計固宜澤枯之恩感動神明也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人不能償謙即

對衆焚券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貲煮粥以濟之動以

萬計死者復爲瘞之夫出粟施粥焚券瘞骸此莫大之陰德也謙竭產爲之而不倦則夫紫衣入夢享遐齡而昌後裔也不亦宜哉

寧崇禮稟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瞻以錢米終其身不變夫死喪人之大故倘非仁人君子以賑卹之幾何而不爲蠅蚋烏鳶之食乎崇禮行此終身不倦可謂篤於好善矣身沒而接續登名者不絕天之報施豈爽哉

許知可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

夢

夢

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貲何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悟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紹興壬子以第六名登科夫家貧不能濟衆學醫可以成名信乎積德乃科第之本也

查道幼沉痾不群以詞業稱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參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

女擇壻捐財資送是歲罷舉次年登進士高第夫捐貲急義富者猶難道以親族所資助而赴義如此非盛德能若是乎

山西張氏世有陰德忽有鳩入室祝之曰爾爲禍耶飛上承塵爲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金帶鉤自是子孫益富盛

黃尋家世代積德然家素貧一日飛錢數百萬入室遂大富此孰非天之巧於報德哉故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夢

夢

天湖子曰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

抑陰德之事人人當行而居官者尤所宜行亦最易行民有冤抑爲之昭雪民有疾苦爲之解釋民有饑寒爲之撫循民有荒歉爲之脩救脩備民有利害爲之議革議與此即無量功德也語云身在公門正好脩即此之意耳奈何今之積財者多積怨者多而積德者能有幾哉敬錄陰騭文一通以爲不知積德者勸

文昌陰騭文吾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  
救人之難濟人之窮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  
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  
人曰管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  
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  
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  
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  
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  
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於

卷三

卷三

卷三

孤恤寡故老憐貧拾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柳免  
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携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秤須  
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  
求印造經文剏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  
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  
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  
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鰕勿宰耕牛勿  
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女  
妻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

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  
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  
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  
須掩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荆棘除當塗  
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  
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  
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  
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  
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

卷三

卷三

卷三

中得來者哉噫已上數事盡人可爲若能行之獲福  
無量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聖賢之言  
必無虛謬世人不可不知也 又曰 忍一言免  
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饒一着廣  
陰騭之福田退一步免噬臍之不及 行一善自  
百福之來臨  
從來以陰德廣顯秩享遐齡者歷歷可考人卒不肯  
行者豈慳貪二字乃人生骨髓之病未易醫藥歟

省躬

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至於使人告仲尼亦以為寡過未能伯玉且然而況不如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曰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未一朝科頭三晨晏起有可失過而省人檢點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此其平生之制行可概見矣

復所曰聖人與衆人本是一樣但開眼大小不同聖人開眼嘗見己之過常人開眼嘗見他人之過

南泉曰吾輩千態萬狀有過失不妨使人看破

陽明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

文清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陽明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

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

文清曰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文清曰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文清曰學者一言一行務須求合於道

文清曰發憤誠心要作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敬齋曰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切不可因循含糊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文清曰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每事自反真是一帖清涼散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一友常易於動氣責人陽明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

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閑閑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澁

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

刻念

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合做親切的工夫莫虛度了難得火壯的時日

夏寅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不聞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南皋云不肖自總角時誓此心無愧天日又云此心不愧不忤即是當下聖人

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倘有不合即覺轉不安補思始動終至覺

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吟此心曰主人翁在否

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也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則睡熟寐無復媿耻苟或不

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南皋曰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余每於座右題云隨處體認天理亦求其所可自信者而已

玄帝垂訓云閑中檢點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人能體認此四語

天地鬼神必為呵護

### 慎言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有金人馬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勿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燭

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顧卦慎言語節飲食然由是斯入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無名偈群居防口獨坐防心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曰此養德養身之急務予以為只慎言語一句養德養身該之矣

丈夫處世譚笑言語嘗防識者在旁與人交譚勿大言以矜己之長輕言以取人之憎直

言以暴人之短說言以希人之悅怒言以招人之尤巧言以結人之心

脩養家多勸人少言蓋少言可以養精養氣養神達



摩面壁九年不語同是一理舌齒存亡之喻尚第二義也

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我操中下法庶其免乎

慎言語不但口出者凡形諸筆墨者尤爲當慎蓋口出者尚有聞不聞一形筆墨傳播必廣八駿詎可追耶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

筆疇

卷二

五

筆疇曰人之病在好譚其所是

南史何遠每云卿得我一妄語謝以一縑衆共同之不能得

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爲訓可謂有超世之識也

姚崇口箴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

忍含百善默定千差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

飛語毋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尤考其生平君子甚無輕議人也况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人也

多言取辱終不如養辯於默子瞻詩曰但願兒孫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夫豈真以愚魯望兒孫者蓋自悔其不能守之以愚矣

筆疇

卷二

五

王文成公警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

余曰亦是今時學者通病也

劉向說口者閤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開也舌者兵也言出不當反自傷也又曰

言猶射也括既離絃雖有所悔不可從而追也

易曰吉人之辭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言訥

訥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學術無識

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子貢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

開口譏誚人是輕薄第一件不惟喪德亦且喪身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都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必  
有奇窮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  
爾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危哉

劉貢父滑稽善譔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亮結  
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壘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  
固多鬼責尤重

古今名言

舌劍鋒也可以斬人還當自害故好進言以招人過  
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喜  
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吾取以爲輕言  
者戒

酒狂樂也可以爛腸還能賈禍故因杯酒以罵坐人  
漢灌夫所以陷胃於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  
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吾取以爲強酒戒

又清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功夫曰少言沉默最妙曰  
輕言則納侮曰一語妄發即有悔其意何詳且切哉

擇交

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難者  
則又安用此生爲故欲全交道須求擇交其於同塾  
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  
心許之勿爲形迹所拘勿爲讒毀所施勿爲富貴貧  
賤所移則庶乎古人之所謂友矣

古司徒教以人倫命之曰朋友有信蓋非信不成其  
爲交也然信貞久暫也哆口而盟轉盼而寒信安在  
信實內外也面對一體衷肅于信安在信結驗麗

擇交

也無事如相酬臨難如相和信安在信堅存沒也生  
前契合如兄如弟身沒之後坐視其子若孫之灰滅  
淵淪曾不一爲之引手而信又安在然則將如之何  
而可安必其自盟也懸白日於我頭上其及物也推  
赤心於人腹中庶幾友道其無忝乎

龍昌先生曰予嘗謂五倫之道今廢其一友是也古  
者交友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救生死相恤故  
曰益友心友死友今惟飲食游息相逐勢利存亡相  
度一遇患難其漠然如秦越者尚爲猶賢至於賣之

陶之有不忍言者吾見亦多矣在我者不可不盡在人者不可不擇慎斯二者友道其庶幾乎  
收友以正則無邪言妄行足以薰染吾之耳目  
文清曰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臧孫有言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以此推之凡  
謹直者必益凡柔佞者必損能於此辯之慎之自鮮  
匪人之比矣

卷之五

五

五

孟郊詩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是人獸  
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  
裡生荆棘  
朱暉與張堪友堪將死托妻子於暉堪卒暉厚賑給  
之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荀巨伯與鄭紀友胡賊攻城衆皆逃匿巨伯獨不去  
賊問故答曰有友人病不忍棄之賊義之而去  
司馬君實范景仁同立於朝約曰吾與子生同志死  
當同傳

范巨卿與張元伯友春別京師約秋月拜母元伯曰  
君來殺鷄爲黍食之至期果至  
左伯桃羊角哀爲友聞楚王賢往謁之道遇雨雪度  
不能俱全角哀乃併其衣糧與伯桃自入樹空中死  
人稱爲死友

梁鴻疾而死臯伯通求塋地於要離塚邊謂人曰要  
離烈士而伯通清高可令相近夫古人臭味相通且  
卜芳隣於死後丈夫嚶鳴求友不覓知音於生前  
友道之衰也千岐萬轍不可勝言至於窮居之友爲

卷之五

五

五

窓晨聚螢案夜親服食同依出入相隨合喙而誦讀  
同喉而嘯吟聲應氣求真有若言芬於蘭而志勵於  
石者意謂一日之契千秋之誼已無何而先登者飛  
兔絕海飄然天階雲衢之上遂昂昂然以已之馬邀  
友人之笠而高軒曾不一過蓬門尺牘曾不一賁  
巷秦綱曾不一問布衣是昔日之張范不爲今日之  
胡越也哉噫噫  
語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依稀非關蝶有炎涼也還  
是花有盛衰耳近日世態交情大約類此

崇謙

天湖子曰：丈夫漢果能心事光潔，潔必能謙。謙虛即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何必矜耀文章，誇逞功業，靠外物做人？不思天地間事，何者非丈夫所當為？又何者為我所矜誇？縱有挽回日月的手段，昭回雲漢的文章，皆是本分著不得。矜誇二字，易曰：謙謙君子，曰：謙受益，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履盈滿者，其局三復於斯云。

筆洞子曰：惟聖嘗不以聖，聖惟賢嘗不以賢，賢惟不

以聖，聖故聖，益聖惟不以賢，賢故賢，益賢孔自言無能也，顏自言無伐也，無能所以孔無伐，所以顏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文清曰：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又曰：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白沙曰：文章功業氣節皆自吾涵養中來，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耳。雲蒼云：纔生一驕心，便想堯舜忘天下的氣象，纔生

一各心便想堯舜公天下的氣象

文清曰：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辭色者，其所養可知。又曰：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我之私也。文清曰：好勝人之大病。又曰：謙以自牧，安往而不老子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楊子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進，其道彌遠。

此人共知之矣，知周萬物而藏之以拙，功被四海而守之以虛，明並日月而守之以晦，識該今古而視之以無，富貴廣大而居之以約，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君子之謙如此也。

賈思伯賦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誘恂恂曾無倦色。容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無一足恃，孰知今人之所恃以驕人者正在此四者乎。

浮慕聖賢於數千載之上而生同時者反不能傾心  
以事之喜譚盛美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同里事同業  
者反不能降心以下之此無他耻其不若忌其相形  
愈近則愈忌耳忌之一念百惡所叢無能損人徒爾  
自損

筆疇曰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  
不齊物之自然也叢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  
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

陸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

卷一

卷一

卷一

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  
各自執己見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細不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翁瞻然老

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

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

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

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為少年英俊侮慢老

成之戒

蘇州朱文以御史按閩忽報其子希周傳臚第一  
司稱賀文曰吾聞會元天下才狀元天下福小兒既  
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福恐不勝之喜不形於色古  
人之雅量不以子之富貴而驕人也如此

羅文恭洪先廷對首擢日外舅曾太僕直以告曰喜  
吾婿做此大事文恭面發赤徐對曰大夫夫事業更  
有許大在此乃三年過一人奚足為大事古人之濶  
度不以己之富貴而自驕也如此

朱恭靖以蘭家宰歸里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

卷一

卷一

卷一

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

鄭淡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

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

其為名卿

王襄敏以旂性孝弟怡和居鄉屏驕從簡出入舊宅

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

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

先輩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內所絕無

而僅有者

尚儉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於前。留有餘於後。可以養福。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澹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則氣血耗。一從儉。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實。奢者不獨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嗇此真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

儉者多矣

化書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福。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嬪妃。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人能知節。可做一生清白好人。人能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自爽。聰明減。則混沌可完。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氣隨分。零微。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屎糞。攪作嬌。嬌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姪慾矣。董損齋初成進士。差過岳州。謁劉忠宣公於里居。公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器。無他具。董因感。前終身持雅操。文章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文清曰人之享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享鮮不仆矣

晉武帝時大司馬程劼獻雉頭裘帝曰此裘非常服也遂命焚於殿前宋仁宗時御廚進新蟹二十八枚帝問其價幾何左右對曰一蟹百錢帝曰一舉筋廢錢二十八千朕不忍也遂輟食夫以天子之尊且不忍貴異物以侈口體之奉矧爲士庶者而可暴殄天物哉

司馬溫公在洛時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

卷二

卷二

卷二

脫粟一飯酒數行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即貧范和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極爲救弊興儉之見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在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壁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

日每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鹽風味甚長

司馬溫公嘗言其先公爲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鹽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會數禮勤物薄情厚迨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非

卷二

卷二

卷二

外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鄙吝之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家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踈見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卑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范仲淹爲子畢姻聞女家以雁爲慢公曰汙吾素風也吾必焚之於庭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河陽掌記時所親諷之公嘆曰吾今日之奉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今日之身豈能長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

卷之

卷之

卷之

朝廷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

以還子孫

人生天地間話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

衣不可穿盡食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

以還造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甚欲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東坡曰蝸涎

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諺曰

莫使滿風帆留作轉身地皆是留有餘不盡之意

### 敦厚

太湖子曰心爲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心爲厚喬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固基植根惟在於厚厚則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不厚則念頭迫切便祿薄而澤短事事成個迫切規模妙哉心乎余見積書積金者皆無所用但留此方寸地與子孫耕者福乃無窮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

厚則福益厚耳

卷之

卷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

檢點

文清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范堯夫嘗往東吳得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會石

曼卿自言三喪在淺上欲葬之北歸無可謀者堯夫

恣以夷舟與之車騎到家拜父侍立父曰東吳曾見

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

舟元振無以告者父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



與之矣夫以麥舟而周人之急固已見仁厚之至矣  
矧父子一心有不期然而然者乎父與子相繼而為  
相於以見有厚德者自有厚報也

韓魏公弱冠舉進士始為體量安撫使活饑民一百  
九十萬既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饑民數百萬在政  
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始詢其為  
良家女命焚券以逐之去既詢其為守義妻仍助之  
金以周其急且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夫活饑  
民則數百萬有餘恩刻石為碑即置一妾不敢為公之

仁厚非千古所僅見者哉

張蒼有罪當斬王陵救之及貴以父事陵死而蒼  
相每洗沐先朝陵夫人然後歸家其後張蒼壽百  
崔湜坐罪當死劉幽求張說力救獲免及湜相而幽  
求逐張說其後崔湜身罹刑戮夫蒼以厚德而膺  
遐齡于以見天之報德者深湜以薄道而罹大戮于  
以見天之罰惡者慘人奈何不以厚道自處乎  
大抵厚之一字非獨以此存心而積慶長即以此立  
國而提庥遠不然振振二字何以真姬曆於八百

王真先生嘗言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  
逾見福薄是以古人明不觸物雖洞燭人奸未嘗一  
形諸辭色有談人過失者輒引躬而避之此方是容  
人厚道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簋不飭懼甚乃以白金  
為燭餽之廳子以告豐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  
燃也豐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縣令曰汝燭  
不燃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

鄭端簡晚官文選時里人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以

將而上覆之若鄭直以為若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若  
知之而面頰發赤亟擊柝請鄭入以語鄭適然不動聲  
色第整理其若覆筐如初出坐堂中召其人還謂曰  
吾初以家適乏若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  
若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夫卻餽固以明潔而詞  
和意婉若二公之長厚者真先進之遺風矣

有以書畫求文徵仲鑒定者雖賸物必曰真蹟人問  
其故文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  
待此舉火我一言阻之舉家受困矣

本朝諸公滿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  
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  
知也卒無所發

宋景濂書溫室二字於居第有問中朝事者輒指示  
終無所言

陳簡齋壽性介特在諫垣指時政得失無隱雅不喜  
憚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著言  
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夫古人不欲枉人以存雅  
道今人則挾私陷人以傷公道是何用心之懸也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嘗聞有道者之言曰一本千字文內有罔談彼短靡  
特已長二語最妙蓋已縱無短處亦不可以已長形  
人之短况已未必無短乎人若有長處亦不可以已  
短忌人之長况人亦各有長乎不形人短則無相猜  
忌不忌人長則無相擠排將黨同伐異之風息而大  
道爲公之世成矣共扶世道者箴之  
黃洽有五不欺之說余謂五不欺只一不欺而已心  
一不欺對天地可對君親可對百姓可對鬼神可其  
德不薄其福自厚安所祈求爲

惻時

筆洞子曰古人以爵位爲賒今人以爵位爲膏腴  
古人於孤雲皎月之中盟松石訪芝蘭今人於苦海  
畏途之中履危楫蹈風波古人以迹之卑成道之尊  
今人以利之名博害之實其趨避處若古人怯而今  
人勇其安危處則古人智而今人愚

人生日用有飯而腹果然有茶而喉吻津津然是亦  
可已無端而製酒以誦天下令人醉於其中醺而喪  
儀奴而喪言顛而喪德綠蟻杯中沉溺了多少家國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天下人生日用娶而爲妻接而爲妾是亦可已無端  
而設妓以妃天下令人迷於其中身殞於枯骸家頌  
於縣花名頌於平康北里紅顏鏡裏銷磨了多豪  
傑英雄  
世人輒指某田宅某山林某池亭而曰是吾家有也  
或又曰是吾家祖父數百年所遺來物也嗚呼萬里  
長城內片山尺水非祖龍家故物乎而後安在自長  
安抵東南一帶環海之區非漢武帝家所開以貽子  
若孫者乎而後安在彼對我而矜已所有者吾當以

是答之

嘗想晚近所大可惜者窮簷末戶內未嘗無割股之  
子截耳之妻而家之青蚨流之紫衣遂令千古節義  
掩於塵土又大可惜者山棲岩伏中未嘗無鳴球之  
章摩空之賦而冠無可彈尾無可附遂令千古文章  
沒於瓦礫

先正有言讀聖賢書不徒口說要在身體而力行之  
今之人果能身體而力行否即如利之一字夫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而今人則寧任怨夫子曰喻於利

孟子

卷二

井

者小人而今人則寧甘為小人求其見得思義者能  
有幾乎藉聖賢之言為榮身之梯而還藉聖賢之言  
為戕民之地不亦可惜之甚耶

天生科甲為天下朝廷取科甲亦為天下士人求科  
甲悉為天下否狗國之忠頓易而為肥家之計憂時  
之念盡轉而為便己之圖古人云如保赤子而今且  
輕若草菅矣古人云視民如傷而今且浚及骨髓矣  
其於天生賢國求賢之意不兩無負哉此尤時事之  
最可惻然者

公自少守官虔州未嘗干人薦舉其子舜從守  
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曰勤於職事其他  
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慨自世風日偷士習日下  
一切讀書應舉之輩強半馳情於聲色貨利之場及  
筮仕入官民生利病付之罔聞日以廣交延譽趨媚  
逢迎為事甚至依附權門干托要津希圖受知求用  
者十且八九讀崇公父子盡職求知之語可報然愧  
嘗聞岳武穆之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不患  
天下不太平夫此兩言者豈特一時救弊之語真萬

世藥石之論也

嘗因是有感於今焉

守令親民日以

剝削侵漁為事而世俗乃謂好官不過多得錢參遊  
副總提兵掛印均有疆場之責者類皆喜事微功貪  
生怖死之輩毋惑乎民生日窮且盜而東西南北咸  
無寧日也

海忠介公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  
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夫古人清  
苦自甘不敢一水之外以擾民今人饕餮自恣每剝  
萬靈之膏以自奉嗟嗟小民何日見太平官府也

名利不如閑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閑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閑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紈綺通宵歌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閑也而脩身行己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劉忠宣致政自爲壽藏記叙其生平歷履歲月刻之石曰恐後人溢美重我地下累耳今之求碑文聽

者字字求工語語過當其視此公之所見何如此亦是爲時事慨矣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誼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師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爲主功殷勤者主師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

嗟嗟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足已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

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怙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吾未之見也

胡敬齋曰做當今一個好人須壁立萬仞今之人耽聲色即溺於聲色耽貨利即溺於貨利耽仕進即溺於仕進豪傑之徑骨不免銷鑠於濡染之柔懦矣安能振後萬宇而一斯人哉

世之人率營營以求自潤矣不知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高自潤者永負污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墨吏之克世也

世人官爵可錢買獨無常二字不可買夫無常不可買且不惜己之名節以求之若其可買也余又不知其何如

世人生時積鉅萬死去不能帶鎰銖夫鎰銖不能帶且不顧人之怨詈以營之若其可帶也余又不知其若何

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今之人見錢則神眩矣暇顧其有名無名哉故曰青蠅嗜肉汁而忘其死貪夫嗜世利而殞其名

劉忠宣公嘗云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夫官貨悖入者子孫既不能享之長久人亦何苦貪昧隱忍造孽在自已身上也

裴璞死為三川道掾刺使主陰司財籍財有少溢其分者鬼神即於縣中檢之以此知財有分數不可通

求彼工浚削以填豁壑者縱謂明處有顯肆之機權獨不思陰中有暗掠之鬼神乎

古人有言淫人三女備辦一女還人夫淫人三女人情固快然彌幸一女還人天道不凜然可畏乎

夏統賈允使妓女統舡三匝統危坐若無所聞張珩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盧植少從馬融學融盛列女樂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意雅重若三君者皆於萬軍中有老衲坐禪消息殊足為鄙夫之檢押也

陳文定善飲飲雖醅酹其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顏中人伺之見其以拇指插中指自持翌日視其指甲痕猶在夫飲愈多而兢持愈甚倘所欄飲酒溫克者非耶余錄之以為強酒者也

兵書徐晞少為吏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命妻醵而出避之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竟脫之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夫脫其罪不亂其妻倘所欄見色不迷者非耶余錄之以為鮑色者鑒也

阮裕以德業知名王逸少曰此公近不驚寵辱嘗有好車車無不給里人慕毋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有車而使人不敢言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夫即焚車一節以徵古今太公無我之度彼世之自私自利者能無慙乎

甄彬嘗以束苧就寺僧質錢後贖苧還乃於苧中得金五兩彬持歸寺僧僧酬以半彬曰五月披裘負薪豈拾遺金者耶竟不受夫即卻金一事以規古人一介不索之操彼世之為取為得者獨無愧乎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囑之曰凡我所無者爲市之驢至薛悉焚其所通券而歸復命于君曰今爲君市義返矣夫不市物而市義古人之愛君以德類如此彼世之百計逢迎者獨何心與

劉勤家貧織屨爲業偶有一雙一兩縷斷置一處不賣偶外出其妻將此屨鬻以糴米動歸責妻欺人取直並不食其直夫不自欺以欺人古人之立心以直類如此彼世之矯詐百出者惡可測與

常說登樓見人焚園有所匿藏者便更召其人至

裴寬也

裴寬也

裴寬也

裴寬也問其故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餽鹿者致而去故瘞之詵嗟嘆之不一夫古人不以苞苴汚家今則竭人之膏脂以肥家清夜自思獨無負慙於古人乎

狄仁傑有姊寡居仁傑訪之有甥舅力絕人携虎鹿進狄問曰有甥如是何不使之仕姊曰吾不欲其事女主也仁傑聞言大慙夫狄姊愛子以正且不欲仕非其主彼濡足於權倖之門者得毋怍心而自愧也乎

嗟乎人知積財爲積家之圖而不知積財爲積怨之地人知多藏獲多財之用而不知多藏誨多盜之媒目擊世情可勝慨可勝嘆

白少曰人共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濃血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鬪而悲窮則慙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筆洞子曰獸心真人心偽何也獸猶然古之獸也人

裴寬也

裴寬也

裴寬也

則已爲今之人也曰僕人榮士人辱何也僕人胼手而氣伸也士人脅肩而氣餒也曰儒書賤佛書貴何也誦佛經者盛以錦繡對以香燭被緇衣而端坐誦儒書者塵囊織褐或搔首而哦或裸體而呻或跣踞而臆又或以覆瓿又或以疥壁又或以拭几可噫哉可噫哉

大都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肯爲今之人行萬不義殺萬不辜而得一官無不爭爲之古今人之不相及固如此哉

今人動以富貴驚人爲得意不知有德而富貴者衆  
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衆富貴之勢以危  
身然則富貴果足憑乎哉

今人動以金帛充囊爲滿志不知一人之積貨盈箱  
萬姓之積怨盈野矣其肥諸已者不勝編快則其瘠  
諸民者不勝編屬矣人亦何爲而樂此哉

天地間最汚人者莫如利貪夫嗜利不覺其污辱之  
楚人嗜鯖不覺其腥也可鄙亦可惜也

古人喜聞已過今人喜談人過喜聞已過此古人

以終於無過喜談人過此今人所以終於有過也

古人重積德今人重積財重積德者其孽孽爲善之

念惟日不足重積財者其孽孽爲利之念亦惟日不

古人重道德今人重名位重道德者第藉名位以爲

福國庇民之資重名位者遂悖道德以圖固肥家之計

嗚呼世道至此可勝悼哉無權之袞鉞難行縱令尼

山復起亂賊莫懼有意之是非各執究若洪水再波

汎濫莫止惟是孤襟澄皓月看天外鳶飛魚躍那管

塵事逐浮雲問世間犬吠鷄鳴

### 警貪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  
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  
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然留有餘  
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即半取之何害

古有以不貪爲寶者夫不貪何以爲寶凡人貪則思  
天下無一物可少極力營求積怨積禍不至殺身不  
止者若不貪則天下何物不可少試舉種種嗜好此  
可少乎不可少乎人之所愛而最不可少者莫如仁

尺之軀而七尺之軀且不得自有又何必役於貪  
而欲種種嗜好以爲己有哉

人生而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止

矣富貴而恃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

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

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又要超元會大劫

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

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

行若語人以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

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也

人生孰能無事但能了得此心便覺嘗得無事即千古英雄鮮能一二觀破者蓋人世穿衣吃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為長物盡為他人白樂天云故舊慳娛僮僕飽始知官爵為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統而此身無用者盡為他人造業而自己招報也佛書云騰般帶不去只有業隨身言哉斯言可為貪得者戒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坤則無喪

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為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不巧矣許公言謂王子壽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新者壽人惟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新者故

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金陵人有拾鈔于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如此貪得者亦何為哉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以卓越一世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文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墨子曰節儉則昌強使則亡韓子文曰積貨

多蓄怨滋厚此執非貪得者之炯鑒哉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崖窘甚曰謂必死乃墜崖虎

貪鹿亦隨而墜併死深崖中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

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墜之能死虎也

故虎貪鹿而忘險於崖亦其貪暴之性使然吾以此可為貪暴者戒

徐筆洞警蛾寓言時夜方于一炷燈光之下披誅古文詞適有一蛾飛嚮短檠之上微燄之傍若有所慕而來者然若有所矧而動者然又若有所戀而繞者



然乃未轉眄而忽焉沒矣焦毛濡肌堊湯火池中嗚呼吾聞此物生長於囷倉稻穀之內原非不給于衣食者方其影附而前也貪其餘光逐其末燄若以為自炙之計庶不真身冷落云耳夫豈非為他人赴湯火哉而卒為趨炎以至沒齒方已也倘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耶予嘆息方未既而又見有一蛾飛而至焉予乃指燈中所溺之前蛾而謂之曰爾後來貪餘光耶附末燄耶抑赴湯火耶爾謂溺此池中斃者是誰耶噫嘻

徐筆洞戒承寓言今夫承之由瘠而肥也其生然也承之以肥而刺也其勢必然也體日以肥死之期日以近矣然則承之自為計也寧終於瘠而莫肥乎然多食則多肥而承又貪食而無厭者也如是而體安得不日肥死安得不日近也然承固不知肥之近死也故任其貪而無厭也然使承而知肥之近死也遂將禁其食以歸瘠乎而業已為承也必不之能禁也則亦冥然以食兀然以肥頑然以至死而已矣彼固不知所以自咎而亦將誰咎也噫此其所以為承也

### 醒迷

謂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貴而驕奢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至是乎夫士貴自立即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況又追求之前生又希冀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即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為惡自

不可為何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奸盜詐偽即律所不禁良民不為也懼死而脩生惑矣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

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梁夢一本玉壺冰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草頭露一瞬眼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覆盈滿者宜思之

吁嗟悲兮人生如薤露真易晞矣露兮明朝更復露人生一去不復歸又露之不如矣

嗟夫人生如樹花或墜茵席或落糞溷雖所遭不同

總不免墜落耳誰謂墜齒席者勝乎請世人一參  
人生如樹上花世事如空中花雖香不久詩云半世  
浮生真夢蝶百年究竟是醯鷄

儒者以心性言天而世人以金闕玉皇為天儒者以  
存養事天而世人以繪像祝叩事天儒者之事天脩  
身以俟殒壽之自來世人之事天焚香以祈禍福之  
立轉天耶帝耶其從儒耶其從世耶

世人茹素焚誦無非祈來世以免禽獸一遁耳詎知  
人之異於禽獸者惟是良心在也良心喪當境已入

禽獸矣無論再世矣即茹素焚誦何為哉與其假脩  
行以免來世之禽獸也孰若存良心以免當境之禽  
獸也當境能出禽獸即能聖賢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  
婦人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  
然患難困厄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  
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能盡一  
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

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從來言報應者有天堂地獄之說不知一念清明方  
寸中即是天堂一念沉淪人世上即為地獄

人有徃種子岩觀嗣者予告之曰種子者種之方寸  
之地有設延生醮祈壽者予告之曰延生者延之陰  
陽之中

俗皆伐鼓揚鈴以焚冥錢或當身為之以預計沒後  
地下之用或人子為之以為父母化者資噫抑何愚  
也生為守錢虜不能為當身積寸功累寸行乃於身

沒之後妄冀以灰燼之餘骸為地下作冥費也其謂  
之何生吞半鎰不能為父母腴其口華其躬乃於既  
逝之後強以區區赫蹏為父母作青蚨也其謂之何  
然則為身計者惟致力於當身可為之事以留善名  
於天壤為親計者惟致孝於吾心可盡之理以榮父  
母於當年庶幾無忝所生矣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譚之矣  
然譚之者多而避之者何少也國家設律原以防  
民今匹夫盜一銀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得者苞苴千

萬梱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舟否

人有好貨財者坐臥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強起閱庫藏白鏹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鏹鏹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將得去者則幾矣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上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其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硬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其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為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馬梭嘗謂親知曰人有財貴散施不然乃守錢虜耳噫今之守錢虜何多哉將為此身計則衣食之外盡為長物將為後人計則不肖之子視若泥沙人亦何為而耳此守錢虜之名乎

今天下之最足以累人者惟此名利兩端然而好名之心終不勝於好利好利之過併且不復顧名豈以財之必貴於多哉財惟多則日夜經營極其勞穡而生不寧財惟多則臨終留戀不忍捨割而死不寧夫合生死而皆非寧境不信乎多財之多累矣乎天

子曰人若衣食粗足則無世事煩惱又不必勞心營求即此便是上界神仙之樂誠哉是言也

今人見一美色起念以淫之不知人情不甚相遠我淫人之妻女以為得意倘人淫我之妻女我又當何如哉古語云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人當經斯言而猛省矣

今人巧於索財自謂為百年之計不知其悖而入也不顧其心之所安則其悖而出也孰測其機之所伏古語云縱然巧計得將來暗裡鬼神消磨去則亦何

益之有矣

說苑云雍門周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我悲乎周曰今足下千乘之君雖有善琴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而千秋萬歲後高臺傾曲池墜墳墓既以平嬰兒豎子樵採者擲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孟嘗君遂泣下垂頭夫身存則勢存雖名公巨卿莫能敵其貴身亡則勢亡雖牧兒樵子得以陵其尊聞斯言也寧獨孟嘗君當爲之垂泣也哉

王尚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華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降繕部員外郎徵有憐悵張恭忠咏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踏蹬却落省橋東以此知人之淹速騰抑信自有教惡能以人力勝造物哉  
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無踰青者卒歸之軍卒楊果宗爲丁晉公築第丁貶海上朝廷以第賜果宗劉美善鍍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刻工名多美所造世事翻覆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千古

黃庭堅年方八歲偶見山上牧童騎牛過去即搖指吟詩一首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細玩此詩何等飄逸出塵絕無富貴相夫此公方爲兒時識見就超脫如此世人爭名奪利多方營謀巧設機關中傷善類總爲半世浮榮壞盡一生心術竟何益耶

語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恒情知足知止兩念相因人從足處生一執迷則萬念纏結若從足處窮到究竟則一切俱空無時而足便無時而止無時而止

畢竟何時而足耶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若汝弗以病爲病即今好人都  
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但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

姚微昌曰且晝所爲清夜獨醒一番警悟定有一番洗滌今之人求其能自醒悟者幾何人哉

前輩詩有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曰怕已知事莫萌心此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張嘉貞曰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余曰為不肖子嫖賭費耳

書生唐五經嘗謂人曰不肖子孫有三變第一變為鯉魚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虫謂鬻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彼為子孫作馬牛者可以醒矣

宋林存為賈似道所擯存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取起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漳死於鄭虎臣

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執謂彼蒼無知哉即此見天道好還之理凜然可畏也

何仙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姑姑曰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夫以十金且折祿五年矧千百於此者其折算當何如哉即此見天道乘除之數昭然不爽也

唐有賈胡者愛珠剖腹而藏之夫珠可愛也腹可剖乎是知愛珠不知愛身也今人嗜利若飴而不惜身以賄滅行以利汚者何以異此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適鬻金者之所攬其金而去衆捕得之問曰鬻市之中子攬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只見金不見人此汨於嗜欲而忘其形骸者也今之利令智昏者縱清議當前而不顧大節掃地而用覺者大率類此

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來乞之時常有微睨自如之色或僮僕呵之往往不遑而去因嘆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得豈敢謂乞人獨有良心哉正以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悲氣愈濃

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愧矧壞蟪李真個上不怕天下不怕地明不欺人暗不欺鬼天地為逆廬陰陽為逆旅他跪在地下向富貴人求乞口裡叫一聲老爺眼裡看他不如猪狗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癰吮痔的光景伸頭縮頸提心吊膽比那叫花子弄蛇跳獅獅唱蓮花落信口嘲訛旁若無人那個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勾去

空拳赤手即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忤比活時不曾少帶了一件那貴的富的哭啼啼怕冤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帶得一根毛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曾帶得一片瓦不肖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便來吊一百紙不好的還要擺布你兒子追想當初好沒來由悉達太子舍王位而證菩提人便皈依吾家孔孟直直說盡沒有一人聽也不亦哀哉余覽鞭影主意至萬鍾不辨禮義節見此一段議論酷肖世情因之以醒人心

馮虛了人曰父母未生以前儘有無窮活路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惟是四大假合之中一性牽纏之內溺於世阱浴於情波如蝸牛壁上如野馬空中如曉鷺溪頭如暮蛛簷角如蜂沾花鬚如蜨轉葉九如蟻呼壤侶如鳩喚雨妻如蟲觸晨牕如蛾投夜燭致使六標烟黑七竅風號寸田荆生靈臺猿躍仁義淵數化作蓬棘清淨眷屬變爲干戈嗚呼生死岸間人我山高安得心內無心身外有身是稱還天手反乃爲拓世英豪

行素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墮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以屈伏并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適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適釋之

故棄之若晚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孔子行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奈何而委之命也

貧賤是苦境善處者更樂富貴是樂境不善處者更

苦

人之愛心生於不足怨心生於不平使人心常足則無所愛常平則無所怨

富莫富於常知足人惟不知足便於衣食外增了許多營求添了許多煩惱安能脫俗貴莫貴於能脫俗能脫俗則不俗此非有大見識大骨力者不能也貧莫貧於無見識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不過一黑漆漆之人惟思華其衣美其食而已賤莫賤於無骨力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而立又安知羞耻

之爲重乎

敬齋曰只是不愧屋漏則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文清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悻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李文定燔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今人纔一得志輒恣胸臆盡改故步其於寒素之光景曾一

置念否

許魯齋曰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太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樊西田曰下脩人事而或成或敗皆命也制行無失而或遇或否者命也如龍逢之妾、比干而卒無所悟者方可謂之命孔孟之周流四方而卒無所遇者方可謂之命若執於聽命而一無所為不可謂之知命也

筆疇曰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跼蹐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談談然以課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胡文恭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陳章張相公曰貧莫誇儉富莫誇顯居勢要莫譚無  
宦情居山林莫譚負經濟

徐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以清  
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爲儉以求合於綰惟臧元  
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未嘗從苟呂東萊  
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潔之士於時皆易車  
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

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脩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汚苟  
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卷五

卷五

卷五

赤水子曰功名胡可以巧取哉巧取而得者命固得  
之也命苟得之巧亦來不巧亦來不然造物能破壞  
之矣

王充論衡操行有常賢士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  
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能保以必尊顯能薄操濁不  
能保以必卑賤故遇或抱汚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持  
潔節卑於堯之庭

鳳洲子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  
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

力撥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

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

倚頓耶則原憲黜蒧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

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

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乘田委吏

不復爲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嫵西施耶則

嫫母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

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

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益其錙

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

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

混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不以爲

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辱震之雷

霆不以爲恐劫之白刃不以爲懼視死生爲旦暮以

盈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微如

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輕重於

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於天爲民入於道  
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遙哉



周更生曰君子而貧賤命也令昏夜乞哀猶然貧賤幸而為君子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令秉禮持義猶然富貴不幸為小人其自取也

位不配望歸之於命若望輕而位卑非命也我也福不副德歸之於命若德涼而福淺非命也我也遇不信道歸之於命若道不脩而遇阨塞非命也我也安得一槩而委之命哉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養身者置其身於富厚濃郁之中迹華而心垢立身者尊其身於天地萬物之

華古名

卷二

三

上遇騫而道尊

陽明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大抵君子於世以性命為立身之本而致力於自盡以詞章為應世之資而聽其窮通於氣數庶幾可望為盡性之真儒也

筆洞子曰寶石山之巔玩溪水之滑師孔子從心之矩友伯玉知年之非五柳先生云樂夫天命又疑

耐貧

肥壤植梅花茂而其韻不古沃土種竹枝茂而其質不堅惟生自寒巖瘠土者其半韻始古其材質始堅乃知紛華靡麗為俗人之疾疾而疾厄困苦為志士之鍼砭也

橫逆困窮險宦炎仕是煅煉豪傑陶鑄英雄的一副鑪錘

乘舟而遇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不知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

華古名

卷二

三

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八牋云瓦盆盛酒與傾金注玉同一醉也寒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知此則貧賤富貴命也可以一視矣

龍門子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櫬飛甍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綉裳朱鳥之珥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羹醜妻惡妾視如毛嫵

而施之艷則羨念不生矣

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究其人皆由菜根中得來故菜根滋味須要嘗步

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不止是歷艱苦磨鍊之義

益如此之人澹泊清靜於富貴無覩於人無求於勢

無休何事不可做也

耳中嘗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

脩行的砥石

貧可言乎言於貴人必謂求薦言於富人必謂求庇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胡文定家貧於親友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之言貧者皆由無學無識遂不免開口告人

劉伯龍歷位九卿其室如洗欲營什一之利一鬼在

旁撫掌而笑龍曰貧窮固有命今乃爲鬼所笑耶

胡居仁家貧甚鷄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爲之慮則曰

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石介爲舉子時王濟聞其窮困因餽以盤餐却而不

受曰今日固好明日何如

陽城歲饑異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或有哀其窮餽米者城終不受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以甕爲牖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王質以貧爲寶嘗得顏魯公乞米帖刻石以模之徧遺親友終身不貪所至有水漿聲

東郭先生居貧冬月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著地處皆

足跡人皆以爲笑夫一履也而有上無下其貧極矣

然而一時屨困千古稱高無窮奇何以見奇品哉

卷五

卷五

卷五

徐笠叟曰時人多煙火我心自清狂瓶空粟米腹滿文章若是則身雖貧而不貧者在也窮而壯其斯人與

原憲居環堵之室茅茨桑樞上漏下濕子貢見之曰

嘻先生何病憲曰吾聞無財謂貧學不能行謂病今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愧色

莊子衣布袍係屨而過魏王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

子曰士有道德而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

也夫原憲寧任貧而不任病莊周寧任貧而不任憊

以此知士貴聞道貧惡足以累之也

至若囊空羞澁阮孚惟有一錢看室敞空虛司馬止  
留四壁在古來以絕世之品而乏立錫之地者可勝  
數哉

周更生云大丈夫可使一日腹中無食不可使一日  
眉頭不揚它時爲餒鬼見上帝雖顏色枯槁乎而神  
明湛如何必區區以升斗故俛首翕肩從人涕泣下  
作生涯耶

虞精集云窮約不失其守者斯富貴不喪其名居陋

卷二

卷二

卷二

廬不昧其心者斯居岩廊不欺其君

幽谷芝蘭不以無人不芳勵竹結人不以窮遇改

筆洞子感而嘆曰陋巷未爲貧金谷未爲富改問貧富

在何處胸中生意正是天地萬物所貯庫眼前花草

任芬華却有狂風驟雨如有時芳菲有時寂寥一任

東主者做識破鼎食孰與夫糟糠綺羅孰與夫敝袴

茅簷半草榻中且把南華一卷註

詩云東隣已富憂不足西老雖貧樂有餘憂樂豈在  
境乎哉亦顧其處之者謂何耳

萃古名言卷之三

梁南 趙氏獻賓廷父輯

澄心

湛井泉曰心如一池水水在澄以復其本性之清心  
在定以居其本性之善

文清曰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著  
徐笠叟曰人人原有個靈臺真境能使境常吾境不  
爲苦侵人常吾人不至遠離是即聖也賢也

南泉曰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個心心腸一淨肩

頭便樹得起脚跟便站得穩口頭便守得定

文清曰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  
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陽明曰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故學者不可  
無澄心之功

文清曰人心本然之體皎如明鏡明鏡之應物妍者  
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

白沙曰人心上容著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即有碍只

養之以靜便自開大

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敬齋曰無事不教心空有事不教心亂

陽明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裡着不得  
夢子塵沙

文清曰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陽明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

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頑痛如刮磨一

文清曰心如鏡故知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

發心緣故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敬齋曰敬是個扶持身心的物事怠惰是個喪敗身

心的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文清曰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常省察

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陽明曰心端則體正心敬則氣肅心平則氣舒心專

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

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

文清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

以全吾湛然之性

文清曰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  
澄然矣

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金革百萬

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文清曰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

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翁惺

惺不昧獨坐中堂賊反化為家人矣

文清曰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語

所能喻

老子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淡生堂壁帖曰士君子當使此秉如果日當空寒潭

徹底縱觀千古下審未茲將成敗利害得失是非盡

呈眉睫之前恣我酌取事來則為迎刃事過則為虛

舟旋乾轉坤纖毫不動經綸萬變一念不參此乃是

家條施為亦是聖賢實用

兩程夫子會飲於鄉黨座有妓侑觴明道先生不爲  
異竟與同席以畢主人歡伊川先生乃拂衣去次日  
造其兄室若慍猶未解明道笑而謂曰昨日座中有  
妓我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  
川自媿以爲不及大抵見可欲勿亂只要心中有主  
陽明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耻者陽明慰之曰世  
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

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  
炫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怪物或脇以刃鋸地絡

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  
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

昔人有涉大江者中流而遇風波舟之人驚惶無主  
有一人危坐自若少焉風靜浪息舟之人鼓掌相慶  
而其一人又端坐自若衆進前而問其故其一人曰  
夫風波固時有耳靜則安動則危是惟中持不亂  
乃獲有濟其濟吾猶故吾也何足喜即不濟懼亦何  
益余故嘗爲之說曰眼看風波心存止水視險若夷  
忘已忘彼

### 心學

兩儀本寬人自窄之欲不窄者不必縱心兩儀惟自  
寬其兩儀之秉千古本綿人自斷之欲不斷者不必  
馳心千古惟自綿其千古之脉以故聖賢不爲物隘  
不爲私礙方寸天高而地厚一息往古而來今  
百年有必盡之軀萬古有不滅之靈或疑軀化而靈  
莫之屬也曰心不屬之骸而屬之靈有心之骸天地  
付我無骸之心我還天地天地在是即我之精神在  
特恐吾骸在吾精神先不在

天壤間山之蒼水之瑤風之盪月之皎花之秀鳥之  
轉以我觀物若造化放開吾心以作萬象於天地以  
物觀我若我身收歸萬象以作天地於吾心

看天地不必求之法象當看吾胸中天地嘉唐虞不  
必做之上古當嘉吾心上唐虞尋聖人不必索之簡  
冊當尋吾生下聖人知者水仁者山吾胸中天地親  
其親長其長吾心上唐虞養其良知良能以還之無  
知無能吾生下聖人

蔡洪記吳中鶴業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

義理為豐年筆洞子曰還要以一默靈心為幾種陸  
平翁註燕居日課曰書史為園林歌詠為鼓吹註述  
為文繡記問為居積前言往行為友徒筆洞子曰還  
要本千古尼父為家主

鼓顏子之洪鑪雪消外來私意交周庭之翠草風透  
自家生機如克己工夫有未到勿謂積雪難鎔倘自  
性本體稍能培誰云草色不春

人惟最初之心最真心惟最真之心最神神故過感  
不膠真故含神不貳是以老氏論至人問其能觀

筆古名言

孟子論大人防其失赤子

堯舜之心至今在在何處在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故  
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個個人心有仲尼果何有  
有心之可盡有心之可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

人心自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錮了人心  
自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掃  
除外物直覓本來纔有箇真受用

人皆謂頭上有天吾獨謂心上有天頭上之天降福

降殃心上之天降秉人皆謂書中有聖吾獨謂身中  
有聖書中之聖若在若亡身中之聖現在善事天者  
事降衷之天善作聖者作現在之聖

人心之外無所為天理當於人心處即是天理吾心  
之外無所為人心當於吾心處即是人心故不必謂  
當於理始安於心當知安於心處乃當於理也

敬齊曰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  
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

白沙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

筆古名言

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王守仁曰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龐者其造不深外誇  
者其中日陋

文清曰一刻不開度一念不妄起一事不苟作此是  
兢兢業業斬斬截截的工夫此心隨處昭昭不染着

者即是道體即是主宰即是工夫有範圍天地吞吐  
日月胸懷乃是此樣人做得此樣事

陽明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  
了

白沙曰虛己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

萬里

敬齋曰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則有凜然自畏慎底意思敬則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文清曰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幾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白沙曰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

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驚動乎流俗皆偽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

敬齋曰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

陽明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余以爲非獨學問爲然大凡積功累行皆當如此存心

程子曰脩養之引年爲國之析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文清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是用力處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南泉先生曰迢迢覓道與道背馳歸而求之自有餘師朋友切切兄弟怡怡大心體物故以自持實有諸己信予匪欺又曰悟須實悟脩是真脩無諂無驕不怨不尤返薄還淳黜偽祛浮心通萬古在在千秋慥慥皓皓與天者游

陽明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陽明辭卻已一日  
陽明借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見其風景佳甚衷默  
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  
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  
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云

聶貞藁豹爲妄言所嫉詔逮治時方與學子講中庸  
校突至繫械之聶無幾微動色就械已徐理前語如  
初已就道父老追送者流泣油然自若羅文恭曰繫  
其事大敬服治心之效至此因益攻苦畢志於學

羅一峰好古力學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  
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  
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瑞鳳見一惡人惡  
之如豺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  
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毀譽禍福皆所不顧  
胡九韶學於吳康齋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  
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  
清福胡曰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罪人非清福而何

### 勵學

筆洞子曰吾人處世家中事易了書中事難了家中  
求田問宅放下便已書中求理求義何時可已吾人  
讀書案上書易了心上書難了案上覓字覓句解得  
便休心上覓聖覓賢何時得休嗟夫能放下家中事  
何愁不了書中事能解得心上書方是了得案上書  
願有識者其思之

上若下若醺醺酩酊呼令人神昏章臺之下龍陽之宮  
令人神蕩洪涯續續紛青蚨來往令人神褻若夫疎櫺

之前寒穩之上午夜一燈展案萬字令人神清遠  
人以富貴功名轉會處爲得意予以道德詩書解悟  
處爲得意以富貴功名得意者得之於一時之君相  
以道德詩書得意者得之於千古之聖賢君相以權  
授有得即有失聖賢以神授不失即爲得

陽明曰古之學者殫志慮獎精神而莫究其緒靡盡  
夜極年歲而莫究其蘊析蚕絲擢牛尾而莫究其  
夫人之情於讀書也豈其性則然哉未得書中趣耳  
得酒中趣即欲停觴不可得得琴中趣即欲輟絃不



可得得書中趣即欲掩卷可得哉

恒人少年嬉而罔學壯年勞而罔學暮年頽而罔學是少年夢中也壯年醉中也暮年死中也終其身更何有學之時哉惟君子覺其夢醒其醉生其死

筆洞子曰予嘗於病中讀書而神覺興焉不知病也即謂聖賢之和其劑以醫我也可嘗於忙中讀書而氣覺舒焉不知忙也即謂聖賢之寬其地以徐我也可嘗於憂中讀書而情覺暢焉不知憂也即謂聖賢之假其娛以適我也可我病以書愈故病中讀忙以

讀書

書閒故忙中讀憂以書樂故憂中讀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志先曰莫若書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管寧坐一木榻五十年當膝處皆空范文正有讀書帳頂如墨色古人之讀書其苦志若此

趙季仁平生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不謂其過也羅景

綸則曰盡安可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嗚呼孰知莫放過三字即為讀書秘密藏乎閉門便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高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然以才勝者患其跼蹐可以陶鑄若徒書厨經庫吾末如之何也已

天生人無非欲人為賢為聖人不讀書讀書不為賢聖何以對此心何以對此天

讀書賢書於九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為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讀盡萬卷終無益也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

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賢希聖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何如

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起考之古以為得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念

之念之

今年知昨年之非今日知昨日之非是上進的機括  
毋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毋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  
是實踐的功夫

孔子大聖人也猶曰發憤忘食吾輩終日悠悠不自  
鞭策幹當何事言之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黃山谷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以此知書之不可不讀

先輩有云人有說好話不做好事者未有不說好話  
能做好事者以此知學之不可不識也

薛文清手錄性理大全晨昏朗誦精思密玩值雪盈  
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嘗曰讀書以防  
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

王端毅自始學筮仕至卒年九十三每夜書燈達旦  
不息倦則眠覺則誦讀日與士夫相接終日講說久  
而忘倦可見古人好學之心雖至老而不衰也

楊文定在獄十年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讀書不  
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至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可見古人讀書之功雖至死而不變也

筆洞子曰世上熟名事已曾識得破撇得下只此床  
頭書是吾一生未了案

桑維翰下第鑄一鐵硯曰硯敵則易業後果為宰相  
可見有志者事竟成也

江泌苦學家貧無油夜嘗對月而讀月斜去倚梯  
於樓頭挹月光讀之古人不以貧而廢學如

齊趙苦干耕耨謂人曰何業而可以免此苦曰讀  
書三十年乃可越曰衆人皆食我不敢食衆人皆寢  
我不敢寢由是發憤十五年乃為周成王之師

祖塋幼耽學父母慮其勞憊勅令早寢塋藏火帳中  
候父母寢則燃火而讀

劉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手約繩口誦書博通今  
古行無玷缺

董謁好學每至人家見有奇文字以筆題掌中還家  
即以竹籒寫之紙去掌中墨跡號仲玄掌錄

任本觀書有合意處則題之於衣裳以記其事門徒  
悅其衣爭為新衣易

楊政語人曰吾無厚產惟以經史為田筆硯為耒

耜

侯瑾家貧苦晝間爲人家作傭夜間讀書不輟  
玄晏先生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司馬光以圓木爲枕覺則起而讀書

高鳳勤學兩過漂其麥而不覺

董仲舒篤學三年不窺其園並不知馬爲牝爲牡

曹褒好學寢時猶懷鉛筆行則誦書

晁咏勤學時沈思立雨中不知衣已濕矣

王育爲人牧羊因好學亡其羊而不覺

朱穆銳意於學或時思至不知亡失衣冠顛墜

范洪少好學無所愛玩不知棋幾局道

李白讀書無成將棄學歸道遇磨杵者白問之曰欲  
以成針白曰不亦難乎曰功深自成耳白感其言乃  
竟其業爲青蓮學士

甄琛舉秀才入都常奕棋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睡  
則加杖奴曰即君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博奕是何  
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其他懸髮於梁刺股流血以及囊螢映雪之類皆是  
研精篤志以致貴顯汝小子可不勉焉

### 箴銘

蔡虛齋密箴曰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  
人不知勸君莫着半點術但着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  
孚狡童又曰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  
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乃率然隻語達天  
聲垂之後世而爲經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  
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

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  
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  
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  
有恒久久自芬芳

王暉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爲終  
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  
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  
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  
古今

崔清獻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  
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凝陽四偈其一母  
執去來之勢而爲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爲寵母戀聚  
散之緣而爲親母認離合之身而爲我其二母厚養  
生以累蟲蛆母悖積財以累盜賊母陰行險以累鬼  
神母巧取名以累造化其三不以四大受寵辱不以  
五內受芳腥不以靈明受歡愁不以虛空受讚毀其  
四不以此心役於神不以此身役於形不以聰明役  
於理不以精氣役於數

學古名言

卷三

三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  
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爲用時悔醉後狂言醒  
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鄒南阜先生四箴曰除義路禮門身心無安頓處除  
親師取友氣質無消融處除遷善改過工夫無着落  
處除洗心藏密性命無結果處

邵堯夫有兩不愧之說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媿衾  
是真脩也陽城有兩不負之說曰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是真作用也黃洽有五不欺之說曰居家不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是  
真學問也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  
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  
校以杜人之易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  
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  
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  
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  
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污我直道以伸人

學古名言

卷三

三

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  
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盡其在我  
私於我聖人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坐忘銘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  
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屈不執可圓可方不  
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其詞云少飲酒多餽粥多茹  
蔬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群居多  
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

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溫公真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則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閑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說是非不論官事行止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羶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無真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所屏棄

自警銘勿爲無益事勿發無益言視聽必以正念念

華古名言

卷三

七

圖絕慾去惡慎勿憚從善如轉圜治已嘗欲厚責人無過嚴毋友不如己三益時相延寡慾節飲食毋俾欲誘牽天君一以順百體皆從安朝乾以夕惕聖賢儼在前夏王惜陰誥姬公無逸篇宣父忘憂食衛武謹斯言聖經並賢傳佩服比常絃少壯不努力老大曷着鞭願言寡尤悔爵祿富其間

大復先生窮達箴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執汝獨雖則汝慕達執汝遷毋勞思暗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大復先生毀譽銘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去妄想箴曰夜結於夢晝馳於想起滅萬端盡屬虛妄要機前根須除後障一劍當空群魔消喪去嗜慾箴曰染性觸物黏於錫膠淫愛戕人毒於戈矛片時意適永劫靈銷一絲未斷塵網難超戒妄言箴曰不扣自鳴鐘鼓爲妖寧口之羞斯氣之浮恂恂訥訥立誠寡尤如瓶是守枯囊無咎除忿怒箴曰塵生使掃萬論是否百年偶聚何咎

華古名言

卷三

六

憫太虛之內無物不有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越峯言箴口不必緘恐顛寒蟬口不必劫恐愧鷄舌

倘非建諍寧爲蹇怪天何言哉壇宇乃哲

越峯行箴行動天地織德彰聞行牟鬼神冥冥汝純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行不愧影寢不愧衾

陳子昂座右銘曰處滿常憚益居高本慮傾言行既

無毀存沒自揚名

卞蘭座銘曰守玄執素無亂大常若臨深終始惟能

懲忿

白沙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以忍水制

薛文清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平生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為師訓

文清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據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

中失宜之弊乎

白沙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明道為御史時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荆公為之愧屈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有同列不相下語多相摯待氣定時平之以理雖勝者不爭

畢從周嘗述文衡山先生一事予甚歎服先生一小齋內置古人圖畫墨蹟極所寶玩手自開閉每意不違入齋中輒欣然相對先生偶他之一點奴盜竄愛者數卷去其家知之白先生究理先生笑曰年逾八十旦夕入土一切俱為長物吾之所以玩此者聊以

娛寂寞耳既失去而以煩吾是以娛我者若我也何以究為遂不復問嗚呼人能以先生之心為心寧有恚怒煩惱事乎

凡失物宜從容不宜盛怒急遽致有後悔先有疑心無所往而非竊鐵狀矣嘗觀小說一段惕然警省有夫婦食肉以金釵挿之忽有內眷至夫婦出迎令一小婢守肉盃婢偶他顧猶啣肉去婢不覺也夫婦以盜釵詰婢無以對愈捶愈怒竟死又一年匠役檢屋得朽骨以釵貫之始知為貓盜也舉一可例其餘

文清曰貪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  
不覺余以為過暴者亦然夫人性氣褊狹一遇小忿  
輒成大恨攘臂按劍目裂髮指如醉如狂一時受者  
不堪發者不覺旁觀者見諸醜態有不鄙而笑之者  
凡行路者須處曠野方有轉步之地若滿前荆棘便  
無地自容此可為煩惱者一箴砭云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拏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  
同沈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故為二老  
因定山怒不能忍數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不聞

其毅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

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  
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

賀醫閭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  
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

解縉幼時巍然有博大之望嘗自謂曰虞其心常在  
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或謂忠靖公量可學乎曰吾少年時有犯者未嘗不  
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不與人校

### 室欲

王龍谿曰嗜欲深痼割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  
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  
文清曰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  
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胡敬齋曰心纔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驚然後為放  
心一放便是私不必縱情恣慾然後為私古人所以  
無時不戰戰兢兢

文清曰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胡敬齋曰為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  
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文清曰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  
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  
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於  
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

陽明曰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  
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敬齋曰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

氣象

文清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敬齋曰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文清曰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問學如何是端的曰識真妄如何是最要工夫曰一毫無着

陽明曰

陽明曰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

晦翁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知不如此是藥

白沙曰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

敬齋曰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必精察其是非

文清曰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于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陽明曰學者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

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灑何等簡易

文清曰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覺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文清曰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敬齋曰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士人欲作千古豪須要斷絕一切塵根若稍有芥蒂便難起脫

陽明曰

古人云宴安如鴆毒甚可懼也惟莊敬嚴肅戰兢惕勵可以勝之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己之法

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

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允錯用心者皆由不能割此戀字一有愛戀便爲境所奪人奪境境奪人種種惡業緣之而生故吾儒學問得力只是一個舍字舍則無人無境奪何從生



入悟

筆洞子曰世以艷福爲福不知清福爲福以形壽爲壽不知神壽爲壽夫富貴而日逐奔忙何福之有形骸而穢留天壤何壽之有近來悟此偶得一日清閒夫即爲一日之福倘延百世名節豈非是百世之壽哉脆終身而穢名羞稱於鄉里裹葬歛形而讀書之聲滿天地是生者一堆白骨死者幾點紅顏囊金累玉不能載棺而去寵仁崇義若膺皇錫而來是富者四海空囊貧者鴻有弊集

卷三

卷三

卷三

人生打不破是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也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風人生撇不斷是情慾帳不知情慾帳一蓮好酒席也古詩云太白浮杯入醪醑瑤桃洞口日御西

李廣百戰不候公車一言拜相若以此事問朝廷朝廷難言之矣長沙少年不祿東陵老齒自終若以此事問造物造物難言之矣噫第以人爵問天爵耳奚必於朝廷之上擬議雲泥第以冥數問冥理耳奚必於造物之中計度彭殤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君平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袁中節曰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

卷三

卷三

卷三

食僅充餘則施之是爲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往曾爲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約約如雷吼而白髭老貴人擁綿下帟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少文之言驗矣

平陽許伯入第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失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河陽之花昔日如霞誰知今如泥土乎武昌之柳秋來作帚亦知其春作青絲否言之可爲嘆嗟乎功名富貴果有常乎果無常乎余嘗譬諸一夢夢中所見如金玉如貨寶如器皿一切諸有覺則俱空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得之欲者能欲之不能久而據之釋氏謂夢既是空身亦如夢信其然乎

有僧多寶老僧取觀之觀畢乃謝僧曰未與汝何謝爲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與爾藏之何異以此知天地間物孰爲我有孰非我有即恒河萬寶總是一世間公共的物不得強分爾我安得據爲私藏乎

天地間原無一物帶將來亦無一物帶得去又何一物放不下只爲俗人勘不透打不破所以橫被纏縛以至墮落埋沒其中耳

筆洞子曰嬰兒之戲也柳珠玉猶瓦石碎青黃猶赫號人以爲其愚也予正謂其善也今天下安得盡愚如嬰兒哉吾亦與之爲嬰兒

此身如可執爲定身乎問有飛天之長繩能繫西歸之白日否此家可據爲常家乎問有不流之止水能聚千里之浮萍否蓋惟片語合道即百年可必千秋亦惟寸念寬宏即六合可以一室

爲忠臣爲孝子爲廉吏是曰成佛生天能立德能立功能立言是曰飛昇尸解

天湖子曰甚哉足不可不知也不知足斯不足矣况天地間何物不足既無不足而又何足之不知

天湖子曰甚哉愛不可奪也奪人還自奪矣况天地

間何物可愛既無可愛而又何愛之可奪

莫言婚嫁早婚嫁後事不了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斯斯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悠悠直到老

白沙曰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黃叔相嘗爲人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毀譽生

死禍福之衝湏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塹吾誦其言洞然有悟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世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

完真集云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人能參透此關庶名利之心其少澹矣

有道人歌曰風慘慘煙蒙蒙暗消魂自古英雄如今

華古名書

卷三

四

何處問浮萍青鳥不來松老黃鶴何之石爛嘆世一傷神回首南柯夢靜對址山雲

徐笠叟曰人物生死大約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名利聚散大沫也寒暑往來大瘡也日月升沉大毯也中外歷事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戲劇也文章今古大畫圖也兵戈戰爭大棋局也君王裨將大潮汐也摠之於天地間一大蟻蝼也愚者千繫不解達人一笑皆空

### 尋真

天湖子曰人生百年裡中如白駒過隙風雨憂愁輒居大半其間得閒者百纔一知而能享者又千纔一耳不思茫茫衆生誰不歸盡墮地之時死案已定趨名驚利惟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不思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真面目但今日能尋真者幾人石火光中爭長競短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豈知上床別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故人生只是一個尋真

華古名書

卷五

五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驕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鰕山友麋鹿咩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富貴之勝於貧賤者都是無要緊事如食以止飢衣以禦寒此誠不可闕若衣而華食而精此於身心有何要緊至於大利害如生老病死雖侯王不能令人

替得宜早料理得清清閑閑不必役役多事終身爲  
他人忙也東坡云無事閑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老深得無事之福

人言天不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閑人自不閑耳若隨  
遇而安不圖將來不追既往不營目前何不清閑之  
有

人生石火光中能幾度良辰美景幸而百歲猶可屈  
指不幸而三四十真虛過一生也今之名利客則  
曰待我名成利遂第恐名未成利未遂而闕王勾店

將來相催都只是名關利鎖誤此賞心樂事

人生風中之燭雨中之花岸側之藤石內之火電照  
之光波浮之漚宜早尋個風月主人用續此水雲故  
事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今夕何夕得領  
風月未審明朝可開復作主人否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原是極凄凉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景  
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

頭也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吾知天下享福之人必不  
如是但可憐其虛生一世也

大都人世事譬之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起滅可常倘  
不參透此關鮮不生煩惱障矣

天湖子夜值大雪偶戲云雪者洗慾界之齷齪灑火  
坑之煩惱填世路之坎壈換清夜之清曉客曰此便  
可作雪贊余曰此可作座右銘

余謂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急荒便思勝

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定花濃柳艷處  
自着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得頭早如此則情境  
樂趣不出我性真尋真者亦當於此處着力斯無負  
百年人

筆洞子尋真行爭孫曹攤場戲更走儀秦兒童關雎  
猜袁李鬼魁荒唐紀班范丹青描畫若要做個有靦  
面目人也只是尋那泗水邊尼山下若個亡羊路莫  
走差那鄒家却只是自家

謹微

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鍾掩耳之智也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文清曰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

之端兆克其極則克其分矣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文清曰善幾不可不克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和正遠則興廢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尋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劉向苑說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海東萊子曰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與之中有虎豹焉鄉隣之中有戎狄焉

蔡沈曰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急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

真西山曰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累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

輪苞子曰夜光之璧累以纖塵明月之珠晦以垢微荀子曰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彰

文清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蓋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燭之家共惡易盈鬼將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感應自然無足怪者雖然必瞰於室何也凡欺天罔人之事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庸知日鹽孔昭恒在茲哉筆洞子曰凡人行一不端心一不謹天斧神刀已默具於暗室屋漏中矣可不畏哉

卓志

筆洞子曰筭空吾實之以典籍屋漏吾濶之以琴書  
腹餒吾飽之以誦讀貌瘠吾肥之以精神體病吾醫  
之以陰德子孫愚吾智之以義方雖未能於人世上  
恢許大宇宙且從身心內植立個小乾坤

兀兀予坐時身無所往然從方寸上直往千古是環  
堵中闢自有之天地寂寂若觀處人亦莫問然將千  
古事自問寸心是寒毡內結相知之聖賢

舊詩書是吾家有綠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明

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是吾入詩囊之料

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怡年一任燕鴻往來

烈士不餒正氣以飽其腹清士不寒青史以暖其躬

義士不死真君以生其骸是故孤竹風高桐江月朗

陶徑松孤華山夢長蓋其定胸中之宇宙任世外之

風波

隙中之駒銷沉我也易蕉下之鹿尋索彼也難聖賢  
拘繫得嚴吾須依之聖賢造物調弄得巧吾且聽之

造物

欲求對空中天何計忤塵中人欲求合古人心何恤  
掛今人口

天下盡名場利藪耳苟有超出名利之上者俯視天  
下名場特瓜谷阱也特井李室也俯視天下利藪皆  
蜣九轉也皆蟻垤塚也惡肯以天下之名利賴吾身  
之泰山也哉

仲長統樂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水溝池環  
匝竹木周布場園築前果蔬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疲養親有養亦不勝憂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佳時吉日  
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  
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入帝王之門哉

評文

平洞子曰富貴一時富貴文章千古文章以文章博富貴不亦輕乎然以文章博富貴則亦博富貴之文章而已所謂文章千古者道德之文章也苟為道德之文章則富貴之也可不富貴之也可何也千古而下有我之文章即是有我之道德又安見夫有世之富貴

夫文章有有用者有無用者有有用而無用者有無用而有用者取第之文人見其取第也以焉有用而無用者

青紫既被之後向來之藻彩安施此有用而無用者也聞道之文人見其非所以取第也以焉無用而垂之萬世之下令人心開神正而世道賴以維持此無用而有用者也士人能以有用者效用一時而又能以無用者垂用萬世庶幾不負為文章

今之號為好學者取科第為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為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逝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為久

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為善即未必為聖為賢獨不可使衾影無愧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肆於文人無行之為又何足論

士各有志志道德者無取功名志功名者無取富貴千秋而下生人之權不屬富貴而屬之秉筆者故文章之士以立言為不朽

古稱三立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然功不本德特君霸君顯之功言不本德特繪形繪影之言故立功立言總之乎由於立德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為仇文欲不工不可得也

國家取士惟此制義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顯者其間純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足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國家何故而以是為進賢之具也

容忍

容忍二字不但避禍實進德大助也蓋凡不如意事及橫逆之來皆是困心衡慮自反內省之地若一語之侵即欲復之乃市井惡少攘臂常態有涵養者肯同之耶然此大是難事必忠厚惻怛有學問有識見者而後能容忍蓋忠厚惻怛則與物無忤常存愛恤念有學問則知從來能忍之獲福不能忍之得禍某事某人皆在胸中有識見則先幾預察倉卒洞灼如留侯之躡足銷變張耳之俛首受笞是也此豈常人

所易及哉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來語云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閑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哉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其清淡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張公藝九世同居亦是此忍耐得力孰謂忍耐補不得一半也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

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南泉曰吾輩有挺然不拔之志要有汪汪千頃量傳大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他

白沙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文清曰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學者宜深體之

文清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文清曰畧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

白沙曰待人接物不可揀選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

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處

文清曰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文清曰識量大則跌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裴行儉爲瑪瑙盤軍吏趨跌碎之行儉曰汝非故也

色不少變君子服其量

韓魏公不責碎玉吏固是量不可及亦其閱歷之熟涵養之精知天下之物成毀有數非人所能與者故不動念耳



方克勤知濟寧府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後案大垢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佯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

魏文靖訓導華亭有一生戲取其衣冠着之一生云寧服此卑官服耶魏聞之不問及爲冢宰而二生皆充吏役燕見猶待以弟子禮

楊尚書翥仁厚絕俗隣人作室簷溜落其家家人不能平尚書曰晴多雨少何必較

張莊懿鑒按山東時至臨清州謁文廟爲酒家

卷三

卷三

卷三

颶掣落紗帽怡然無忤取帽旋戴徑去明日州守縛酒家請罪亦不與較

屠襄惠瀟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屠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惶懼息頓顙請罪屠曰去去吾方惡其太白易汚適與意會汝何爲者

韓魏公夜作書令一侍兵舉燭於旁兵偶他顧誤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夫碎玉器而不較猶曰此特其物耳至燃鬚而不之較更有何事可較乎以此知公天海之度非人所能及也

看裴晉公之處失印則知天下無不可忍之事看韓魏公之待刺客則知天下無不可忍之人

劉寬性溫恕夫人欲試之伺其朝會裝嚴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且問曰羹得無爛汝手乎古人之寬恕一至於此

牛弘有雅量弟弼好酒而醺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歸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弘曰已知顏色不變讀書如故夫弟殺兄牛初曰作脯既曰已知此牢有一毫之

卷三

卷三

卷三

芥蒂哉倘處兄弟者人人皆有此量縱有長舌之婦安能間其手足之情也

宰相婁公度量寬弘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嘗教其弟以人有唾面者笑而受之使令自乾其謙厚一至於此嘗聞人有言曰量大福亦大又曰宰相度裏撐得缸此皆有道之論古之聖賢如顏子之犯而不校孟

禍福

天不可見見此心之理即是天也理無定在在此心之安處即是理也心安而理得是爲福基心戾而理

睽是爲禍基

爲善得禍乃是爲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

人生禍福自有一定之數非可結交官府可以徼福而免禍也始終以正即禍亦無悔况正必無禍乎此必明義命諸世故者可與之言耳

若以禍福無一定之數則人之巧於避禍工於求福者俱可以倖致若以禍福有一定之數則人之轉禍爲福轉福爲禍者咸屬之虛語大約始終以正凡禍福之來一聽於天此外無他術也

忠臣義士殺身赤族奇禍也君子不謂之禍也姦臣貪利富貴赫奕大福也君子不謂之福也能於此見之明守之定終身無悔矣

胤昌曰凡事不能久惟善可久凡事不足恃惟天可恃誠知善之可久天之可恃也何禍福不可處耶

大麓云一念誠即此便是禎祥景星慶雲悉現其相一念僞即此便爲妖孽天災地變應機不與此以誠僞論禍福也

文清曰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玩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始知凶乎此以順逆論禍福也

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此個數亘古今不差優於子之某數乎

周更生曰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施世人迷之橫生欣貶滔滔此叟獨亮玄理喪馬弗希析肱愈喜

塞翁家忽喪一馬宜爲可憂未幾所失之馬引一胡馬至似爲可樂其子好騎馬至於墜馬析肱似爲降禍未幾有旨抽選壯丁以從征塞翁之子以殘疾故得免此後故曰喪馬弗希析肱愈喜

攝生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肺腑醴醪養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淫聲美色破骨之斧斤也世之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則流洩生死之海是言先醫

恩也

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綠髮朱頰悅情而損精

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燠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愛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故明者剴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謂賢人縱而不節是謂下愚蓋殺生以資口

腹淫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欲多淫欲多則天損血氣損血氣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先節淫欲若欲節淫欲即可省口腹此安身延年之道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口語則福全

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服食常溫四體皆春心氣常順有病自癒

養生

養生

養生

戕生斧斤色慾為最峻谷危梁之戒著鞭窘轡之悲姑置弗論

劉翁示養生術但曰寡慾外省思省惱尋靜處避閑處而已

道院集云遊心虛靜結意玄微委慮無欲歸計無為凝神戒想氣和體舒連延生命壽與天齊

素問云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慾動水滲怒盛火炎慾之室之火降水滋此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洩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真心毋以客氣傷元氣

陽明曰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譟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挽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為人問其術答曰吾平生未

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文潞公年八十時入對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林英年七十致仕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郭伯康遇神人授保身術在處受持其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有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

還是病生時

思慮之苦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意見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往往溺於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也

末世祈年者每聽方士而弄金丸孰知此心有真金九馬寡欲養神丹也布德潤脾丹也改過還元也

老子云母搖爾精毋勞爾神毋使爾思慮營營

養生之事前人論之已詳顧千言萬語不出孟子寡欲之一言寡之奈何視如鴆毒視如利刃視如熾焰視如深淵欲不寡不可得已

六字經除煩惱斷妄想此尤養生者所當知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貿貿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  
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仙家所謂  
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元靜但當遺棄聲名清  
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散精神靡歲月  
李宜春云元精之在體神倚之如魚得水氣依之如  
霧覆淵至十六而真精滿耳目聰明五臟華敷身體  
秀麗齒髮堅固不憚寒暑亦無健忘當此修行即神  
僊矣愚看今人少時血氣未定不早服仲尼在色之  
戒所以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其未老也血氣不  
當衰而衰神隨之昏而氣亦無所主矣仙家云陰陽  
之道精神為寶謹而守之後天而老故寶精以養氣  
寶氣以養神此乃脩真還丹上藥也可作保生觀  
昔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使醫蘇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室夫他疾可為而近女室則不可為故曰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則必死可不戒哉  
東垣云古人於戛必獨宿淡味兢兢愛護以保養金  
水二臟內經云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瘡於此時戒嗜  
欲以養本真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攝生者不可不

彭祖攝生論目不視不正之色耳不聽不正之聲口  
不嗜不正之味心不起不正之念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  
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劉元城南還日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  
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可見絕  
欲為去病之本也  
周更生先生云重階聯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能  
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托高反墜務厚更貪用情  
塞兌老氏所珍  
完真集云靜時少思寡欲冥心養氣存神此是脩真  
妙訣學者可以書紳  
或問劉屏山先生攝生之道屏山曰每飯後飲茶三  
杯散步百步則庶幾無疾病與此攝生第一義  
唐子西硯銘云筆最動墨次之硯靜也豈非靜者壽  
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法焉  
治國以積賢為主治身以積精為主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參玉  
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窮谷  
之民不知藥物爲何事而疆壯壽考不聞疾病惟富  
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  
參朮之功遠求貴售不可湏臾離者卒之病殤夭札  
相繼不絕亦何益之有哉

謝武林先生曰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  
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鴆毒厚味戕其  
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

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往往利未得而  
害隨之可勝數哉

詩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當先徑路  
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與口物多偏作疾快心事  
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知自防  
又悟真詩云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  
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貪利祿求榮顯  
不管形容暗悴枯試問堆金等山岳無常買得不來  
無

### 居鄉

龍昌先生曰士夫家居當以義命誨子弟而以憐恤  
處同類若求田問舍尚爲商賈之行至於相謀相傾  
視盜賊之明白率衆行劫者反不若矣

士夫居鄉寧能終不與官府交往第文往數則起彼  
厭心交往厚則起彼疑心二者無一可者盡吾敬事  
之禮而絕不及私如斯而已矣

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  
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

夫居鄉不可不有此想也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湏見面稀行  
臨少就好看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識五侯門最  
可法教家錄曰士人要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最

名言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慶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  
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已是則是在我而  
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呂希哲爲人謹守出仕歷與五州到處簡靜晚居徐  
宿真揚間蔬食布衣深居簡出未嘗以毫髮事干託  
州縣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  
可見古人之有守者不惟當官清約即退而居鄉亦  
恬靜而無求也自今思之我輩今日地方之官府即  
他日鄉里之士夫倘有人以非禮相干者便拂然不  
悅此等心腸何等正氣及到自已居鄉却又好管閑  
事投刺衙門縱不見鄙於人獨不有愧於心乎余以  
爲歸去時必如張忠定之焚香默坐陶靖節之棲遲  
衡門庶幾枕石漱流完名全節爲宇宙間一高品也  
張湛居鄉好禮動止有則三輔以爲表儀後告歸平  
陵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湛曰禮下公門軼輅馬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謂輕  
哉夫古人官居顯要不致倚勢凌人者恐傷忠厚故  
耳乃有淺夫薄子緣得一官半職便洋洋間里明轎  
高軒不知自視何若是之尊且大也嘗聞里中有一  
聯句云坐轎垂簾聲價重居鄉喝道骨頭輕此不敢  
指其名而其爲人可知矣

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居甚隘弟侄有欲悅  
公意者以厚價買隣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之曰吾  
與此翁三世爲隣安忍棄之命速還翁居而不追價  
夫不忍棄隣人之居其意固已厚矣矧還其居復不  
追其價乎今之居鄉而謀人產者既倚其勢以吞之  
更欲廉其值以貢之其視此公之用心奚啻霄壤哉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強隣所侵子弟欲訴  
於官以狀白玠玠署紙尾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  
須思未有時試向舍先教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矣  
官居顯要求其不謀人之居則已耳肯以已之居爲  
隣所侵乎試讀秋風秋草之咏知此公之爲人矣  
文正公初得錢氏南園地將徙居焉堪輿家謂當踵  
生公卿乃曰吾家獨貴孰若中吳之士咸教育於此  
貴將無已焉遂以其地爲學宮夫美地可以儲公卿  
且有利人之有以爲己有者肯以己之所有而共之  
於人乎即此足以見公公天下之心也  
彦瞻書云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來而觀  
者聞路駢陌獨隣居一室扁鐫遠引若避寇然余怪

之慨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  
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  
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愚持  
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  
其鄰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何以賀  
叢說曰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於平日同堂之友謝  
去惟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惟厭見其  
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門下者皆言利之徒  
也或某處有庄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  
若干歲可生息若干某人爲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  
於法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待之惟恐  
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  
何異白日攫金於市耶  
空明子曰士大夫之子孫承籍先業宜易永世迺  
傳再傳即流爲丐爲隸爲僕爲盜何哉曰此士大夫  
自爲之也  
三君皆憤嫉沈痛之語正中近時居鄉者相傾相謀  
之弊爲子孫者所當玩味而深以爲戒者也

惜時

山川有靈鍾我出來我將何以酬山川日月無情錢  
我歸去我其何辭於日月當在既出來之後未歸去  
之前以急急皇皇求所爲參三才而靈萬物  
鳥躍於扶桑兔飛於寒桂一日一瞬燕歸於鵲驛雁  
度於衡山一歲一息蟻聚於殭途鶴散於青島一生  
一夢天地驅日月日月驅春秋春秋驅生人顧乃忽  
忽悠悠空生浪死穢天德之間惜哉孔責朝聞孟嚴  
晝惜乾坤不我待聖賢是誰歸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  
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  
之憂

文清曰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斷  
白沙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  
之與物無異

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  
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死無聞耶



居身

梁南 趙民獻賓廷父輯

文清公曰人之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  
日與遂者位耶

周更生云士君子之居身也積愷猶若無以隆其托  
况積刻而推之積平猶若無以妥其居况積亢而危  
之積謙猶若無以閒其衛况積驕而潰之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過

所以攘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之酒闕色所以無污

屏其分少所以平情

少言者不爲人忌少行者不爲人短少智者不爲人  
勞少能者不爲人役

晦其明者處明夷而無傷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

才精百鍊而若歛其光芒氣雄萬夫而時鎮以凝定

節凜一介而無事夫昭揭識洞三極而不墮夫

持祿而養者祿去而養衰戴爵而榮者爵移而

身危者或由於勢過當去勢以求安禍積者或起於

龍威當辭寵以招福

爲士者居馬不忘木鷄之守行馬不異集谷之危靜

馬不翅尺蠖之屈動馬不替蹇裳之懼擇地而臨不

啗處子之防抱真而葆不殊懷璧之慎聶而不言不

地守瓶之戒超超而行不涉寄徑之羞

口不道非謂之口祥容不習玩謂之色吉權折不以

加人謂之身福報復不以蓄中謂之心祿

貪非義之財者譬之毒脯救饑淫他人之色者類於

鴆酒

戴珍者致寇多藏者召殃盛名者必有重責大巧者

必有奇窮

不失所守者困亦亨不謹所行者豐亦昧

東椒蘭以獨芳耻希世而敗度守官庭以定性臨噦

險而若夷

勇往而不隼于經不知退之讓炫明而不適於用不

如晦之藏工言而不中於仁不如訥之愚縛節而不

恟于禮不如野之朴

紉蘭握瑾誨垢之良媒絃譚鯁論騰謗之健駟方人

擬物反刺之銘乃要津利孔招惡之危機。

有高人之行者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者微怨於人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端操上人者多召禍之門。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

甚愛者必甚費甚譽者必甚毀甚喜者必甚憂甚藏者必甚亡。

晦翁曰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勿為嬰兒見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勿求人知而

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

大都性明者欲簡嗜煩者氣昏驕奢者志溢淡泊者神完險躁者氣浮寧靜者養遠。

筆洞子曰予之耳不能遠聽近聾予之目不能遠眺近矇予之口不能捷辯近訥予之貌不能華整近陋

予之識不能長計近拙然類此之類不能者覺內自有含光處其精神不至遠馳近實噫若而人也可謂

善於藏拙者矣。

### 涉世

周更生曰乘德而處都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避者當世不能擾其度。

天湖子曰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為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別

打破緣因人情世態倏忽萬端誰輸誰贏不宜認得太真以致

紛紛多事士君子處己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中

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

無過中生有過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起過

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

人只要三個必自反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佩此兩言

可以使我遊於世亦可以使世遊我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

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

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嘆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常能持此受益不淺

龜山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常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渾不露圭角最好

省心銓要曰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好辨以招尤不若沉默以怡性廣交以要譽不若虛

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遠能以受

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蘇子瞻詩退一歩行安樂法說三個好喜歡緣

文清曰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世人一落世界便受世界束縛此非世界之能束縛

我也惟其不能看破耳看破何能束縛也

事之所值有得有失心之所值有順有逆如必一二

如意萬無是理晚論消遣曲盡至論

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處貧賤雖

仁賢不患物不疎已親疎在於勢利不在乎不肖與仁賢也近世人情大率如此

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

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周更生曰懷璧之子未必肯惠而人競親者以其有惠人之資也蓬蒿之士性能輕財而人皆疎者以其

無濟人之具也競親者彼自親富貴原非親我我何故而疏而競疎者彼自疎貧賤原非疎我我何故而疏

此語補寫世情深入骨髓

世之人惟是計得計失之心交戰而不能解不知人

生世上其爭鬪得失不過山中一局棋耳近拙翁云

忍將百歲浮生景止看山中一局棋人能如是覺悟

鬱懷不遣而自破矣

世之人惟是較雌論雄之念相抗而不肯下不知人

生於世其角勝雌雄不過塵世一戲場耳古詩云楚

漢爭雄今何在南北山頭兩堆土人惟如是警省客

氣不戰而自磨矣

白昂成進士侯卿先達胡忠安問處世之要曰多栽桃李少種荆棘

朱仁軌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畝此言處世者之當讓也

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余誦斯言輒掩嘆曰居今之世其能齒乎雖然不為齒將為舌乎夫舌可以保身非可以持身也行則齒言則舌是可為涉世法幾若片鱗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危言危行此臣子之

朝大節惡可與居恒涉世等

陸象山曰利害毀譽識稱苦樂最能搖動人釋氏謂之八風今人站脚不牢輒隨風搖動更不思處頃境是指我以前途處遠境正告我以險阻居易君子只索御風而行惡得隨風而靡

余觀世路嶮巇騁能者誨妬韜光者取容昔人云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芙蓉山有異鳥愛形顧影不能自藏多為羅者所得嗟嗟世網非能羅人人自羅之耳夫人何不韜精示拙適自羅於世網乎

應事

白沙曰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見義何如隨而應之無往不中若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

文清曰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敬齋曰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為人所惑亂擇酒精行酒果

文清曰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白沙曰立志不可不確且大然於天下之事亦須量

為之有漸膽大心勞力小任重鮮不敗事

文清曰處事尤宜心平氣和

文清曰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文清曰聞事不喜不警者可以當大事

敬齋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文清曰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處而止習以為常

敬齋曰欲為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白沙曰人須是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着則應用自圓

文清曰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以為心累

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

吉故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全拙則可悔之事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

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性急者不得蓋事多在忙中

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涉世無不皆然不但涉養

德性亦是占後來之邊

花之先開者謝必早果之晚實者味必佳是以君子

之建功立業寧鎮靜而毋躁急寧晚就而毋速成樂

天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其言足徵

晦翁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

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

周更生云主以木鷄之養運以屠牛之技察以觀火

之智鎮以如山之守

又云無情以接物者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物者觸

應而成礙

### 接人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

而難有禮

可愛之物勿以求人易犯之愆勿以禁人難行之事

勿以強人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好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

以理御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

蒸之遇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勵之天下無

不入我陶冶中矣

大丈夫當容人不為人所容當制欲不為欲所制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我容人毋人容我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

則寡合

君子處患難而不憂當宴遊而惕慮遇權豪而不懼

對悍獨而驚心

文清曰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白沙曰人不可不灑落亦不可不果決惟灑落有壁

立萬仞之勢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

文清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惛然錄曰人有德於我不可不感我有德於人不必望感

李斯曰以人狗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狗人則已賤而人貴

敬齋曰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

文清曰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李思齋曰

丈夫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文清曰人當大着眼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國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莫足動吾念耶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大丈夫所恃者心耳心果青天白日便可與天知便可對人言人即我疑我心無愧焉用呪誓為哉

### 治第

縉紳繕治第宅不宜過於精巧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為嘆息

李德裕云以吾平章一草一石與人都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流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加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為惑滋甚矣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寇萊公居相位清慎奉公居無華室人有詩云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云云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曰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理則廳事已

寬矣

李丞相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滙州極為宏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不得

荆公號半山居士築一室曰知妄為語錄云知妄為妄即妄是真認妄為真難真亦妄

康節營一小室名安樂窩嘗題詩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水炭到胸中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西有小阜則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閑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唐裴晉公湖園宏遠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

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況以晉公之勲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謂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德平葛尚竈園有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皆木頭壘成不用片石抔土也余竒而賞之為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柰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

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而牆固無恙令公聞之即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南泉題樹德堂云終歲謀生樹穀百年之計惟德種穀時有豐歉樹德性無通塞俯仰不愧不怍今古可法可則然則治第者可無百年之計乎

嘗聞一書生因勢家欲謀其產上以詩曰乾坤到處  
即吾亭機械由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  
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源洞桃花也咲秦房是  
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後勢家悔悟其謀遂  
文正公居洛陽時有謂公買裴晉公綠野堂者公不  
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  
如何得安夫晉公爲唐名臣畢竟朝廷賜的第宅也  
不能長保可見士君子居家治產不可過於營置總  
歸無用耳但安正法晉公不管數代矣華其產而思

其人猶有所不忍如今士大夫一遇前輩先生不在  
其家子弟稍不如前便萌吞併之心全無維持之意  
甚至樂其敗而利其災者皆是噫暗地欺心瞞天設  
詐豈所以仰前脩訓後進乎第不知螳方捕蟬黃雀  
已在後矣故欲挽回薄惡之風當深思循環之理  
陳器與紀伯隣伯夜竊器地自益器知之伺夜密拔  
其藩更以一丈益伯伯覺之慚既還所侵又却一丈  
夫器以一丈益伯伯復却一丈與器此詎非古克讓  
之風哉余錄之以愧夫今人之尺寸必爭者

### 澹食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  
衆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貴巨室  
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鱸房北方之熊掌東海  
之鮑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  
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  
則可矣習以爲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  
生有限之福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  
謂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  
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此豈口腹貴於前  
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擇精姪以爲痛惡而  
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之而  
然也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九遇食而多所嫌擇愛索此  
皆識神所爲迷悞終身不知正味故禪家謂食有二  
種有智食有識食此等皆識食也自智者觀之蘭膏  
珍髓與糲飯粗羹過喉皆成穢物有何高下而苦苦



將心分別必索所愛乎

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士以進德力學為務口體之薄雖曰志有在而不暇及此其寔澹泊辛苦乃進脩大助也鮮衣美食暴殄自恣無論鬼神惡之有道者亦所深鄙豈可以此小節而忽之哉

凡人處富貴要見舊時蔬蕸風味方為長久

前人言志以澹泊明節從肥甘喪豈誰我哉

文清曰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衣食飽暖足矣過求華麗之衣必極口腹之欲君子不為也

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安分以養福二寬胃以養氣三省費以養財又櫛萊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服有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

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

白菜圖說我愛菜我愛菜傲珎騰欺昂昂多食也無妨少食也無害古之聖賢皆從這裏過所以造得熟境界西山薇也在南山芝也在四皓與夷齊有菜不肯賣顏子居陋巷孔子厄陳蔡飲水與絕糧無菜也自耐侯門安敢笑寒酸中有經天緯地大氣概菜之味今烏可輕天下之事皆可作士知此味學業成農知此味倉庫盈工知此味技藝精商知此味貨利增租與人知此味莫教此色到蒼生

眉公澹箴性愛種竹雅稱良朋藟鹽之家不能享客客每過予止具一味有牲不肉有肉不魚匪曰寬胃以養財福東坡留客一爵一肉尊客盛饌乃餉三品寧損勿增取可常繼人或召我預此告知主人不從過茲不食子猷寄居便令種竹無竹不居無友不樂竹窗茶話安用食肉肉食則瘦笋食則肥我性已然客宜見亮倘罪非藝我則不辭如不見罪共此澹味肉食者鄙可自迴避不揣臨況逃之竹內作比澹箴以告我友我友召予亦復如此不如是者不名我友

節飲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時失  
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士酒後變  
為狂妄動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衆矣况於醜態  
備極為妻孥所姍笑親識所畏惡者哉杜憲瑣言載  
陸相晨有士子脩謁命酌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  
已校五分矣蓋生平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  
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且而痛癢其言動

亦古名書

卷四

七

如常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人則壽至  
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已亦獨何哉  
通宵沈湎多生姦盜前人己言之至於淒風苦雨從  
人嗟怨亦非所宜  
花者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酣醺  
便成惡境

天湖子曰世事翻覆覆吾人不可太自認真只好  
隨緣飲酒以樂餘年即此飲酒亦不可認真認真則  
太醉太醉則神魂昏亂在書為沉湎在詩為童蒙在

禮為恭承在史為狂樂何如但取半酣與風月侶  
王徹昌曰沈湎無度不惟傷生抑且招禍誠不願子  
孫有此可書座右以自警省

蔡文忠公齊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先生詩聖恩寵  
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  
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眉公小飲性既喜澹雅好清談正聞客至忽報花開  
倒屣迎之向前對奕一局未了家人出稱止一古  
鼎無味雖以口腹作此頑童任意所知或飲或

亦古名書

卷四

六

有琴在席有酒在鐺有麈在手有榻在旁彈罷以飲  
彈罷以寢神情既澹憂魂亦清友或召予仍作是觀  
或延俗客無勞相召不赴方命赴之損趣與其損趣  
毋寧方命士固有癖交貴知心知心之友清談茶飯  
愈嚼不厭愈久益親畏途交接譬大筵席珍錯陸離  
終非常食倉皇下咽氣味索然惟是小飲勝彼酌  
謝武林先生曰酒者扶衰養老之具破愁佐藥之物  
非可以常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胡可不戒  
哉

史載魏其武安杯酒失懽遂成大禍夫筵賓盡主人之禮亦當量其淺深酌其勢分否則未有不取者凡席間有使酒嫚罵者避之為妙如不能避只和顏遜謝彼雖愈肆我不可忿怒與較蓋彼若真醉則出於不知彼若不醉而脩怨尋隙正中其計此不惟見人度量亦保身之要也慎之

寇萊公六悔銘曰醉後狂言醒時悔夫與其悔之於既醉之後也孰若謹之於未醉之先乎嘗讀讀賓筵一詩如所云側弁之容柔舞之態可醜

古今名賢

卷四

十

乎不可醜乎如所云彼醉不戒不醉反耻當耻乎不當耻乎辱聖如武公豈實有是而且為是言以自警况其下者而可不知所以自懲哉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必進曰曾有酒失親見約不敢踰

余幼亦喜飲癸巳遷先慈變禁而不飲者二十八年倘辛酉此志未酬將終此生不復飲矣有志者即不必禁而不飲要當飲而有節不然以沉湎之故而廢時廢業猶可補喪德喪儀其可追乎

養恬

楊誠齋曰膠漆泉石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邀以遊雲霞霧縠以飲以食友夜鶴曉猿以為侶借蒼松綠竹以為朋萬乘不能屈其節五鼎不能改其樂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

呂正獻公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世利紛華聲伎遊宴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古今名賢

卷四

十

張忠定公自奉儉陋寒士不若公退閣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誦讀校正並無聲色之好白沙曰富貴非樂湖山為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

龍昌先生曰清心省事四字真萬金良藥閉戶靜坐校閱圖書無人相往即是天上清福慎毋為人誘以重利囑托此焚名節之火坑殺身軀之利刃挂煩惱之叢棘也

王希哲辭侍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

爛熟耳

龔勝仕上卿一日見蜘蛛作網有虫觸之死嘆曰仕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去

呂文煥為刑部郎忽動隱與謂人曰仕宦畏途也吾欲挂服神武校竿富春博一清散耳

謝諲云入吾室者惟有清風伴吾飲者惟當明月

楊誠齋退休自贊青白不形眼底唯黃不出口中只

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詩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

學古事

卷四

三

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嗚呼日旋月轉其能幾時無奈塵縈染吾素衣志功

名者勞運士行之覺肄文業者亦有青蓮之詩茫茫

道岸誰為登之予且剖金壘碎玉危采沅沅嗅江蘺

聚牙籤以潤屋殮道味以充饑子兮子兮留芳名其

庶幾

隱者歌云披衣子影許由一瓢青山綠樹常為主麋

朋鷗侶不須邀柔存李耳舌剛放陶潛腰世間腐鼠

豈能驕孔子云國無道死不變孟子云人不知亦

戒殺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無論但

生動遊息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

人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

市之可也鷄鴨之類祭祀燕饗付之庖厨可也自奉

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好生而惡殺者天地之盛心也好生而惡死者人物

之恒情也佛氏以殺生為大戒乃是慈悲覺悟之旨

剛之者謂天生此物本以養人嗚呼天生物以養人

豈欲其恣口腹以暴殄哉故戒殺者非謂絕不殺也

去其太甚亦惜福節省之美事耳

嘆這色身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食五穀而

不足必食果蔬食果蔬又不足必食腥羶不知滋味

在我可賒性命於彼極重歷觀古來忍心貪殺果獲

身報無有差謬如家居士云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

只添油數滴肯哉斯言可為殺戒

玄帝垂訓云諸物貪生畏死莫為口腹殺生好殺者

得無惕然警省乎

青龍鎮盛舉其家宰牛宴會恣啖為樂一日暮有扣門者肇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授以青簡展而讀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藥惟牛最苦辛世間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讀訖蒼頭與簡俱不見盛舉知為神警自是悔悟不食牛肉後來家道吉昌壽至百歲嘗聞牛為上天玄武之精下土大牢之氣非郊祀不用非天神不歆豈民間所充常品之物况牛以代耕有功於人最大既用其力以服稼穡又食其肉以供匙筯有人心者忍為之哉

蘇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來始能不殺豬羊然性嗜蜊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蜊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耳苦樊西田曰予自幼時非父母其旨祭祀賓客則不殺生一時同志之士亦有效予所為者又曰大牛騾馬皆有力於主者生而勿殺死而勿食可也

之有道者之言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余不習佛氏訓敢勦襲舊說以為世勸蓋聞蠢動含靈具有佛性貪生怖死不異人情故驚禽伏索求救於魏君窮獸投林請命於區氏駭捕則奔蟻風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逃生慈鹿憐見舐瘡痍而腸斷悲猿擁樹望雲影而號呼至於白龜假夢以求生魚驚化形而乞命是以孫良嗣解罾燉之危潘縣令設江湖之禁李景文易餘生於釣艇張提刑買死命於屠家以至白羽書生銘恩食稻實衣

子賽德食花悉由解念之慈悲非以祈求乎佛報何乃網於山罟於淵覆巢合圍窮極滋味不思屠割衆生不過膾炙人口逮投箸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且造矣  
吳唐携兒出獵見鹿子射殺之鹿母驚還悲鳴不已唐復射殺其母至前山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抱兒慟哭聞空中人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爾何異夫鹿之愛子與人之愛子其情同而殺鹿之子還而自殺其子則其報速好殺者得毋睹此而自警乎

佛教吾儒之所聞然有不必聞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儒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夫此戒殺之說非始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牛乃天子之所禁庶人日殺之可乎曹武惠冬月不營建恐傷及蟄蟲江泌食菜未嘗食心以其有生意夫營建且不忍傷蟄蟲食菜且不忍殺生意則斃物命於刀俎者猶可忍乎

今佛寺中尚有清靜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帛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寺則迤穢雜矣蓋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果酒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嘆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動念而嘔穢之否耶余自祀先燕賓而外不復特殺者已多年矣已固非耳於菲客亦不以罪罪豈不忍一念爲人所共諒耶

### 賢婦

陳克咨善射守荆南四母夫人問有何異政克咨曰以弓矢爲樂耳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治國家汝乃務一夫之勇耶怒杖之碎其金魚夫賢母訓子且思以忠孝立民物之極丈夫模世獨不當以忠孝植倫紀之宗耶

崔元暉母盧氏常戒玄暉曰辛亥馭云兒孫從宦聞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聞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是惡消息汝坐食俸祿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

今之爲人父母者惟望子之囊金累玉滿載以歸安論其消息之好與惡哉盧母此言非但可爲一子訓且足爲天下萬世訓也

陶侃家貧有客戴逵者候至侃母剪髮易酒餚延之及侃爲監魚吏遺母以鮓母還鮓責之曰汝爲吏取鮓何不避嫌吾不食此以玷汝之名夫居貧尚德不難剪髮延賓爲官避嫌恐以取鮓貽玷賢哉侃母其識卓其慮深矣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漁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夫拾遺非攫市之金爲夫計者尚恐以此汚素行也豈乃樂得之貨知自愛者獨可以此點清名耶

晉段氏元妃謂妹季妃曰我必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爲庸人婦夫女人立志且不肖與凡庸爲偶矧具鬚眉而爲丈夫者獨不能憤發爲天下雄耶

鮑宣娶桓少君粧賢甚厚宣不悅少君悉歸其服飾更着短布衣與宣若視鹿車歸鄉里拜公姑畢即懷

甕出汲夫恃富而驕此婦人之常態也少君歸服飾

着短衣提甕出汲樂與其夫甘清苦不賢而能乎

項籍取王陵毋置軍中陵使至毋送使者曰願爲老

妾語陵善事漢王毋以老妾故特二心遂伏劍而死

桓玄既破殷荊州羅企生遂見殺訃聞於毋毋泣曰

忠臣也死復何恨桓氏以一衆遺企生毋母哭畢焚

衆夫陵毋伏劍而亡代厥兄立忠貞事業企毋焚衆

而哭卓其子成鯁直聲名賢哉二毋不有光於千古

也哉

### 貞婦

宋王貞婦臨海人度宗時元兵入浙其舅姑及夫皆被害令人擁其婦以行貞婦至青楓嶺擁行者少急嚙出血書石上云雲山千古恨金石一片心自投嶺下死郡守爲立祠改青楓爲清風

隋裴倫爲渭源令城爲賊所陷倫遇害妻柳氏有二女及兒婦義不受辱四人連手投井中邑人號其井曰繫泉井

宋末元兵破永新城譚姓有婦趙氏抱兒匿學校中

爲悍卒所獲欲汚趙趙罵不從遂遇害血濺禮殿兩

楹間入碑如婦人抱嬰兒狀縱磨之不去

越有女子夜過高郵蚊盛田舍翁留之宿女曰吾寧

死不失節也遂以蚊死其筋在焉人爲之立祠名露

筋祠

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

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

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獲害耳今素

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夫素不受辱其堅貞已

難及矣青何人斯亦知含生以全節乎

韓仲女玖英遇賊執之玖英乃奔投糞穢之中以口飲糞賊舍之而去

羅敷女採桑陌上趙王悅之欲令從已羅敷彈箏拒之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云云王不敢犯夫婦而至於王不敢犯則天下更有犯之者乎

房玄齡微時病欲死謂妻盧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惟中則一目以示信玄齡禮之

終身

賈直言

賈直言

賈直言

賈直言坐事貶嶺南謂妻董氏曰我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開直言貶二十年歸封帛如故及洗沐髮盡落

王凝為魏州司戶卒於官妻李氏携子與其骸骨歸過開封府投宿主人不納牽其臂李氏慟曰此手為人所執耶遂斷其臂府尹聞之皆主人厚卹之

婦而

夫此數人者不過一女流耳尚且慷慨激烈不惜一身之死以全千秋之節况堂堂丈夫昂然負七尺於天地者可碌碌為保妻子之臣耶

感物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鷦之懾羽族也以鷙然麟鳳為王者之祥獅鷦僅禁禦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結蟧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稿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蜂沾花

蜂沾花

蜂沾花

蜂沾花

蜂沾花鬚封自己之食邑蟻侵螺螄借他人之軍需曉驚溪頭豈是無心而久立著蛛簷角不免張械以自肥其惟鳴皋鶴其惟吸露蟬其惟戾天鷲其惟曳泥龜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癩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紙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徂徠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鵲不擇木以為巢未聞有構其巢而櫻其子者彼其



音善能令人害也。鵠常擇地以為巢。每有傾其巢而破其卵者。彼其音惡。能令人懼也。夫鵠鳥之全也。全於音之善。即處之危地而安也。鵠鳥之斃也。斃於音之惡。即處之安地而危也。安危豈在境也乎哉。李斯少為郡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倉中鼠食積粟。無人大之擾。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猶鼠矣。在所處矣。莫靈於龍。人得而泰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鵠鳴不祥。從古已忌之矣。夫使人預知其不祥。而慎言逆勸。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喜鵠而惡鵠。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鵠與隼皆鷙擊之鳥也。然鵠取小鳥而煖足。旦則縱之。北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放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而反逆也。

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物之最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無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有兄弟之愛焉。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

姚玉京夫死。居孀有孤燕。棲於室。以絲線繫其足。燕去。次年復來。後玉京死。燕至於墳上。悲鳴而死。夫孤燕且伴孀婦以同生死。矧伊人矣。可以存亡異耶。海上翁有與鷗相狎者。鷗亦不驚。翁一日思執之。鷗

飛舞不下。

海翁易慮。鷗乃飛去。鳥且知幾。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靜影寺僧慧遠養一鷺。每講經。鷺即伏地而聽。若說他事。則翱翔而去。夫一鷺也。聞經則伏而聽。聞閑言則翔而去。豈羽毛之屬亦能專心致志以受善耶。人之不如鷺者亦可愧矣。

果然猿屬揚州人。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皆至。聚而啼死之。不去。夫異類且不惜死以顧群。矧聲氣相求者。獨不可與共患難耶。

信純家養一大字曰黑龍甚愛之行住坐卧必以相隨一日信純飲酒於城南醉卧荒草中獵者縱火焚草火近純身大口拽信純衣撼之不醒旁有一溪大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為浸漬大渴濕而止大渴甚遂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以歸聞於太守太守義之命具棺衾以葬又名其塚曰義犬

新野段錦見佃户大生三子擇其黑者携以歸名曰黑兒晝馴夜悍良於他犬嘗日歸佃者家莫解其故

伺之始知啣食以啖其母也蓋佃户貧犬母常餓故耳錦一日餓黑兒兩日因宴賓校以饅頭肉塊竊視之亦不食即以遺母滿座嘆服有淚下者皆以孝犬呼之後二年犬母病孝犬徘徊其側數日猥膚枕股依戀不已母死悲嚶離下不食者數日里人觀者如市莫不酸楚夫物之卑汚而畜賤者莫如犬然而信純之犬亡身救主段錦之犬生順死哀今人動以狗彘罵人豈知人之不如此狗者固已多乎

唐昭宗有弄猴能隨班起居賜以緋朱溫位猴見朱溫跳躍奮擊隨見殺明皇所教舞象每作樂必拜舞祿山反大宴胡酋驅群象拜舞象努目不拜盡見殺夫弄猴敏捷曾見奮力以擊篡臣舞象踴躍不肯底頭以拜逆賊堂蠢然之物亦知含生以取義耶世有倚權倖為水山而不惜奴顏婢膝之可耻者其愧此猴與象也亦多矣

黃河之濱有三鳥曰洿澤曰漫畫曰信天翁洿澤竭澤而魚腹常飽體常甚肥漫畫亦能任意取魚腹有

時飽體亦有時肥食天翁食魚而不能魚常張口以望於天待飛鳥之啣魚而墮者食之或終日不獲一飽之無時而體如削矣洿澤曰吾廣於收天下利庶乾坤不為吾窮乎漫畫曰吾巧於制天下利庶萬物不能逃吾算乎信天翁曰吾信之天而已天之利我不利我也我不得而知也君子曰洿澤何酷也漫畫何狡也信天翁何拙也然與其酷而狡也寧拙也蘭廷瑞詩云荷錢荷帶綠江空啞鯉含鰖淺草中波上魚鴈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吾滇安寧州趙屠嘗宰一母牛縛而置諸整板入室取桶瀉血其犢在旁將刀卸入石隙屠回覓刀不得隣人曰犢藏某處矣屠不信將刀置於原處隔窓視之頃更其犢又來藏刀如故趙大悲悔遂入華山爲道士日叩頭懺悔前非夫犢藏刀而全母之生固以見蓄類中亦有天性屠觸念而悔已之過豈屠人中亦自知嗜殺之爲非耶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禍者甚衆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鵠啄其口流血體

論以爲譜人之報夫鵠鳴不祥人每惡之猶知惡申

之口而豕使流血豈東正嫉邪耶一鵠而猶有然耶

彼工萑菲以讒害人者睹此當爲之卷舌矣

瀘南有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三十萬買焉主人告之曰吉了我貧將賣汝於夷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不食而死夫吉了一羽族耳豈誠知華夷之分者且寧死而不入夷豈以冠履之儔顧不能請一心以事其主耶

### 雜言

學者展卷便與聖賢親面倘一言一行不肖聖賢則生平誣口訓詁祇爲虛器耳可乎

學者一入儒流即當精通天地人倘姑襲章句倖博巍科則所爲圓冠方履僅作木猴耳可乎

學者求志達道原是一理倘一得志輒恣胸臆盡改故步則生平孜孜膏肓祇爲不善計耳可乎

學者家政國政原是一理倘事親長刑妻子非道則矢志夾科祇爲賊民地耳可乎

冬寒不爐夏暑不扇夜不說靜學責不息也何可玩

難得之日而弛易退之功

侯以國養官以祿養士以身養孝貴隨分也何可妄

真實之愛而假虛誇之名

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仕亦難持也何可忽報效之圖而厚肥身之策

上壽百歲中歲八十下壽六十時不再來也何可廢有限之時而遂無窮之歛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古人忘已而甚言之

吾偕其志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古人脩己而別言之

吾祖其脩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古人同世而極言之

吾辭其同  
揭其泥揚其波鋪其糟歃其醴古人忿世而反言之

吾師其忿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以君子既得玄機即入解玄

情之又精反以相天是以君子無所不精而監求其

精  
損之又損至於無爲是以君子不貴天損而貴損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是以君子機不可深而功則欲

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未聞

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命曰窮

得志一時曰夭派芳百世曰壽  
泰山喬嶽以立身定雲止水以持心青天白日以應

事光風霽月以待人玉潔冰清以鳴志山空海靜以

疑神懸河倒映以搏務歛天揭地以成功

筆洞子曰天下有甚足累人者而人不知其爲累也

人有終身爲其所累者而並不知其累身也即或有

明知之而亦復明蹈之卒終於其累也因感而書之

壁令觀者釋焉  
其一曰森列鸚鵡滿前任誇他青州從事巍我麒麟

在望孰云是烏有先生觀者請以是語書於壘爵之

前  
其一曰感昨驚惜今蟬敢看飛轡之鞭鎖在猿伏馴

象急收伐枯之斧觀者請以是語書於粉黛之室

其一曰手中家兄閒看人空中飛野馬頭上小兒若

教我實地養木鷄觀者請以是語書之紅白之崖

其一曰七尺中裙養谷神保全李氏柱下牝兩儀內

莫泣豆釜那知楚王座上雄觀者請以是語書之金

華之塲  
歌曰天空空地空空李花難道白桃花難道紅春光

何處着吾眼問東風再歌曰天莫莫地莫莫役夫休

盧雲龍四畏箴

一畏天道之好還 凡人敢於欺天以禍福幽遠欲  
僥倖於所難必者耳夫天處高聽卑不善降之百殃  
恒歷歷而可指小人用計用數務損人以益已至於  
惡極罪大而但期休於一死若以冥報之理推之恐  
禍延於世而未已陳平多陰謀而預知其後之不起  
李林甫毒虐害人既再世為娼復雷擊於市彼自作  
孽以干天譴何不恤其後而為此

二畏王法之不宥 凡人敢於犯法以陰有所恃與

非分之恩可數得也夫王者明罰以防溢故公共之  
法不以豪強而或假小人不耻不善務一切而苟且  
乃傾囊以事投結自以其身為牛馬迨乎惡積不可  
掩罄南山之竹而莫寫龐郡守之擊強宗因禮任棠  
於草野董廷尉不發私書竟堅持三尺而難捨何苦  
於觸法抵禁甘為聖世之不容者

三畏里人之鄙笑 凡人揚揚得意豈不自稱豪舉  
反嗤世人以胡為不樂夫盛德若愚深藏若虛識者  
類先於退卻彼不能絃誦或假手而臨文家無儋石

且蕩產而肆譴必滋里閭之竊笑詎止乎室人之交  
謫心非巷議過月旦於南陽王彥方終使知之即刑  
罰是甘謂斯人其奚若吁嗟乎見君子而後厭然寧  
內省而不怍

四畏公論之難泯 凡人不顧清議蓋常拒諫飾非  
而曰世人其孰敢余咎夫見辱於市越宿已忘惟得  
罪君子則公論難容罰愈彰於其後彼彼取快一時服  
人以力而筆戮口誅惡名日就雖敢怒者不敢言亦  
奚免於萬年之遺臭臭餐餐構机即慈孫而莫改萬石

君之父子榮名鄉國皆推本其醇厚吁嗟乎積善之  
家有餘慶蓋信順以承天之佑

宋叅知王伯大作四留銘其言曰留有餘不盡之巧  
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  
之財以還世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此蓋為  
巧宦者言之也巧宦者不知天命而強欲以人勝天  
求奪造化之巧視朝廷之祿不勝其患得患失百計  
營為至浚削小民以充之皮肉既盡而不止終焉姦  
詐畢露災及其身子孫且受其餘孽亦冥報之理宜

然無足怪者。君子盡其在我。寧拙毋巧。張子所謂恭則付命於已。道則責成於已。若以巧還之造化。而吾無所用之矣。惟是心也。故不援上不陵下。不貪位以苟祿。不損人以利己。視非分之獲。若將浼焉。敢有過求之心哉。即此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福之大來。固未可預必。亦孟子所謂求為可繼而已矣。余深善此言。而以名吾堂。恐見者未達為之申其說如此。

智巧論 夫智而若愚。斯善藏其智。巧而若拙。斯善行其巧者也。才力有過人者。謂之下愚。為機變之巧者。目為無耻。是有智巧之迹。而非智巧之實。未得智巧之用。而反為智巧之累矣。大抵天下之事。得喪迭為乘除。禍福相為倚伏。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即大智大巧。何所用之。人能普以無心。順其自來。即一時未愜吾願。而來者猶或可俟耳。況中心無愧。又何入而不自得也。藉令角智逞能。以僥倖於所難。必幸而偶中。亦倘來不可常恃之物。至於蕩名喪檢。得罪於清議。而貽羞百世。則愚且拙孰甚焉。一念之差。人吊彼係。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人之心胸。有欲則窄。無欲則寬。人之心境。有欲則忙。無欲則閒。人之心術。有欲則險。無欲則平。人之心事。有欲則憂。無欲則樂。人之心氣。有欲則餒。無欲則剛。學者須把心頭打疊乾淨。渾如樓閣在空中。而後大丈夫涵養得亦不驚。失亦不驚。須是大開胸襟。處世毋增煩惱。自膺桂枝。大丈夫心韜百人。亦見千人。亦見須是大開心腹。置人母增智。故自生柴。樵大夫大度量。可者亦與。不可者亦與。須是大開眼界。看人每生分別。自設藩籬。

道家貴三少。口裏話少。心裏事少。肚裏食少。三者於養生之道畢矣。愚謂儒家貴三多。多讀好書。多與好人。多行好事。三者於立人之道畢矣。

張莊簡見風俗奢靡。嘗書揭屏。問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擲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

慎言銘。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允吉其和。異吝其煩。奔電可追。不可追舌。由圭可磨。不可磨聲。是以君子鑒括囊之無咎。寧守口其如瓶。

小憲格言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從臨深履薄處養出。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則貽羞萬世。權門私竇不可着脚。一着則點污終身。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昭。君子信不當以彼易此。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鑄之。終爲血氣之私技能之相。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淒涼。清真寂寞之境。愈久愈有意味。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平民肯種德施恩。便是無位的卿相。士夫徒貪權市寵。充成有爵的乞人。

清閒無事。坐臥随心。雖粗衣淡食。自有一段真趣。紛擾不寧。憂患綿身。雖錦衣厚味。只覺萬狀愁苦。

世上人事無窮。越幹越見不了。我輩光陰有限。越閒越見清高。

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權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於膏粱。布袍暖於狐貉。編氓不讓王公。

藜口覓腸者多。玉潔冰清。衮衣玉食者。甘奴膝婢顏。蓋志以澹泊明節。從肥甘喪也。

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愧赧。紅顏失志。空遺皓首之悲傷。

心事無不可對人語。則夢寐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俱穩。

作人要脫俗。而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而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洒落是養心第一法。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平情。惟儉則足用。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掀天。

樹地的事功。須向薄水上履過。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

動。不可因倦而鮮終。

此心常看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

得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心體澄徹。常在明鏡止水之中。則天下自無可厭之

事。意氣和平。常在麗日光風之內。則天下自無可惡

之人。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

無半毫矯偽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凡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爲人所憐。

凡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

好。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毫攻訐的念頭。人

傷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敬器一滿。即便傾。常慮虧從盈。處伏謙卦六爻。皆言須

知益自損中來。

貧賤驕人。雖涉虛僞。還有幾分俠骨。英雄欺世。縱似

揮霍。全沒半點真心。

飽肥。其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止者殺身。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

無能。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纔是手段。風狂雨急。時立得定。

方見脚跟。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

必招性分的損。

辱人以不堪。必反辱傷人。以己甚。必反傷

莫作心上過不去的事。莫萌事上行不去的心。

性燥心粗者。一事無成。心和氣平者。百福自集。

勝反

人心好勝。我以勝應。必敗。人情好謙。我以謙處。

富豪之人。絕無性中之樂。貧賤之士。轉有世外之思。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平。

方是真修之士。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閑處忙。如水流而境自

靜。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

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定雲止水中。須有鳶飛魚躍的景象。風狂雨驟處。要

有波恬浪靜的風光。

息機便有月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車塵

馬迹。何須痼疾丘山。

肝膽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筑獨。氣骨清如秋

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土床石枕。冷家風。擁衾時。夢魂亦爽。麥飯豆羹。淡滋

卷四

味。放箸處。齒頰猶香。

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快心之事。悉敗身喪德

之媒。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勝如

我者更多。

倚勢而凌人者。勢敗而人凌。恃財而侮人者。財散而

人侮。

大烈鴻猷。常出於悠閒鎮定之士。不必忙忙休徵景

福。多集於寬弘長厚之家。何須瑣瑣。

聰明而脩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受

詞賦。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

四王考察。

仇讎之怨。易避。而恩裡之戈。難防。苦時之坎。易逃。而

榮慶之阱。難脫。哲士須防綿裡針。深雖常自愛中。

和達人。宜遠刀頭蜜。

一念過差。足喪生平之善。終身檢飭。難蓋一事之愆。

卷四

中

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

頭鐵面。君子落得做個君子。奴顏婢膝。小人枉了做

個小人。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

隨而近腥羶之黨。毋過激而犯鋒鏑之毒。

蒼蠅附翼。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薦蘿依松。高則

高矣。未免仰攀之耻。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爲

魚鳥親人。

趨炎附勢之禍。甚慘。亦甚速。棲恬守逸之味。最淡。亦

最長

車爭險道馬騁先鞭到敗處未免噬臍粟喜堆山金  
誇過斗臨行時還是空手

世事已成蕉鹿夢何須着意機關人生只似草蟲微  
正好放開詩酒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脩則來世之根  
當利

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畧刻之中勿營千歲  
屈指已往英雄子孫盡為貧賤人却恐我後亦如

此消盡英雄一片心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  
老的辛酸

費千金而結納權豪孰若領半瓢之粟以濟饑餓構  
千楹而招徠賓客孰若簞之茅以庇孤寒

沈沈迷途失足便成千古錯茫茫苦海回頭纔悟一  
生非

吉人無論作用安詳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  
論行事狼戾即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克己工夫戰退魔兵百萬同人氣象包羅世界三

以看人之青白眼轉而看書則聖賢之真識見以論  
世之雌黃以轉而論史則左狐之真是非

倚高才而玩世皆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  
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欲遇變而無倉惶須向常時念念守得定欲臨死而  
無貪戀須向生時事事看得輕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懼胸中除去數斗塵  
語言方覺有味

奔走於權倖之門自視不勝其榮人竊以為辰經營

於名利之場操心不勝其苦人反以為甘  
古存常見齒亡剛強終不勝柔弱戶朽未聞樞橈偏

執豈能及圓融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

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紛擾固溺志之場而枯寂亦稿心之地故學者當棲

心玄默以寧吾心體亦當適志恬愉以養吾圓機  
人生一日就有一日職業要閑也不得天生一人就

有一人受用要情也不得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曰恕有一字而可以百世  
守之曰忍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多一事增一分煩惱少一事受一分安逸  
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稠人中不可議人忍在座有相厚者僻靜處不可論  
人恐隔牆有竊聽者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

天下雖有不平之事在我則無不平之心世人容有  
非道之加在我則無非道之報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

珍玩技巧喪家之斧介珠玉錦繡迷心之醜毒

其澹泊可省幾分營慮愛恬靜自贏一種安舒

若富貴功名由我力取則造物為無權若毀譽嗔喜

隨人脚跟則靈明為無主

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

嬰兒有常病病於傷飽父母有常失失於溺愛

當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德有餘而為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

多學無財不謂貧清高無位不謂賤

淫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烟花無碍貞婦白頭失守半

生之清節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也

世人皆於醒時作濁事安得睡時有清身若欲睡時

得清身須於醒時有清意

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謁朱門不如親白屋聽街譚巷

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譚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

嘉言懿行

先達笑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猶按劍莫從世

路暗投珠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

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夜眠八尺日嗽二升何用百般計較書讀五車才分

八斗未聞一日清閒

華古名言跋

傳曰人生有三不朽而言其一焉  
寧惟是吾弄電光技擅雕蟲初  
獲一家作驚人語在乃始信此語  
牙以自翫不朽果爾則釣子太  
玄在不慮覆瓿而表章六經者  
且有銷沉多惡知之所以然也  
有錄之以德誅之以功取法哲之  
銘歲彙時災之警語匠心編次  
以我錄古而不必自我比古而立

德立功而為立言以三不朽該之不  
朽如趙大蓋年兄者我年兄  
表粹秉真人之道古所謂養  
海間垂玉其品本雅欲以自品  
置古人又欲以古品範今人於是  
取古之名公巨卿所為簡束身心  
維持世教之語摘集成書參  
以評語名曰華古名言不愚  
曰此頗嘔心血蓋歷十六年所於  
茲有不啻韋編三絕在然全副

精神於是烏在將授之殺青  
謂刻時執者執與時變每歲  
一更猶春華吾其為秋實乎  
庶幾一披閱焉而與同志共  
發悟乎則大蓋兄恥獨為夫子

意也異日立

朝法業文章執此以往三不朽  
之事直以一卷收之寧第如篇  
首所稱對天萬人與史家清秋  
宋代司馬二公不殊芳躅即宰予

氏所稱孔子賢於堯舜非必駕  
堯舜自顯庸也亦此表章遺  
意堪揭千古焉耳吾以是知石  
有時泐垂有時銷此華古名  
言必不可磨以斯不朽乃真

不朽也已惡愧言無文姑發  
大蓋年兄自醒醒人一片婆心  
與南宮邢子遷九商之因以跋  
若曰附青雲而顯譽偕大蓋  
之不朽以希不朽則我猶有

名之心也 友惡惡敢

崇禎元年戊辰仲夏五日

鶴陽年弟邵儀書於南亭

之大槐館中



華古名言後跋

滇南天水界在梁州之域有三耳大江之勝以故輒爲人久莫不沉毅玄著有所撰述亦必精心密理割鼎中一臠以味天下而天下莫不爽

於口斯浚於著述者也夫蓋趙先生崛起趙州華仕鄴之滏陽會驄馬使者張公巡歷鄴下則郡縣所屬偕集於旅寓而獨先生居衆人中風神軒舉意調不猶夫人衆方

騰頰高談先生危坐其旁默如也  
有所叩會莫不冲遠真至意定神  
閒心竊異之先生殆養到木雞所  
謂目擊而道存者邪一日出所為藁  
古名言者示余讀之數帙莫不契  
領振袞披沙汰金其於身心性命之理  
盈虛消息之數家國天下之道無不  
可奉之為丹扈書之於座隅者每撫  
一段往往附一斷案語雖簡而意則嚴  
事雖述而功有倍於作者矣蓋先

生為諸生時趙守數延署中俾予  
弟師事先生隨督課暇旁搜手  
錄殆二十年然後知先生婆心太切  
耳無非嘉與天下後世顯昭淑慝微  
示懲勸使具法眼者開卷立證菩提  
即含靈性者觸端驟開憬悟譬如  
青蓮花釋之皆香在人所有取雖据  
拾之間不無一二語過激要其熱腸  
悉皆激勸之微旨也宜急授之梓以  
廣其傳裨此機智相軋之世界轉而

為清真之世界其為功德詎可思議  
余故忘其固陋附一跋於其後云

崇禎紀元歲在戊辰桂秋下浣信  
陽玄石道人彭玉鐔頓首拜撰



萃古名言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趙民獻編民獻雲南人其書刻於崇禎初年康熙中交河王琯官迤西道時得之於其子孫已殘缺失次琯復增損其文後任湖廣學政時以授胡之太刊之琯任滿攜板北歸楚士子復為重刻故是書有南北二本此即南本也其書舉先儒嘉言懿行分類編輯凡四十六門多不載所出其凡例云或趙氏所自言或他書所嘗見故不復細加分別然體例殊不畫一各門之後之太又添綴評語尤為蛇足琯字昭玉交河人康熙癸丑進士官湖廣提學副使此本皆題王琯蓋傳刻之誤之太字聽巖黃州人其仕履未詳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一)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叙

昨非菴仲冬赴官下聞謠客  
曰民部鄭鴻達氏其提履  
其政初令人中之古人也余  
亟往謁焉退而致其行事

天

侯子一

歎曰誠然哉其天資之道即  
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  
日纂一編輒注昭來揚芳表  
其又作而歎曰此乃鴻達氏  
所以爲古人者也向來輯以

年則皆自其司夜盤架日  
霜雪失心壯操眯目而退  
名之暇丹黃掣然以奉  
新輪典名郡新事而意矣  
續編又成於後也鴻達氏

石

侯序二

用未動而會心遠也士銘  
此受書則與聖賢對面豈  
第以借腹為資哉柄龜  
有子德之稱臧懸之耳  
新式漂性書法藝在

附人先後一揆顯晦一致  
易後前言鮮行書戎殷  
鑒不遠梓典傳之既待也  
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

侯序三

人為鏡之鑒得失審秋  
義事所以昭聖戒者當世  
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古  
年此夫昭代用前之人  
事皆証備一大龜鏡也而

僕博自命者維心荒謬後  
予則恠理之鍊學人分  
馳又惠以理為理以事為  
事，不準諸理猶撒錢  
各貫而理不僣諸於予歷

侯序四

如既名終未得飽余又嘗  
稽纂錄、舉昉於新序  
況先於未、分類也區分  
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  
不免清言譎瑣獨於嘉宗

趙善璉氏、為纂編恒置  
素頭以為廉、事理雜陳  
切實、意味、惜也一代止  
耳、孰如此編世、於久近  
於、禪事、不、奇、平、期

侯序五

於、可、訓、如、問、之、經、曰、若  
出、陰、道、者、康、莊、如、指、已  
試、才、曰、若、者、移、寒、若、此  
條、執、既、非、著、述、異、揆、神  
學、闕、理、道、而、又、豈、必、阜、比

鍾堂橫徑既理迂而不切  
於用哉然味君大指所摩  
切者尤在富貴一塗夫寵  
極多敗嘉王便身日政之  
人典席蔭子弟均當提

侯事六

醒故新息勳榮了盡屬  
之喻僧虔具甚了茂松  
之嘆之味乎甘言之矣抑  
我  
高皇嘗集省雖錄戒諸

臣昭鑒錄戒宗藩  
成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  
陽勸吏民

率帝以正鑒夙有位號  
朕輝煌光於日月然非

侯事七

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  
事又能廣其言亦之謂知  
聞

知聖之德素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甚心

多鄉有先正君

於宗得二鄭馬漁仲

閱博負經綸亦公以清貞

陳得失君真其苗裔耶

將移守郡而附藩建牙

侯本八

則是編見於行也為

遂請以余言為之

乙亥六月朔吳嘯

峒曾題於白下



昨非菴日纂序

范文素自悅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  
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為  
大任焉如此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甚哉  
其言之闕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  
謂黃葉謂叩門磚子讀書之債已矣

序

詩序一

試問伏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物  
途萬波披難震灼畢竟得力知在  
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披注帙毫  
釐早點乃始悔未極屏書恨吾人見  
我晚也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所  
乾稱該博惟枕拾函異吳法梨案

如搜神雜俎耕耨錄誕繁辨絕云  
資談柄猶可以適于用若輩慨然因  
年鄭漢奉氏腹笥行祕文譽風膾  
四方幸未夏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蕭寺  
披帷人在手自刪營及與商略輒遂  
無不以砥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

序

許序二

力在此視曹陸康傍藻凜然鴻雁無  
若鼠雀無耗行矣之不默時告而因  
書呻哦之外固不暇窺焉余昨非菴  
日纂什卷遠函徵序未益儀渾渾  
之情以而見越也夫使渾渾奉索句于  
鍾阜虎怪宅能抵還流微壓元白

而倒之取與螭魚爭食祕冢洗剔奇  
畫若信屈教牙者便脩以汲當復志  
幟別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  
也漢存非言其取言正其仁行言  
其所言雖渾渾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  
言其取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渾渾奉

序

許序三

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子卷不似行讀一  
字能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  
可矣

年社弟許夢頤首題于虎膠  
之清涼室



序

八卦列而吉凶以形九  
章陳而休咎始架聖人  
寶之久矣其端地於易

夏序十

啓於範著於春秋然人  
之道錯而彰天之道幽  
而微聖人明之而存其  
理賢人慎之而微以事

於時罕躬在會建知微  
之言端木觀初發隱中  
之論操契而符稱為明  
哲矣漢世盛推五行比

夏序十一

斷漸繁頗多崖穴向歆  
父子猶然各執玄黃支  
不底抵以論諸儒哉是  
以數傳之後其學寢以

東序三

長息史記其文而已矣  
蔽陰陽之占而使識緯  
之書妄干治本術家之  
失也廢五行勿之究而  
使陰陽之理玩於人心  
名儒者之過也人稟五  
嘗之性其志格乎三辰  
繫德召祥否德召沴固

東序四

狀其無足怪析委而求  
之或見不合原總而會  
之則固不驗故推達事  
之已然垂將來之炯戒  
著之編端用備省覽之  
救世之術也  
大中丞鄭公晉白茅之  
順履祐助嘉德裁書自



集序五

鏡蓋銘昉於中凡鼎深  
於歌器依古為訓匪今  
斯今曩嘗奉之無數附  
於哲人章佩之義善夫  
婁元龍好還集李昌齡  
樂善錄諸冊方此茂如  
矣今者以山南將明之  
才展召虎旬宣之職戎

集序六

軒之際軍書百函羽飛  
颺發而又手摩數簡續  
成三編屬允曩序之見  
其言天人微應之故廣  
大瀰綸而要為準則讀  
之使賢者策善益強而  
靡薄不諫之徒亦知畏  
忌中以裁斷又皆經書

大義無有悠盪流雜入  
於外氏者則又兩家之  
以折衷也生曰日纂即

周禮仰大夫朝考畫講

夏序七

之義公善欲使朦朧標

弦以誦于側道人鳴鐸

以徇於路豈惟勤刀削

寄述造而已方今

天

子脩意純固興治若三

代之盛而渚祥不至蓬

蒿蓂蘿然興或其下猶

有爽德而民以苛慝之

夏序八

氣害陰陽之和也蓋執

是書而戶曉之小大咸

肅恭明威而監于善神

自視其祓除而降之祐

三子之際旦暮遇之乎  
則是書也世在掌故矣  
治通家晚生夏允彝

拜題



夏序九

序

鏡之智不過於日月也  
而人以照矩之巧不勝  
於殷倭也而世永師物  
對眎而明道相形而見  
故師法者人之大寶也  
古人之樞機在於言行  
言行之型範載在典籍

今夫漆洧之郊曳長袂  
施膏澤自以為美也青  
人告以古之陽文姬閭  
光容盛治則無然內愧  
矣叔孫子聚諸生習綿  
叢考鐘擊鼓而朝漢之  
聲臣自以為文也有人  
告以成周之禮樂則廢

然不怡矣故夫人性易  
矜而好蔽者也易矜貴  
有以震之好蔽貴有以  
通之古人之勝我者十  
百安得而不震古人之  
示我者千萬安得而不  
通是故捐著棄蔡而智  
投珠抵璧而富離繩却

準而正辭黼謝黼而榮  
此無他前言往行為之  
先資也夫如是著於德  
業則好尚慤志意定蹈  
履安達於政事則補慮  
長施措博斷制勇於後  
躬無擇言而動有顯績  
今若

大中丞鄭公則可謂夙  
夜強學以古人為師者  
矣在公之暇博覽經史  
採綴名德網羅舊聞類  
聚群分用以考鑒命曰  
日纂在越而第三編以  
成蓋勤於裒次日就之  
義攷之不已也公匪獨

重其言也實能躬行之  
故貞信以為衷莊敬以  
為體潔清以為源惠愛  
以為用自度支出守名  
鄰迨乎旬宣會稽所至  
之處孚其黎庶政教所  
施不怒而禁不賞而趨  
不辯而服不察而明雖

公天資敦敏不假學問  
使非完圖古人亦曷能  
臻此哉今公奉

命

提三吳之甲以鎮撫我

舊京也將何以為治昔  
晉文公謀元帥于趙衰  
衰曰郤穀可郤穀守學  
彌篤夫先志之法德義

之府也德義生能之本  
也能敦篤者不忘百姓  
也夫公能守先志而加  
之以敦篤豈其忘百姓  
讀是書而知公之為帥  
矣

明  
天子方懋修聖緒而思  
中興之佐曷能久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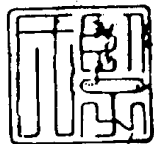
於外殷高中興佐曰說  
其書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周宣中興佐曰山甫  
其詩曰古訓是式夫聖  
臣哲輔未有不學古者  
也公且入佐

天  
子而以古人之道行之  
豈為不豫哉子龍公之

屬吏也又公之州民也  
公以古人為師而子龍  
以公為師

屬吏華亭陳子龍拜

撰



昨非菴日纂自序

自昔雄奇穎異之士學靡所不  
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為塚墨可  
為池門可為龍舟可為仙風流  
標韻濶步橫睨而於寸掬靈明  
反茫不為較勘二六時中凡服

昨非菴纂

自序一

官齊家提躬接物調神塞兌理  
明質幽種種對勘蕩軼不知凡  
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為是既  
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  
日熟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  
望溟適越悵岐路其何之認主



作奴裏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  
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  
莽趨事每過銳以故履錯恒多  
然旋錯旋悔知非一念猶幸未  
甚泯沒視事南庾凡酷燄嚴凍  
無刻不奔走篩曬之場晴幾枯

昨非菴纂

自序二

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  
琴而外厨煙屢絕每當蕭然岑  
寂之時輒欣欣自幸曰此政吾  
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按典籍旁  
逮稗野以至名公之訓誡時賢  
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覆

轍睹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  
一韋弦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  
爲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  
烏之黑不以染鵠之白不以洗  
銅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  
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

昨非菴纂

自序三

金非鍛不精劒非磨不銛馬非  
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芟非得  
是澡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  
習轉畧移刻換睫異瞬殊今視  
昔後視今每一迴光恍然如昨  
倘不痛自猛省而飾非自文何

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  
猶是知其非而旋去焉旋留焉  
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  
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  
猛然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  
習聞習見者耳曷不按其新奇

昨非卷纂

自序四

可喜者以竦聽聞予曰拾遺記  
石鼓文山海經峒嶠撰碑非不  
玄也課事或遠劉向傳仙張華  
博物鄒衍談天任昉述異非不  
富也反已或支夫尚輦輓不尚  
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

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  
雜陳將無薰蕕並器余曰而未  
瞻岳氏之祠乎範武穆以泥而  
鑄檜高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  
高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  
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

昨非卷纂

自序五

游鱗寸苔拳石纖毫莫遁提吾  
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  
倣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惺者  
必讀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  
者耳蘧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  
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

可告者不敢爲昔賢省心砥行  
孳孳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  
爲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  
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即使  
非不能遽異於昨而何可使昨  
不知爲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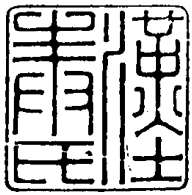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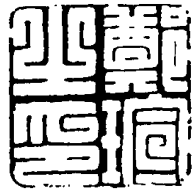
昨非卷

目錄六

焉則余豈敢

昨非菴居士鄭瑄漢奉甫題

於白下公署



昨非菴日纂目次

宦澤一

冰操二

種德三

敦本四

詒謀五

坦游六

願真七

靜觀八

惜福九

注度十

廣慈十一

口德十二

內省十三

守雌十四

昨非卷

目錄

解紛十五

悔過十六

方便十七

徑地十八

韜穎十九

冥界二十

凡二十卷

纂凡例

一茲編事不炫奇僻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卽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昔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爲型典

一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爲師或言堪

昨非叢纂

凡例一

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閱隨抄以故有先秦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一每類中蠡厖並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一管窺蠡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問學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

顏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箇中定多

秘錄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古閩鄭 瑄漢奉甫謹識

昨非叢纂

凡例二

昨非菴日纂官澤卷之一

每見史冊內顛連窗下幾頃頃事權在

可任入井頻呼思到漢唐間晚季松如切

溺焚痛毒親嘗得謂嗟枯非我古之仁人一

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膚功不得謂

異人任也纂官澤第一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史弼爲平而語舉鉤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

昨非菴纂官澤一

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

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尙他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

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

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出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

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

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

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

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

實遂成富庶焉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

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

不許俄而齊寇擄麥季孫使人讓之宓子屢

昨非菴纂官澤二

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

使民樂有寇也其剝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

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於救世似

迂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

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

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

舉戶口日增

武后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嗣。狄仁傑力爭之。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微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爲太后言。由是召還廬陵王。

昨非叢纂

官譯三

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匈奴畔。主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街。中虛寂。謂之神門。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昨非叢纂

官譯四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

吾不輕繫囚

王安石有青苗者田未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

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槩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為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且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為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國脈日削宋因以亂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為國興利但昨非昨非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

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

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

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

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遠垣而哭歸飯萬僧

為苦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水辭曰止欲報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

固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

宋鄭剛中為温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

昨非卷第七

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畱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而置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餓者十八。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東漢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

昨非卷第八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繆。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亦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驛去。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



是有耻心。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昨非卷集

宦澤九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廢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

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

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

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

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

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

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

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

昨非卷集

宦澤十

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旣多乎。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

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

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

之使前。而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

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

昨非卷集

宦澤十一

曰了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任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邵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鷄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待何須犯他百姓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授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

昨非卷集

宦澤十二

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瀆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

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小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廢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

昨非卷集

官澤十三

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數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慙諛官長。而增丁。數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貲一身。叢謗十人。城郭富家。猶

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盜。迫饑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昨非卷集

官澤十四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

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  
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  
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  
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眞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  
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  
遺棄孩兒無絲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

昨非卷纂

宦澤十五

何不收畜曰患旣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  
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  
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  
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  
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  
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

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紹興中寇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  
城池大凍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  
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  
合寇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傅僧祐及于琰琰于翺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  
傅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  
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翺代爲

昨非卷纂

宦澤十六

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荅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此第一策

唐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  
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  
期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強禦方暮春時有州符  
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秋

附五葉盤長三眼人。道划甚開船守慚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閭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

昨非卷集  
官澤十七

內。自持藥令昇至幕。廉委護厚。解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

一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

昨非卷集  
官澤十八

久屬公矣。

已巳之難。北敵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

弘農太守。蛇龍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  
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  
問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  
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  
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  
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  
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

昨非卷纂

宦澤十九

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  
體。

張南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  
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  
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  
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  
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今。若指諸掌。試川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  
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  
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  
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明道先生稱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  
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  
生曰。如是甚腐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昨非卷纂

宦澤二十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  
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  
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  
午麥熟。計遠近受糧使歸。活者五十餘萬。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爲朝歌長。設三  
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  
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  
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山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白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遣歸不願

昨非卷纂

宣澤三十二

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纔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申屠嘉爲相鄧通方愛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朝乃坐府中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不敬戲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嘉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袁安爲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案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昨非卷纂

宣澤三十三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當堠處勒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裴行儉爲行軍總管先是嗣業餽糧數爲敵掠

母問我所以知也。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种世衡請因其廢壘築城爲備。世衡董役。膽勇過人。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登朝廷。因畧爲青澗城焉。

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登城。殺門者。開關。從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濟外宅。吏白城陷。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土。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收。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目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釋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昨非叢纂

官譯二十五

武帝詔繫獄者。桀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畿甸。所在暴橫。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

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啖。將去。畱地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藉裴度極言於憲宗。暴橫始輯。道路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

昨非叢纂

官譯二十六

遂鑣之而入。后曰。宮車宴駕。立長爲順。端曰。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違命邪。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井。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

井中矣。主人搜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賊僧始得出。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昨非卷纂

官澤二十八

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椎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按視。民謹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輪納。常平迫使者至。已無所負矣。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北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

昨非卷纂

官澤二十八

陸九淵知荊門軍。荊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証。口辨如傾。而病者

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

昨非菴集

卷二十九

昨非菴日纂水操卷之二

錢布薰心之塲。節傲峨眉絕頂冰。溽暑不銷。一片嚴凝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纖埃弗染。連城溫潤無瑕。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纂水操第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孔子。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

昨非菴集

冰操一

辭密愧而出。震子孫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不既厚乎。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爲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爲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奉一犬出。賣蕭然無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璟等候之。見弊簀單席。門不具帷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畱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鄜杜間。望見懷宅。環堵卑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泫然爲罷獵。賜繒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頌爲

昨非卷集

水滸二

文帝自書之。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刀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卻。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

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饘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卦絆。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昨非卷集

水滸三

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覺天不愧民神。

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昨非菴纂

永祿四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張奐擊南匈奴左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龐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

昨非菴纂

永祿五

齋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謨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畱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何隨爲安漢令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卽以綿絮共處償直後民視芋見

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賜以錢五百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南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

昨非叢纂

水滸六

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顧常侍清介特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縑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

辭。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名。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傍先塋。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忤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昨非叢纂

水滸七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兒。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黃公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與妻操杵曰。作飲

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其甚。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積鼻衣。治具。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果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昨非菴纂

永卷八

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戴肋狼藉。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輓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陞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不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

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

房琯。楊綰。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爲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貯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爲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嫻笑。公廉翫。辭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昨非菴纂

永卷九

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以百年一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玳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  
一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  
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  
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  
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  
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  
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昨非菴集

米書十一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  
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  
賤乎。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  
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  
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  
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而滅

秋遠士矣。乃  
賈人說其  
中亦有過  
下入自富

門多少清白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  
之財。留免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  
瞻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  
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  
爲綿遠哉。

左丞相李廌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嘗造廌。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迺令人潛  
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廌。三携

昨非菴集

米書十二

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歸。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  
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  
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  
去。

楊文貞公綰。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駟駟自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間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車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昨非卷纂

永源十二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食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隙大役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唐朱敬則爲冉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馬千曹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謫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郎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昨非卷纂

永源十三

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

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魏孟康爲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昨非卷纂

水滸十四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王合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上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拮拾自資。見

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昨非卷纂

水滸十五

孔頴在都。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卽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

溟滓子爲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

召還賣符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  
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  
八金漢淳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  
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漢淳  
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  
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  
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曰廉信於妻

昨非卷纂

水滸十六

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  
裏

福建廉使陶屋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  
許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  
無皮

吏科陳謬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  
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謬貧不能倩

人乃躬自爲之值

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謬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謬慙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  
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  
之而去

水滸十七

昨非菴日纂種德卷之三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華。隨地建。頭饒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勞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波。乃心無慈忍。所能印川。皆月耳。纂種德第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

昨非菴集

種德一

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縉五百公頃。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

在。卽公以五百縉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

昨非菴集

種德二

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鵬見縵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贈斂棺槨。皆所未具。撫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

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遣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觀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昨非卷纂

種德三

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迫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

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賢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收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年復如舊。

昨非卷纂

種德四

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卽前所行觴者。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審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死數年。方

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像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無嫁貲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財。若債宿負。然真夷狄之道。使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昨非叢書

種德五

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心痛路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膺。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說詢所自。知爲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卽召其母令擇壻。且爲具奩遺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卽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卽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昨非叢書

種德六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湖湘間。邸舍有

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訖。邸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卽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昨非叢書

種德七

朱冲多買敝木，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昨非叢書

種德八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已靴賜焉。後帝奉命征

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復渡

昨非卷九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擲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充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卽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

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寧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荅曰遠伯玉耻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若別求良媒以嫁君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昨非卷九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母以



臥被與之。悞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令婢說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何事扣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告主人罪爾。使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啓。使怒稍輟。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

昨非叢纂

種德十二

未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高密東岡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

塚埋之。肅地遘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昨非叢纂

種德十二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閩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能坐臥赤日中。來年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啟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其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劬劬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奉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爲  
例。末減者清理一番。重門在繫者務遣的當  
幕官。掃囹圄。滌枷杻。以廣聖主好生之仁。  
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  
查囚數。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  
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  
頭動。一霎時耳。

庚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庚云。賣之必有

非孝義

德三

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  
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  
效之不亦達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  
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  
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  
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  
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

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戍士卒勿犯也。練氏返  
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  
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  
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岸日。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  
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  
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  
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

非孝義

德十四

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  
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  
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  
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  
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

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坎壈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拚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

昨非叢書

種德十五

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廼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謁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昨非叢書

種德十六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馮道爲人能刻苦儉約常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上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昨非卷纂

種德十七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安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爲

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凱旋入見刺稱奉教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篆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陷人於罪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

昨非卷纂

種德十八

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授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昨非菴纂

禮德十九

鄭建中貴鑑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戴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爲之屋。亦爲繕治。

昨非菴日纂教本卷之四

身不託空桑。自家佛不供養。及時迫至。廢蓼莪而已。晚性豈甘燃豆同根。生不滋培。置力能無歌蟬。蟬以生慙。古人急象賢。施幹蠱咏棠隸。賦鶴鵒。每一開函。泫然淚下。纂教本第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眠。母往聞

昨非菴纂

教本

所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旣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已子。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小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燕泰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

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  
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  
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  
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顓宿。衣悉袂布。顓覆  
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  
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孝義卷二

教本二

吳郡陳遺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  
囊。每煮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  
郡。袁崧卽日便征。遺已斂焦飯數斗。未展歸  
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敗。軍人竄山澤。多  
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

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  
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  
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巴郡杜季少失父。以至季稱。後在成都。母喜食  
生魚。季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投中流。  
兄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  
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  
者嘆異。

孝義卷三

教本三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  
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蔡京專政。子攸勢與父軋。父子各立門戶。攸別  
居。賜第一日詣京。遽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  
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  
客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  
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長州一可見。每  
請沈孟淵處。請丐所得。多不食。沈異之。嘲所

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可出動  
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  
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可不再見夫  
攸亦人子可亦人子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  
可也母哉

王祥季事繼母之所知也祥弟覽繼母所生

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  
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調和母

昨非卷集

教本四

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  
爲孝也呂虔有劔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  
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  
公卿噫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耳可爲孝子乎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  
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  
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  
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

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  
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  
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養婦奈何就使兒  
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  
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有  
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澈潑  
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  
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  
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可三  
食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  
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  
斯更喫緊云

昨非卷集

教本五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  
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  
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  
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

張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廼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登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昨非叢書

卷本六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冠帶。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母忘其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調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癸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

霄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獎意以兄不節。敬爲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兄慚受而易轍焉。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及

昨非叢書

卷本七

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胡寔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酷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寔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



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管之政化大行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  
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  
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  
父隻子而爭財囉唆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  
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  
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  
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

昨非卷八

敦本八

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  
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  
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  
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  
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  
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  
正熾客誘如狂有倚盧傷心者不解也家業  
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

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  
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  
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觔  
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  
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  
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

昨非卷八

敦本九

蕩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每苛求積鬱無所洩  
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  
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  
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  
孫體此不難盡致其歡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  
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

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於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其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

昨非叢書

教本十

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浙有孝子。事母有至性。薄業俱廢。以養母。其從父一日飲諸姻貴。饌甚腆。呼孝子侍。孝子時時左右。眄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累納袖中。酒酣。主人出金卮勸客。客不勝酒。卮置樓簷間。逃歸。俄侍者報失卮。衆客請局戶。令人但按孝子捫袖中。至羞澀也。卽謬曰。由我無何。逃客憶前卮。乃折簡以語主人。主人檢得。

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已得卮矣。何苦自誑。孝子始以實告。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惟而兒女態。若此。設令貴客把我袖。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遍語前客。曰。是子如是。吾不忍使孝子無以悅親。分產令終養焉。

杜五郎所居屋兩間。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訪問其生計。對

昨非叢書

教本十

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何宇新母死。廬墓家無三尺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家不和。多凶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

有無子而不肖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肖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俱膳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爲小姑則譖嫂於母爲嫂姑則譖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同穴長與此家傳世待舅姑處卽是兒婦待我樣子待叔伯妯娌處卽是我兒婦相處家法日與人親厚好恩情豈不快活亦而相向

昨非卷一

教本十三

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零錢而已我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無不周知而彼亦終於知也吁和氣致祥刑于之風可少哉

家不和多繇婦構其原又多由婢妾蓋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

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

桐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彘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昨非卷一

教本十三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

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誚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已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

昨非卷舉

教本十五

其子。不問孰爲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已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一穴卽塞。一隙

卽塗。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爲。風雨甚哉。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

昨非卷舉

教本十五

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儁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七月。雖服喪。暮年而心喪六載。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

宿。豕。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  
致。之。罪。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  
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

昨非叢纂

卷十六

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  
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  
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  
家奔走。陶以喪散。在獨居。慮不動。

平王爲太子。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於  
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鄰之樓。南曰勤政。  
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

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

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旣歸。卽具樂

歡讌。或擊毬。或時鬪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

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

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

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司馬卨幼有至性。丁內艱。水漿不入口。梁帝見

昨非叢纂

卷十七

卨羸瘦。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傷其樵梓。

使人惻然。便是不墮家風有子矣。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

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

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

拜曰。聖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

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

日善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嘯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律獨請吏請行仲兄濂先

昨非菴纂

教本十八

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性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太祖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察議賜冠帶襲身

昨非菴日纂詒謀卷之五

粉壁璇題居停主曾有幾時五更燈火爲孫謀誰來褫奪銅山金穴田舍翁終無百世半畝心田承祖澤那箇墜傾背賢謂積書以遺猶非遠計顧令納邪長傲甘砥礪以忝厥先猷乎纂詒謀第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昨非菴纂

詒謀

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實田杜氏

廣受歸賁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爲子孫立

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爲變。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

昨非菴集

詒謀二

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禡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程大中公。响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爲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肯由母蔽過。

而父不知耳。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顏氏家訓曰。士夫子弟。耻農商羞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爲足。金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昨非菴集

詒謀三

而已。有識旁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魏王昶爲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貧而賜之。則達髮已斑。曰。小有過。不免捶楚。

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焉。景讓官溫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

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譙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

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驚才也。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以諸子付汝。謹察視之。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當先撻殺之。然後以聞。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不克。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觀。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捷之。衆賁力

解方已。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拊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

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陸象教家。每晨揖三過。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虎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水食生身。天付定。酒肉食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

曾子之妻戲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

蒙之法如此。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富貴統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

反不如推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公嘗與貴豪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推詈。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各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傷人雖欲與一語。扞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

昨非卷八

語謀八

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

介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狀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

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乳。盜嚙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虛語哉。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咏月。汗人行止。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閭立。

昨非卷八

語謀九

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犁牛之子。山川不舍。犁牛以爲不肖。山川以爲肖也。爲父者。令人以肖已。爲不肖。則父爲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已也。此一念能還白照矣。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麤牛敝車逢竣園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

昨非卷纂

語錄十

觸事情然愚意管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劉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示上曰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耶遂得免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勸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昨非卷纂

語錄十一

余常以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戚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

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

昨非叢纂

論謀十三

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

顏氏家訓曰。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辭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

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沈氏秉言有云。吾嘗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出已多而務廣。強之鬻。

昨非叢纂

論謀十三

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矜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不免悖出。多藏亦

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則雖多而不能  
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  
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柳公綽治家嚴肅晨省昏定子弟皆束帶以見  
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  
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  
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婿  
嫁之皆用刻木爲粧奩額文絹爲資裝常言

昨非卷六  
論諫十四  
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閨門之中少丁簡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  
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顏氏家訓曰愛子不均古今通弊也不知賢固  
可愛愚亦可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  
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  
爲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  
爲明鑒也

昨非菴日纂坦游卷之六

驚濤駭浪賈豎色變漁父視若安瀾峭壁懸  
巖行客車回樵夫步同平地噫忘機以遊鷗  
鳥且自親人從未有福衷而怒飄瓦者纂坦  
游第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唐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

田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臥內

昨非卷六

坦游

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  
力必欲棄願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  
田公推至誠待人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  
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  
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  
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  
數人詣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

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割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是天下第一件寬閒快活世界。

不作好，不作惡，隨地是選佛之場，應以馬應以牛，到處有遊僊之樂。

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隱休休，休休蓋世。

昨非卷

四解二

功名不自由。

太一真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誦之成聖，道誦之成仙，釋誦之成佛，但要體認奉行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卽勃然怒。一事之違，卽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許，不形於言；有無限。

餘味。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遠，使人有不匱之思。

苦惱世上，悲衆生意。氣須溫，嗜欲場中，對諸緣肝腸欲冷。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昨非卷

四解三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

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蕪亦同渠。傳辰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鱸魚。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羣盜至。師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將非菴集

下  
坦野四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儀代爲將。弼恐見誅。乃跽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薦爲節度使。以搗

賊。於是弼權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好察非明。能察不能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不能勝之。謂勇。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

華集

下  
坦野五

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牢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

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聞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昨非卷六

坦游六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亦非奪我所有卽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唐特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修

隙子儀入朝朝廷愛其變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人卽是勝人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

昨非卷六

坦游七

若谷教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又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陸遜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



本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嘒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

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

四杯。微醺卽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

昨非卷八  
入  
坦游八

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

迎候。童稚皆驩。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

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

至。名曰行窩。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

有好奇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

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

元氣爲主。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

必顛蹶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

亦如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

韻語答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

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彼立已於

峻。可以警矣。

傳大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他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歛怨之道。遇事而爲人

昨非卷八  
入  
坦游九

除害。卽是謀利之機。

孔子遊泰山。見營啓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

所爲樂者何也。對曰。萬物唯人爲貴。吾爲人

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

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

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員之妙。

便宜在一耐字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  
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已損人世間言無  
不可談但惡其論長數短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求人救援  
亦當常味此言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

昨非菴纂

坦游十

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  
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  
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  
人至人只是常

管寧避地遼東廬山爲室避亂者多從之居鄰  
有牛暴田寧爲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慚

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鬪者寧多買汲  
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  
一時雅致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  
人嗜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  
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

昨非菴纂

坦游十

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  
誠感之八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  
人矣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  
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烏質勒

亡老數拜伏不勝寒來會罷卽死其子婆葛  
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或勸元振夜

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  
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  
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  
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  
牛羊十餘萬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  
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覺人  
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昨非卷一

坦游十三

賊將徐廷光據長春城馬燧挺身至城下見廷  
光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  
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謂吾欺耶今不遠  
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  
流涕遂率衆降

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  
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

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  
囚之秦王遽命釋囚引入臥內與之金帛大  
夫意氣相期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  
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  
秦王被王世充圍敬德翼之而出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  
勇在怯少言不爲人忌少行不爲人短少智  
不爲人勞少能不爲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

昨非卷一

坦游十三

世有餘矣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  
士無往者陳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  
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

鄭紫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  
紫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  
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  
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

孔旻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擊銅馬賊。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

種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郊迎世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

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邪。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人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總起厭心。便不得。

薛宣爲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

張齊賢爲布衣時。偶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他肩瓜。分爲數段。啗之。勢。

若狼虎羣盜相視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虞允則在軍中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

昨非巷纂

坦游十六

委曲實數以對

昨非巷日纂願真卷之七

心如朗月連天淨養到後名聲鎖愁海愛河總還烏有先生性似寒潭止水同梧來時玉制金丹交梨火棗不借白衣童子昔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家有真金無用殮霞餌藥也暴願真第七

昨非巷居士鄭瑄識

昨非巷纂

願真一

人牛日年爲限節護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斗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悻怖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有人見三叟年各百餘鋤禾莠拜問何以得此上叟曰室內姬羸醜二叟曰量腹接所受下叟曰暮臥不覆首要哉言也

余觀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摩如膏在鼎火下熬之斯須而乾如燭當風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

叠之泛泛莫知所届。又況七情見狀。聲色見  
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無百年之命。而作千  
秋之期。坐膏火之中。而營天地之外。及血氣  
衰而神明散。安得不速壞乎。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煖。冷  
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破除煩惱。二更山寺木魚聲。見澈性靈。一點雲  
堂優鉢影。

昨非菴纂

願真二

辟穀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  
通舌底。二竅大有真味。如小兒咯乳。滾滾不  
止。雖酬應交際。而終日忘饑。若咽氣。則閉口  
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歲月效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菴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  
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  
息心自冥。日。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黃。渾  
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  
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  
鞭。楊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子乃自  
求押到何也。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  
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  
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  
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甚矣。吾以一味藥  
解此曰淡。

昨非菴纂

願真三

人誰能無慾。但始則淡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畱。  
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斯  
爲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能閑卽是福。世  
間什髮不相饒。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  
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  
安身立命的工夫。

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  
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銅床鐵網刀。  
山劒樹也。

多少歲。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餒粥。多。  
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

昨非卷集

下  
願真四

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  
辱。多行善。少于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  
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  
之。

莫言婚嫁。蚤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  
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軒軒直到曉。惟有偷。  
閒人。悠悠直到老。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  
陽生於子。卽真火也。至人端坐。閉目靜心。存。  
想升腎。逆氣上蒸。脾土勿令下泄。脾土溫和。  
中焦自治。膈開能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  
生根本。實係於此。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鬪。恭禪。  
醫想。獨寐。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  
同手。

昨非卷集

下  
願真五

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  
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可。曰。  
隨常而已。

恬養一日之淡。鷄鳴後醒睡。以兩手呵氣一二。  
口。以出積毒。搓熱。擦兩鼻。傷及熨。兩目。五七。  
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  
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二十四。左右聳身。  
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

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溫酌衣服起服平和健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碗壓以蔬菜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十步或禮佛誦經作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艾草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目定神午餐量腹而入母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燂五內

昨非菴纂

願真六

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玄母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麵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三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飽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脈篝燈冬月看詩更闌始就寢主人晏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睡時當服

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來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爲念令人不生惡夢榻前時焚蒼朮諸香勿令穢污以辟不祥讀書已覺睂稜重就枕方歡骨節和睡去不知

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

眉上幾分愁且去觀棋酌酒心中多少樂只來種竹澆花

昨非菴纂

願真七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頽然自廢禁予之足閒予之目舒予之額寬予之腹酒微飲而興酣書開函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有酒方開顏無肉不舉筋顛倒自戕賊擬將血肉補棄却囊中金反收路上土不見富貴家未死神先去

林英以引年致仕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英曰



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有三人皆冒重霧行。一病。一死。一無恙。或問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一友曰。人生譬如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同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同時而死。予應曰。獨不見有逃席者乎。

山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昨非菴纂

願真八

四少神仙可了。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

胃爲水穀之海。脾居中。夾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一身。灌五臟。故修生者。不可不美飲食。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爲美也。要在生冷勿食。麤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饑而食。食不

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食飽而餓。魚餒肉敗等。皆損胃氣。致疾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

一老人年七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煩。

昨非菴纂

願真九

善攝生者。行住坐臥。一意不散。固守丹田。默運神氣。冲透三關。自然生精生氣。形可壯。老可耐矣。

髮宜多櫛。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清鍊。手宜在面。此爲修崑崙之法。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餓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別業是勝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癡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拘攣亦苦海花木。是清事，稍拮据亦業障。

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

昨非菴纂

順真十

真乃快心事

太醫孫景初號四休居士。云：「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二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相忘，作詩遣僮歌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緘舌返精鍊便俱從後升逆也。人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艮其背，其義玄矣。

中年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殺爾處，至言也。」

每覓高僧投野寺，竹院松門却得偷閒半日。偶畱佳客坐山房，園蔬家醞且來行樂一時。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

昨非菴纂

順真十二

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客喜養魚，或咲曰：「若有童心乎？」客曰：「正以養吾童心也。」每讀倦，凭欄靜觀，不覺塵火俱銷。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

寄空吾實以典籍，屋漏吾滿以琴書。腹餒吾飽

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鄭紳以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鵬堂聯云徒有寸片慈命歸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璣楊其堂曰予上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一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魚樵之句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非褻褻

願真十三

酒凡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庶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萬念俱灰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大分離不過憑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粉泥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俗情濃醲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

景物何常惟人所處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

昨非褻褻

願真十三

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片幾局矣

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袒裪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

人能從慾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

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轉鶯花似

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

多也況復人間久太平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那箇先生傳授精爲衛

氣爲輿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范甯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嘲曰古方宋陽里

昨非菴集

卷十四

子得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

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

諸賢並有目疾得此古方用省讀書一減思

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

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蘊於胸中七

日然後納諸方寸近能數其目睫遠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脣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爲人身之中則當在

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

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晝陰下三晝陽合

成泰卦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

水酣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桑榆已逼宦術

彌濃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

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旨

哉言也

昨非菴集

卷十五

杜牧之詩把酒直須拚酩酊逢花莫惜暫淹留

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

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

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卽與兒孫種福兒

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間身夷猶眼前

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淪茗焚香魚魚

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

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裯。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爲暮年。昨非菴纂願真十六

飲。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利。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又吳子野勸東坡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飯無令少於麪。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若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

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氣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填塞腸胃耳。

劉幾善養生。年七十餘。精神不衰。其術惟煖外腎。其法以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其法至妙。願真十七

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每○月○弦○望○晦○朔○海○水○隨○為○消○長○亦○如○人○身○每○一  
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顙○門○過○其○朝○時○即○默○默○  
靜○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湊○  
理○藪○藪○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  
響○內○外○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  
徐○散○去○間○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康○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讀○千○字○文○  
有○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

昨非卷八  
願真十八

心○故○老○而○不○衰○

伏○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  
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稿○木○黤○然○黑○者○為○星○  
星○此○士○大○夫○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  
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  
上○界○真○人○

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繫○絆○幾○時○休○放○寬○些○子○

留○餘○福○免○致○中○年○早○白○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  
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上○以○為○名○言○

昨非卷八  
願真十九

昨非菴日纂靜觀卷之八

金張謝而許史乘轉盼無不銷冰雪。衛霍炎而竇田冷。回頭皆倏換滄桑了。齒奪角豐足殺翼吾子。枉費機心。此公只憑記性。纂靜觀第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徵適寢。二人窗下平章。一曰。我官由此翁。一曰。總由天上。徵聞之。

昨非菴纂

靜觀一

作書遣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天上者。送往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故。嘆曰。由天信不誣也。

崔杼弑君。刼羣臣盟於郭外。皆脫劍入。晏子曰。可以回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

懸於厨。吾命有所制矣。

登高山下。觀城市如蟻垤。不知幾許人往來奔走。如蜂釀蜜。如蠅爭血。從高望之。真可笑。山高於城市幾何。已自如此。真仙在太虛下視塵土。又何翅蟻垤乎。

楊國忠爲相。公卿皆願指氣使。或勸張彖往謁。彖曰。人倚泰山。吾謂冰山耳。日出失所恃也。又曰。此曹皆向火乞兒。火盡裂膚溝中矣。

昨非菴纂

靜觀二

武后欲圖革命。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百姓請改國號爲周。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而累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恰一週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役。冷眼觀之。四時殆識語也。

劉伯芻所居巷有鬻餅者。過戶必聞謳歌。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聞聲。呼問何故。曰。本領既入。心計轉粗。不暇唱。

滑城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  
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  
來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雖此身亦  
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  
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  
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

昨非卷三

靜觀三

一篇長短句

有益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  
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  
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  
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並致凶死世  
蹈此豈少哉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操觚循堦而  
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

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魏宦者符承祖川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從母楊  
氏獨否嘗謂祖之母曰姊享一時之榮不若  
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  
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飼也符  
氏內外號爲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  
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癡姨貧特赦之

昨非卷三

靜觀四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  
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黃口從  
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子顧弟子  
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  
爲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展得大夢中蕉鹿兩脚  
空忙

仕途雖赫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  
世途縱艷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



淡

始皇并六國東游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窺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羣雄定海內日夜伺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登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昨非菴纂

靜觀五

冷念靜觀智謀其得與乎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

謝承祐游京師見勢利烜赫快快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鳬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人曰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繫良可耻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

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終身不遷官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令覆試之逢吉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此

權在手時弄風雨摧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焰愈易滅饒君願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

昨非菴纂

靜觀六

氣祇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濃時正好休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小兒發願云願明月長圓如畫余曰使人終無息期矣詩不云乎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纔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算閭浮之壽誰登百年生晷刻之中勿營千歲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孟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吞吐六合事。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自萬變不動一塵矣。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流出。於是推正以石堵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

昨非卷纂

靜觀七

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詎可妄取。向甕歛以五百。僱爾正之耳。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餞上告。明日太后謂德曰。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欲唾其面。

白居易上居詩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有書生貧居鄰官庫。因穴入而取錢。有金甲神

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至鐵

冶。所有尉遲敬德蓬首而煨。書生乞錢五百

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耳。生曰。第賜一帖。公

笑而浪書與之。生持至庫中。神覽曰。是也。繫

梁上。命如數取錢。後敬德立殊功。歸里。勅賜

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

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書也。阿堵有分限。若此

昨非卷纂

靜觀八

郭璞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

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廁。欲作

法攘禍。爲人見而破壞。數不可逃。如此

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

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

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且病痿死矣。田

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爲合

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筋。飽煖而

嬉從貴介食鮮聽瑟歸則腹膨膨終夜不寧  
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豪奢  
之極也客退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  
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爲哉嘗  
見將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遺子  
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  
賢而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玄此田廬金帛  
將竟屬誰氏哉

昨非菴纂

靜觀九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  
十年坐來底如此斲喪盡了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  
釋錘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牆皆是某所  
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  
恙公聞而惕然動心卽請老噫賢哉工人  
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人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

愈高則入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  
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  
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  
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  
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  
圃傾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

昨非菴纂

靜觀十

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  
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  
樂耶

王旦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  
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  
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  
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寇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

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

客有稱富貴家者。答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也。不如暫借一宿。經宿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昨非卷

辭觀上

大編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千里一息至快也。俄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舟師無人。色相與顛。頓號呼以祈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旁。漁艇方且徘徊。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臥船底。看婦結網。稚子吹短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遇雨。借農家箬笠戴之。着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人羣吠。又嘗負

瓢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富貴。今如一塲春夢。里人呼老婦爲春夢婆。

沈酣世味。渾如酒蟹。尋酸苦戀火坑。一似燈蛾。赴燄爛鼻底。一副皮袋。說俊說美。名爲糞裏鑽。香好險的。兩字功名。說富說貴。真是刀頭飴蜜。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棺。臨空半山。乃緣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逢王果。

昨非卷

辭觀下

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遂收窆而去。

天雨。迂夫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譁聲。顧其車已覆。徒曰。何以知之。迂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趣也。而車不量力。崑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唐趙璟爲入番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有河。河潛水下。合有一官着驢立。旣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已夢此行。亦不當然。時相也。

非灾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

鷓鴣相持。兎人共斃。冷覲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鳬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昨非菴集

詩觀十三

瀛水有二鳥。類鵠。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不動。聽魚過。取之。名曰信天緣。一類鷺。不問水腐泥沙。必奔走盡索。無一息休。名曰謾盡。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盡均度。一日視謾盡加壯。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片識者。謂名言。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

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

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淒。

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

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紫纒王侯。邪。厮

養邪。英雄邪。駭子邪。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

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

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

昨非菴集

詩觀十四

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

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

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嬖童。極妍盡態。

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

益遠。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於場中。揭地掀天。童子

弄形影於燈下。

鄒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日。嘆羨如堵。嚮智馬上

占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

富貴天不甚惜惟清福靳焉猶軟之夫終身福澤肥羊美肫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屠肆口近清虛好修者時加摧抑名高則物敗道精則魔試惡與福會善與禍期卒之福盡遂致沉淪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微權也

劉生居衡嶽間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盡

昨非菴集

靜觀十五

則更出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巷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牢關焉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

文帝夢欲昇天有黃頭郎推之乃得昇後見鄧通類夢中所見遂幸之或通應餓死帝曰

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景帝時被收卒餓死或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爲大將而皆不免餓命其可逃哉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臯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臯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隕傾危回

昨非菴集

靜觀十六

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强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王章爲諸生病甚無被臥牛衣中向妻垂涕妻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

自勵而涕何鄙也後章至京兆欲上封事妻  
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  
耶章不聽書上而下廷尉妻子皆收章女年  
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  
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死

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喜  
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

昨非卷一

靜觀十七

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  
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  
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有蠅營狗逐豈能增  
吾命所無

恩我爲仇仇我爲恩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  
酷雪草木怒生人自不見歸德春明

中峰老衲咏雪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

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嘗啓窗猶看玉琅玕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聲如環  
珮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  
墜凍餒而卒

秦皇能築萬里城不能使秦作萬世帝萬世之  
帝咸資秦萬里之城萬里之城止護秦二世  
之帝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昨非卷一

靜觀十六

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不肯舉筋回  
家則亂吞

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  
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  
必眞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  
亭候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  
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女色多瞞人人感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

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鰥斷之徒。執籌數緡。算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貴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卷一空。盜喜携貲。縛牲載酒。賽愿於小雷山。神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

昨非堂集

詩觀十九

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財。爲盜積盜之禍。以祈來舟人。慨有之亦不知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明眼一觀。毛髮爲豎。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

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麤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稱詩者譚征戎。羈旅則佳。譚王侯卿相。則俗繪畫者。寫柴門野店。則清寫丹楹紺殿。則穢人去其清且佳者。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嘻。扇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昨非堂集

詩觀二十

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漢老人富而嗇。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管斂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日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云。傾囊瞻君。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餓死。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阱。切須猛省。



楚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是聽。聊試洲渚間。所向皆如意。遂謂盡操舟之術。遽謝師。惟鼓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紀訓存賞云。前輩樊知縣教王司訓輔。余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繒不及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且喜。六

昨非菴集

卷三

百爲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顧養。樊取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愁此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懼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今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

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謀。況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

昨非菴集

卷三

一杯酒留萬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行樂耳。遑恤其他。百年人做千年計。至今誰是百年人。一棺戢身。萬事都已。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貪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濟人之無。無則爲人所濟。

盧杞遇馮盛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只墨一枚。杞笑盛正色曰。烽煤和金魚腦。入金溪子。

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是綾刺三百爲名  
利奴當執勝已而搜把囊中果有三不利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客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  
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  
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省祭孫邦華謁選有姊夫亦以省祭當選挈子  
偕行比選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期遠且歸

昨非卷三

辭觀二十三

不意姊夫暴卒華私語甥曰爾父辛勤已矣  
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有所得與爾均  
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可另選豈  
不兩利甥從之華甚謂得計後逃入京自投  
文聽選乃恰補其姊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  
遂泣歸向使不爲僥倖則太原倉官自在且  
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  
物更巧於制命華雖黠何爲哉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狀字富貴無所不  
有及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  
擔枷鎖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  
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認死分

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  
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  
類直字也此章惇狎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從

昨非卷三

辭觀二十四

立人尚能北歸乎雷雨在田上承天澤也其  
未艾乎宜與直有蓋棺之義其不返乎後悉  
如言奸臣播弄亦似天假之者

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屣鉢於案而去  
衆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  
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爲虎臣  
殺木綿菴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

無限殺機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  
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  
偶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卿有幾財。客云。惟  
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神  
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  
叟積餉軍。

昨非菴集

靜觀二五

白居易刺居處奢。詩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  
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  
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  
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  
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趙普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數萬。及宅  
成。普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  
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竟至捐館。不復再。

來矣。陳升之治第潤州。極閭壯。宅成。公已疾。  
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  
得賣。不得修。不得。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挾臍投諸莽。逐者  
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  
人有弗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麝若耶。  
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  
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

昨非菴集

靜觀二六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  
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  
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  
之理。可睹矣。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笑曰。若物比我更堅牢。  
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

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入辭誤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臆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比羣吏有典史爲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

昨非菴集

靜觀三十七

闔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嚴分宜誕晨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戍嚴氏

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皆不如此僕也

紀訓存賞云正德三年吾鄉旱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田禾渰盡吾村頗高又獨稔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俱廉利三倍於是諸家無日不戲劇宴飲揚揚然樂也余謂家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家人不謂然未幾村大疫男婦死無子

昨非菴集

靜觀三十八

遺噫余言豈無稽哉大凡越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人問曰然則大富貴家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深福厚耳雖然亦須善加培植迺可不然自撥其根將漸銷鑠百年後能保常如今日哉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常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

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出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

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銘其半爲神道碑

銘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

高曰恐後人復欲銘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

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

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

昨非卷一  
靜觀二十九

故違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

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

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毀人之墓以爲宅旣其

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爲然哉殷鑒不

遠試靜而思之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

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

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

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子爲政用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

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李郃爲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賞憲納妻天下

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實將軍

椒房之親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

昨非卷一  
靜觀三十

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

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

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

不與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

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

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

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一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  
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  
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  
因數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識。故司馬懿深忌牛氏。  
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  
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

昨非叢書

卷三十一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  
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  
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向世宗見諸將  
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  
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翟莊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而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  
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張甯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  
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  
也。甯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  
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鳥以山爲平。而增巢其上。魚以水爲淺。而穿穴  
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宅吉。而制爲  
令名。欲門堅。而造作鐵樞。卒所以敗者。非苦  
耳。昨非叢書 卷三十一

諸葛亮以張裔爲參軍。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  
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  
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卽居之。子岫嘗  
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

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

昨非卷集

前觀三十三

昨非菴日纂惜福卷之九

殿上刻耕夫一箸半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昔人示儉。有草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謂布被皆詐也。纂惜福第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寧忍一夕之

昨非卷集

惜福一

饑。不可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飭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剎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士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箱。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昨卷二

惜福二

車崖爲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犢鼻無憾。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爲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

昨非卷三

惜福三

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執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了韶法。要見舊時。葢鹽風味。



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侈汰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縉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

昨非卷纂

惜福四

爲心使圻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嬌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羸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卽受

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免使汝增罪也。

昨非卷纂

惜福五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非疾也每見

純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純袴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子惻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

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溟滓子不忍見也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而不過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羹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蔬蕨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豚余題其廬曰安蔬陶侃爲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旣不田復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

煙氣難餐。及被寇。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窟。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爲。豪士慙而無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

昨非卷舉

惜福八

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志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入山果無名衲。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溟滓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

矣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進太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故授。自給卽數金。坐冷氈。終歲令揚揚坐公府。而且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

昨非卷舉

惜福九

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旣至。不白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詩  
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界  
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  
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  
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  
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  
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  
率惜福十  
惡酸齋此直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爲  
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  
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  
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  
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  
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

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實裝溺器卽碎之曰汝以  
實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  
唐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臠臠上顧太子使  
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  
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  
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  
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  
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論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抄  
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  
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

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諸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懽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為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富無不至矣。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授以盤食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巾客舉

面值其笑二客悲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

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不出門衣亦輒汚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爲公往往凌侮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卽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寇準爲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縫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答曰彼詐我誠雖

笑何傷靳者愧焉

行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行本措大各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旣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爲美談

富者出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狼籍之餘猶足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枵腹攢眉兒嬴女鬻終歲如馬牛而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鶉衣菜色爲道邊殣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財止此數富貴旣於我獨偏貧憂自於彼獨苦我旣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崇儉以惜已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囊子爲美室士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  
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  
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淒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

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昨非卷

精編十六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  
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  
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  
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常聞尚衣縫人云。上。衣俱松江三梭布。

所製。本朝家法如。大廟紅紵絲拜裯。立

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

子弟。乃有以紅絲綾段爲視者。其暴殄過分。

亦已甚矣。

王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  
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  
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樽節稍豐。則飢及  
狗彘。及歎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  
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

昨非卷

精編十七

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埭園之  
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  
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  
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

焚。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

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

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

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咲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致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所收收衆

昨非卷八

惜福十八

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殮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寒饑之患貪林之恥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下尋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

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封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昨非卷八

惜福十九

宮蔭廣厦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凉矣

李沆性直諒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廳事已寬矣



昨非菴日纂汪度卷之十



清弗濁。澄弗清。納斯世入。山。輩喜不形。怒不見。等此身。如蕉鹿。任。類來。倘唾面。愧叟公。嘔茵。慙丙相。天下事。其可淺衷辦耶。纂汪度第十。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

昨非菴集

汪度一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官。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卒誤燃琦鬚。以

袖揜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平急。呼曰。勿易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之。吏誤碎於地。坐客驚愕。吏伏地待罪。琦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故也。奚罪。

劉寬仁恕。人失牛。就寬車認之。寬卽解與下車。徒步後數日。其人得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

昨非菴集

汪度二

物有相類。幸見歸。何謝之有。

孔守正侍宴北園。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請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祠家廟。列百壺。堂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掃水步入堂。其弟感悟。爲善。

狄仁傑入相。妻師德。實薦之。而傑不知。意頗輕。德太后嘗謂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德所薦也。傑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曰。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非非叢書

卷三

宋富韓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將聞而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不復問。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

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楚莊王宴羣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權羣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前絕纓者也。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

非非叢書

卷四

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

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乞憐。公渾不之較。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跳而反。鄰人得屐。送而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卽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昨非卷五

汪度五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嚴刑。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爲鄰所侵。子弟欲詣府訴。

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柳公權嘗貯盃盃一筭。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臥內。魏公問誰。曰。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昨非卷五

汪度六

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

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人問曰我是徽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田奴而稱徽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錄

昨非卷七

汪度七

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爲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持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笋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

昨非卷七

汪度八

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之盜慙置門內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看訖復置局下神色不變爭劫竟歛子納奩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觴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漢丙吉爲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車襦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十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爲恐是同名姓者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韓魏公不昨非卷纂 汪度九

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隋牛弘弟弼酌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脯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忍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弼曰罵汝弼曰忍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慙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曰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昨非卷纂 汪度十

歡而罷次日伊川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已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屠浦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

以白公意公加譴公但呼告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自今慎無爲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適遇見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間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

昨非卷纂

五度十一

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匪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

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

公佛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

壻如其輕重欸識以僞銀易之比公歸出前

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

嘗爲此物出子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

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携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准啖飯問何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訴於公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昨非卷纂

五度十二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門一日竊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

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范純仁謫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陷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過橋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爲耶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拔籬竊囂地自益囂見之密拔其籬一丈以地益伯伯覺慙懼旣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囂德義刻石旌其

昨非菴纂

汪度十三

問號曰義里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訪主

沈心松爲袁黃姑夫黃敘之云公性慈祥十六而孤里中陷以糧長之役恐破家匿焉後聞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逸而叔受困乎卽自出認役生平不道人過怒詈不加婢僕一日

昨非菴纂

汪度十四

赴燕夜深僕醉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慚俟其下田吾徐起未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携盃好酒置卓上僕誤而覆之姑曰汝坐不知後事當仔細千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病姑送舟金復度所送物加答之語予曰問病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予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

只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相一日令婢以筐盛玉甌茶齊餉之使詐跌碎於地諸子聞然有自責之者有馳語父者獨

公著疑然不動。許公乃曰：「真宰相也。」後果然。  
王竑開府淮揚，有單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尋公  
免官歸，單慙慙其餽，公嘉其誠，受數年以爲  
醢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表公忠節  
者。命下還官，單乃詐死。家人發喪，以愚里人  
有仇家跡其所在，執訟於公。竟平而遣之。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  
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勑左右逐蠅一節，大

昨非叢纂

汪度主

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  
板擊人。褊急難除如此。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  
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  
不聞其聲。及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仁。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  
人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  
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問何故？」曰：「尚

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武  
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  
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  
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  
書謂文教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  
曰：「偷兒青氍毹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

昨非叢纂

汪度主

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小  
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耶？則直在  
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  
之，此所以相讎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  
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旣至，公方與郡官宴  
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  
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



下皆皇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纓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狄青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塔下伶人以儒爲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翼日詣易謝罪。又公面有黥字。仁

昨非卷第

汪度十七

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亶疏奏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竟置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熱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螭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昨非卷第

汪度十八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長流。越雋。上濟自以功大。而爲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代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渚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濟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

卷十九

汪度十九

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其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韓康遁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

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用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卷二十

汪度二十

張安世爲光祿勳。卽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及水漿邪。卽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冠裳。告署適奴。其隱人過矢。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范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安錄。

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  
卓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  
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  
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  
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  
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  
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昨非卷十一  
下  
汪渡二

爲之地耶。

昨非菴日纂廣慈卷之十一

廣厦卜歡娛。曾念露宿風殣之苦。華堂供膳  
。唉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厮丐性豈殊。人乃  
。蝨蟻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濟蛇。其在吾  
胞。吾與者乎。纂廣慈第十一。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  
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爲御

昨非卷十一  
下  
廣慈一

帝。帝曰。爲帶執若療民。立命碎之。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問之。左右  
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

羊羔。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  
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  
。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  
者。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案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祔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

昨非叢纂

廣慈二

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赴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糶賤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

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疎。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婚喪凍餒。量力陰周。病老艱危。推誠急助。埋枯骨。祭孤魂。憐饑寒。乞子憫殘廢。蒼生或禽獸。雁檻穿繫。足倒懸。或魚鳥掛網羅。穿腮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贖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因。

昨非叢纂

廣慈三

割禽獸血肉以肥己身。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顛倒。彌甚。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

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耳。以乏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又從而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景邪。試設身思之。

瞿嗣興路遇遺物。卽訪其人還之。寒士竈突無

昨非卷四

廣慈四

煙。瞿持錢二十緡。投窗隙。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羅粟。衣不及脛。典受錢五百。佯忘曰。汝錢十百邪。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繩縛兩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爲樂。余心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

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乃徐絕。余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刺也。旣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驚腹。努出其頸。斫之。驚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頸與手足。乃得無恙也。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一二歲兒女。無知無言。父母何不烹食之。蝦蟆爲童子童子爲蝦蟆。豕驚爲屠庖。屠庖爲豕。驚冤冤相封呼。吸間事爾。

昨非卷五

廣慈五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晉劉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問。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卽起詣

厨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五代之亂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破糠穀掃皮裨乳誇爲美羹嬰兒無知貫擲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時恬不知怪鳥獸視今人何異今人視亂寇手夫雞鴨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螻蟻螾蟻昨非毒藥

廣德六

殺之又無利於已嗚呼可止矣宋歐陽觀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曷如養而厚常夜治爰書屢廢書嘆妻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嗚嗚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

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

有業屠者將宰一牴牛偶以事他往其犢散無人啣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論其處

昨非毒藥

廣德七

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貸穀數石乃免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

今人已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芥鞭撻已子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已子綺紈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乎

丁淨之德。多遊於華貴。以浚窮之貲。要福空門。  
乃偏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  
已轉業矣。

仲淹少貧勤。日食藜粥一角。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已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  
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訝曰。何前高而今卑  
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士讚曰。仁心如

非非卷八

廣慈八

此真宰相也。

憐兒之鹿。舐瘡痍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彎  
弓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  
食他肉以補已身。心將安忍。

所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  
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靈。其來  
饗乎。

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爲慶

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  
造業乎。

富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  
命。千金子粒。十損一焉。歲月服食。十啻一焉。  
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  
一空屋。積草薦。使貧病者居其中。則調養易  
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揪無  
抹。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

非非卷八

廣慈九

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  
生之望哉。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  
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  
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爲子孫計。長久而眼  
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  
頓傾家業。豈儉嗇所能留哉。一旦無常。祇供  
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者有矣。何如廣惠  
推恩之爲愈也。

今世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債人有百金。產而負千金。逋則臥不貼席。今人逋殺生之債。雖百千。亦不勝償矣。可無懼乎。

費千金。結冤。若傾半粟以濟饑民。構千楹招賓。孰若葺數椽以庇寒士。

魯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

昨非菴纂

廣慈十

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間聞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貴介鞭撻童僕。不知輕重視疾苦。猶秦越獨何心哉。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宿。

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圉圍以空。

余讀書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以之烹儒焚書。罔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

昨非菴纂

廣慈十一

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生他患。鳥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飛十餘。顧辛苦。養長成。慕被苦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覩。

陳遂爲盧信中。傷繫獄。遽劇疾。弟琛入侍。因感。



疾卒。璉哀之。然未嘗歸怨。廬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有泄泄爲善而駕詞曰。善在心耳。奚必論事。不知憫人死而袖手不救。與極力救者孰功。如天好生。去仁政能平治乎。有妻妾而處室者。夫偕妻眠。妻恨曰。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吁。此可爲善在。

聯珠卷

廣德十二

心者致朝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焉急可知也。

玄宗丙辛。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亦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邠。何以過此乎。

金人睨蜀東南之勢甚急。吳玠坐鎮其衝。嘗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謂曰。大敵不遠。萬一或有刺客。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

聯珠卷

廣德十三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國家不知玠之不肯。使爲宣撫。玠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而沒。二者父兄妻子數

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

昨非卷纂

廣德十四

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甕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肉之軀，乳哺提携，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劫運耳，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李恪攻段龍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龍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戢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龍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

昨非卷纂

廣德十五

楊玄感戰敗，隋主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坑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及自太原還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鄉日平陽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迨至引鏡自照，謂好頭顱，誰當斫之？且曰：「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傷？嗟夫！天道好還，彼固已明知之矣。殺人以逞誠為何心？」

全斌之兄獨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遺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布帛。已辦之矣。后口事體至大吉。凶悔各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

昨非卷纂

廣卷十六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旣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卽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昨非卷纂

廣卷十七

昨非菴日纂口德卷之十二

攻隱隱造蜚語。舌底逞龍泉。須防鬼。瞞詆潛。修揚中。箝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典戎曷如片言。挾纊。吾輩當渾默。精深勿徒效。仰天之唾也。纂口德第十二。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

昨非菴纂

口德一

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

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

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

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

言也。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昨非菴纂

口德二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

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

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謗。試問釋迦於移山之。佛

不乎哉。叩宣尼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辨爲德。切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黨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顧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

昨非菴集

口德三

言

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按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司馬徽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害人。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辯高下。每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谷君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遜如此。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諛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昨非菴集

口德四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

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報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如歷卵，聞溫語如臥玉，聞益語如贈金，口耳之際，倍爲親切。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昨非叢書

口德五

願期生爲人僕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影射誣人不少矣。視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諷人，後亦齟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

傅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訕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昨非叢書

口德六

朱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玉真先生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譖人翩翩，齒

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避之況撫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此小輩詭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褰裳蹈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

昨非菴集

卷七

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陟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

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

存張大街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待良苦已入問何故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顧小川爲徐文貞壻謁見太守方公適有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諍一時機鋒到自難禁未免貽輕詆之譏

昨非菴集

卷八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諢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景王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齏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昨非卷八

口德九

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牧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听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決

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昨非卷八

口德十

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杵貯檳榔一斛遺之。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昨非菴纂卷之十三  
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祐  
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  
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某子繼及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及而逐之

昨非菴日纂內省卷之十三

聖示心燈三九思教我津中覓岸寸腔懸膽鏡畏余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刻提防念念返照過於閃電中天何止聞鐘清夜算內省第十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卽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寐

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更息實未嘗往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已簡默不可乘

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

昨集 內卷二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有蒼頭執事日所爲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也。

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而末流踵焉。

者不知此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拗者福輕而員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禱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纔是學問得力處。

昨集 內卷三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心不當有語在其語則毀來。

梁武帝身爲帝王年五十遂斷房室第五倫子

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祚。一夕十往。退而安寢。而自以爲有私。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科頭。三晨晏起。幸靈遇道路。歛仄者正之。禾稼偃仆者扶之。終身不役使。臧獲。薩守堅渡野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者。省察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戾奈何。譚道。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昨非本集

內省四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持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流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靜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校。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籥殿中者。令投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

昨非本集

內省五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

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雖  
大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  
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

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

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

昨非卷六

內省六

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卽讀書亦

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

人也。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怕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

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

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爲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

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千

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珣捨宅爲寺。唐賀之章捨宅爲千秋

觀。龐蘊沉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

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戀。如

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閭閻以益宅。獵市

利以增貲。爲錙銖而破顏。爭尺寸而連訟。擁

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日

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

昨非卷七

內省七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

債。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

身一敗可惜。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一地。死去又

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存一心。不記

喫菜。而生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

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詆仙佛。遇病齋懺。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廣筵媚竈。乞墦日掛山林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管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爲。何怕青天有眼。

晉傅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

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建。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污。愿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旱既太甚。神謝人求。默譴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旱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常作澤物。想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

曰。須教數十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踰跚。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邛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傲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樂。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出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

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言酸則涎。言臭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擾。日有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

昨非菴集

內省十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虫。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放手。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卽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況此閒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

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潯衝雪。由此而踏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仇邊。努易避。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阱難脫。

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昨非菴集

內省十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悉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

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有橫逆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財於此逆來恐不再來雖君子不必自

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臺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耗然

昨非卷纂

內省十三

不肯受乎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為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

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隻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曾傭不若

草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耐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送

便是脆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

昨非卷纂

內省十三

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眾貧者天非私貴一人

蓋托以眾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

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人擔爵食祿

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日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余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

昨非菴纂

內省十四

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何進處

晦菴先生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

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甲其說以爲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昨非菴纂

內省十五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鍛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

聯華卷六

內省十六

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需衆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事。又却只是放過。怎知名利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晦庵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聯華卷六

內省十七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復爭。

蔡京毀司馬光等書奸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內省十八

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權。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林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

方。誠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嗣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成祖時。涪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內省十九

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昨非菴日纂守雌卷之十四

時事如半局殘棋妄關雌雄局更海分勝負世途直一場幻夢強爭頭角醒後那見輪贏稊下與劉臥薪返越易所以戒觸藩也爲腹不爲目猶龍氏其我師乎纂守雌第十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

昨非菴集

守雌一

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即棄去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點

梁大夫宋就爲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疏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

矣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

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

拙之一字免了無干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

便宜

藿食艸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

紫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昨非菴集

守雌二

淮陰忍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

終能沼吳石勒彊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

唐公雄長乃推獎李密以驕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

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

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

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封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昨非卷三

守庫三

慮無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受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托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

昨非卷三

守庫四

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荅獲免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爲吏部侍郎土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

責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工曹。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予謂可對大樹將軍。

昨非菴集

守雌五

家系鉅萬，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恨不登三事之貴，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欷歔。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饜之有？苟知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字我穴，人若咲，我是不知我。若羨人，是不知天。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鄉愈久，轉增意味。

甄宇建武中，以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瘠。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瘠，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爲號。

忍之一字，寂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

昨非菴集

守雌六

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俸下而王以羞，絳噲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光武時，五溪蠻夷叩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做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是翁，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

吐谷渾寇邊。既老。尚可請一行。迨平其國。而  
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  
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況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  
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  
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  
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

昨非卷七

守離七

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  
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

卽命當榮顯。常作落窠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  
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  
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  
問頗優。常作淺陋想。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  
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  
去臥林丘。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耳。

昨非卷八

守離八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  
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  
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張乖崖几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  
殺老尚書。蕭楚見之。改恨作幸。字張觀。藁曰。  
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  
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  
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慢爲衰。蓋月盈日午。

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火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火，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關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為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昨非菴纂

守輝九

鯢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徵賤，賤極徵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

讓之固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讓佞遠矣。

客氣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戟手噴日，無非是市井之心。范曄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興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虜，吾以為總是一場閑氣也。

昨非菴纂

守輝十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

者衆已償價七白金將售矣。亟圖之。翁閱房  
竟酬以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  
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  
遠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欲未屢  
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  
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  
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  
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昨非菴纂

守雖十二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  
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  
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迸於未死之前矣。此  
木蓋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  
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宜洩太盡者，蓋  
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  
賢輩何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予不見朱

文公名熹，號晦庵乎？予名向陽，又號茂春，覺  
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算自速。勇猛  
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  
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  
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  
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  
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得

昨非菴纂

守雖十二

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  
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  
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話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艸無根。醴泉無源。

昨非叢纂

守雖十三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收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乎。趙長玄曰。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爲矣。諫議以爲百凡欲留後着。不爲一切之政耳。

昨非叢纂

守雖十四

敖清江曰。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

饑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輟解顧謂張釋之爲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昨非卷纂

守雖十五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陳希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

昨非卷纂

守雖十六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希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後唐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

一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得書多。與漢朝等異。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艷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昨非菴纂

守雖十七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妃公主。富貴已極。人常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肯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蔡澤說應侯有曰。翠鵠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

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商君爲秦明法禁奸。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郢郢。并蜀漢。攻彊

昨非菴纂

守雖十八

趙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而卒肢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唯范蠡知之。超然辟老長。爲陶朱公。

王翳攻荊。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時非養舉

守雖十九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櫟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母以金銅襍物置吾家，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

馬援既平交趾，牛酒饗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時非養舉

守雖二十

東漢肅宗卽位，尊馬后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達慈母之拳拳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狷。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昨非恭集

守雖二十一

曹丕禁錮宗王。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褒。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褒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昨非恭集

守雖二十一

謝萬爲豫州都督。義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冰。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

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卽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

昨非菴集

侍雜二十三

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昨非菴日纂解紛卷之十五

爭桑起二國之兵。釁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亡之禍。事無激而不乖。彼儉人樂敗利。蓄唯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抹鬬。或微言解願。夏使毒醎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也。纂解紛第十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

昨非菴集

解紛二

考下蔭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雖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上作色曰如此臣而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蓋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

昨非卷二

解紛二

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居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閭閻中諳此機緘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邪律曰雨衣若爲不漏

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誼譚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我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

昨非卷二

解紛三

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誼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韓晉公有乳母與外相通上射求事公持法欲殺閭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顧况令救之况乃詣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况對曰三兒亦知公法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時

讀書早。夜臥看待。卽要乳母。今年長。爲公相。俟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於之。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

昨非叢書

解紛四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釋之。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

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作。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旣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昨非叢書

解紛五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故。對曰。臣笑臣

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開外閤。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唯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



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恐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遇明君。故也。向

昨非養纂

解紛六

遇桀。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也。

孫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

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惟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爲。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

昨非養纂

解紛七

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徐文貞爲浙督學。有二生爭貢。譁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昨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令藥川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歛錢以賂吏。祈免。澤獨

昨非卷纂

解紛八

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贅壻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滿壑。卽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之不疑。後

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

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句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

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

昨非卷纂

解紛九

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

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斂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賄。詔

至正已慚。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津假華  
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  
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  
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  
令曰此土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  
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  
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  
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  
道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  
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  
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昨非卷纂

解紛十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  
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  
呂端請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  
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性  
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

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  
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  
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大事卽用端策

賈詡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  
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  
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  
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  
之

昨非卷纂

解紛十一

程顥爲鄆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  
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顥曰此易辨爾  
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  
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取錢視之謂借  
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  
遂服鄆縣有稅官曾盜官錢然怙力自恃監

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顯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顯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

昨非卷纂

解紛十二

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

呂惠卿雖儉，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昨非卷纂

解紛十三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

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曠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詔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人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曹彬之子瑋沈勇有謀爲定州總管在軍得人

昨非卷集

解紛十四

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

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宗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

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斃之

昨非卷集

解紛十五

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封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其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荊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

昨非卷六

解紛十六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譌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譌言。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有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歛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後卒。誅夔。

昨非卷六

解紛十七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率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

昨非卷纂

解紛十八

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

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襄王，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若早圖之，嚴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卽王之善矣。」王曰：

昨非卷纂

解紛十九

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廷。」王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適以

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爲刺史。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欬引。

昨非卷集

解紛二十一

張詠在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奔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誼誼聞。自投井。故不復言。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

宴焉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燼。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決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叅軍。天后嘗問曰。

昨非卷集

解紛二十一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昨非菴日纂悔過卷之十六

勿謂鏡無驚垢去依然驚在共知月有兔雲開仍見兔肥昔阿羅漢半出綠林而大豪傑曾班蛟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間慎無以一肯棄終身也纂悔過第十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發弩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飛梁君

昨非菴纂

悔過一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歎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厲行比及暮年州縣交辟終爲忠臣孝子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達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

昨非菴纂

悔過二

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有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放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

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燄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憬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瘡癰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曰記爲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昨非卷三

悔過三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莢藜各與之吞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卽是也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皆能言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間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昨非卷三

悔過四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譟。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昨非卷五

悔過五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昨非卷五

悔過六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入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爵。及歸給云：「送十二爵。」藻怒。

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明倫彙編

卷七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閒三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果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果。

明倫彙編

卷八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母。凌轢同輩。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  
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  
過也。可不悔思。

田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

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

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

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上所當爲。未止此也。

昨非卷纂

悔過九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

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

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振不敢起。自是盡革。

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

稱治。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

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

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  
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乞今自  
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  
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

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

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這便是一。

昨非卷纂

悔過十

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

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

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事。則上面煞有等級。做。

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

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

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稷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顧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叩頭謝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李延壽遂待用之。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固命也。朔日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謝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昨非菴纂

悔過十三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嗣於墅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偶恩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迄今四十餘年矣，未嘗復飲。味片力士近侍，以此皆知之，非給卿。

昨非菴日纂方便卷之十七

路逢險處，爲人開一步周行。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血蓋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並見有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纂方便第十七。

昨非菴居士鄭 宣識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

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艱峻，莫敢畜婢。

昨非菴纂

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

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

出，貴嫁之，仍處女也。

任廸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廸簡

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

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食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察

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察

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辨入語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並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爲之。今唯俟死命也。琮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昨非卷八

方便二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匪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後茗知之。擊析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能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之。名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昨非卷八

方便三

王九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口掃雪。爲逕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美宴之。爲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陳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感頽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鋸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昨非卷纂

方便四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齧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鏞爲諸生時，家赤貧，饗殮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媼，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媼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昨非卷纂

方便五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嚙，吏懼死。鄧哀王

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鬻者謬爲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鬻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鬻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鬻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山宴湖上又召諸寺僧諭之曰饑歲工賤可興土木於是諸寺興工至若嚴吏舍日役千夫杭得不饑凡出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塗刺喉而死後人爲戒曰千里井不瀉莖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謝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

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煩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相構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儔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啓  
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  
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  
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  
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  
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昨非卷八 方便八

扼之不想控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  
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平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  
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  
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  
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  
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

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  
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  
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  
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  
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  
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  
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封魏徵諫曰

昨非卷八

方便九

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  
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  
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  
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  
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  
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

一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無  
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  
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羗  
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  
愈者非一訓病卒羗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其  
昨非卷纂  
方便十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麗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  
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  
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  
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

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太  
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  
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  
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醪  
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  
溫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奈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  
保也

昨非卷纂

方便十一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  
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  
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諭以禍福俾  
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  
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  
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  
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昨非叢纂

方便十二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假復重之，柔恐自令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又問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審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貴汝勿復爲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

昨非叢纂

方便十三

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曹參爲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太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轍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

昨非卷舉

方便十四

退大臣不當如何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昨非卷舉

方便十五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昨非卷一

方便十六

宋眞宗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事已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初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瑩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昨非卷一

方便十七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眞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簾。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

昨非菴纂

方便十八

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昨非菴日纂徑地卷之十八

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鈎。豈必開平。彼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嘗待推步於雞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入而陵谷忽遷。豐碑頻琢。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纂徑地第十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昨非菴纂

徑地一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過空。勞踏破隴頭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子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鵠鵠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鵠鵠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界生。昭先至平章事。

昨非叢纂

徑地二

蘇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軾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佔。掘墳利己者。知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

遇一父。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爲二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

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昨非叢纂

徑地三

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矣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湧。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闌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爲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焉。

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焉。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爲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昨非菴纂

徑地四

唐智興徵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葬焉果爲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來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甚慇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

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

昨非菴纂

徑地五

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得白璧五雙爲贅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各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常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葬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昨非卷六

徑地六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鎰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謾

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

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

昨非卷六

徑地七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日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

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  
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  
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  
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  
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  
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  
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

昨非叢纂

徑地八

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  
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  
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  
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  
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  
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  
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  
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  
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  
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  
肖子孫。驕奢淫佚。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  
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  
昨非叢纂

徑地九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  
念者乎。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  
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  
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  
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  
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火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

昨非菴纂

徑地十

宇住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椹自古至今葬木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爲之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昨非菴纂

徑地十一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又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一鳳雛相謝遂孕

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卽丁泉壤。其肯瞑目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不引觀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昨非卷纂

徑地十二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甲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輟轉措辦。願袖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

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巍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昨非卷纂

徑地十三

昨非菴日纂輯類卷之十九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  
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膠  
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鑑烟茗枕野  
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  
餽蜜者何若。纂輯類第十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昨非菴集

類一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客。膝  
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  
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裘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  
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  
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  
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  
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  
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  
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  
之。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  
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

昨非菴集

類二

漁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  
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  
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共坐  
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

之。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何必居離落下後爲。

已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

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

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

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昨非卷三

新編三

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

爲。遂遁入灞陵山中。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

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

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菰

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

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

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朴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

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

眠白晝閑。

昨非卷三

新編四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自己。謂門人曰。吾兄朱門廣厦。雖

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

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響。欣然爲樂。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酬答。但拈詩句

以應之。問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聞多事外。

知足少年中。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種



雪看簾夜焚香。何利養而獲終老。日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爾。

時季春暮

蘇軾五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其而敗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時季春暮

蘇軾六

有嘆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平交終日。磨折俛首。何嘗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渝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泔潑之鄉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

鴈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  
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疎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  
只客展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  
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  
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

聯壽卷舉

入 類類七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酒  
然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足沙土雨過淅淅  
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  
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  
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  
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  
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  
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聯壽卷舉

入 類類八

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溟  
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

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

冠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請。不能不報。詣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輟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扶

昨非卷集

輟頤九

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日醉三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沔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昨非卷集

輟頤十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莳石。鏤山雕林。窮壯麗極奇。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鴟矣。而主人不得歸。歸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可憫也。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

何如對曰滿塢白雲。新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子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爲開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爲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

昨非卷纂

第八 韻類十二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蹣跚。聽流水。鑒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卽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昨非卷纂

第八 韻類十二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執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朱居士。屨也。爲需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  
圖。史。鼎。彝。酒。漿。葑。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  
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  
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  
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  
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  
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宋。孫。集。賢。晃。守。蘇。葑。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  
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  
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  
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  
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  
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勸。斷。家。

中。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  
藝。之。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孫。相。體。者。則。送。  
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問。此。外。靡。知。其。它。  
晉。張。鷹。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  
為。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  
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  
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閒。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  
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  
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  
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宛。荳。新。含。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  
教。何樂之有。惟是用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  
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鄉間。或兀坐一  
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返。爲樂不  
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傳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  
花。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  
間。渚茶野饌。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  
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遇潁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

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  
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  
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  
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  
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微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  
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  
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  
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  
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  
蹤。則微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短  
垣。蒔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幽

人耳。卽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卽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畧。遂來童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蕨蕤之鎖。言念及此。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

隱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李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翁。藝圃織屨爲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

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審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

茗意稍欬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同則扁戶。圓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昨非菴集

卷十九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昨非菴日纂冥果卷之二十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鏡臺。放着誰氏。即身。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枕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韁勒。纂冥果第二

十。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昨非菴集

冥果一

直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盤星。分文不爽。閻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刀。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兒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



上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賂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昨非卷二

冥果二

周典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典不軌。太尉怒。命俊臣鞠之。時俊臣與典方共推事。謂典曰。囚多不承。奈何。典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典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典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爲讐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

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煒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墮者毆擊。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炙於南海有日矣。

昨非卷二

冥果三

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呂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呂儀取鐵檣釘入地。縛狗足於檣上。放鷹鷂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鬻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扶取心肝。斬首通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爲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面癰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情亭前水使洗之既掬水難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鼂錯乎子袁盎吾鼂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

聊齋志異

冥果四

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爲冤矣於是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雞漸枯

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下人人嚮欵梳買隣女爲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報然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出返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謝

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妊生子貴登第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上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聊齋志異

冥果五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喑啞僂僂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

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杜疑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疑乃嚼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死。

昨非叢書

冥果六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于打貧民趙安。注子甯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迫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曰。彼有廢疾。非泰何適乎。嘗買鐵鏹臺磨之。乃銀也。卽持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慟。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昨非叢書

冥果七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令往投之。窶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

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於是轉悲爲慰而歸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主人持鎚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即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昨非卷八

冥界八

次早聞官執主人實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論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子定不肯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大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歲早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糴未既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憩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昨非卷九

冥界九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偕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恐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

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夜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同

昨非卷十

冥果十

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潸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吐。

俱爲名臣。

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罍示兒。兒見號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口。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

元郭思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

昨非卷十

冥果十一

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卽時沉沒。同舟異報如此。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庄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自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額天願公蚤生貴子。大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故人鬪訟。攘人錢

昨非卷纂

冥果十二

物。姪人女婦小拂意。則怨謫神天。忽死。經晝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閻君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故受者方苦。作者仍熾。卽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割出雙目。瞳子曰。此瞋視仙佛父母及目成男女。一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罵詈報。自斫其手。曰。

此屠宰衆生報。自剖腹剗心。曰。此陰險殘賊報。遠近觀傳。妻子耻之。捍外人勿入。其呼曰。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何爲。宛轉六日。體無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多男。妾冒耻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昨非卷纂

冥果十三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葷。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涎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

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餽。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素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昨非叢書

冥果十四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旣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

一無結。忽憶鯉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爲中團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鑿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勸貴家富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協。及積金藏錕之夫。皆捕逐殺之。冤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昨非叢書

冥果十五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捉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

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唯類無遺。而家墟矣。咄咄。後獲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爲長生訣也。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提完。將一月卽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聊非卷纂

冥果十六

年傾圯。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

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鬱。頽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

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予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裹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舂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

聊非卷纂

冥果十七

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值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一銀，且無聊生，不如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牆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卞三，莖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屢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卽託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荅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謀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校矚夫出，卽入。

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卽出隣里爲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常村一媼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媼盲無睹，飯成，誤捫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覩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腹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終。

身。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冥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封紫竹挑包鴨嘴湖。邀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二千金減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充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育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聊齋志異

卷二十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

聊齋志異

卷二十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太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宮舟行劫。反語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為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

用不得矣。余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忤胸臆。煅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胷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輦感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卽見之。其尋常順逆。旣謂常事。不察其大逆吉大逆凶。

昨非卷纂

冥果三十一

眞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旣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收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竹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董卓嘗至郡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爲呂布

昨非卷纂

冥果三十二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卞等。惇與卞必欲害之死。因遣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賊便

昨非菴日纂二集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者每慷慨而論以爲必得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

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閎覽多所不暇及旣成進士精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

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則偏乎羣書凡古今之嘉言懿行可爲則倣者旣畢擇焉而裨官野史及二氏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

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爲嘉禾守予聞嘉禾壤腴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之可大用徐起而圖安攘

之烈予日夜望之矣則斯  
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序言

鄭漢奉昨非菴前纂余  
既序之行世茲踵前加  
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  
異於前之說昭矣雖然  
余周覽之其廸吉之志  
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  
在南庾料量出入無寧

時繼拜

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爲

刪能於敬勤職事之中

標舉劄記使天下後世

昨非卷集

三序

二

知人心之準風尚之歸

德行攸宜經綸所式是

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

固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而敬

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

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也是

昨非卷集

三序

三

故美其廸世之心堅且

密也方今海內少寧綠

林赤犢之徒充斥郊輦

原厥所因循政鮮舉故

得一良牧有加勝師十  
萬余觀漢奉於當官福  
德孳疊不休以斯知其  
所盡心也以斯知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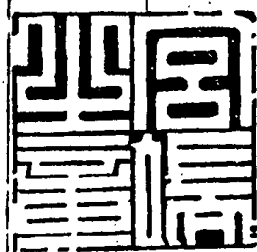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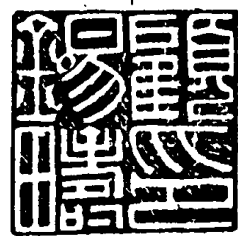
昨非菴集

三序

四

求安治無窮也夫將以  
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  
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  
漢奉勉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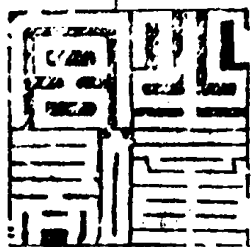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昨非菴集

三序

五





昨非菴日纂二集宦澤卷之

閩中昨非居

除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不稱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贓盜及過

日纂二集

宦澤一

誤應死者。皆宥之。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得受更生。徭役之家。暨蒙休息。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歲活不少。增兵亦多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你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人言其足信哉。

店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

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

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爲碎。樹枝爲折。薨之日。京民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者。以萬數。民畫其像。飲食祝焉。四方皆遣人購畫。京師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

日纂二集

宦澤二

遷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爲京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度。吏卒驅之不息。居官賢不肖。人心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愚可逆施乎。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卽遣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沿市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需。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才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宮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日纂二集

宦澤三

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閭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

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

日纂二集

宦澤四

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隋高穎僕射。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政。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

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剔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畱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日纂二集

宣澤五

劉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危嶽爲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嶽閱籍嘆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

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二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獄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歿。殮之。復來孤雅。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店也。療之。復出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日纂二集

宣澤六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部。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之請。

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  
江南時上死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  
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  
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  
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  
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貸與

日纂二集

宣海七

耕種無木綿者借輿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  
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  
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  
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置棺槨以助死喪  
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治民者不  
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  
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

之益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  
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發老幼攀車號曰  
捨我何之廉范守蜀除火禁百姓便之曰來  
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興  
學四野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  
中諸吏皆孝友邵曄知廣州鑿河通舟鵬不  
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

日纂二集

宣海八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爲萬年令路不拾  
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闔憲  
爲綿竹令夜行有得遺布錦者求其主還之  
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有儒  
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照  
天燭吳越僊鎮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  
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隨使戶噫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官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無先生安聞此言。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素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積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涖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

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慝已非易事。而耽延。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詞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章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餽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解字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視。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行事。見客不開。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旨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暄之譏。維鵜之謂其可。一刻去懷乎。

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上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此。吏縛收。

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常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誰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行劫。上欲重處祈。中文定疏曰。餉遲誠有。

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爲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

日纂二集

宣澤十三

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侮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官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諤爲河東鹽鐵使時黠黠旱儉諤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諤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諤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

日纂二集

宣澤十四

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而咲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  
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  
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  
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  
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  
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  
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答朴  
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覲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  
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  
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  
獄。闔戶竝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  
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  
屏去吏卒。躬呼凡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  
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鐘門外。俾自扣控。  
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衡。

日纂二集

宦澤十五

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然  
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  
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  
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  
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  
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  
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心如此。  
明道中江淮薦饑。王隨爲安撫使。素無才術。不  
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糴以散。丐者每  
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沾沾矜問。  
示恩識者嗤之。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  
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  
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謂趙郡地也。責令

日纂二集

宦澤十六



鹿故處郡爲謠曰詐作鹿鹿猶勝常山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宋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

日纂十集

宣澤十七

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厭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衛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

日纂十集

宣澤十八

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各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衆積患一旦潛消

蒲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歛於富家散於貧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後漢侯霸爲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議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日纂二集

官澤十九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便以天下爲已任。勳業崇隆。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日纂二集

官澤二十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索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來觀者。闌路駢陌。旣而族端交賀。卽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局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慨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

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慕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愚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人。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

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日纂二集

入官譯三十一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管中閫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延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欲盡閱。乃悉縱

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文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

漢司部灾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

日纂二集

入官譯三十二

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以

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

以當之。漢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

其境宿於村邸。夜聞戶外語曰：「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啓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

日纂十集

官譯二十三

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遺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

無名氏石刻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殘行人，過此不習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

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尚書。或曰：「此人柔軟，不可用。」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爲其治知體？」

日纂十集

官譯二十四

如此。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

鄆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

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蕭侯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及卒。民間之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聖

日纂二集

宦澤二十五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佐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鼎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賁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示之曰。朕聞是夢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者。與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日纂二集

宦澤二十六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欽若母賓古。同作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

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泣久之。遽詔有司。卽盡釋焉。欽若自此寢眷之厚。

宋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日纂二集

卷二十七

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欽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遠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

日纂二集

卷二十八

口瓢。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貽苟循所陳。一行之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旣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王荊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道。荊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故

道使臣爲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

昨非菴日纂二集水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之羣吏曰。此參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

日纂二集

水操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日。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日。

十萬戶州充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日飲食泉。亦知所斟酌矣。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贈之氈。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遣。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

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宦子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以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已坐薦上。大

聞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無長物。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



啓蒙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損軀市井乘而鬪修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日纂十集

水滸四

諫曰大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輻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爲戒也

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

日纂十集

水滸五

鏐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所費幾何鏐以十兩對密喚各匠細查實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鏐曰吾知爾陪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鏐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旣知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鏐愈不敢受公面頤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嘗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襤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克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於侂冑而得府蘇師旦獻妻於侂冑而人閣噫黑頭宰相紅鈴夫人後視今亦猶今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啓行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

此取予安有不應者乎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控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覆之果然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鄭愔掌選賦污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愔問故荅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愧而不言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賊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玢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直乎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

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  
嫌遣一价往賸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  
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  
之嚴責劉特先見贊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  
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方  
劉爲御史時六七八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  
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  
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  
在曰適隣家磨麪適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  
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  
鄉先達則茗蜜二色欸同寅則枯魚一鐫价  
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  
攻苦不辭非曰於鄰家忠宜尚訛不諱朴陋  
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  
諸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燄日張民生  
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日纂二集

冰操八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  
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  
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  
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  
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  
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  
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集二集 冰操九  
江相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食泉帝問年云  
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  
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  
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  
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  
亦可食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  
汚黠墨則終不可滿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

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唐蔣沈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蔣沈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源懷爲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乏。考殿最之。得失。先決。後聞。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

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簡。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有陳論。上大憲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櫛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卽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王質。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爲竇文正爲舍人時。家虛貸金贍昆弟。過期不入。輟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

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米漿聲

宋孔覲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綺紙席覲命置幄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買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

南齊書

卷十三

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忍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罷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

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傳亦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餽送

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

南齊書

卷十三

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誠廉卽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奈爲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爲詐也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

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

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遺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

唐集十集  
水標十四

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蕭愍公

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

香本資民用及爲歿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

問問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瘠郡

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

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于汧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接家

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長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宣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彼以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衣關

唐集十集  
水標十五

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

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倭人

宋進士鄭俠辭臆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

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

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

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

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

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白集二集

冰解十六

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正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某園國人得賣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菜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

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肚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與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興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

白集十集

冰解十七

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美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與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

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窗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問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黜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蔡。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卽纂二集

冰標十八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襦。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江南人呼爲金牛刺史。

上謙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悔。泰絃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

卽纂二集

冰標十九

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整。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旦居第甚陋。眞宗令官爲管。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楊萬里爲零陵水。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



因跪請放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  
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  
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  
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  
嘗到官。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貨  
流通。稱為神明。

日纂十集

水滸二十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  
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  
諸守曰。裴俠清貞。為天下最。眾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號為獨立使君。  
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鰥之餌。  
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  
鰥食以餌死。士食以祿死。

宋江湛為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為上所召。

植。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國朝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  
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  
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邊。巡  
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  
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  
物。僅此而已。

日纂十集

水滸二十

陳無已往清介。傳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  
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  
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耳。如無已者。  
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  
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  
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  
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  
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

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將。繫錢。噫。焚吏所爲。前後一律如此。千載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閩賈郁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

日纂二集

水滸三十二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出膺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囊橐。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爲盜跖。而其上愛爲龔黃。受其欺掩。卽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卽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間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則奉上官者。爲迂。堅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窮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日纂二集

水滸三十二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嚼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錢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聞於官。邸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

殄

公儀休用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人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日纂二集

冰操二十四

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部郎時瑱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爲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

此未嘗不懼。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吾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還。

日纂二集

冰操二十五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涇先生。罷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磬。冬。過從鄰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罍而止。

顯皇帝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既讀。宴畢。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威。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木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

日纂十集

卷二十六

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輿。爲。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貴。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自操。奪。朕。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

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

日纂十集

卷二十七

昨非菴日纂二集種德卷之三

園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直輯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洞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李沆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

日纂二集

種德

妾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戚公刻骨公病夫婦刲股作羹及薨服哀三年

明山賓臨青州歲儉啓舍贍貧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爲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勅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當懇奏遽

日纂二集

種德

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爲養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替以什之

國朝楊承芳爲憲長時有舍官數輩以虧糧監禁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

送月俸外餘五十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足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卽以妻簪珥爲償不令家人知

卷一

種德三

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人

李文靖拜參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卽立陳四參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告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金將郃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

卷一

種德四

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宋尚書沈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爲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員壇恐其貪酒不治藥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隣子罄盜廳吏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宦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隣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歉卽發和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密置米中鄉

人不識公。但云彼着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肅宗嘗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寢。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覺。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

日纂二集

種德五

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主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裏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即追還。奈官人行速。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即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贖人遺失之物。如傘履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色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員。各識之。就樓角尋小袱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其

斗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匪不以告耳。所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嗚呼。卻一介畏四知。何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金人立命取牒牒至。會金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

日纂二集

種德六

苦力不能遍存耳。俄頃金按籍取宗室。因焚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陽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旨陷人。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

日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遇盜。罄劫。誥勅文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在。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此官。遇寇盡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娥。遣郡牧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當爲子偵作別而去。

自纂一集

大 體德七

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即昨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憔悴授以官。詰已再除。湖糾矣。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偕赴任。所焉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廼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含欲投荊州。王舒合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觀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作諷相公者。日後定不忘本。名言哉。

自纂一集

大 體德八

唐閻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大。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孫蜃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寄絲五萬兩而他適俄昉家被火費用悉焚昉力護所寄絲付同里暢師文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卽

日纂二集

種德九

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論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貧嘗貨所乘車中牛旣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阮孝緒聞而嘆曰此言是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兗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

日纂二集

種德十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自然後行之間里感而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南太。往任。道過李元家。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吾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自纂十集

不德十二

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刊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賣柱。趣作。浹日而成。畢焚香爲民士祝曰。典功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當之。無以及民。庾詵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人誣執爲盜者。詵見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獲免。謝詵曰。矜

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司馬昭既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故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自纂十集

不德十二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珪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珪。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豁棄草莽間。珪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斷文本爲函。複黃絹爲囊。

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  
又林德陽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  
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  
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  
高冢孝冢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  
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

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

唐書

卷一百三十三

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

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

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

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

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  
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  
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  
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

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

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

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

不

唐書

卷一百三十四

戴就爲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贓罪

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

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鉛斧使

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肉

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

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

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抵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卿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誦。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

日纂十集

不雅德十五

守。

宋黃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歉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糗餌。飼小兒輩。饑人如牆而進。不可復制。董什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倦。黃岡村氓丘十五。多積谷。每幸內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真者數月方死。

范喬當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權耳。何以愧爲。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召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孺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日纂十集

不雅德十六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潸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叅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

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

日華子集

種德

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竊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於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范元琰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

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

段秀實爲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謏。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償。民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謏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大杖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謏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何能爲人。令謏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

日華子集

種德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女。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張秘太宗朝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秘曰臣親舊多客部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作有除常過臣飯亦不過菜羹已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爲菜羹張

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籬多刺荆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

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殮葬不具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棄原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開義塾教訓鄉閭子弟有鬻田者匿其券將構訟券遺道傍犬啣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侄易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豈宜奪其居

仰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仁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菴盡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

怖走竹傷其足挈履輕步而歸

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林

薛戎悉俸贖濟內外親旣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卽照原價糴之，在已無損於人，頗獲濟。垂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事今士大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爲，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爲惠，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爲塾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

宋有梵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爲冠，登仙岡山羽化。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

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率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水食我，謙滿三載，轉靈山吏目。王司寇冠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

盧方畝地緒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遂寢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執政每見有擡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

韓億

韓億

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切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向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競爲潤之來弔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享祭禮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爲之乎

韓億

韓億

玄宗過嶓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敕赦之帝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片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稌雜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孟而骨肉嗷嗷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



四方襁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懽忻而去。不飽其飯。飽其意。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奈上帝不許也。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既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卻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買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償。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

者逮罷長子。罷誡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傲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斗米一錢。有奇。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木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於梁。罪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囷廩。浮

藏高價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數數十鍾諸兄弟及子姓中表。枵腹而待哺者相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與衆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日擊時艱。若處鍼氈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過去之富貴而墜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盼之間。湓焉消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整整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賊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上嘗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剝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仁詩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堯田者無憂。慮日日豐年。

昨非老目集二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

書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醯。瘠無齒。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孤。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泣旬。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闕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問之。對曰。無動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御史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

百集二集

敦本二

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重溢。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爲此赤族事邪。

余齊民爲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僦居焉。

善也。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僦居以養廉乎。布粟舂糴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王僧虔爲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

注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  
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  
廣漢沙婦有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  
而嫂貪愎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  
讓於兄拔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  
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  
此獨非具有邪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  
兄嫂嫂初謂以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  
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日纂二集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  
爲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誨其子  
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卽執  
繩如僮僕三子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  
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  
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

右手曰我必勝若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  
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徐孝克所生母恙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後  
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  
泣終身不復食焉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  
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

日纂二集

教本六

當在已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  
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  
顏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  
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  
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  
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  
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趙宣子將之絳。有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日纂二集

敦本七

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絕。高祖喻之曰。毀不滅性。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氓。

無責也。唐文皇崩。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隸。天下大利昏之也。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山之為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構成卒入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

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

日纂二集

敦本八

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土人義之。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判。

客楊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國朝徐玩有至性。母歿，父構危疾，熟讀軒岐諸書，起父於沉痾，就養無方。從兄弟六人，視如同胞，撫孤壻如子。教二甥如孫，既以貢，當就試禮部，玩不赴，曰：「吾父在，吾出而歸，稍後，吾父倚間矣。」奈何？以既衰遺體跋涉三千里，博一官也。

目集二集

教本九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食。父喪，貌力癯瘠，見者憂其死。

倪萌字子明，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宋華寶父戌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

「汝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不爲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

目集二集

教本十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識緯，坐流新州。雖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

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笏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申纂一集

教本十二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者。此可爲鑑。因呼爲竹義。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時。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同。祭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爲。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申纂二集

教本十三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追。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邢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



其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跪白其母。叱妻遣之。

唐潞丞相隨。父死於虜。隨方嬰襁。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汝父。隨以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百集二集

教本十四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譏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譏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崔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

一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

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

一女。屈事卑族。乃爲一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

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

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食。爲讀道德經。讖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

胡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

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

兄遂卽愈。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僞令

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卽

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覺後

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醺。志在必死。忽然覺毒。公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胫及足脛。色皆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汪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

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姜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遍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

遣之。

陽城年長不肖。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頤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

請分異。計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

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

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

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

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

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

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躐體耕。褻慢乃買家資。貴買其田。每當耕墾。必整冠束帶。從

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恕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

陽纂二集

教本十七

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於閩溺死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悲流不看而返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昨非菴日纂二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

陽纂二集

詒謀一

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爰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暉爲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亥

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才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為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奉母誠。以清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德帝觀豕。半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

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為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杜後爭。吾靜思之。深為歎服。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曰。見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賸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榮。又問車脚錢。錢有。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

密諸諸御史皆有慙色。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縵蔽之。勅有司。自後康享及新君卽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卽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

附錄二集

詒謀四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貴。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附錄二集

詒謀五

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

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黍黍粱，予反破秦軍而歸，毋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噬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黍，悖至此邪？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知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三事，可無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曾謂此爲累，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必冠，申申如也。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且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凡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帙，卽側右手大指，海觀其

治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撻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甘肅集

卷八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

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月登櫬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楊惜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惜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惜其小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

甘肅集

卷九

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爲子弟干祿世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任玄弟請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

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

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莫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楊宣懿察之母。教子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

事十集

論謀十

省試榜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富貴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賁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事十集

論謀十

秦嫖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秦嫖之教。流於三世。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秦。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典。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



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

乃語左右曰。剽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豈

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

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

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

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

日纂二集

論議十三

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

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

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奩中有

金釵數枚。旣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

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誅流譽。

人有子無不愛。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

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兄弟

卽父之諸子。已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有兄

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做效邪。子不

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

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已

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

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

日纂二集

論議十三

此求名。意者非機杆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

爲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旣聘柴女。忽中

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

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仍娶柴氏

歸。

范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請見朝貴。不許。曰。仕官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其子弟至還。萬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並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祇節修文。黃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日纂二集

不歸錄十四

五代唐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未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粵裝。

國初鄭塾。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

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塾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備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塾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為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日纂二集

不歸錄十五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繞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播辱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為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卽家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曹丕定爲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否。其女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爲喜。魏其不昌乎。夫不之不足與君也。一女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暗奸天位。顧遺之不可久之子。智在婦人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目錄二集

論議十六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

慎德業。庶幾永無譴。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與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瑯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瑯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目錄二集

論議十七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談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故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己。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恭昌恭熾。何有哉。

昨非菴日纂二集坦游卷之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邵康節接物與人一團和氣每遇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諸王公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姑婦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分別人人得懽心永釋攀留數日復游一家每一出月餘始得歸

日纂二集

坦游一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穆然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福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日纂二集

坦游二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陰岩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爲文章不可設爲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爲才具不可依爲世情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撰國記浩乃刊石立郊壇書魏先老故實人譁浩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

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  
高允小心縝密且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  
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總裁而已  
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  
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  
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  
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  
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赦

其罪而旌之先是翟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  
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  
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

東坡云元祐間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惠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  
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蠲之乃飾名姝  
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姝至秀

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  
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  
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  
感激

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棄常則妖興物過激則  
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游於庸行之  
地阮籍醉臥壚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匡  
衡夜鑿隣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  
之事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  
足踣遘從旁掖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  
卿善事長矣遘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  
爲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  
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  
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

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  
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  
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  
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爲約願陛下勿害功臣  
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  
士方鎮之臣無不反反恐中外之變復生也  
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  
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  
皆起泣謝

白集二集

坦游五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而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  
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內咸信服之

蘇子瞻泛愛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  
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  
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郭子儀大啓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

問夫人方妝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  
令汲水持悅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  
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雖伊霍不當  
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  
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局戶內外不通  
一怨將起構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  
其事則九族齏粉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  
雖讒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白集二集

坦游六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  
宇宙置此所舍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  
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所惡之人  
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局量寬大卽住三家邨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  
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促心事無不可對人  
語則夢魂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  
俱穩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試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所甚惡，是失賞也。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歛衣。酒可簇，衣可歛，學問事功豈必自己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學問之簇歛也。

日纂二集

坦岸七

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歛也。訑訑拒人，欲廣學建功難矣。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海：「龍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爲聾蟲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蟲而不自陷。」馬聾蟲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爲智蟲可也。噫，聾智何常？龍馬自若，甯武子

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爲聾智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此以地爲聾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爲正，紹聖爲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聾乍智，任衆雌黃，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季羔避難而鬻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秦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日纂二集

坦岸八

眼淨有如空，但見青山推霧去。心平渾似水，不愁白浪捲天來。

國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乎？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責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廼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高士豈盡無染蓮爲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但論特操松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

月集二集

坦游九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校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李愬取吳元濟還軍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謂蔡人叵測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賞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主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降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謀事覺而後殺之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紛兵銷戈倒

月集二集

坦游十

溟滓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年中空洞爾人笑溟滓子疎或狎侮之溟滓子怡然昔齊桓公逐鹿入愚公谷問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畜特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遂持駒去旁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溟滓子豈其人邪世不乏河曲智叟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望。修廣庭。避爪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已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迹已。所欲為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曹彬性仁厚。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

日纂一集

坦游十二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固問之。唯薦轉運使沈倫廉謹可為帥而已。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

溟滓子觀蠅觸紙窗。念觸愈。引迷途之人。何以

異。此令蜂蝶逐臭。蠅蚋尋香。有竄去爾。司馬溫公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難。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王令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富。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日纂一集

坦游十二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梁冀思中張綱。時值張嬰據亂廣陵。十年未輯。乃出綱為廣陵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謁。嬰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

相聚然。公所爲實非義也。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負固不服。荆楊充豫。大兵雲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卽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人情帖然。

日纂二集

坦游十三

余偶讀韋蟾贈商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余爲灑然會心。

七國懼橫議。暴秦所以令逐客。然而議固從懼起者也。乘其懼。益縱其橫。一聽之於自然。則不攻而自消。客固從逐而生。事者也。嚴其逐。何處不可游。一與之爲各適。則不逐而自安。鄙客一銷白雲。亦可贈客。澄潭盡化。明月自來。

照人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張覺聚黨亡命。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肖降。曰。前有降者。皆見殺之。今猶昔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覺卽日降。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日纂二集

坦游十四

抱質見猜。平叔終疑。傳粉從中。打溷不疑。難白盜金人。苟心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

脚步雖寬。但可登山。涉水齒牙。雖利。只堪批月評花。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一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洗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自纂二集

坦游十五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自憐真情反掩試觀廣眉爭爲半額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母爲誠者所鄙

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喙口世界如許廣潤不出鑽他故紙

梁郊后性妒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鵲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如帝

一從之却茹之妒滅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大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卽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卽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自纂二集

坦游十六

錢煇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人世有機機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實事

燃犀照渚水族尚且見噴吹毛求疵世類誰不作惡

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一輕重於懷抱此言頗合慈氏平等之旨

臺中疏有云。品待人言莫自言。余心折之。蓋品從三口明。以評。騰付輿論。必非一口所能自鳴。故韓非云。虜自賣。妻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諒矣。

宋學士濂。忠誠愷。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卽家事有問。無隱。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

日纂二集

坦游十七

宋神宗。令程頤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頤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勉爲高士。露出無限卑微。強作散人。博得無限拘束。

太丘長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

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

日纂二集

坦游十八

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封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

高歡見爾朱榮。榮初以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亦不蹄。驚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

昨非卷日纂二集願真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表前

千金在案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  
久強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其閃  
鉛易流如火易發播弄揚露必竭而後止  
光寒兒沉默歛藏則神完而精固然收斂亦  
大難矣內魔為祟外境炫誘一事不簡則放  
伏一刻不照則沉昏平居稍悟遇境輒迷乍

月纂二集 願真一

起乍伏漸耗漸滅身其銓幾必如龍抱珠如  
鷄伏卵如領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  
返於自然渾成一片矣人生實難濟光神

念之哉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瑩

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閑則真人遊戲於其

中

李政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予病中曾

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  
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

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  
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  
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  
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坎  
之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

月纂二集 願真二

離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汞  
輕虎常出於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  
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  
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蒼然如雲蒸於泥丸  
火為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  
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  
腰足輕常捲舌上砥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嚙  
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虎向水中生

也。

太餓傷脾。太飽傷氣。蓋脾藉於穀。饑則水穀莫運。而脾虛。氣轉於脾。飽則脾以食充。而氣塞。故學道之士。先饑而食。所以給脾。食不充。脾所以養氣。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

日纂二集

卷三

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目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剋自然之理也。

羲和昴馭。越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

死不驚忙。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合光。中黃內顧。追攝二氣。自尾閭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返還元海。憇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真。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

日纂二集

卷四

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琴酒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於彈丸。當其較轆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陷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

看以為長恨

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天促。便已及  
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  
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  
機慮少。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  
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閒。以調鶴之性。自  
調則真性自美。

目錄二集

願真五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欲敲玉磬三聲。九  
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  
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江飛。匹練。村結。于  
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困悶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寐惟脫。求是。求有  
一罅可直。不惜管管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  
不惜傾囊索。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

成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  
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  
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

人情處。器生厭。必思逃於清虛。久寂生淒。必眷  
念舊日榮艷。何者。了悟不徹。心為物轉。故也。  
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碍。遇  
榮豔。作榮豔想。遇淒涼。作淒涼想。雖深山窮  
谷。一草一木。一塵一鹿。皆足以動其心也。故

目錄二集

願真六

余以為離境修行。不如即境修行。于清風曰。  
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  
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為鼓  
吹。一鶯啼也。戴顓以為鉦砒。一蟋蟀也。道賁  
以為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二君之胸次。  
耳。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開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少精神。既不作俑。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災厄。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則醇酒淋漓。其骨髓。夜則房室輪其血。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

煩形勿極。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處則勢孤。人稠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若有人力。可二十畝。更不得廣。廣則管爲關心。或似產業。尤

以擾吾真也。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痛眼。逢閑處。合心向閒。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舉目陰淒。萬里晴明。渾是雨。樓身寥落。一年風景。總如秋。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逍遙閒曠。卽屏塵絕俗。亦是切切波波。須



知能享則眼前卽爲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寰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養神調息養氣堅閉下元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三寶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

目集二集

願真九

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欲爲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咏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况爽然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商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

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蟻穴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戍已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墮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蓬戶掩今三徑荒青苔滿今屢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目集二集

願真十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若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步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其意相共怡然

瓦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

西方無佛

余嘗泊舟廣陵。蚤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冗冗。跟踉奔迫。至暮乃罷。明日復然。靜而觀之。竟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忙何事。日復日。歲復歲。一朝長寢。蕩爲飛煙。化爲冷風。豈惟庸愚負販。卽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盪於其中。蜩名蠅利。所得幾何。萬劫千生。曾無解脫。乘業力而遷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上焉

自纂二集

願真士

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庭。永脫遷流。直超萬外。若寡慾清心。任真隨分。逍遙以娛生。聽命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

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霞紫煙。亦能令胸懷瀟灑。或時煩躁起急。須攝心大寂。少頃即平。

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關

竅。守以大志。靜極而動。真炁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麤縵。可禦

自纂二集

願真士

寒暑而已。第一勤洗浣。以香露之。身數沐浴。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心。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平。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脈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諸此也。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佗僚無

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方老僧能治。往叩之。  
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  
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  
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  
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  
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日纂二集

願真十三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  
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  
內外二慾。道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  
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  
餘。心疾如失。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爲沃業火之具。東坡云。

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  
涼煩熱二相。分別生於識想。向清涼中起念。  
是生煩熱。不若真識想於兩忘。  
耳目寬。則天地窄。事務短。則日月長。  
富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  
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日纂二集

願真十四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  
熱。高下隨形。皆使極。極。冷。人面有光澤。皴斑  
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  
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  
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  
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於吹呵之  
間。是故夏可使冷。冬可使熱。行氣者。可以入  
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水上。  
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  
造物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斬於閒。高爵厚祿。

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封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

日纂二集

願真十五

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閑。願游天真之野。叟哉。故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每觀歌舞。邇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遇輒喜。過輒思。久之遇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遇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然。來固欣然。去亦何戀。馮京閉目不觀。只爲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吼。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通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日纂二集

願真十六

田宅也。珍寶也。溫飽僮奴也。皆養生之具。而生資不賴以養。若賴以養。何人歟。而數者不能着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隕根。營營求之以爲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況此臭穢之物乎。

把自己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

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燦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爲人。何益於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錢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

印集二集

願真十七

虛靜。直是灰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囿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緊要。一過清涼矣。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卽安居。况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吾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同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宴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王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包子不過一二枚。年八旬。顏頰白膩如少年。每語人。

願真十八

云。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蘇東坡亦嘗言。食少則氣流通。而少疾故生。平飲酒不服藥。每對客未飽。先捨七筯。

昨非菴日纂二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道學奉甫輯

塞上翁家有走馬突入胡地鄰人歎其失馬翁曰安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多引胡虜駿馬歸鄰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既得駿馬其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拊問翁曰安知非福居一年虜熾丁壯皆控弦死戰翁子以臂折得免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

日纂二集

靜觀一

依在貴境今特迎謁宣問縣名不對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夕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陽已定退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選又夢前女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今從彼來豈再往乎女子曰妾已遷居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及唱官乃

得杭州臨安縣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卒吁數不可移如此

曹景宗既貴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勞礮聲逐麇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日纂二集

靜觀二

口新婦念此悒悒使人氣盡

伶玄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盛感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影以手掩髻悽然泣下

楊國忠擅權有婦人叫閭見曰公何昧否泰之道位極人臣不能效前朝杜房蹤跡乃納賄奢佚以恩付兵權以愛使民牧欲社稷安而

家族保其可得乎國忠怒曰造次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不知死翻以我爲死我來白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不見後祿山變起方悟胡字焉

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溫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溫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糲筭

川集二集

一、新觀三

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計又爲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摧挫或飲氣而亡素處養見風霜輒沉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貴做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呂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謂從布衣時受楊知獎不忍坐視獨至藍田與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向未望顏色何敢叨薦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印集二集

一、新觀四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

在哉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清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

日纂二集

評觀五

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公具紙墨爲打千本。使售京師。一夕雷擊碎其碑。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五十未娶。魏公百爲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

賜以侍兒。未及門注死。噫。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不能庇此兩客邪。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明僧智疎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

日纂二集

評觀六

盡辛苦。受盡驚怕。爲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網濶。秀才做官。服食與馬宮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爲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爲確論。噫。吾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

上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



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扶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

目纂二集

詩觀七

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吁。倭以殺身逢迎。何益。

洞賓隨雲房同憇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兩娶貴家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

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

張江陵喪父。巡撫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

目纂二集

詩觀八

此皆宿名之士。卽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筵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甘露事敗。王璠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西。繕城濠。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

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璣莫知其旨。京  
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徵也。尚書  
祖名峯。峯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  
有玉也。尚書之子名瑕。休休絕也。庸作吉徵  
果赤族。

桓溫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  
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  
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

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世如郵官如寄。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遨  
遊。而迷樓雷塘之盛已。襍蔓於墟丘。今人所  
競走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  
不足以敵南之一端。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  
清俗之不能以相兼。

宋曹詠侍郎妻。屬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  
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詠以秦會之嫺黨。驟擢。

日纂一集

靜觀九

日纂一集

靜觀十

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  
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  
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  
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  
朝哺。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  
花竹蔚茂。碩人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  
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美世  
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  
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  
之殂。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  
一篇。泊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  
不畏犧。憑依援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  
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冗底律。食之  
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  
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恁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能散。君子題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韓侂胄携家宴西湖。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韓顧一族子曰。汝能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日纂二集

淨觀十二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播少貧。嘗向木欄院隨僧飯。僧厭之。播至已飯矣。題字而返。後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日纂二集

淨觀十二

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延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促齡。生其可法。延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屢脫賊鋒。而卒戕於猛獸。死其可僥免乎。蚩尤神姦絕力。而竟殲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隕於漢祖。利其可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詐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害其可智脫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愁

火煎熬命盡須臾。而心營千禩。幾伏眉睫。而慮周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漁獵生人。股膏血而不顧。壘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而安已。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於刀斧。狐疑者竝殺。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業。結屢劫之冤。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

日集二集

靜觀三

有人談美婦人。如西施王嬙。自鬢髮眉目口輔。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好。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雞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畢也。侂胄大笑。雖愛其媚已。而心實鄙其爲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

做小人者非邪。

宋孟景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召者起也。贖者蜀也。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景固有先識哉。

宋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點水不着墨。傳者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

日集二集

靜觀十四

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聞要人多矣。充調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郭弘霸爲御史。時魏元忠病。察屬省候。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艫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葳蕤而澄。鮮鵝鵲。鸕鷀。上

日纂二集

神觀十五

下而飛。鳴士女。蕩槳鼓棹。嬉遊誦唱。一何驪也。昨日黑雲長風。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懼。當其懼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溫張譙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

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田。迤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時也。命也地也。

周逢行爲武安節度。婦人所着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且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日纂二集

神觀十六

唐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請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參敗。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今爲鵲。可乎。遂賜死。

武廟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於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並好爲之大數。已定。神人預告之矣。

趙涓精爽號爲國手。憲廟初有二善奕者充

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

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

他長。徒以奕事上。今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

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

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

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

佯北一局。兩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

日纂二集

靜觀上七

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

消竟不得。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

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

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

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

子未大。亦此意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齊人多不

知也。鄙。齊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唯儉以裨躬。澤以及衆。方爲達觀之道。

日纂二集

靜觀上八

死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

王椿字元壽。獻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

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

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

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

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

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踣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日纂二集

解觀上九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爲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爲市。彼獨以金爲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西湖傍近編竹笆。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

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赫赫炎炎他日冷。笑之具。熙熙攘攘昔時痛哭之資。

雷宣微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日纂二集

解觀三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俱復明。禍福之轉而相生。若此。

醒迷人。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

正直無私曲。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黃  
虀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  
奔馳爲利名。爲誰辛苦爲誰蓄。夫妻圓兒女  
育。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  
老人爲少哭。滿簾金滿堂。王何能得免無常  
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僕。嘆秦  
公。嘆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  
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日集二集

靜觀三十一

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  
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積旬日。振武  
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  
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可免否。  
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  
不還。

鄭注鎮鳳翔。請韋溫爲副使。溫辭。或曰。拒必爲  
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

不測之禍矣。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  
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謚  
曰縱。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  
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  
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

日集二集

靜觀三十二

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  
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  
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  
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  
舞。旣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  
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兩端。人殉節其異。肖  
人之死利乎。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



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閭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咲鄙其爲人。趙履溫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僇。人割一鬢。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

日纂二集

靜觀三十三

不復接遇。寶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賴。誤謂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玄宗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供具極鮮。景陽問曰。如此快活。何爲不罷。

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四

事。鄭遂得罪。

漢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宅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珍怒曰。豈可徙官舍拓私家。余曩見今時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爲私宅。不再傳而屬他人矣。噫。慶源堂。今作別。人室。請地者。竟何益哉。

董卓擅權。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云事不成。守

此塢足以畢老。豈分一畝掃地塢。其爲汝守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卽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卽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卽不得富家翁之胎也。

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以病。問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管第。老夫從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五

役傷督黃第。今敗壞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有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太監李廣。以左道招賄。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旣成。而小公主患瘡。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清寧宮又災。太后謂其犯煞。怒曰。今日李廣明

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廣懼飲鴆死。上猶意其有秘書。遍搜。只得一納賄簿。中載某送黃米幾百。某送白米幾千。上詢左右曰。廣食幾何。受許多米。對曰。黃米乃金。白米乃銀。始悟廣濫賍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溥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懼甚。星夜赴戚。晬壽寧侯處。求抹月下橋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姓名一一傳布中外矣。

日纂二集

靜觀二十六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荅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叔用謂人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

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路遍青山山轉我。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累累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免絲萎。蟹不歸而蛄敗。木見斷而蠹殄。凡物有所附者必與所附而俱盡。奸臣盜國。國破而家亦旋亡。蟾蜍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有所盜者必與所盜而俱盡。

日暮二集

附觀二十七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棕一殮萬錢。有客見人牧牛山隴。凡幾萬口。云供相公食者。指顧間。人牛烏有。由此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素者實命使然。矣。凱何爲。雖然盛衰循環。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能世守否也。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若

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朕今日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觀之。高宗之畏檜。至矣。小人卽奉復恩寵。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詩謠也。

日暮二集

附觀二十八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蔻。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奈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顧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吟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

竄遠。八口淒涼。重則伏鎖潤鼎。九族並坐。回想離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際真人哉。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竿頭。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來。乾葉後竟驗焉。

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

日集二集

靜觀二十九

鬚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懵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全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墓。每聞。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爲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爲福也。世有榮啓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爲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爲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檀特師。周文時。忽著一白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定如此。

日集二集

靜觀三十

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欹枕。通夕。旁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管管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若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天。褚淵老而

先簡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污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譖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爲天地所忌所以反是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森森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日華一集

下靜觀三十一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范雲爲梁武帝屬官帝九錫之命且下雲忽感疾恐其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懇其卽愈文伯曰卽愈甚易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數月猶可何況二年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裏以溫松翼日而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身

既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可謂大迷不悟者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芳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

日華一集

下靜觀三十二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當生朝光祿卿輩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遊秦之主妻病而虞候剖股以獻時人又爲語曰虞候爲縣君剖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彼諛者所謂枉做小人非邪

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

而。要。所。以。飾。刑。不。知。所。以。爲。矣。世。之。趨。利。此。

王旦與內臣周懷政。公事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

日纂二集

靜觀三十三

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

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艸而坐。醺醺而。

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

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邪。苗曰。某應。

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

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

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

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

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

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

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裕定哉。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居蔡州。

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

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

日纂二集

靜觀三十四

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唐王獻作昭君怨詩。莫怨宮人醜盡身。莫嫌明。

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

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凡人遭困窮。當反顧回。

思。便自擺脫。馮瀛詩云。冬去冰自泮。春來艸。

自生。詩云。譬如農夫。是穠是蕞。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又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孟年少合。

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處。

窮者玩此語可舒鬱懷。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誦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扇。鎗俄大搜索。僧

日纂二集

靜觀三十五

給云。皆走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鎗。見珠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趙東山垂髫時。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鷄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解木。因以命題。東山以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

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日纂二集

靜觀三十六

昨非菴日纂二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宜漢奉甫輯

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筴。以餘漿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旁風。市聲喧囂。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

日纂二集

惜福一

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夫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

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典。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爲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

日纂二集

惜福二

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爲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閤扉脫驂。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



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  
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豪侈之  
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  
家狀敝衣寒驅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  
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乃共驚嘆。

馬亮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永數百斤甕之  
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鉉華之

日纂二集

惜福三

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  
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  
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  
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  
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  
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  
卽命史書於冊。

韋夏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夏惡  
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  
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  
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  
不易常曰君父方臥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  
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

日纂二集

惜福四

緣不儉官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  
欲廣不食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  
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  
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掃  
井曰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王珍珠投  
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  
獨孤氏亦出紅妝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

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邇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頤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羞備珍奇厨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胡玄毓曰物力已殫俗性日奢延賓一席動至

數十品。昔人云高堂一席酒貧寒一歲糧。又曰珍羞百味無過一飽。若何以有限之財作無用之費。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渚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饑馭人求艸湛良久曰可與飲。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倉粃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奈何其以食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鳥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吾心已慰若粟之在倉與在民吾何擇焉。

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苦難

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拾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

段文昌精饌事。庖所撈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食憲章。吁一飽外。更復何須。乃營若此。彼突無烟者。何以處之。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璣爲市堂材。義琰曰。

日纂二集

惜福七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粒。澆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因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困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黼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賴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常病澆俗。騎奢自奉。奈何。器浮甚於五侯。純綺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

是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鄰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是鄰舍。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

日纂二集

惜福八

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夏侯竇性節儉。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子中賢科。爲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日纂二集

情編九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悉純肥美。異常。帝怪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吏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接廡。弟泗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梁魚弘語人云。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

日纂二集

情編十

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當道。噫。安得此亡國之言。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以布被規之。公歎曰。今日之俸。雖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稍異。家人久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如一日乎。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鏤木。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

之。使者大慚。

唐明皇爲號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微價外。更邀賞。授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嗤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亡一物。卽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旣徹。瓦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噫。荆鼓來而

堂爲離黍矣。容膝外皆餘地。浮逞將以何爲。昔賢有云。瑣窗秘閣。先埋地獄之根。曲沼方池。自沸苦海之浪。誦此悚然。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龀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烹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債宅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噫。侈肆如此。不傾何待。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

粟。貧家一盞燈。握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釐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置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免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日纂二集

惜福十三

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飮。一網數千百。咄嗟可具。或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

庄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可康。

侯聞之。擊節嘆賞。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反。梁廢東昏。焚奢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

國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效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

日纂二集

惜福十四

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醢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熙寧間。故太師拱宸。在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登處其中。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發。咲。

裴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迺臥魚犀。遽拂袖出。曰。破我家也。令撤回。

日纂一集

惜福十五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食。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奢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

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曰。吾代本清白。性不喜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棄去。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願吾性而已。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值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

日纂一集

惜福十六

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谷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大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宋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路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間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

日集二集

卷十七

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開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儉爲美德。然怪而成忍。者卒致敗亡。唐柳慶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取鹽一撮者。鞭之見血。夏侯彪暑中食飲。生蟲。不容厮役。瀝口。奴盜食醬肉。捉蠅與食。令嘔出。鄭仁凱有小奴告僮穿。凱喚門夫着鞋者。上樹取李。門夫脫

鞋而上。凱密令小奴着鞋以去。鄧祐巨富。只口腹自供。孫子私用一鴨。祐以擅破家資鞭之。噫嘻。若輩可爲儉乎。富人死。入冥途。鬼卒向之索貲。富人摸袖中曰。家中廣有。惜未携些來也。嗚呼。若輩可發深省。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富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日集二集

卷十七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剝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



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宋太祖一日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昨非菴日纂二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李昭德妻師德同行入朝。妻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卽至。怒曰。尉耐殺人。田舍漢。妻聞之。反徐

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桓溫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遍歷左右。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楊肅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溜墜其庭。公不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而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謝太傅在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日纂二集

汪度二

鄭太穆爲州牧。致書於司空于頔。傲睨無郡使禮。書曰。閣下爲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訝。謂使曰。鄭公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

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日纂二集

汪度三

晉有韋虛者。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

趙鼎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輕巇。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賈耽爲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爲相。門下皆得班行。而

日纂二集

汪度四

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薦。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旣發。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

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任大事者若此。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

日纂二集

汪度五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盆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仁宗久病方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慶曆間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爲友人求薦。鼎臣卽其書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

日纂二集

汪度六

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

國朝夏原吉。天性寬平。呂震嘗上前短吉柔

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

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嘗

有從隸汴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汴可

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論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宋郭進爲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祖怒其誣。縛予進。使自處置。進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聞於朝。賞以官。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袴償之。

日纂二集

汪度七

後其人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楊復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墻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通廳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

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迂。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君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

日纂二集

汪慶八

所執。衆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爲著作佐郎。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人。

靖安李少師雖貴。不以威隔物。與賓僚宴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淡旬果登台鉉。

日纂二集

汪慶九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

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房又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劉訐家貧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

日纂二集

汪慶士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猶子忠定初冠多士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李文靖所居陋巷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

史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訟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呂氏號爲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

日纂二集

汪慶士

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譙客失金杯諸僕噴噴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墩善其言

胡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數如毀不爲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邸令陰

秦寄憲言。憲言爲護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泣。

秦穆公有駿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既穆公與晉戰。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藺相如爲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出望見。輒引車避人。以爲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

日纂二集

汪度十三

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荊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國朝楊廷和人閒。久無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

公延禮生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日纂二集

汪度十三

或薦宋荅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荅公果作相。而景文卒於翰林。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重劉而忽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知是戴。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王磐平生不見喜愠。家偶走失雞。家人詈甚。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鷄兒不見。童子休

焦家。家都有間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笑而止。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溺中猪。隨即牽與之。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日纂二集

汪慶士四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若何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去。在車中。照鏡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蟲之類。密置杵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魏文侯篋藏誦書。孟嘗公削去怨牒。光武不省。王郎交關之章。曹公盡焚軍中通紹之書。道。

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皆庶幾撒疑府見赤心者。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大安。嘗與曹掾楊戲言。戲通不應。或曰。言而不答。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則非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日纂二集

汪慶士五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爲燭。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鶚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答拜。蔣宰踴躍。



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宋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  
賓客食蟹臠而庖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  
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  
無令掌膳者知

謝太傅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  
無嗔喜

日纂二集

汪度十六

庾業家富宴客必方丈而爲宗慤設某飯某殖  
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不辭致飽而退後  
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  
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驕不  
知爲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  
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晉系虞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

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多是狐狸  
君何以疑人乃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愧  
還之虞投之不顧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且  
曰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  
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  
稷實爲忠臣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  
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日纂二集

汪度十七

劉禕之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  
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  
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辭理懇至見者無  
不傷痛

魏元忠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  
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  
我乏使能爲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

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麤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宴笑自若。

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

自纂二集

汪慶云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宋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凡人之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丰采不露者。必有

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一器畢生無聖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卽清靜之道。

唐臨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開。

自纂二集

汪慶云

不宜服藥。宜卽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楊鐵崖在普門寺宿。盜罄竊所畜物。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無恙。區區長物。又奚恤。

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麝香。送香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招。

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  
退。終不加罪。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  
占得地。占不得天。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  
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我欲捶汝。天

日纂二集

江陵二十

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  
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  
後無敢犯者。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昞。及昉罷相。  
洎草制深詆之。而昞朔望必詣昉。或謂昞曰。  
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昞曰。我爲廷尉。日  
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  
也。

人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  
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  
味鵲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  
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  
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李勉字玄卿。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蠱道  
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以告勉。勉  
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日纂二集

江陵二十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  
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  
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  
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  
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  
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  
以觀人耳。

宋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干請者甚多。均雖不從。然不欲峻拒。日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常語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候觸上幙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幙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於色。得

少爲尸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卽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昨非菴日纂二集廣慈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怡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和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犍子者。其母緣

日纂二集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宋呂覺勸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宋舊制。後苑有庫。常貯毒藥。川廣蜀每三歲一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鴆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廷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卽以蓑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日纂二集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庄責倖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卽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瑭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

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間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日纂二集

廣惠三

國朝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籍。竑盡救荒之術。旣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樓橋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

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蔴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窗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襦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既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日纂二集

廣惠四

凡人見乞兒跪求殘炙。則揮肱逐之。貧士窮餓無歸。則閉戶避之。親故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於此甚慳。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怪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費。可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歡。其究能使嫻朋益親。非止養福養財而已。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爲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宗管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邪。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

日纂二集

廣德五

而天大雨千里。

馬燧家猫有生子同口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若韓愈以爲感於所畜。而爲猫相乳說。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蹇叔曰。一杯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

軍皆取飲之。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齊王敬則爲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孔琇之爲令。有小兒偷割隣稻一束。琇之付獄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噫。亦甚矣。立威。

日纂二集

廣德六

警衆乃借童子爲先乎。

元旣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鷲。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糞之。又啣芻艸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鷲塚。

國朝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日纂二集

廣惠七

北齊王獻。盛暑監築長城。有送水者。獻曰。三軍皆飲溫泉。吾何義獨進寒水。遂至消液。軍中感勵。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人室之戈。已標睫中所覩。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

類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漢尹賞爲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收囚內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人之無良。殘忍至是。

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蠶。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悞傷。足

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宋南陽王取蠟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以爲樂。叫號之聲。徹於心肺。陳元光宴客。怒行酒者。殺之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搜喉而吐。周奧殘忍。時號牛頭阿婆。每榜於門。曰。被告時。皆稱枉。斬決後。何悉無言。李嵩。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搯膝。被追者。皆剔髮。

日纂二集

廣惠八



子辭友朋京中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嗟嗟子讀史至此夢寐間猶舌咋魂搖不知彼等冤孽幾劫才銷鎔得了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一脈我豈可獨享富貴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

日纂二集

廣德九

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冤解勞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

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屬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爲命作薄粥與共啜之

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

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太祖論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朕

日纂二集

廣德十

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蕭遙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

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爲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傭未反。管仲曰。畜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官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唐太宗謂侍臣曰。

廣德十一

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欲使委曲詳思耳。乃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情。雖可矜。而不敢違法。間豈盡無冤乎。又嘗與侍臣訊獄。魏徵曰。煬帝時有盜捕而訊服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奏。盡殺之。帝曰。君臣如此。不亡何待。公等宜

戒。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輿者。舟者。走者。持炷香。雪片飛來。余怪之。揖居人而訊焉。云。祝枝山公曾夢乞袁小修江進之建菴濠上。瑠

唐李二集

廣德十二

璃金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舉而三不應。及還舟。三爆齊發。斷醉人之臂。而靈異遂著。其輿者。舟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余曰。是不然。聞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雙手。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夫佛慈悲。冤親平等。卽遇唐捐無數低眉。如是魔王。終爲忍辱。况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若此乎。且舉世之奔走

如狂者莫不希冀善緣而神威所擊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奉顏色於雷霆之下也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竭

澤而漁害及鯢鯢焚林而畋禍及麇麇張密

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

樂生惡死寧獨人情蟣虱逢擒知避蠅蚋被胃求脫牛羊將死則齧齧鷄豚臨命而悲號鳥雀能假夢而謝恩魚鱉能化形而乞命言有

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不過智力足制其命燔磔剖割掩殺以恣貪饕耳假如虎狼遇人則食人豈生人以養虎狼哉今夫蛇虺蠱蝟之毒也黃犢之臭也蛆蚋之穢

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供人而獨

不以蛇虺蠱蝟黃犢蛆蚋供人邪海濱之人

食蜆蛤蠃螾而西北人往往不食豈天獨以

海錯養海濱之人邪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

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邪三寸之

舌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烹羊宰牛

狼籍饜飫恣一日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冤

業可爲痛哭流涕矣釋氏有言今日爲我所

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念此能

無悚然

宋神廟欲平西北寇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

娘娘臣著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

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

金甲

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禪在一樹下兀坐不

動鳥以爲木卽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

有鳥卵。卽自思維。我若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卽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宋眞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令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肯意。眞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旣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之內典。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字中疑鸚。珠裏認鷲。一切禽鳥。皆具佛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修。屬第二義。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掠得婦

人小兒。皆蒸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咸通初。有渤海僧。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

有語否。僧曰：巨。覩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姪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夾服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戎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廣桑子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

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鰲蜃蛤鰕鱧填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許語者，佼童婦飾而誨姪妖媚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其言愷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

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彼之殺也，旣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

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鵠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玄衣素衿者鵠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卽蟲禽皆欣爲傳布。人可藏一。

殺機哉。

宋靖康之變。斗米數十千。猶不可得。民互相食。人肉價賤。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軀暴以爲腊。老嫗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日爲兩脚羊。嗚呼痛哉。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造物好生。忍令斯人至此。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

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老當之。王悟不復言。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趙簡子有兩白驪愛之。胥渠爲廣門官。請曰。某有疾。醫謂得白驪肝可愈。不得則死。董安于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卽刑焉。簡子曰。

殺人活畜。不亦忍乎。殺畜活人。不亦仁乎。乃殺白驪取肝與胥渠無幾。趙兵攻瞿。廣門官率左右先登而獲甲首。

食若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

晉開連二年。契丹南掠。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輒罵曰。吾知紫披襖出汝身。吾豈。

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噫。殃。及。林。木。非。犬。羊。不。至。此。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栢雜花。眾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鷲可俯而窺。此不忤之誠信於異類。

余忝生昇平之日。爲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爲奉。環堵。

日纂二集

廣德三十一

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罹其時艱哉。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若。

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楊崇義妻有姿色。與鄰兒李弁私通情密。謀殺義埋枯井中。無覺者。唯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殺義後。其妻詐令僮僕四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官吏日夜捕賊。疑而受拷者百數。年餘。縣官詣其家勘驗。架上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官縛兩人。一訊卽服。奏聞。明皇嘆訝。次之。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餵養。張說作綠衣使者傳。物類之具人性若此。

日纂二集

廣德三十二

昨非菴日纂二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管幼安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堦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則不措辭。從

日纂二集

口德

學者咸化其德。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日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實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故上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

行軍司馬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語。帝時爲易轍。

日纂二集

口德

宋萬歸宋。宋瑒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受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陳忠肅公言不苛發。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邪。何爲有此問也。噫。若忘。則公者。其真無戲言者矣。

唐方千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李主簿同酌。李日有翳。千建一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卽應聲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謗陳亞善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絕是惡。陳卽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輕躁之戒。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疑如醉。未嘗問答。及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曰。林甫議事如醉漢惱語。不可與言。虛承空文。鐫聲雕句。珠露非綴冠之飾。里言卑調。覈真效實。山蟲成補袞之文。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師不喻其誑。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設言取辱。誰實招之乎。

吉人勿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聞之猶龍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聞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深足法也。

劉表作文示稱衡。衡滅而投地曰。作此筆者。曾食飯。不李台殿。譏韓昭曰。韓公事藝如僧剃髮。無有寸長。韓熙載爲宋齊丘寫碑。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孫晟輕馮延巳作相。謂人曰。

金碗玉盃而盛狗屎。褚彥回墜河出水。衣服  
濡霖。謝超宗詆之曰。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  
畀河伯。河伯不受。孫寡學嘗服棘刺丸。李  
諧謂之曰。卿腹中自足。何假外求。庾信輕北  
方文士。只取溫子昇韓陵山寺碑。語人曰。北  
方唯有韓山片石堪共語。餘俱驢鳴狗吠。噫  
嘻。彼皆快一時機鋒耳。乃攻人之短。刺人之  
隱。犯造物之忌。深同類之讐。或招罪於自身。

日纂二集

口德五

或詆孽於孫子。口舌之禍。可不畏哉。

韓持國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議論風生。持國  
未嘗有一言。

林寔爲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  
憾而屬趙。趙謀於寔。寔曰。吾人初委質。豈可  
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  
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

名曰。劉放不重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折介  
甫曰。失女便成翁。無以真是如下。交亂具  
如上。頸誤當。介甫大慙。而心啣之。

局外而訾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些些餘地。試  
易已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訐而快已。  
舌鋒鏤影雕形。務令事事逼真。試易人肆其  
誣。未必能安意順承。設身代處人。我絜視即  
欲易其言。不可得矣。

日纂二集

口德六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  
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醉極勿多言。  
取以爲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  
人。漢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  
夷吾有言。酒入舌出。取以爲強酒者戒。

劉放劉恕同在館中。放一日問恕。三言。君猛  
雨中往州西何邪。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  
過從。冒雨往見也。放戲曰。子得非有所請求。

邪怒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攸曰偶戲耳河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莫測異日方知是日怨實有求於丁攸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北齊盧元明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大便狂加頭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王隨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虐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舌鋒之可畏如此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

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詆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局欲壞而借好題目以退焉視陳羣愧死矣

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妒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乎

李林甫妒賢嫉能每奏對多陷人衆目爲肉腰刀嘗以甘言誘人過譖於上前衆謂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語曰李公面多笑容而肚中鑄劍怨者百口同音噫無此等人拔舌地獄不幾虛設乎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鯨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修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沉思。不得不如數與之言。固易發難追。受制於人者也。

楊士奇入奏事。仁宗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周知言之成理。即令減四十萬。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

到溉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銜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蓋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輦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計人所諱。禍且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取快乎。

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讒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死。先令人以竹攪其舌。然後殺之。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責。衆得釋。即能巧中。猶嫌鸚鵡之能言。苟覺為煩。何如。桃

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吾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拈出託以自附。詩用方言。豈是承風之字。談隣俳語。恐貽拂塵之羞。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

日纂二集

入口德十一

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劉殷不忤古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呐然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

修水樂大典時。諸儒萃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

者。王偁孟揚言。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簾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畧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卻。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微。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兌之思。

日纂二集

入口德十二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寂著。

冤冤相結不盡。孽根報報相尋。孰為禍始。自非讐在不共。奈何恨致難忘。蓋甲兵多伏於半言。而雌雄必爭於累世。口舌纔息。冤孽遂銷。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箏篴。靡不精審。

既并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顯門。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聲。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日纂二集

口德十三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埃珂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賊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日纂二集

口德十四

男。真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賊進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唯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諸。

繆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不打臉。道人莫道實。

日纂二集

口德十五

謝朓出爲吳興郡守。與弟淪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是何商人。賁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報恩經有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者鑒身之

斧也。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寄。

言非關世。賈誼數千言。胡以濟焉。語苟切時。卽模三十字。亦足重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爲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爲辯之。

日纂二集

口德十六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昨非菴日纂二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康耻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直隸二集

內省一

書十思於座右。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爲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

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諫廢郭后。

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

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

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

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

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

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

日纂二集

內省二

食祿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

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

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衡

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納性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孫何酷好古文。



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至廢事。大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可不省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庫纂二集

內省三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

門而還。

國朝金賁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朱晦菴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

日纂二集

內省四

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爲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噫。有位者。可以深長思矣。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倂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各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反。嗟夫。世之爲守易尉。爲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多矣。寧獨二子爲反戾哉。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鰌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自集二集

內省五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美女時。做虎狼。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卽疏乞。

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閒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自集二集

內省六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牆而行。蓋不勝自愧云。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口裏聖賢。心中盜跖。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掛榜。修行。獨慚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機是有根學問。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

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刀在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答龍鮓。可謂沉機明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雉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爲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逃。家亡宗覆。爲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袁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已也。噫。泥沙金屑。障目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

韋草哉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衣垢不洧。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洧。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嘗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人。嘗見人不如我。蹭蹬之憂。自消。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天煩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魯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有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好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厝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縱

內有九

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宋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求昇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

一帙，開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巡而退。

獬豸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君子以獬豸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乃若冠獬豸而煦不直，則窮奇更羞與之為伍矣。有位思此，痛宜猛省。

貞觀中京畿旱蝗，太宗掇蝗引咎曰：過在予耳。人以穀為命，寧可食予肺腸，遂吞之。是歲蝗

內有十

不為災。

畏人非不畏鬼責，修好之術易窮，畏清議不畏偶語，隄防之見自定。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唐蔡充體貌尊嚴，莫敢嫖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

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頗生微渴。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唐子方謫官渡淮。舟中遇風。舟欲覆。乃釀酒作

詩曰。宋聖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龍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威儀一失。卽有奇才異能。難引人以欽崇之路。

君子所以先養重也。操守一失。卽有英謀石畫。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論守也。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楊雄之文。爲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爲梁冀勒燕然。潘岳之文。爲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爲桓溫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

北上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

日纂二集

內省十三

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起。

鄧珩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爲。安惇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耻事。天下可愛的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惡的人都

是可惜人。

唐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

鳴。鷄樹王及善爲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棘。棘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媚嫉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人者。可發深省矣。

張霸爲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湧起。士卒驚白。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

日纂二集

內省十四

自顧無些微。徇枉風。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浪止。

廣庭或疎。勿作隱隱於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汚。爲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卽顆粒而不棄。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急

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艾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邪。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

日纂子集

木 內省十五

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果了生緣。不爲冥司有未結之案。清修適素。性不爲仙。都有可換之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唐次無故貶斥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放。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

辨謗略。上之。德宗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

古之昏主。至憲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時觀覽。以省厥躬。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德先辨謗。何由興。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竊。神見人形。心言。

日纂子集

木 內省十六

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月支有及牛。今日割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卽愈。莊浪有養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輒復滿腹。蓋地接西偏。氣使然爾。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特而復息。亦若此也。簡點可不嚴密。

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小涸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公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烟霞。點垢泉石。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向蟲蟻而歌舞。蟲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不答。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孝弟於商臣宋

日集二集

內省十七

劭。譚恬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符姚。譚清淨於叔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施捨於石崇王戎。亦何以異此。

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相迫。莫生烟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榮。念否聲力加遺。莫生構憾。念否捉衿肘見。莫生

遮蓋。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爲學人對病之藥。

魏文侯見箕季。牆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瓠羹。文侯曰。牆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胎我瓠羹。教我無多歛百姓。

紫玉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船。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村漢。問恁麼事。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日集二集

內省十八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等。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故自轉想。拄笏西山人。

夫厦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所藉於世界。幾何而孳孳汲汲。過累於丘山。罪深於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



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爲此而爲彼。而以其身蒙不韙之名。種無窮之禍也。

則天法峻。唐獻可希旨爲忠。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卽獻可堂舅也。旣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

日纂二集  
內省十九

此是汝舅血染者邪。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爲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爲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爲水。而魚以爲樂。窩蛆之在糞也。人以爲糞。而蛆以爲甘旨。至人視凡人也。亦然。登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間耳。

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遂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

爲丈夫事止此耳。頭頂綸巾。手揮玉塵。慷慨。自許。不曰降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于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惡。

日纂二集  
內省二十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逃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卽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明識紅樓。爲無塚之丘。壠迷來認作捨身岩。直知舞衣爲暗動之兵。戈快去暫同試劒石。

張乖崖問李畋。百姓果信我不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

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

日纂二十集

內省二十一

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劉安世年旣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

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邵哀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爲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日纂二十集

內省二十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人。丈夫欲爲公。而昧其本心邪。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雖戲言。可發深省。

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日纂二集

內省三十三

魯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嚴妻亦不許入。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宋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稱而賀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

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勸進。隨以淵爲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彼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日纂二集

內省三十四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而神理怡然。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不可不發深省也。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曰天其忘子歟安不忘危故克有終而霸功  
成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富人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乳之貧人棄子  
不乳而又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  
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

日纂二集

內省三十五

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  
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可發深省

宋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  
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  
也已而愴然久之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  
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  
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宋史邵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  
中曰我輩亦須自黜簡孔吏部不肯居朝矣  
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張方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  
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  
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  
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  
袂衣無害也

日纂二集

內省三十六

蚓無筋骨爪牙之利而意之所到盤旋曲折每  
有安居蟹六跪二螯無託身之所而寄頓於  
蛇蟪之穴蚓有一心蟹有躁心也故曰目不  
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右補闕陳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  
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  
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

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騫矯激。習模

川纂五集

內省二十七

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捕。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誦。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齊而大。惜身者。狃而

細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荅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毋執去來之勢。而爲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爲龍母。逐聚散之緣。而爲親母。認離合之形。而爲我。

川纂五集

內省二十八

鄉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讀書貴於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

昨非菴日纂二集守雌卷之十四

閩中昨非居士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乎知之

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

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

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

之言也

之

和中蔡居安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

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

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飲畢校書郎董

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

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

外嗟夫矜才招忌負身危黃絹幼婦楊脩

所以見殺使君與孤玄德所以見疑唯才而

不露望而不居斯居身之珍乎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

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

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

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長沙有朝士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有人

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曰圭齋還是舊

日纂二集

守雌二

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

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忸怩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

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

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答曰

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卽以道爲太

傅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品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汗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爲伍。縱博褫裘。恬不自異。使諸君子有一毫。

日纂二集

守廉三

客氣未除。惡能與世。委蛇潛用。轉旋若此。

越王念復吳怨。日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有作川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國朝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黠名呼王黃。爲王貴。秀才不應。姚稟云。黃音焚。廼劉黃下第之黃。依音呼之。隨應。李曰。

奸簡經歷。能識黃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鄴侯學道衡山。或曰。地上仙風。鑠子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遲敬德。一粗猛武夫。拳毆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閒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中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歛。卽神仙乎。可稱子房長源之亞。千載而下。令人擊節。

日纂二集

守廉四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可破除。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鐫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爲樂。而

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瑤輩乞蚤蚤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荅曰。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哺也。卽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鶴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學未成而躁進。羽鶴之躍也。矜一長而自眩。山

日警二集

守雅五

雞之愛也。其不至於墮且溺者幾希。

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災人以芝麻點茶。膏者必以紙裹之。有一膏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

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不爲芝麻通鑑者幾希。

錢惟演出守河橋。諸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謂曰。相公才能閎闊。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政府。相公尚寄藩屏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日警二集

守雅六

客齊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劉穆之既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



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  
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  
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名之共附也郭泰載盈車之刺世之無交也禍  
衡懷漫滅之名

目錄二集

守雌七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爲然於今更甚

唐楊慎矜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助籍甚  
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  
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  
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  
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  
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治產業智積曰昔

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  
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  
客或問故荅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  
才能以致禍也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  
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  
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

蟲有蝥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  
同官爭權而亡其國同氣爭財而喪其家皆

目錄二集

守雌八

蝥類也汝唯不伐誰與爭功至哉言乎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  
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  
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爲燕  
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  
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  
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噫胄以炫才自殺  
照以歛采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一小駟着一粗布襦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何者實自污也

趙襄子伐狄勝之食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趙氏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

日暮二集

守雖九

以爲亡也勝非其難持之者難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闢者以爲至言康節嘗三復誦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打諢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生了

李揆爲和戎至番番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

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見之言及頃頃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張邵爲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

日暮二集

守雖十

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惟恐不及瞻遽巡在後俟飲者皆畢各束手以觀然後進而飲之

鞠詠受知於王化基王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詩文寄王欣其得託宇下王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首以詠薦。乃語人曰。以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趙清獻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求。知足勝持齋。無求勝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夾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

日東二集 守雖十一

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說得一尺。行得一寸。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任他極有見識。若得假認。不得真隨。你極有聰明。賣得巧。藏不得拙。

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狄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

其言之高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

司馬溫公請告歸洛。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翁。公當熙寧間。神宗春。禮日隆。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吾輩可以知所自處矣。

日東二集 守雖十二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嫌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宋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

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蠅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日纂二集

守雖十三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我正值獄空。傳以一爲笑。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用師言。

狄青平儂智高。簡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繡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

日纂二集

守雖十四

日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官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妹侍官闌。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子路爲蒲令。修溝瀆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簞食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發倉廩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惠而自見其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李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闥腐餘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

田纂二集

守雌十五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

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馮道根爲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

田纂二集

守雌十六

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嫌。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悻悻之屬。畫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賜以帛。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

日纂二集

守雖十七

一夕暴卒。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子曰。諺云。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

大矣。

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皇甫湜與人書曰。近風倫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宋唐肅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

日纂二集

守雖十八

各顯居宅相對。一日朝廷召濟陽入。議有嘲諧之命。唐遂遷州北避之。畋諮其由。唐曰。丁入卽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畋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  
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人所以滅  
吳之道也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  
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  
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名盛則責望備稍  
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

日纂二集 守雖十九  
勸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  
射哉

李光顏以大勳位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  
門閥風流之壻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事  
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乃召客司小將指  
之曰此卽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  
帛可耳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  
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

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宋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  
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  
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

日纂一集 守雖二十  
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所  
欲君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儉過守德黜欲與共詣思  
遠德黜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  
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丈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  
一曰。吾宰予也。予曰。於予與改。一曰。吾顏回  
也。予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居四科。首不  
改。汝何獨改。予曰。吾鑽遂改。回曰。吾非不鑽。  
而鑽彌堅。爾予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  
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彼洞賓者。三  
醉岳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劍斬  
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反得  
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滄海。暮崑崙。一日走  
了許多路。方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  
何故得昇。噫。今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  
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  
與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  
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巧不如一拙。  
田單興師十萬。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

軍必不下翟。田曰。單以十里城。五里郭。復齊。  
何爲攻狄不下。仲連曰。將軍昔在卽墨。坐則  
織簣。立則杖鉞。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  
喪矣。歸何黨矣。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  
之氣。今東有夜邑。西有淄上。黃金橫帶。馳騁  
乎淄澠之間。將樂生而惡死也。單明日結髮。  
徑立矢石。引枹而鼓之。翟人遂下。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求  
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朱泚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  
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于  
里馬。教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  
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  
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  
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



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  
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  
深以爲然。

象以牙成。螭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  
致亡。雉以尾受羈。鸚以舌取困。麝以膺被獲。  
犀以角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  
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  
損。

日纂二集

守雖二十三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  
難。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  
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知言。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  
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  
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  
以習靜。能寡者可以節勞。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深。

日纂二集

守雖二十四

